



小鳥

以文学之名

卷十五 2022.03

“我们过去生活在童话里” | 普通人的苏联口述史

田野中国 马强

我最害怕的是针对个体的暴力 | 荒诞笔记

一位个人主义者的灵魂 | 安·兰德

普里莫·莱维 天使蝴蝶 | 故事群岛





小说

小说家 | P5 五怪人演讲团 韩松落
24 小时文学聚会 | P13 我们前去劝说 思聪
P19 聚会 Hoja
第二回 | P25 姐姐 枣月
P31 杀手 庆宇
故事群岛 | P37 三叶虫 布里斯·D'J. 潘凯克
P43 老伯伯 /“鸡心”理查德 卡特琳娜·芭布吉娜
P49 水龟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P55 临时停靠科拉松 保罗·鲍尔斯
P61 天使蝴蝶 普里莫·莱维

非虚构

长乐路 | P65 阿力想回上海 杨樱
田野中国 | P75 网瘾治疗中的情绪、欲望和恐惧 饶一晨
P81“我们过去生活在童话里” | 普通人的苏联口述史③ 马强
吉井忍的二次会 | P87 如何削去大男子主义
小鸟文摘 | P93 中产王国：迪士尼乐园的 67 年 Xuting
生活亲历者 | P97 所罗门王的指环 凌嵒
发现经典 | P101 一位个人主义者的灵魂 安·兰德
先睹为快 | P105 小家事，大历史 | 长辈的故事⑤ 林超民

档案

小鸟访谈 | P109 从云南贝币出发的全球史 曾梦龙
Newsletter | P115 如何实时关注这场战争？方可成
P119 战争中，科技巨头高空走钢索 张依依
P125 “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承认不公是很重要的” Snufkin
P129 俄乌战争将会如何改变历史？曾梦龙

专栏

在汉堡 | P133 在德国，吃饭是个政治问题 王竞
王伯伯脑保健操 | P141 明天不一定会更好，但要让世界充满爱 /
P145 人世间，有穷兵黩武，也有温暖相伴 王永智
荒诞笔记 | P149 “我最害怕的是针对个体的暴力” 伊险峰



图片来自 [Ira Beinar](#) on Unsplash

小鸟问答 Vol.15

小鸟 | 小鸟问答

一些新进展，还有一份招聘启事。

《小鸟文摘》先搭了一个框架。

先是准备四份 Newsletter，每周一期，如此循环。四个 Newsletter 角度各异，每个都与人有关：

人与社会——着眼点在重新被组织的人和社会的关系。人与信息、人与社会的交互，互联网这个介质还在发挥影响力，还在重新塑造人类社会。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

人与物质世界——技术、科学、进步主义者一直主张的，生态、环境、警惕进步主义的另一派进步主义者一直担忧的东西。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关注人和这个物质化世界的互动；

人与人群——福山在《身份政治》中提出“更小众边缘化群体”的出现重新定义了现在的政治，青年群体，亚文化，弱势族群……我们想保持一点关注。

人的思想——探讨思想界和知识界在思考什么问题。有什么争议性话题，议题发起都是谁，为什么这是个议题，争议的核心或者本质是什么。它有一点精英感觉。这几份 Newsletter 也会同步在小鸟文学上更新。

《小鸟文摘》中的其它栏目从这个月开始也将陆续到位。

每周更新“九〇年代”和“新书”。

刘苏里在接受小鸟文学采访时说：“至少到 2021 年为止，我认为，跟外部知识和思想的世界，大门还开着，我们还勉强跟着它们的步伐，前行。”“新书”这个栏目，是“前行”的一部分。

“九〇年代”是旧文回顾，关于“我们如何来到今天”，各有看法。凌志军曾经引用一位企业家的话，说 1990 年代中国领导人播下若干种子，我们认为不宜夸大领导人的作用，但中国各界有若干种子孕育于 1990 年代则是事实。我们旧文回顾把目光放到这个时间段里。

都是每周一篇。

顺便发一个招聘启事。

招一个 BD。要求是有 BD 工作经验，比经验更重要的可能是对小鸟文学和它所从事的工作的认可吧。不是那种为了找工作而认可的认可。从我们过往的经验来看，这事儿必须面议。

工作地点最好是上海，或者北京。

有兴趣可以联系 info@aves.art

i
要写疫情吗？

差不多到 2021 年下半年的时候，疫情这个词出现在小说来稿里的概率突然高了。听到一个说法，在 2020 年开始有记忆力的生活在中国的小孩，在他们的世界里，外面的人都是戴口罩的。他是看不到陌生人的脸的！世界总是以一种你想象不到的方式给你一种全新的体验。让你觉得你过去的人生经验总是被清零。悲夫！

ii

感觉你们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关注度不是太高。

米沃什在《一部关于诗歌的半公开信》中提到新闻主义写作，他说“新闻主义作家是一个以笔来跟某件事或某个人作战的人。我们知道至少有数千部优秀文学作品的写作，是与某个人作斗争的，也许事实上这就是它们优秀并留存下来的原因”，他说每个作家或多或少都会与某种正在发生的事件或者情绪呼应，不可能完全视而不见。

乔治·奥威尔在这一点上也差不多——他总是给人一种很强的介入感，他说：“《北回归线》出版的时候，意大利军队正在阿比西尼亚挺进，希特勒的集中营也已经爆满。世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是罗马、莫斯科和柏林。要写一本有关美国闲汉在巴黎拉丁区讨酒喝的杰出小说，似乎时机不对。当然，小说家并不是非得直接去写当代历史，但是，一个显然漠视当时重大公共事件的小说家，一般来说，要么是个混混儿，要么是个十足的白痴。”

我们的编辑在这件事的态度是这样：对于有“新闻主义”风格的作品——实际上这种介入性引人注意的可能性的确更高一些——我们也更留意作家应该克服浮在表面上的情绪，不希望在过了哪怕一年两年之后，它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小说毕竟是新闻报道。这是一，其次是，介入还是不介入，不是小说好与坏的分野，甚至不能算是评判标准，唯一的评判标准是见识。

无论如何，见识要高级一些。这话说得没有什么政治正确可言，但还是要说，如果你想做一个厉害的作家，你不关心重大公共事件，你的见识都要高级，否则这世界上不缺你的意见。这个世界要求作家的，显然也应该更高。

iii

你们已经到第二年了，真难以想象！

更多的人私底下问我们的是，第二年表现好吗？坚持得住吗？

一月到二月，我们也很紧张地看了看数据，已经购买一年的老用户们是否继续买会员……看起来相当不错，哈，谢谢大家！特别谢谢老用户。

iv

我是一个新会员，会员可以看过去的内容吗？

可以的。年费会员在小鸟文学中可以享受：

- 1) 阅读小鸟文学所有付费内容；
- 2) 小鸟图书馆内所有小说阅读权限；
- 3) 当然，所有免费内容也可以看；
- 4) 下载所有 PDF 版本过刊，并可以在其它你喜欢的终端上阅读。还有特别可说的是，PDF 与电脑和 iPad 很搭。

顺便再告知一下，如果年费过期了，除了已下载到本地的内容之外是没有阅读权限的。

v

我是会员，我想给我妹妹一份小鸟文学的会员作为礼物，你们有这类东西吗？

有的，但是一直没变成一个漂亮的、有仪式感的、可以作为礼物赠送的东西。它的优先级被我们一些决策者给调低了。很抱歉。

要送会员很简单，一个码就可以了。不过我们曾经费了很多心思去想怎么做一个好看的二维码承载物，然后又想怎么把这个承载物卖出去——想到过去的挂历，现在流行的手账，日历本等等，直到有一天，我们想到这好像就是那个买椟还珠的故事。心冷了下来。

如果不注意仪式感的话，可以在微博私信小鸟，我们会联系你完成手续的。发邮件也可以。

感谢这个提问的读者。也感谢你不关注仪式感，虽然我们知道这东西有时候的确蛮诱人的。

vi

有文章被要求删掉吗？

目前为止还没有。有一篇文章因为压力比较大，没有任何文字露出——只能付费看。有点阳奉阴违，而且可能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操作。

不过，文章被删掉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或许可以享受 PDF 的隐性福利了。

vii

这一卷的封面？

紫色冠状澳洲鹦鹉。鸟蛮奇怪的，身上颜色再多看着也不违和。

viii

手动介绍本期内容。

你将在下旬的“田野中国”更新里看到老谢的故事。老谢不是中国人，他叫谢尔盖，“老谢”这个称呼是马强起的，他在 2016 年遇到了 60 岁的乌克兰人老谢，觉得他和卡普钦斯基一样，是一个游走在帝国边缘的人。老谢历经苏联解体到俄乌矛盾，一辈子颠沛流离，始终没有找到精神认同。如今战争爆发，老谢的故事又将如何？正如马强所说，“在俄乌冲突中，真正经历苦难的是普通人。”

本卷还有一个新栏目，是去年撰写“作家笔记”的王竞，以自己在德国的日常观察为主题，以小见大谈论普通德国人身上的全球化话题。

“长乐路百业指南”会回到阿力的故事。在上上卷我们提起过一个风头正劲的潮店“主理人”，但是做潮牌不是他的追求，甚至赚钱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里有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如何回到上海。

本期会有一篇虚构散文，《所罗门王的指环》，作者是凌嵐。凌嵐说她喜欢写小动物的故事，但并非传统的自然散文，而是受到约翰·伯格启发，于是有了这一篇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作品。不过作品让人印象深刻之处，恐怕还是女性的某种绝望和孤独。这个读者可以自己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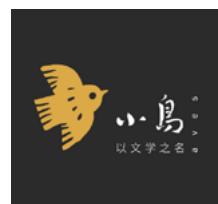
ix

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她的信从悲伤的过去开始谈起，“在我眼里，那真的最酷、最精彩的媒体，甚至想来工作，可惜现实是残酷的，还没等我毕业，我的目标就塌了，如今毕业了，之前想继续学习新闻传播，但是每次看到现实种种，最终还是放弃了。选择去韩国，学习影视制作专业，可能疫情以来 Netflix 和 Disney+ 看得有点多，内心重新燃起了对电影的热爱。”抒情之后，她说：“很感谢你们这种有态度的编辑团队，如今我要走向硕士的生涯，希望小鸟文学可以一直顺风顺水，陪我到博士毕业，不，陪我不再年轻吧，毕竟你们是给年轻读者的吧，哈哈哈，虽然晚了，但是祝你们一周年快乐，新的一年再创辉煌。”

想到可以陪一个人不再年轻，我们很感动。

x

留言给微博 @ 小鸟文学，或邮件至 info@aves.a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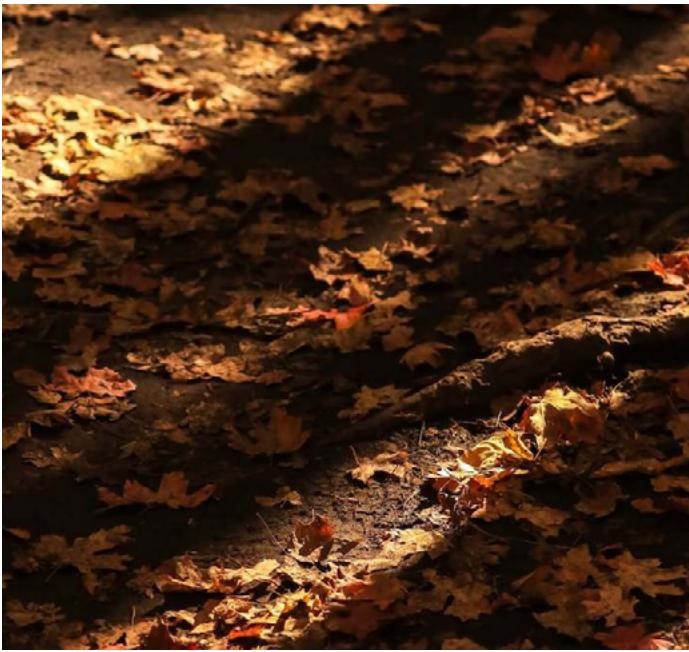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栏目介绍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图片来自 [Patrick Hendry](#) on Unsplash

小说

五怪人演讲团

韩松落 | 小说家

她们冲进目所能及的风景里，
去向陌生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1999 年，五位女性组成演讲团，从 H 市出发，去往十个城市，宣讲各自事迹，历时半个月，最终在酒泉结束行程。随后她们返回 H 市，回到各自的生活，日后时有联系。她们自称“怪人”，演讲团被她们称为“五怪人演讲团”。

五位女性，和领队王越，后勤小高，以及司机金师傅，乘坐一辆沃尔沃，于九月九日出发，先向东，又向北，然后踏上向西的漫漫旅程。一路经过高山、草原、雪山、戈壁、胡杨林、丹霞红山、佛寺、古塔、村落、广场。有时候，拉运牦牛的卡车在车窗外呼啸而过，有时候，藏族孩童在老师带领下穿越马路。短暂的秋雨季已经过去，空气干燥而热烈，落日殷红，路边田野里烟草叶、红苹果、野菊花、被淋湿的向日葵杆的香气，和尾菜腐烂，以及酿酒厂、酿酒厂呛人的味道，轮番飘进车里。她们冲进目所能及的风景里，去向陌生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她们一生最难忘的旅程。五位女性分别是：顾晓君、颜萍萍、程秀亚、李美芳、王斯明。

“顾晓君，生于 1967 年，省歌舞团独唱演员，国家二级演员。顾晓君是平凉人，十六岁入伍，后考入战斗歌舞团，担任歌唱演员。进入歌舞团后，她刻苦钻研业务，苦练唱功和舞台表演艺术，用很短时间成为独唱歌手。与此同时，她十年如一日下连队慰问演出，不论是大部队，还是小哨所，她都服从命令，欣然前往，不管观众多少，不管演出条件如何，她都认真准备，按照正式演出的规格进行演出，哪怕是只有一个人的哨所，她也认真地为战士歌唱。她曾克服严重的高原反应，多次进入雪域高原演出，两次遭遇车祸，并导致腿部残疾。在战斗歌舞团十年时间，她完成了六百五十场慰问演出，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高原百灵’、‘军中白杨’，‘一个人就是一个大剧院’。1993 年，她转业到地方，进入省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在省歌，她依然保持部队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省歌的慰问演出小组，长年累月到全省乡镇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不论是春耕还是秋收，不论是防震抗震还是抗旱救灾，她都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为广大群众送去动人的歌声，成为农民群众的贴心人，获得‘都市乌兰牧骑’‘陇原玫瑰’等美誉，以及市级‘三·八’红旗手、‘巾帼建功’先进个人等多种荣誉，并入选第三届‘陇原骄子榜’，是上榜者中唯一一位女性。”

“颜萍萍，生于 1966 年，公交公司售票员。颜萍萍是吉林人，中专学历，十八岁成为市铝厂工人，后因企业效益下滑，进入轮岗待岗状态。1991 年，铝厂停产，颜萍萍和所有的同事一起，失去了这个大家庭的荫蔽。从那天起，她成为‘下岗女工’中的一员。在家待业两年后，她看到公交公司招聘乘务员的消息，而招聘对象正是下岗女工。她报名参加了考试，一关一关考过去，终于考上了乘务员，从此成为公交总公司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整整六年，她和别的员工一样，经历着辛苦单调的工作的考验，早起，晚睡，每天在车上忙碌十几个小时，六年时间没有和家人吃过团圆饭。父亲得脑血栓卧床四年多，因为工作，她也始终没有办法照顾老人家。为了更好地服务乘客，她自学英语、哑语、心理学，并拿到成人自考的大专文凭，还把在工作

中总结出的服务方法，毫无保留地教给新招聘的乘务员。因为她的出色工作，她被称作‘老年人的女儿，盲人的拐杖，聋哑人的向导，青年人的朋友，少年儿童的阿姨’。凭借优异的工作成绩，她获得了多项荣誉，包括 1994 年—1998 年的‘明星乘务员’，1997 年的‘市十大杰出青年’，1998 年‘甘肃省优秀青年’、‘市就业与再就业青年创业明星’。”

“程秀亚，武威人，生于 1961 年，市政公司会计，十五年前，程秀亚的丈夫窦丰威因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没有了任何知觉，家庭重担和照顾窦丰威的责任就落到了程秀亚身上。程秀亚不离不弃，精心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十五年来，窦丰威从没生过褥疮，也从没有出现过其他并发症，程秀亚则获得了‘家庭美德建设’先进个人、‘双文明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今年元旦前夕，几家重要媒体报道了程秀亚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十五年的事迹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24 小时内，有将近 300 名读者打进晚报的市民热线，对程秀亚给予问候和赞美。他们认为，程秀亚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这个年代所稀缺的，是值得大力弘扬的，也希望这样的报道再多一点，这样的贤妻良母再多一点。”

“李美芳，生于 1970 年，四川广元人，美美饭庄创始人。1994 年，李美芳从田园食品厂下岗，失去了生活来源，她并没有气馁，随即在安西路夜市摆摊，用辛苦摆摊积攒的收入，于 1996 创办美美饭庄。第一家美美饭庄开张时，只有三张桌子，九条凳子，店内面积只有十五平方米。李美芳凭借四川人辛苦肯干的精神和对美食的热爱，每天忙里忙外，整整三年，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终于让美美饭庄成为餐饮业的一匹黑马，1998 年的营业额已经达到 180 万元，店面也扩展到了一百五十平米，并开设了分店，解决了十二位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她制定了一个十年目标，准备在十年内开设十五家连锁经营店，让四川风味走向全国。她本人也获得‘1997 年市十佳个体户’、‘市就业与再就业青年创业明星’、‘爱心公益明星’等荣誉称号。”

“王斯明，生于 1973 年，杭州人。王斯明的父亲，在特殊年代遭遇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心理上出了问题，对儿女采取了不正确的教育方式，将年仅十岁的王斯明和弟弟王斯亮禁闭在家中，不允许他们外出和接受教育。1990 年，市教育局接到举报后，联合妇联、街道等多单位多部门，将王斯明和王斯亮解救出来，送往特殊教育学校。获得新生的王斯明，爆发出了极强的学习能力，在很短时间里，就恢复了正常的语言和人际交往能力，并且成为演讲能手。在离开特殊教育学校后，王斯明边打工边寻找创业的机会，于 1995 年接手了一个经营不善的商贸公司，通过不懈的努力，使之扭亏为盈，并创办了‘西部商贸网’，通过网络推销土特产品。目前，她的商贸公司已成省年检表彰单位，同时获得所在城区‘十佳小企业’称号。她个人也获得‘市就业与再就业青年创业明星’、‘全省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十佳创业女性’等荣誉称号，并代表市残联，参加了‘全国英语导游大赛’，获得了季军。”

活动由市总工会组织，名为“巾帼建功迎新世纪巡回演讲”，各单位、街道和工会、妇联推选演讲人选，各单位笔杆子负责撰写演讲稿，试讲、培训，再经过层层筛选，小范围选拔，最终拍板，确定了由这五位女性成团。

五位女性各怀心事，演讲稿也隐瞒了一些事实。顾晓君想要评选一级演员，急需新亮点添砖加瓦。颜萍萍想由招聘身份，转为正式职工。程秀亚想出门透透气。李美芳深知自己要在政治上有所表现，有个身份，才能抵挡工商局、食药局、城管的轮番轰炸。王斯明想要拓展生活层面。另有一些事实，是激昂慷慨的演讲稿不会讲述的：顾晓君的丈夫家暴，有极强控制欲。颜萍萍听说所有公交线路将改为无人售票，售票员要重新分流。程秀亚的丈夫要求安乐死，在过去十五年里从未停止，这要求甚至越来越强烈。李美芳被合作伙伴诈骗，损失 58 万。王斯明的父母，在她和弟弟被解救后一个月，在家中服药自杀，身穿西装旗袍，并留下一封多处抄袭《傅雷家书》的遗书。

市总工会干事王越，很不情愿地接下这次领队任务。他时年二十九岁，一边恋爱，一边因为初识网络，要频繁与网友约会。培训演讲者，都在下班以后，已经持续一个半月，又要出行十五天，严重妨碍他发散荷尔蒙。工会安主席随即喊他去谈话：“就说我们这一层楼的几个办公室吧，和你差不多年龄的，柳健做了星火读书计划，张涛做了新青年创业计划征文大赛，而且有计划已经落地了，肖月娥不用说，女工权益这块，已经持续了快五年，最近又开通了维权热线和女工心理咨询热线，你有什么？年轻人没有上进心，是走不远的。给你机会，就要抓住，不要像是你给了我恩惠，给了我天大的面子。不要把事情搞反了。你们七零后，号称飘一代，那也要先脚踏实地，才能飘得起来。”王越看看安主席身后的一幅字：淡泊明志。仿佛每一个有独立办公室的人，都得有这样一幅字，淡泊明志，厚德载物，如果有一天，换了他，要写什么？他大约要写光辉岁月，或者海阔天空。

他喏喏点头，依言填表、写计划，向财务申领一万五千元经费，于出行前一天取出，锁进办公室保险箱。虽然从单位到银行，只有两百米，仍然叫了两位同事陪同，并特意找了买菜的布袋装钱。三人神色严峻地，护送着一只花布袋子走过大街，进出银行时，放慢脚步，向四周巡视。第二天，又将这一万五千元现金分作八份，由全团人员分管，以防全部丢失。九十年代，如履薄冰。

工会向辖区企业借用一辆十一座沃尔沃面包车，沃尔沃车龄稍大，但看上去簇新。八个人在早晨乘车出发，上车前，由顾晓君提议，在车前合影。顾晓君与王越站在最中间，其余人等分布两边。拍摄合影的相机为尼康 FM2，胶卷为乐凯。购买胶卷和冲印照片，都有严格的报销制度，王越名下的这类报销记录，近乎空白，一直被视为他工作懈怠的证据，他于是慷慨表示，再来一张，八人调换位置，重拍一张。拍照结束，转身上车时，顾晓君略微一闪身子，颜萍萍赶紧上前搀扶，等到顾晓君站稳了，就松了手，顾晓君自己一歪一歪上了车。

演讲培训时，五位女性已经有过相处，但五人培训时间不一，培训老师由话剧团请来，略有声名，四处露面，也因此言辞犀利，声调高昂，一把利刃般的声音，在人头顶上刮来刮去，培训现场气氛略显沉闷，五人并无过多交流。要出发了，站在车前，五人终于释怀，颜萍萍说，我老公问我，你就把你老公不管了吗，我说，你每天自

己提牛肉面去，细的毛细二细三细大宽换着来，吃烦了就加肉加鸡蛋，也能吃半个月了。李美芳说，让男人们带着娃到我们店里来，我给他们一起开小饭桌，麻婆豆腐炒上，土豆丝管上，饭后一人一盒子维维豆奶。众人哗一笑，气氛瞬间松动。首站白银。百多公里荒原，一个多小时车程，荒原上都是大大天云大地，细节甚少，不过一丛一丛芨芨草，配着一簇一簇黄花矶松，远处约略可见丹霞红山，经阳光一照，霞光四射，有无限神秘。下车方便时，女人们顺手摘了几枝黄花矶松，上车喳喳讨论，这黄花为什么不枯不败，有没有可能做成干花售卖，外地人会不会买账。司机金师傅嫌那黄花掉花瓣，不便明说，不住用余光回头打量，所幸女人们一会就发现那花瓣沾到满身，也厌了，打开车窗，把黄花丢到车窗外去。

此时白银，正是一座愁城，工厂烟囱还是汨汨地冒着烟，街上却不见多少行人，负责接待的干事，也时而面有难色。八人共享两斤炒羊肉片，以及土豆丝和西红柿炒鸡蛋几样菜肴。席间，干事说起，此地出现一位杀人狂，专杀红衣女子，每年一个两个，去年几近疯狂，年头到年尾，连杀四人，案件尚未向社会公布，也没有线索，显然，杀人狂仍在活动，他们和杀人狂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呼吸同样空气。又说，十年前，有一女孩被杀，现场惨不忍睹，从杀人方式判断，恐怕也是这位杀人狂所为，这女孩爱唱爱跳，也是积极分子，参加过工会组织的演出，并荣获一等奖，作为奖品的花束，就摆在凶案现场。五位女性不约而同，低头看向自己的衣服，看看有无红色元素，服装是工会统一定做的，藏蓝色西装，配白衬衣、彩虹色丝巾。

王越临时调整了出场顺序，决定让颜萍萍和李美芳两位再就业女工，一个开场，一个收尾。按照之前的安排，本应由顾晓君收尾，顺势演唱《为了谁》和《青藏高原》，制造一个小高潮。这也正是顾晓君强项，也是安主席最早定下顾晓君的原因，别的演员，对演出场所和音响条件都有要求，顾晓君多年上山下乡演出，不计较场地音响，并且时常提到李谷一的名言，“我们那时候不讲条件的，什么场合没唱过？拿起会议话筒一样唱”。众人没有异议，顾晓君表示，还可以加唱一首《苦乐年华》。

颜萍萍于是率先登台，她是典型东北人样貌，长条脸，大眼睛，说话虎虎带风，掷地有声，略加培训，就适应了演讲要求。她的演讲稿叫《我只流两次泪》，五位女演讲者和王越都听得熟了，台下观众，却十分新鲜，也感同身受：

“八十年代末，厂子的效果就开始连年下滑，我时不时被通知回家待岗。等待的过程似乎非常漫长，非常让人难以接受。毕竟，从1984年开始，我已经在这个厂子工作了好几个年头，对厂子有着最质朴的感情，我还希望厂子的情况能够好转，大家还可以开开心心去车间上班，一起去食堂打饭，一起为联欢晚会排练节目。”

“最坏的一天终于到了，1991年，厂子终于垮了，我成为‘下岗女工’中的一员。靠工资吃饭的人家，一下子塌了半个天。下岗的人所经历的一切，我都一一经历，在菜市场打过零工，也在澡堂搓过澡，在夜市摆过地摊，但因为种种原因，工作都做不长，市场改造后，地摊也不能摆了，我回到了家里，在家里吃闲饭，脾气越来越坏，对丈夫无缘无故地发火，孩子也开始害怕我。有一天，我又发火了，孩子怯怯地对我说：‘妈妈，你到底怎么了？我想要你变回从前的妈妈。’”

“终于，我考上了乘务员。知道自己通过的那一刻，我又哭又笑。失去过工作的人，格外知道珍惜。招聘的身份，也意味着我要比正式员工付出更多努力。但是，我不是个服输的人。对我来说，1983年，以两分之差没有考上大学，是一次失败，下岗，是又一次失败，我不能失败第三次。”

“工作十分辛苦，但对我这份工作心怀感激，毕竟，这份工作让我有力可出，让我粉碎了呆在家里，看到存款减少时的那种恐惧。”

“现在的我，已经成为我所在线路上的标志，经常乘坐82路的人们，有时候宁可等，也要等到我的车。有一天，大雨中，车刚起步，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使劲地追着车，我赶紧让车停下，让那满身泥泞的孩子上了车，孩子一上车，就对我说：‘阿姨，我老远看见是你的车，就使劲地跑呀，我就想坐你的车，摔了一个大跟头。’”

演讲结束，五位女性含笑将听众一一送走，随后在空空的场地里交流演讲得失：“你的前后鼻音今天就对了，ch-u-n-chun，不是ch-u-n-chong。你说到‘春’的时候我就替你捏把汗，没想到说对了，你把今天的发音记住。”“你说‘相信明天会更好’的时候，‘相信’、‘明天’、‘会更好’，要分开说，音断气不断，手臂不要一下挥出去。”王越则以老好人的姿态做出结论：“第一场正式演讲，这样已经很成功了，大家可以放下一半心。”众人走出演讲大厅，看到远处黑魆魆的烟囱，和烟囱里冒出的火星，突然想起来，这城市里还埋伏着一个连环杀人狂，不知道此时正窥视着谁家的窗户。顾晓君连忙说，这里比市里冷呢，幸亏我还带了大衣。

离开白银，下一站定西。去往定西的路上，五位女性不住讨论白银的杀人案。顾晓君说，这杀人的，没准是受了什么心理刺激。颜萍萍说，这种人，都是心理变态的，天生的，不一定要受什么刺激。李美芳说，说是两个地方，其实也不过就离着一百多公里，你们说，有没有可能，这杀人狂也顺道来市里杀过人，只不过咱们市太大，他杀的人，混在别人杀的人里了。颜萍萍说，上个月，排洪沟里扔下十几个黑塑料袋，都是碎尸。程秀亚说，快别说了，吓死人了。颜萍萍转了话题，金师傅你给放个音乐吧，崔健的歌有没有？顾晓君说，萍萍才前卫啊，听的摇滚。颜萍萍说，我们厂子，唉，现在也不是我们厂子了，东北人多得很，不听秦腔，听摇滚，乐队好多个。那边金师傅回话了，没有崔健，给你们听个《长相依》。

当夜在定西住下，第二天，一群人去吃早饭，早餐馆在农贸市场里，紧挨着骡马市场，一群人就着骡马市场的味道吃饭，临了一结账，八个人，包子油条豆浆小菜鸡蛋这样吃下来，才二十块钱，不禁愕然。李美芳连连叹息：这还赚什么钱。

当天由王斯明负责结账，王斯明从口袋里，直愣愣地拿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由她分管的两千块钱，抽出一张一百的去付账，早餐摊点摊主找不开一百块，王斯明又直愣愣地，一只手拿着那张钱，一只手拎着装了两千块的塑料袋，满市场吆喝着换钱。颜萍萍紧追几步，陪着王斯明换钱，王越也赶紧跟了过去。

到了演讲场地，时间还早，众人就在门口等着开门，唯独王斯明在远处的花坛边来回踱步，绕着圈子，挥动着手，像是自言自语。程秀亚说，这姑娘什么地方怪怪的。颜萍萍说，你没听她演讲？从小让父亲关着长大的，不会跟人打交道，对外界不了

解，我们生下来就会做的事，她都是进了特殊教育学校学的。李美芳说，所以演讲反而比一般人流利，都是下了苦功—张白纸学出来的。顾晓君一声叹息，算是定调，这娃可怜得很，我们要照顾着些。

临到开场，王越看见现场有人坐着轮椅来听讲，轮椅是特制的，比一般的轮椅要大，轮椅里的女人几乎是半躺在里面，却穿着一身精致的套装。跟主办方问，得到的答案是，那是本地的一位女企业家，大学毕业，回乡创业，开办土豆交易市场，并向土豆种植者提供种子，市场刚有起色，她因车祸导致高位截瘫，创业后半段，都是在床上轮椅上完成。

王越听了，肃然起敬，临时调换出场顺序，让王斯明率先出场，算作问候，程秀亚第二，最后由顾晓君收尾。下午两点半，王斯明准时出场，和别人一样，藏蓝西装配白衬衣，王越听着她演讲，虽然是听过几十遍的稿子，听着听着，就有点走神。要不要她加入，一度有很大争议，她故事的前半段，非常负面，不但负面，而且“不一样”。推荐她的街道办主任，努力打消他们的顾虑：“这姐弟俩，学任何东西，都要付出十倍于別人的努力。我们要给她这个机会。”安主席说，那好，那就给她这个机会。

“我们的父亲出身在一个富贵人家，所以那几年很是吃了些苦，再加上生性敏感多疑，和周围的人处得并不愉快，在车间里，如果有人扎堆谈话，他就觉得是在议论他，如果有人冲着地上吐了一口痰，他也觉得吐的是他，立刻就会冲上去和人家吵架。”

“十岁那年，我刚上小学三年级，弟弟一年级，父亲的车间里丢了贵重东西，所有的人都被询问了，但是，当父亲被询问的时候，他的反应却异常过激，认为自己受到了天大的侮辱，当即离开车间，冲到小学里，把我和弟弟拉回了家里，一路上，他告诉我们，外面的人都很坏，人心最险恶，只要他在世一天，他就不会再让我们和外面的坏人接触。”

“我们从此被关在了家里，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即便是有亲戚朋友上门，也很快被父亲打发走。街坊邻居都不知道我们去了哪里，跟父亲问起来，他就说，我们回老家去念书了。”

“我十六岁那年，父亲生病住院，半个月没有回家，我和弟弟终于崩溃了，撬开了父亲钉在窗户上的木板，向邻居求救。最终，教育局、妇联、街道等多部门联合行动，把我们姐弟俩救了出来，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离开医院之后，我们被送到了特殊教育学校，和其他孩子们生活在了一起。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两年后，我们又转到了普通学校，正式回归了社会，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并没有当我们是怪物，反而争着给我们当老师，有好吃的也带给我们一份。在那里，我们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有一天，同学们拿给我们一只苹果，从中间切开，分给我们吃，我看着那只被切开的苹果，看着苹果洁白的果肉，果皮上淡粉的颜色，还有那对称的轮廓、醒目的果核，那种天然的美，似乎突然醒了过来。我突然明白，即便是苹果，也有这么多种吃法，在这之前，我们从父亲那里知道，苹果只能在削皮以后，啃着吃。”

“世界在我们面前打开，各种景象纷繁而至。我和弟弟拼命地了解在这之前所不知道的一切，怎样乘坐公共汽车，怎样挑选衣服，和小商贩讨价还价，我们也学会了和人相处，为同伴的病痛和伤心事感到难过。我们不再是被父亲禁锢的孩子了。我们近乎贪婪地，放开心胸，吸收这个世界的各种营养。”

“去年，我创办的‘西部商贸网’上线了，一个月后，我们有了第一个客户。当客户来到我的面前，和我激烈地讨价还价的时候，我突然笑了起来，我知道世界已经接受了我们，我们不再是别人小心翼翼对待的对象了。我们曾经像苹果的果核，深藏在世界深处，现在我们已经被打开，已经被植入土壤，等待成为一棵花树，我们已经汇入了生活的洪流。”

第二天，一行人又坐着沃尔沃，往平凉去了。中午的时候，路过静宁，车窗外，一片又一片，全是苹果园。苹果已经成熟，有的粉红，有的深红，有的红绿交杂，被墨绿的叶子衬着，红的更红，一棵棵挂满红果的树，静静挺立在大地上，有人搭着梯子，背着筐子爬上去采摘果子，四野里，星星点点的红果后面，时不时闪出一两个忙碌的人。到了黄昏，地上泛起淡淡的雾，苹果和叶子一起黯淡下去。背筐子的人出现在了树下，小道上，或者开着三马子走远了，三马子上满满的全是苹果。颜萍萍一路拍打着王斯明的座位：快看，你的苹果。

金师傅索性停了车，让众人下车去摘苹果。众人问，可以摘的吗？说是提问，其实也不知道问谁。顾晓君认真回答，可以的，老乡们都是留了余地的，过路的人渴了饿了，可以摘的，不祸害就行。众人跳下车去，一人摘了一个苹果回来。李美芳拿出十块钱来，用石头压在田垄上，略作自嘲：红军战士不白拿老乡的东西。

平凉是顾晓君的老家，著名的歌舞之乡，全省的艺术院校和艺术专业，恐怕有一半学生出自这里。或许是到了主场，也或许是音响好，顾晓君超常发挥，声音厚实，情绪饱满，抑扬顿挫全都到位，演讲结束后的助兴曲，也变成了五首。其他人被她带动，也渐渐入戏一般，个个讲到醉醉，在台下还能保持清醒，上了台，瞬间就成了另一个人，不好笑的地方讲得让人发笑，动情的地方略微哽咽，甚或无声流泪，场子里若有个情绪温度计，势必进入白热状态。一场演讲结束，台上台下都像是做了一场梦。人人都没想到，演讲竟然有这种效果。

演讲结束，顾晓君的父亲，定了一桌饭，请众人吃饭，席间说起本地出去的一位大歌星，她在成名后回乡演出，他担任安保，陪同爬上崆峒山，歌星在山道上走得飞快，将所有人远远甩在身后，问她怎么走得这么快，她回头一笑，“那真是嫣然一笑”，顾晓君的父亲补充，“她嫣然一笑说：山里长大的。”

听到这里，顾晓君忽然侧过头去，向着王越：“可以喝酒不？明天不演讲。”李美芳补充一句：“有人请，也不从经费里出。”顾晓君一笑，不等王越点头，一挥手，叫了红酒。

不到十点，一群人都喝得半醉，下午那场演讲的入巫状态，得以隔空延续。顾晓君喊着回去就离婚，程秀亚模仿丈夫要求安乐死：“他就呆呆的，眼睛鼓鼓的，往外凸着，什么表情都没有，说，我要死，你让我死，你把那个枕头捂到我脸上，你把安眠药给我喂给，你把暖气关掉，把窗子开开，把我冻死也行，再不行你去把黄河上

的坝炸掉，把全城都淹掉，我也就跟着死了。每天听着他要死要活，我实在受不了了，他再喊两声，我就要动手了，真动手了，哪动得了手啊，在一块过了二十年了。我受不了了，我上班的时候，也能看到他的眼睛呆呆的，鼓鼓的，腮帮子像鱼鳃一样，一张一张，我出来演讲，也能看到他的眼睛和腮帮子。我受不了了。”李美芳模仿管事的刁难他们：“你们定不定报纸？不定？好，什么创业明星，我还收拾不了你。”下一次来，在厨房里找了一圈，什么都没找到，在窗台上看到一小包淀粉，“这是什么？写上，不明粉末，停业。”就停业半个月，花了两万块打点，耽误了我们半个月的生意，临了还跟我们说，“定一份报纸八十块，早把报纸定上，什么事都没有，你们图了个啥。”

颜萍萍拿着一杯酒过来，趴在李美芳的椅背上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怪章子。

(注：怪人，拧巴的、与众不同的、不合时宜的人)顾晓君说，有什么怪的。颜萍萍说，一门心思干一件事，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不是怪章子是什么。王斯明说，那我们这个团就叫怪章子演讲团吧。李美芳说，不如叫妖精演讲团，五个美美的妖精，一路往西，像不像《西游记》？顾晓君，你把自己叫妖精，传出去，别人以为我们这一趟不干正事，王干事说都说不清了。颜萍萍说，那就叫怪章子演讲团吧，就这么定了。

因为掏心挖肺地说了些实诚话，第二天中午，一群人见了面，讷讷的，有些不好意思。等到上了车，颜萍萍拿出一盒磁带，交给金师傅：“我刚才买了一盒崔健的磁带，你给我放一下。”崔健的歌响起来，颜萍萍开口了：“晓君，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有睡，就像你唱的，为了谁？为了你，我认识你这才不到两个月，昨就这么心疼你呢，你说，你要啥有啥，怎么就嫁给了这么个烂怂呢？你回去赶紧离婚，不离婚我就开上公交车到你们院子里堵门去。”顾晓君也并不生气：“看看看，东北人！心扉一旦打开，这回合不上了，合不上就沒感觉了，这往后几场，大家同时在场，还怎么讲得下去，不笑场都是好的，好，以后几场，一个人讲，别的人都出去。”

她们做到了，一个人讲，别人在门外等，免得尴尬。

她们去了天水、陇南。除了顾晓君，众人都没想到，天水竟然是这样的地方，和南方差不多，有温泉，有竹子，冬天里会有腊梅花。不过三四百公里，就是两个世界。顾晓君也由此知道了，五人之中，颜萍萍、程秀亚、王斯明从不曾出过市，李美芳也仅仅是在省内兜转过几处地方，没有出过省，天水更是她们四个人的共同盲区，不禁有些愕然。于是诚心诚意地说：“以后要多出去走走。”过了一会，又对她们说：“青海湖到了春天，开湖之前，冰面上会出来裂缝，整个湖面都是白色的，就那么几道闪电形状的裂缝，很深很深，里面露出的湖水是蓝色的，特别蓝。新疆那拉提草原，一到春天，就各种野花轮番开，一开就是一大片，黄的红的金黄的，一直开到七月中旬。这些都要去看看。”几人频频点头，顾晓君不确定她们有没有听进去。

东部的城市一一走到。就掉头向西，路程更长，城市与城市的间隔更远，景色也更荒凉。永登，有算命村，几个人下车去算命，说是去买丁娃锅盔，王越只装作不知道。算的命，有的好，有的坏，坏的全忘掉。天祝，夜晚的广场上，有锅庄舞，八人欣然加入。古浪，西路红军烈士陵园，八个人采了些野草花放在纪念碑前。武威，雷台汉墓，王斯明在幽暗的墓室里产生了濒死感，一行人在医院吃了晚饭。永昌，传说中的古罗马人后裔居住地，也许是心理作用，街上的人，看起来似乎都有点高鼻深目。金昌，宾馆的窗外，就能看见沙漠，颜萍萍找到了同乡，同乡说，下次来，一定要好好聚聚，我能给你联系上一百个老乡。山丹，路上有古代长城，城里有路易·艾黎故居，军马场，碧草连天。张掖，雪山倒映在黑河水中，沼泽地里有白色鸟群。行走途中，他们自收音机中听到，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因为合影过多，王越携带的乐凯胶卷全部用尽，临时又买五卷。小高担心他无法报销，王越心中有数，连胶卷带冲印费用，也刚刚把他半年的额度用掉。

众人从酒泉返回，路程格外漫长，快抵达 H 城时，已是黄昏，司机已经接到第二天的任务，拐进加油站加油。五人在加油站外等候，加油站外，照例种了几丛花，不外格桑花和万寿菊，格桑花在暮色中变了颜色，深色的愈发深，近乎黑色，浅色的花朵愈发浅，几乎莹莹发亮。五个人站在那里，三个人茫然四顾，两个低头看着鞋子，鞋底在地上蹭来蹭去。忽然有人开口：“以后也要常联系啊。”其余人连声称应。王越急忙说，可别以为就没事了，这次演讲反馈非常好，以后经常要抓你们出来演讲的，可能还会走得更远，出省，出国。

此后几年，演讲不再流行，五人再无机会借助演讲聚首和出行。

回到城里，不几天，恰逢十月一日，盛大阅兵仪式在天安门进行，“怪人演讲团”成员在各自家中观看阅兵。年底，澳门回归。几天后，迎接新世纪。

顾晓君接到大量演出邀请，碍于身份，商业演出一律不能参加。颜萍萍的班组被命名为“新世纪列车”班组，她要求转为正式员工，未获批准。李美芳终于向警方报案，称合作伙伴诈骗，报案后三天，饭庄遇到打砸，李美芳受伤，所幸伤势轻微。王越通过安主席，为李美芳找了知名律师。程秀亚的丈夫再度提出安乐死请求。王斯明和众人失联。王越办公室的同事，称演讲团是王越的“后宫”，王越大怒，与同事扭打，被安主席压下。年底，王越在新世纪交替时刻，与网聊半年的网友，约在广场见面，见面前，二人约定，各自手持一支烟花，见面前，不欢而散。

元旦过后，专家指出，2000 年与 2001 年交汇的时刻，才能算作新旧世纪交替，千禧年由此延后一年，但人们已经不复往日热情。顾晓君接到的演出少于上一年，同行在看过她演讲后，建议她兼做主持，顾晓君顺利进入新领域，五月接下工行“喜迎新世纪金融知识竞赛”主持任务，每场报价两千。第四第五场，顾晓君缺席，由男搭档一人主持。第六场，顾晓君出现时，脸上有淡淡伤痕，全程戴墨镜。九月，“怪人演讲团”巡回演讲一周年，由颜萍萍张罗，四位女性与王越、小高、金师傅在“小肥羊”聚餐，王斯明缺席。十一月，李美芳开设第三家店，与合作伙伴的官司开庭。

第二年 7 月 13 日晚，众人接到王斯明从秦皇岛打来的电话，她已关闭公司，四处旅行，以零工供给自己的旅行费用，此时的她，正在海滩上，刚刚看完电视转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成为 2008 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海滩上人们正在狂欢，陌生人互相握手拥抱，篝火边有人围圈跳舞。顾晓君与丈夫离婚，随后继续外出慰问演出，

9 月 15 日，她在西藏演出途中得知，世贸大厦于五天前，因恐怖袭击倒塌。李美芳申请到了 QQ，和 QQ 上认识的网友庆祝世贸大厦倒塌，还得意地转告颜萍萍，被颜萍萍痛斥。颜萍萍的父亲去世，葬礼由父亲单位协助举办，葬礼后，她独自将父亲骨灰带回吉林。

此后几年，娱乐业兴起，全城接连升起多家大型夜总会，市中心两条街被辟为酒吧一条街，连曲艺团和杂技团的演员都获得大量演出机会，顾晓君放下身段，置办一辆小小的 Polo，到处跑演出，当年收入够一套房子首付，顾晓君在新区置办一套 96 平米住房，搬出歌舞剧院家属院，新房周围尚有菜地，走两站路才能到公交站，颜萍萍安慰她：“我们公司马上就要把线路延伸到你们小区了”。颜萍萍再度申请转正，未获批准。王越在安主席的要求下，参加公开竞聘部门主任演讲，获得第二名，未能获得职务。王越并不以为意，照旧散漫，被安主席戳着额头批评，“没出息的浪狗”，虽然安主席日常用语并不按牌理出牌，但“浪狗”这种近乎亲昵的指责，还是让王越意外。稍后他才知道，安主席有个儿子，在十五岁时因游泳溺水。白银仍有女性被害，其中有三起案件，和之前的连环杀人案手法相似，致命伤在颈部，且遭性侵害。

程秀亚的儿子进入叛逆期，时常与父母对阵，非典爆发时，程秀亚的儿子发烧到 39 度，程秀亚给防疫部门打电话，报告儿子体温，儿子被带走隔离。隔离一个月后，儿子回家，但从此不再和父母说话。颜萍萍所在班组，停运一个月，再度恢复运营时，改为无人售票车组。颜萍萍再度待岗。李美芳的饭庄，于非典期间停业两个月，李美芳向抗疫部门捐款五万元，用于购买抗疫物资，她与合作伙伴的官司，仍在撕扯之中。王斯明前往康复中心精神科问诊，被诊断为轻度抑郁症。

第二年，白银市公安局向社会公布一份《白银市公安局侦破系列强奸杀人案件宣传提纲》，公开白银连环杀人案案情，悬赏 20 万缉拿凶手，并公布了此人可能的特征，身高，年龄，以及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但具有相同特征的案例，此后再没出现。顾晓君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评审期间收到的意见集中在“不合群，疏远群众，私接商业演出，在家属区外购买住房”几点上。顾晓君反问：我，一个瘸子，是我疏远群众，还是群众疏远我？李美芳邀请颜萍萍到自己的饭庄工作，颜萍萍委婉拒绝，加入保险公司售卖保险，售出的第一单和第二单保险，客户为顾晓君和李美芳，李美芳也把自己所有员工的保险，迁移到颜萍萍处，并为此损失了一笔违约金。

此后几年，五人时有聚会。聚会地点，紧跟当地餐饮热点，也曾小规模出游，出游地点为距离城市五十公里的栖云山。

2008 年，王越与网友结婚，婚礼现场反复播放侃侃的《网络情缘》。顾晓君和颜萍萍、李美芳参加了婚礼。婚礼后，三人在茶屋喝茶，李美芳又将自己的朋友推荐给颜萍萍，颜萍萍当场打电话约定，第二天就去签了合同。程秀亚的儿子进入戒毒所戒毒，顾晓君曾去戒毒所演出，与所长有过几面之缘，帮助程秀亚打点关照，由此认识了戒毒所的徐专家，两年后与徐专家结婚，专家有一项中药戒毒专利，生活富足，并不在意顾晓君的年龄和残疾，只是偶有调侃，以示真不在意。

2010 年，颜萍萍带领的团队，成为公司业绩第二的团队，颜萍萍在公司内部巡回演讲，演讲结束后，团队成员伴着《最炫民族风》热舞，并疯狂拍手做嗨状，其中某场的视频，被放到网上，收获一千万点击和五万条评论，评论多半是嘲笑。程秀亚协助丈夫自杀，尽管有丈夫录制的多个视频遗嘱作证，还是获刑两年。顾晓君、李美芳、颜萍萍合力为程秀亚聘请律师，没能改变结果。李美芳开设第六家店，并从四川引入一家火锅品牌，售卖一种鱼火锅，五个月收回成本，跟风者甚众，第六个月开始，营收断崖式下降，又半年后，坊间传说，那种鱼生活在污水里，由大粪和污物饲养长大，李美芳关闭火锅店，成本全部折损进去。金师傅因为酒驾，成为当地酒驾获刑第一人，好在当时乘的是领导，他得以保住公职。

2012 年，王斯明因抑郁症入院，只通知王越。王越前去看望，去的时候，医院正在查房，他伸长脖子，透过铁门看过去，精神病人站在各自的病房门前，一左一右，整齐的两列，等医生到来，只是看不见王斯明。半小时后，王斯明出来了，照旧俏丽，只是异常苍白，眼圈焦黑，两人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王越只好微微笑，终于，还是王斯明开了口：“你看我挺正常的是不是，其实我不正常，我知道我不正常，我这些年就是在演，演正常人，演没有问题的人，跟着别人学着怎么生活，看着别人敬酒，悄悄学，回家悄悄练，看着别人亲热地勾肩搭背，悄悄学，学着跟别人有肢体接触，什么时候出手，什么时候接触，都是学的，学会了又能怎么样呢？那又不是我，我没有我，我什么都不是。”王越终于明白，当初推荐她的街道办主任说的“这姐弟俩，学任何东西，都要付出十倍于别人的努力”，意味什么。

程秀亚出狱，到李美芳店里工作，工作过于卖力，引起其余店员不满。颜萍萍听从朋友意见，将手中余钱投入股市，到 2015 年只剩三成。王越终于升为主任。王斯明溺水身亡。接到颜萍萍的电话时，顾晓君正在后台候场，随后沉默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后登场唱歌。唱完预定曲目后，临时加唱一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2016 年 3 月，白银连环杀人案重启侦查，8 月 26 日，犯罪嫌疑人高承勇被抓获，萦绕此地多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告破。“五怪人演讲团”剩余几位团员，在微信上看到消息后，在不同地点对别人说“这个地方我们去演讲过”。顾晓君的丈夫徐专家，因轻度脑梗入院，出院后戒酒。李美芳关闭一家饭庄，同时在朋友圈开辟微商业务。王越的女儿出生，随母姓，取名何去病。有人调侃说，不如你也跟你老婆姓。王越依旧不以为意。

2019 年 1 月 3 日，高承勇被执行死刑。李美芳再关一家店。顾晓君升为副院长。王越到区上任职。清明节，几人约定，为王斯明扫墓，上山时，看见微雪中，还有一簇簇的黄花松，顺手折了几枝，抖掉了雪，放在墓前。

2020 年 2 月，李美芳的饭庄全部停业，她略微庆幸之前关了两家店，不然损失更大。颜萍萍的保险业务反倒迎来高峰，2015 年的损失渐渐填平。顾晓君在疫情平息后，为抗疫医生慰问演出，并捐献八千个口罩。程秀亚开展新业务，为小区住户遛狗喂猫，三十五十不等，后来经颜萍萍介绍，在妇幼保健院接受培训，成为月嫂，首月薪一万二，程秀亚说，这是她这辈子一次赚到的最大一笔钱。王斯明的弟弟王斯亮，在隔离结束后失踪。

2021 年，王越带领抗疫标兵演讲团，做巡回演讲，路线和 1999 年的那次巡回演讲相仿，团员七人，均为女性。所到之处，他都习惯性地带出一句，这地方以前是什么什么样子。这里以前是荒原，以前是果园，以前有一座雕像，以前很干旱，以前有杀人狂，以前有万马奔腾——这是在山丹军马场。其实，二十年前，这里已经没有万马奔腾了，但说说也无妨，现在的人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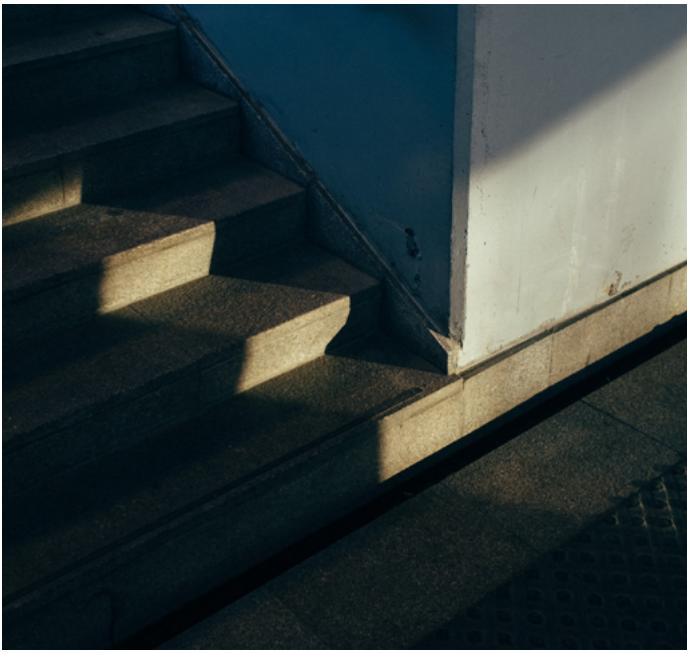


韩松落

70 年代人，祖籍湖南，新疆出生。1997 年开始散文及小说写作，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散文》《大家》《天涯》《小说界》《花城》等。2004 年开始专栏写作，曾在百余家媒体开设专栏。著有《为了报仇看电影》系列、《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砾》《老灵魂》《我们的她们》《怒河春醒》《上帝是个不合格的药剂师》等。

小说家

这里是华语作家的首发原创小说。我们尽力挑选出最好的作者，也等待最好的读者。



图片来自 [David Liebert](#) on Unsplash

小说

我们前去劝说

思聪 | 24 小时文学聚会

所有的话我都听到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说。

情况是这样的：我和父亲前去大伯家，劝说堂妹。

去的路上，父亲讲了堂妹的事。无非是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失败了。如果她考得很好，轻松被哪怕一个稍好一点的高中录取，比如八中和三中，就什么事也没有（我想到了一高，知道她完全没可能进入，因此并未提及）。如果她超常发挥，比大伯和父亲知道的模考成绩还要好，那么他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发愁。他们还会说，堂妹是善于临场发挥的类型，或者说，至少她下劲了。

我知道他们会这么说，因为他们是这么理解我的。说我是考试型选手，或者说，我考试经验丰富。我和堂妹在他们眼里有一些不好的共同点，比如我也很少学习，比如我们一开始都拒绝上课外班，比如我们直到考试前才紧张起来，报了很多补习。

我过去一直在外地上学，高考后当然也去了更远的地方读大学。我很少在家，更很少和堂妹接触。到了大伯家，我能劝堂妹什么呢？我也不明白，最后为什么是我成绩好，堂妹成绩不好。我和父亲和大伯，从这个结果推导出来过程。所以，大概，我很聪明，堂妹笨，还不好好学。

或许因为她处在叛逆的年纪，而我就从未如此叛逆。父亲说，现在要我去劝她。劝什么呢？但这件事的理由似乎不言自明。

父亲拜托我这件事时，我们已在路上。父亲操控着方向盘，不时抬头看红绿灯和路上的状况。我半躺在副驾驶上。太阳在车窗玻璃上沿的墨色中，变成一块清冷的光斑。方形的阳光扑下来，我的胳膊暖洋洋的。父亲对我有信心，所以几乎用请求的口吻。一个红灯亮起时，他说，“你就去见见你妹，跟她讲讲。”

我也无所畏惧。

我大伯说话很脏，让人反感。我大妈也不爱说话。所以我猜，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堂妹可能根本无法信任长辈的教导。而我不仅有足够的学习能力和经验，可以传授给堂妹，还对自己的亲和力有信心。堂妹一定会信任我。前几次过年，我来到堂妹家，特意给她带了很多零食。她感受到我的善意了，散步的时候，同我落在大伯父亲的身后，分享了她学校的事。这些事她只会跟我讲。而且是讲给她唯一的亲哥哥。原来，她在学校被欺负过。而且正喜欢一个学弟。是因为那个学弟，她被一群人排挤。为了听她说话，我悄悄弯下腰。我们靠得很近。这种父亲和大伯并不知道的亲密，使得这次劝说更有利了。

我的预想是，主要由我听她讲述自己的情况，然后，我分享我的看法。我会讲自己如何熬过初中和高中的学习生活。我还会讲一些鼓舞过我的话。整个过程，参考高中在誓师仪式中，安排优秀毕业生传授经验。

我确信，堂妹需要的是一些必要的认识。尽管无非是努力，勤奋，上进之类的话。在学校里，所有人都在重复这些话。至少，没有人不在偷偷权衡这些价值观。在我看来，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能够充分认同这些价值并付诸实践。那些最后成功的人，包括高

中时候的我，首先都成功接受了他们。这是融入学校环境的本意。

父亲说，家里不想让堂妹去读高中参加高考了。大伯家没有那么多钱去托关系送她进高中。进了高中也不会好好学。不如去学个幼师，早点工作赚钱。

但我终究不知道该劝说什么。堂妹似乎料到我们是来劝说她的，准备好了保护自己，一句话也不向我们多说。我们到了大伯家，是堂妹开的门。然后我和父亲带她去吃饭。她开了门，就回屋换衣服，出门跟随我们，什么也不问。在后座，她一言不发。我坐在副驾驶，而不是坐在她身边，保持距离，想要给她轻松自由的感觉。好像我们之间不会有什劝说似的对话。我等着她轻松下来，主动靠近我。在饭店点菜，我频繁地问她意见，她只说，什么都吃，她无所谓。然后一言不发。我主动问她对将来的打算，她说，她要好好学习，高考的时候证明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该多余说什么，因为我想人什么时候不想要证明自己，怎么能告诉她你不必证明自己了因为你一定会失败。可是，她真的这样想吗？听起来更像是搪塞我们。她说了这句话，我说好，指望她多谈谈，她却不说。我低下头看她的头顶，发现自己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我的嘴唇发抖。我想：父亲事先求过我了，父亲对我有信心，见证我读这多年书最后成功了。当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父亲用恐怖的眼神看我。他对我失望。

趁她去厕所的时候，父亲说，看吧，我们拿她没办法，让她自生自灭去吧。她为何能一直沉默，好像入口的食物像水一样平淡无味。我们只是带她到一口干枯的井前。我们把她送回家，父亲直率地讲了该讲的话，从她的心里挤出了一些眼泪，她仍旧哭得无声。接着她摔上门，应该是倒在床上大哭起来了。因为我听到了声音。轮到我和父亲沉默了。可是我感觉我们分别坐在沙发上，还在用头发、脊椎说着什么。而她是那个始终一声不吭的。哭声帮她扬起沙土。

我们在下楼的时候遇上大伯。我希望没有遇见他。没有遇见他，就不需要当面向他讲刚刚的事。因为我从未和大伯发过消息，日后的自然是父亲向大伯报告：堂妹像是块会流泪的石头。不是我们对人生、前途的更成熟的理解感动了她，让她流下悔恨的眼泪。我们像是打了她，把她打哭的。但她从没说过一句话。现在，我们遇到了大伯，就应当汇报，劝说进行得如何了，堂妹现在是怎么想的，过去是怎么想的，将来要怎么办。而我并未理解那件事。我发现我自己竟然无法开口。

父亲是当事人。他说了话，把永远也不会开口的堂妹逼走了。然后大伯站在电梯口堵我们，递出一根烟，嘴里还叼着一根。面对大伯，父亲说，“我们说完了。你回头自己问问吧。”

.....

父亲因为大伯的事和母亲大吵了一架。在姥姥家卧室的窗外，我蹲着，看一群蚂蚁。那是我十二岁的事。父亲总是出差，很少回家，结果回到家，被母亲骂出门，发现我蹲在屋外的地上，像是我这些年都没有长大。父亲站在我身边，要和我一起看蚂蚁。一条干燥的稀疏的蚁线，从小沙堆中间的洞口溜出来，经过我的脚下。我们听见母亲说，“他非得给那人花这么多钱。自己家都吃不上饭了。不行我就跟他离婚。”

我总想起那条蚂蚁队伍。我觉得他们的行进是干燥的，因为父亲抽着烟站在我身边，因为他们的头顶并没有托着什么食物。

父亲给大伯买了房，装了修，还买了空调和电视。大伯之前在外面打工，刚来我们这儿，开始做些小买卖，还没钱。他交了租，进些货，能把本钱挣回来就不错了，什么时候能买房结婚呢？他都多大了。他是父亲兄弟几个最大的，比二伯大十岁，比父亲大十五岁。父亲肯定要帮帮兄弟的忙。这是应该的。大伯在一个地方摆摊，父亲带我去看大伯的摊子，会让我拿根烤肠吃，再拿一瓶冰红茶。

我想象过，父亲亲自弯下腰，把空调背进大伯的屋子里。我记住了那幅画面，往后每次想象，更像是回忆小时候的事。

那时候大伯刚刚结婚。他就在那套房里抱出了堂妹。好多年过去了，我从没去过那儿。因为一直都在外面上学，我对他们的生活少有了解，隐约知道，他们搬了几次家，大伯和大妈闹离婚，又没离，大伯做了大手术，活了下来，并且身体复又健康。

我记得，有一阵我喜欢打麻将。过年的时候，我问大伯。大伯说，你学过围棋，我们来下围棋。可是他不会下。他只会打麻将和打牌。可是他看不起麻将，我又不会打牌。

大伯跟我说，“你是咱家唯二两个高智商人才，另一个是你爸。你们的聪明是遗传的。”等堂妹小学毕业，父亲去求母亲家的亲戚，给堂妹安排了最好的初中。入学的时候，父亲带我去看。学校很小，但是比我去省会上的更好的初中，还稍大一点。食堂有三层，水房和澡堂是棚屋，紧挨着宿舍楼。我们把被子抱去堂妹的宿舍。一个家长问我在哪里上的高中，又是在哪里上的大学。

此时，父亲已经在本地另找了稳定的工作。可以每周末开车接堂妹上下学。偶尔他也去参加堂妹的家长会。那个初中每个月安排一次家长会。大部分是我父亲去的。父亲冒充堂妹的家长，比他当我的家长的次数还多。

堂妹上初中的同一时间，我刚进入大学，或者说，我刚熬过了高考。进了大学，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抑郁了，想要自杀想了一阵子，不了了之。我没把这件事告诉父亲，于是产生了一种信念。我相信所有人过得都很艰难，有自己的困惑不知道如何解决，只是他们没说。我相信父亲也有这种认识，因为父亲有次对我说，“我们知道你有什么事都不跟家里说。但搞不清你为什么不说。你不想说就算了。”

从这时起我开始记事。父亲年年都带我去大伯家拜年，吃一顿饭。大妈会做一锅猪肚鸡，分开盛在两个不锈钢盆里。大伯似乎是赚了一些钱。每年都说，拿出了最好的红酒，要和我喝。他说，“你酒量好。但你爸酒量不行，一喝就脸红。”这时他总是脸上通红，但不提自己，非说和我喝才过瘾。喝到最后，餐桌上只有我和大伯坐在角落。母亲不来大伯家。大妈在厨房收拾。堂妹每次吃到一半就回屋，锁上门。父亲一个人坐在客厅，嗑瓜子，偷听大伯跟我说话。他会在客厅朝我喊，“别让你大伯喝了，他身体不行了。”

父亲回头跟我说，“你大伯什么也不懂，净会瞎胡扯。”他跟我说完，之后会偷偷直接讲，假装是厌烦地开玩笑说，“诶呀别说了。你喝多了，去歇着吧。”这话说出来，就被其他人的其他话盖过去了。

劝说堂妹的事，父亲每周都在做，但是她不听。更不能指望大伯了。大伯说话太难听了。

没什么文化，性格还偏激，容易动怒。虽说家里的长子都是这样，可是，大伯不能这

么跟自己的孩子相处。他一回到家就骂堂妹藏在自己屋里。吃饭的时候骂堂妹不帮忙收拾，骂她吃得少，四肢太细。吃完饭见堂妹躲回屋，又骂她鬼鬼祟祟。她写作业的时候，要骂她成绩不好，收了她的手机，骂她天天玩手机，也不知道玩什么。骂她不务正业。被老师叫到学校，看搜出来的化妆品时，大伯回家说要把堂妹的门锁拆了，骂她骂得满脸通红，要哭出来，心脏病要犯。因为没有文化，无法考虑别人，大伯只会动怒，怎么指望他和堂妹好好沟通。

父亲相信我。我和堂妹都处在学生阶段，我更能理解堂妹，也好把自己的一些正面的价值观跟堂妹讲讲。堂妹只是不知道，学习很难，但是必须要去学。不学怎么办？去看看我大伯的生活。年纪这么大，还要起早贪黑去做些小生意，自己的媳妇和女儿都得去帮忙，一家人要一块累死了。

所以，在饭店的时候，父亲一直看我。用那种我说不清楚的眼神，在一张表情暧昧的脸上。如果他要讨厌我，因为我没去讲劝说的话，他应该用愤怒的表情。如果他原谅我，眼神就会传达出悲伤和无奈。他对堂妹说一句话，堂妹什么也没回，或者仅仅是回答，他就会用那种我说不清的眼神和表情来面对我。我不敢去看。我被那提醒，想出一个问题，抛给堂妹，同样收获一句认真的回复：吃或者不吃，好吃或者不好吃，讲一句话或者干脆沉默。我想，她为什么不想对我说点什么呢？就像曾经跟我讲她被欺负的事。堂妹说完话，父亲才会换上悲伤的表情。我知道那表情不是针对我的，而是因为与我共同分享了堂妹的沉默。他每周都会经历这样的事。父亲的悲伤轻车熟路。父亲的悲伤带着自我嘲讽的意味。

父亲开车载我，到堂妹家接她吃饭的时候，解释说，如果没人跟她讲清楚，她就不会明白。她会自己瞎猜，逼着我们去按她的想法做。我们一直在跟她耗。可是她爸爸熬不动了。已经这么大岁数了，每年都会生一点病，越生越多，越来越严重。她爸爸的生意这么辛苦。早晨四五点钟起来送货。送完货去进货，还要理货收账。她妈妈也帮忙做这些，还要做饭，看着摊子。如果早几年，这都没关系。但是现在她爸爸熬不动了。父亲念我的名字，表示他很严肃。他说，刘子贤，这不是随便说的，说不定哪天，你大伯一下子就累倒了，你懂我的意思，她妈妈一个人根本没办法再撑下去，然后这生意就做不下去了，他们家没收入了，她妈妈肯定就跑了，看她一个人怎么办，谁来供她继续折腾。

父亲开车载我和堂妹回家时，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害怕遭遇沉默。不止堂妹会沉默，父亲也会对我沉默，堂妹没说话。没人搭话，她就不需要提供任何回答。冷气在呜呜响。那天吃完饭，车里闷热又安静，而阳光过于炽热，让我怀疑，是不是车内隔音，其实外面的阳光正发出山林大火般的轰隆声。父亲的眼神有些焦急，但冷静更多。他握住方向盘，四下观察情况，架车行驶在阳光中，像是领我们行驶在火中。他来时提到的，大伯累倒之后的事情，在我的心中滑过了。我隐隐感到不对劲，但说不上来。我不知道父亲究竟在想什么，又如何产生这些想法。我只是清楚，我劝说堂妹的责任更大了。我所辜负的期望更大了。因为父亲以眼神等待我，我什么也没说。到了家，堂妹走回屋。我坐在沙发的末尾，惶恐不安，回忆与堂妹的交流，以及父亲的嘱托。父亲对我说，他困了，他要休息。他躺在沙发的另一端，头对着大伯家的大门，闭上眼。我不时打开手机，翻一翻微博和朋友圈，没被吸引住，又关上手机等待。堂妹的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不知道大伯何时回来。然后父亲睁开眼，一言不发，起身去敲堂妹的门。他语气温和地说，“出来，刘畅，我跟你说几句呗。”

父亲说过，忘记是对谁，在什么时候。也许他仅仅是因为自己，把决定吐在空气里。他说，“有些话我必须讲出来。”

客厅里，没有开灯。阳光止步于阳台的地砖边缘，于是屋内充满温和的阴影。父亲坐在刚刚躺着的地方，外套披在身后好像屋内是冷的。堂妹跟出来，装作与他无关的样子，只是恰好走了出来，坐在沙发伸出来的一角的边上，仿佛随时要从沙发上被挤掉。她把房门关上了，仍面对着自己的房间，待在离屋门三步远的地方。

然后他开始讲了。语气总体来说是沉稳的。他说出的句子里，一些词的语气激烈。但他说出下一个句子，又用沉稳、谨慎的语气起头，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他和堂妹的位置始终不变。他们的动作也没有变化。只有声音在屋里走动。我舒服地靠在沙发末尾，一边在听，一边装作没在听。我装作舒服地靠着，不时翘起腿，打开手机，因为我既不想让堂妹想起，我在听他对堂妹说的话；也不想让他想起，让我劝说他却什么也没说，只能听，而且还听到了他的对话。

如果有机会向另一个人复述，我会说……我已经在幻想这么一个人。我可以说给你听：他怎么能这么直白地说出来。操，他怎么能对她说这些话。天呐他怎么会真的这样想，然后又告诉她这些想法。他怎么能拿这些事情威胁她。他怎么能一直说下去，堂妹明明已经哭了他没看到吗。还是他不敢看。还是他知道尽管如此他也要说下去，究竟为了什么。

他说，“我知道这些话不好听，但是必须得有人跟你讲出来。我来当这个坏人，好吧。你得记住我的话。你听清了吗。”

他终于终于住嘴了。屋子里沉默了一会儿。堂妹从头到尾没说话。她一直背对着沙发，面对着自己的房间，突然站起来，开门并把门摔上。她已经消失了。无声。父亲没动。我也不必为了装作自在去调整姿势了。我松散地靠下来。无声。随后听见她的哭声。我们不动，听了一会。一开始蒙在被子里的哭声，偶尔变成嚎叫。毕竟只是十五岁的女孩，连嚎叫都是细软的可怜的。接着，父亲起身说，“咱也该走了。”

我们在楼下遇到了大伯，大伯拉我和父亲的胳膊，让我们留下吃晚饭。我们拗不过，随大伯回了家。打开门的时候，大伯说，家里像是没有人一样。

……
今天我听到一个人告诉我：你的爸爸活得太久身体太沉重每天扛着堆满一个屋子的物品迟早要被他们压垮，你的妈妈虽然在贫穷中生下了你却无法继续忍受贫穷在你爸爸死去后离开你们寻找另一个接纳她的家庭依赖另一个男人，你什么也不是你将失去食物失去爸爸妈妈失去继续上学的资格因为你在13岁化妆你花太多的钱，因为你没法考得一个分数你只考了另一个分数你没有抓住更多分数，你唯一出路最好的人生其实也是唯一正确的可能的人生是辍学放弃成为更好的人的机会去一个随随便便的职业高

中混日子然后尽快赚钱，你不可能成为更好的更优秀的人了你为了继续生活只能首先放弃生活而实际上这种迫不得已是你自己浪费了你的生活让所有人对你失去了希望，现在没有机会因为你的爸爸马上要死了妈妈将要改嫁你没人管了你的小叔不得不通知你让你认清这一点，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可是你不能说什么你只能听因为反过来他们不可能听你他们早已看到了你的成绩那是你唯一的机会。

可是他是我的兄弟他说我快要死了。还有，我的妻子要改嫁要抛弃我们的女儿。我的女儿从没说过话。我的兄弟比我聪明比我有远见养出了一个更优秀的儿子，他想要养出另一个却在我的女儿身上失败了。我快要死了吗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不用你们从中发现死，我累了但我不得不坚持否则我就没有钱没有朋友没有烟酒和食物，我也许快死了但是死只是我的工作的另一个后果。我的女儿从没说过什么不会可怜我她应该鄙视我因为我辱骂她试图让她听见我说的话然后她也说一些什么。我有一个失败的女儿尽管我很少在学校里成为她的家长我只知道她的成绩时好时坏结果在那一次考得特别坏所以她什么也不是没有学校会要她而我也只能辱骂她告诉她我对她绝望了但是我的兄弟我还可以指望他会再劝说她因为他成功养大了自己又养育了另一个而我也只能撑下去在贫穷和劳累里等着什么时候死去。

但我只是如实地讲，我是一个兄弟一个父亲一个长辈一个会开车的人一个更幸运的人，我的儿子很优秀我从小都没有看管他教育他可是他足够优秀进了一个人上人的大学，如果我们都把握住机会始终勤奋刻苦我们都能考个好成绩进入那所大学然后有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不是大部分时间都在路上奔波看人脸色可是每个人都只有眼前的生活。趁她现在还快点认识到这点还有机会选择更好的生活，不她现在已经没机会了她的家庭要崩塌了她要过早地暴露在社会里她只能过一种我们太熟悉的生活那就是苦熬苦熬苦熬因此浪费她的幸福，天呐看她脏兮兮的她的妈妈不给她干净衣服不给她洗澡她的爸爸只会辱骂她让她去死后悔生她她早就浪费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基因自己的时间和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她的爸爸起早贪黑用货物把自己堵在小屋里又把货物清出去赚的钱又从她身上流掉了。她的爸爸这辈子吃的苦什么也没换来她这辈子还会吃一样的苦。

所有的话都被我听到了。我本应是那个劝说的人因为我成功了我的小学成功了初中成功了高中成功了其实只成功了最后一次。我也以为我在学校里坚持了这么多年至少学会了一些什么结果呢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也许因为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什么勤奋努力抓住更好的生活我更相信学校对我施行了暴力早晨叫醒我夜晚催我入睡在我困的时候劝说我去洗把脸好继续工作。他们用书本围起我把我的头按在卷子上在我痛苦的时候教给我更加勤奋来克制痛苦而不是歇一歇好像痛苦和劳累是活着的另一个意思。我早就想逃跑但是我不敢因为除了他们锁了我的小黑屋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谁。如果这些真的有意义请问为什么当我终于逃出来我根本不敢回去他们教给我的也立刻被我遗忘了我原来能够活得好好的尽管带有精神残疾但是我不需要他们了。现在我要去劝说另一个孩子从了他们吧否则你能怎样呢所有人都熬过来了我能这样劝说吗，或者劝说她放弃这些吧你就算被证明无法在学校里优秀又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人会鄙视你但我知道她自己我自己会首先鄙视我们永远都知道自己不够优秀而且过早地放弃了。实际上她比我勇敢因为也许她根本不信这一套至少她没有像我一样因为他们教给我的东西沾沾自喜还要教给别人。可是那天她的小叔我的父亲她的父亲我的大伯说我们应该抓住更好的生活也要放弃更好的生活因为谁迟早要死掉了要为了生活改嫁。她除了哭我除了哭还能说些什么也许所有人都只能沉默只能嚎啕叫。

所有的话我都听到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

……

大伯说家里像是没有人的时候，屋子里确实是一片昏暗。

我和父亲站在大伯身后，越过他的肩看屋内。家具和墙壁都只露出碎裂的黑色轮廓，围起阳台玻璃门那模糊的破旧的蓝灰色。我和父亲一样，都在听屋子里的哭声。什么也没有。但是那哭声在我们耳边沉淀了，像是爆炸后漫天头发丝一样的灰烬慢慢降落下来。

大伯进门，打开门边的开关，白色的灯一下子亮起来。我和父亲才敢进门。我们轻松了，像是证据不足被宣判无罪。我们好奇地走入这片明亮的丛林。进了屋，经过深棕色的餐桌和六把木椅。大伯随手把一张椅子挪去桌下，造出拖拽声，惊动了桌上摆着的锅碗瓢盆。凝固在肉上的油脂随之融化了。成捆搭在碟边的筷子，偷偷溜下去几根。我和父亲小心跟在大伯后面。大伯引我们到沙发上。坐下的时候，没想到沙发被焐热，变得柔软，等我们一坐下，就主动收缩，把我们的后背包裹起来。大伯看我们坐好，等着收起我们脱下的外套，转身挂向门旁我们未注意到的衣架。大伯顺手敲了堂妹的门。堂妹轻轻地嗯了一声。我和父亲紧张地竖起耳朵，只听见屋里堂妹用脚扒开拖鞋，小步跑了出来。她一出来，就低着头坐在我身边。我和父亲不说话，她就也不说话。大妈也回家了。父亲和我站起来，说大妈好，大妈忙劝，“你们坐你们坐。”父亲说，“辛苦哦，才回来。”大妈不好意思地笑，说要给我们做饭。父亲客气说，“中午吃了太多，你不必做，别太丰盛。”大妈已经转身进了厨房。厨房里立即响起水声、碟声、碗声。抽油烟机打开了。塑料袋一包包绽放。菜刀呛地一声，切在菜板上。抽纸沙锤般和桌面奏出沙沙声。

大伯向我们报起菜名，说晚上有炖鸡炖鹅炖鸭，有炒排骨炒鱿鱼炒牛肉，配个蘑菇青菜莲藕木耳还有许多。餐桌上本来摆满了加工了一半飘着油香的食材，被大伯一一端进厨房那个模糊神秘的玻璃门里，又端回来带着热气和真正生动味道的晚餐。父亲自言自语，“唉呀你大妈忙了一天回来还非要准备这么多菜”，仿佛大妈很坏，还有“你大伯身体不好已经预备好晚上喝很多酒了”，仿佛大伯过了今天就要毁掉自己，仿佛大伯在今天已经开始放纵、自毁。父亲对堂妹说，“刘畅你去帮帮忙，别叫你妈做这么多。”堂妹起身了，动脚不动腿地溜去厨房，又被赶回来。父亲也起身了，迈着大步，进去了，高声劝了几句。这次大伯亲自出马，把父亲押送回他家客厅那柔软的沙发上。我和堂妹一起坐着，一句话都不说。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只是感受着屋里异常鲜活的气氛，和自己异常鲜活的感知。一切物品都在流动，把自己死气沉沉的颜色、质地

变成彩色的水。所有人的行动都活力四射，走路带风，讲话的尾音都提起来，互相劝说要享受快乐。

吃饭了，大妈藏在玻璃门里面念了一句。吃饭了，大伯说。吃饭了吃饭了，父亲喊。吃饭了吃饭了，大伯喊回来。父亲说吃饭了两位快来吃饭。我说，吃饭了。我说，吃饭了刘畅，堂妹说，好。我们如鸟归林，纷纷聚齐在餐桌四方，啄食满碟满盆的食物。我不知道其他人在说什么。我什么话题也说不上。但是餐桌上却从没沉默过。干杯，我们说。只有我和大伯在喝酒。大伯已经足够满意了。他还问问堂妹，“刘畅你要不要喝点。”堂妹嫌弃地摇头。大伯满意地说，“不喝算了，但以后踏入社会你迟早要学着喝点。”我们先是白酒，后来是红酒。大伯从开始吃饭时就说，“子贤，今年让你尝尝我那瓶拉菲。这酒可得上千了。”重复了好几次。喝完了那瓶汾酒，他终于拿出来。一瓶拉菲。他不直接给我，而是先递给父亲。父亲仔细检查标签和瓶口，充满好奇，啧啧叫好。黑瓶白标，红色瓶口。粘稠的液体在玻璃里面，悄悄流动，仿佛滚烫的东西被包裹严密变得安全了。然后递给大妈，大妈递给堂妹，堂妹递给我。那瓶酒我已经拿不稳了，又把酒递回去。我的手掌刚刚好握住酒瓶。大伯颤抖地接住，下一刻就把我的塑料杯变成红色。我们立马更醉了。

忽然我发现，餐桌上只剩下我和大伯了。父亲在客厅磕瓜子看电视。大妈对着茶几串肉串准备第二天去卖。堂妹消失了。人都离席，满桌的菜立即变成剩菜了。大伯原本坐在餐桌窄的那头，像是主位，我陪在他左侧。现在人都不见了，剩下我们缩在一角喝酒，头凑着头，身子压在桌上。我们像是满桌剩菜的其中一盘。除了大伯的话，屋里只有电视机的声音，被嗡嗡的噪声托着，仿佛主持人们一句接一句的串场词，发生在深夜里一遍遍重播的录像中，而他们的直播早就结束了。

大伯说些什么呢？他说，你是学文科的，你知道中华有上千年五千年的历史吧。咱们是什么？叫华夏子孙……你了解政治吗。你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吧。人家都七八十了又当上总统了。所以人不能服老……政治局势你都知道吗，美国打伊拉克，巴基斯坦打以色列，俄罗斯打美国……人家说……四大名著，你都看过什么。有三国，水浒，西游记，还有那个，红楼梦……

大伯一直在说，好像这些事情都与他有关。他说的，有的与我有关，有的无关。无关的事情，我根本不在乎。但他不能接受这些事情与他无关。他喝醉了酒，这些东西都能和我聊一聊。父亲嗑着瓜子，突然说，“你别听你大伯胡扯了。他啥也不懂。”大伯说，“我不懂，子贤懂啊，他都是大学生了。”大妈串着肉串，一句话也没说。她甚至连电视也没看，一直低着头。

我不知道怎么回他。他说的我了解的事，比如什么四大名著，我也没兴趣跟他讲。我只是傻笑，装作还未清醒。谁说话，我就看谁。但是没人说话了，除了大伯还在不停地讲。我看到大伯满脸通红，被酒精搞晕，沉浸在自己为了说点什么而说出来的话里，注意不到周围人的沉默。

大伯又喝了一口酒，开始剧烈地咳嗽。红色的酒从他嘴里哗地落下来，像吐了一口血。他拿纸擦自己的腿。父亲嗑着瓜子，说，“别喝了，你那身体又不行，喝这么多酒干什么。”我看了眼父亲，想说大伯只是呛到了我也会呛到你也会呛到。我不理解父亲怎么从大伯身上看到他快死了。我看回大伯，期待他继续说点什么，没想到他一句话都不说了。他刚刚高谈阔论的话，伴随粗鲁沉闷的噪音和不断上扬、嚣张的语气，在我心中正沉淀着。我分不清是我仍在听他讲话，还是我们都沉默了。实际上，我们应该都沉默了，屋里没有了我们的声音，只剩下电视和某种嗡嗡的噪音。

这时候，堂妹的屋里传来声音。我有点晕，记不清她刚刚是不是躲在屋里哭。有可能喝酒的时候大伯又骂她了。大伯喝醉酒当然会骂她，可能无缘无故骂，可能提一些旧事。毕竟堂妹的未来还没有着落。大伯一定当着所有人的面，用他那令我厌烦的说话方式，像自己从不会出错一样，肆意地骂自己的女儿，意识不到自己喝多了。他的女儿却一点酒也没喝，一言不发地听见了全部的话并且记住了，我和父亲和大妈不会提这些事，可能也不记得了，但是她一定都记得。当然，也有可能大伯什么都没说。我从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甚至连我自己的生活都从未和父亲提过，也不愿讲。大伯沉默，堂妹沉默。这沉默里什么也没有。各人想各人的事，不一定互相说些什么劝对方如何。

此时，堂妹的屋里确确实实传来了声音。她要走出来了。那扇门裂出了黑色的缝，接着被人拉开了。堂妹，我看着她。她在门口站了一会，接受所有人的注视，像是在忍受热水的温度。她满脸通红，头发飘散，走到大伯的面前。如果不让我上高中，我就去死，比你死得还早。她这么对大伯说，说完就走了。大伯在餐桌前哭醉，哭了好久。有一会儿，他去敲堂妹的门，求着放他进去。大伯替自己委屈。

……
有许多事都不像表面那样。比如说，大伯和我喝酒时，看似我在听他讲话，其实心里已经不堪其扰。我借着酒劲，真的不去听他的话，而是眼睛对上他的眼，始终傻笑，脑子里想别处。

更让我困惑的是，我跟他喝了那么多酒，有多少是为了哄他开心，多少是为了自己想喝醉。我为了喝醉而喝的那杯酒，是不是也隐隐为了哄他开心呢？日后再想起来，我会觉得他们争斗很惨烈，很有意思，想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但是我还会记得，他们以死相逼的同时，我不停地喝酒，有可能仅仅是为了取悦一个喜欢看我多喝的人。有这种困惑存在，让我觉得事情是混乱和脏污的。

这种怀疑的想法并不是矫情或者过分追求完美，也不能轻易克服；它实实在在地阻碍我去讲述一件动人的心事。

我还会怀疑堂妹。听了我父亲那么恐怖的话，她究竟在哭什么？她在哭大伯可能的早死吗，还是自己无法上学的命运？她是委屈而哭，因为被父亲怀疑了？是羞耻和屈辱？或者仅仅被父亲的话吓到了，可能日后琢磨起来会发现这话毫无道理？

还有我自己。我为何沉默了？我是真的无可话说吗？我是否真的怀疑学校的价值观？我对堂妹有信心吗？是否只是因为堂妹的沉默，觉得她难以接近，索性放弃劝说？我是否只是不自信，从来不敢去劝说任何人任何事？

话说回来，堂妹这件事仅仅只是：她中考没考好，考不上高中了。她本来应该考好的，但她不够专心和努力。所以她想要家里花钱送她去读，证明自己能行。只是大伯赚来

的钱实在太难了，送她去读一所普普通通的高中，看她高考再次失败，再浪费四五五年时间，很不值。大伯的想法是，让她去学幼教。她看不起这样的人生轨迹。然后父亲让我去劝她。我想不明白是该劝她好好学，还是提早放弃。

不必怀疑，或者说，可以理解的是，在学校里，大伯和她的这些想法都很平常。这种事情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呢？当我顺利地考出个好成绩，我会想，自己只不过是有幸没有经历堂妹这种情况的人。我从小到大，见到的大部分人都是堂妹，少部分人是我。凭什么轮到我去劝她。况且，我也只在那一次成功过。还有无数需要奋斗和忍耐的关卡尚在前方。父亲不知道，我早已堕落，每天得过且过，不追求在学校或者社会里谋取一个靠前的身份。我想，高考前的刘子贤，曾经的我自己，也是一个我如今难以企及的英雄。我很愧疚。

一开始要劝说堂妹，我想到了一件事。我知道讲这件事，不足以打动任何人，所以我就没告诉堂妹。但当我们沉默地坐在车里时，我不停地回忆这件事。随机地确认某个细节。追溯整件事的时间地点。好奇自己在后来的人生里有没有回想起来。因为我太久没有回忆了。我反复咀嚼，不舍得咽下去。虽然不足以讲给堂妹，讲出来我会很羞耻，但这件事中有某种积极的心态和愿望，如果主角是堂妹，她的生活也许能够更顺利。这件事也很平常，只是一段幼稚的对话。

初中开始，我认识一个朋友。我喊他杰哥。有一次周末，杰哥看我回家太远（因为考去了省会，周末要独自乘火车回家）让我去他家住。我很胆怯，害怕同杰哥的父母交流，鼓起很大勇气才答应了。晚上，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他家附近的澡堂洗澡。泡在水池里，我才对陌生的周末生活放松下来。

那时，我十三岁。杰哥也是。杰哥问我说，贤哥，你有什么理想。我说我不知道，我什么还没了解过。我们重新讨论了这个问题的意义。杰哥说，我觉得，现在至少我可以这么说，我的人生有一些我会一直热爱的东西。他从水下举起自己的一只手，伸出五指，一个一个数，音乐，尤其是陈奕迅的歌；学习；爱情；家庭；国家；羽毛球。每想到一个，他就收起一根手指。说到第六点，他靠在水池壁上，满脸通红，从水下举起另一只手。我在车上想了一会，怎么也想不起其中一点，更想不起他列举的顺序。一辆红色的车超过我们，让我想起他的红色羽毛球鞋，才想起他说会一辈子喜欢打羽毛球，虽然如今杰哥已经没再打过了。

轮到我，我说：音乐，尤其是陈奕迅；知识；爱情；小说……我想不起那么多那么全了。当时我也拿手指头数着说，就坐在热气腾腾的水里，在他对面。由于我是后说的，说的很多东西和他一样。只有偶尔，我因此把他视为我的楷模，不然我不会想要说，有什么事我会热爱一辈子。

明明只是，我感受到了和他相同的热爱。可是当我跟着说出了相似的答案，我立即觉得，我抄袭了他。

此后我对这些答案并不当真，自以为又一次取悦他人。回忆时，我更相信自己的虚伪。然后我遗忘了，十三岁时我自己承认的那些我应当一生热爱的事情。我只能说，关于生活的信念原本是脆弱的。



思聪

98 年生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目前伦敦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硕士在读。正慢慢写小说。发愁将来做什么。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周六见。



图片来自 [Tirza van Dijk](#) on Unsplash

小说
聚会
Hoja | 24 小时文学聚会

三个人在人生大小悲喜的缝隙里拿一切可能在玩扑克，虽然也没有奖品，总归是赢。

端午节的饭桌上，大家说起刘苒闹离婚的事。

刘苒知道一定会说起的，多少年了都是这样。每年他们都这样在一起吃很多次饭，只有徐显华可以凭一家之主的身份只动嘴不表演，其余大家轮流坐庄，婚丧嫁娶，吃喝拉撒，诸如徐树打跑了第三个老婆，徐芝在自家卧室里抓奸，徐兰老公被碾死在青藏线上，被几张嘴嚼来嚼去，饭后跟食物残渣一起倒掉。徐显华死后连清明节都躲不掉，虽然刘苒觉得自己的事简直微不足道，徐显华根本不想听。

刘苒说：“我俩没闹，好好商量的。”

徐兰立刻说：“我还能不知道？到底为什么离婚你都说不清楚，从小就这么糊涂。张越不是在外面有人吧？一会儿青海一会儿北京，什么创作采风，男人的话就不能信。”

刘苒盯着碗里粒粒分明的白米饭，好一会儿才说：“反正谁你都不信。”下岗的第三年，徐兰去了泸城第一家连锁超市上班，给她买保险，她总觉得钱是被老板扣掉了，前半年每个月都让刘苒去查，明细打出来给她看还觉得是骗局。

徐兰大概是觉得自己被太相信害了。她跟刘清源都是十七岁就进了新光厂，刘清源是水电工，徐兰在食堂，站荤菜窗口，手劲眼神都准，每天多给刘清源半勺肉丝，谁都没发现。刘苒小时候跟着父母进过一次厂房，机器的骨架嚓嚓作响，有摧枯拉朽的感觉，她吓得拉紧爸爸的手，徐兰在一边笑她个子大胆子小。那时候他们真的相信那些机器里有一家人坚不可摧的未来，不知道庞然大物坍塌起来那么可怕，一年不到，两人双双下岗，什么都成了泡影。

千禧年的烟花炸开时，徐兰已经慢慢适应了超市三班倒的作息，而刘清源还困在家里，整日看报纸和中央一套。黑白电视机只有窄小的一个框，播音员字正腔圆像唱歌：改革春风吹满大地，神州万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大步前进，小康生活指日可期。高楼和汽车在荧幕上快速交错，全都威风凛凛。刘苒会问他电视上都是哪里，刘清源也答不上，跟她一样陌生。他半辈子没出过泸城，春风吹到哪儿了根本不知道，报纸和电视都没有给他答案。新的列车早已启程，刘清源身边的很多人都奋力跟上去，走进春天的故事里，那些故事发生在深圳、广州、北京和更多地方，都很遥远，而刘清源和泸城一起，始终在原地。他一度失望，但迅速恢复正常，安心做一个旁观列车飞驰的人，呐喊加油见证历史，尽管车上的人都不需要。那两年陆续有人搬出职工楼，每一次徐兰都带刘苒去看，烟尘四起，汽车毫不留恋地远去，拿这画面反复鞭打自己。

后来刘清源开一辆二手小卡跑长途货运，跟生鲜水果、冷冻的牛羊肉和各类海产一起，终于去遍了大半个中国。刚开始刘苒觉得这份工作有点酷，虽然刘清源很少说路上的事，因为“来来去去就这样，有什么好说的？”但刘苒会想象，刘清源是开着战车驶向秘密远方，然后趁天地都还没苏醒时回来，疲累地摊在床上，带着沿途的奇景和属于他一个人的胜利完成轮回，奖赏是一次松软无害的深眠。直到刘清源带她一起跑了一趟西

藏，雅鲁藏布江看着比泸江还年轻有力，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耸然环绕，天蓝得不像人间，看得见远处山顶的积雪，刺眼的白，两侧是点缀了繁复藏式图纹的小楼，牦牛在路边打转。她看什么都兴奋，整个人都想扑过去，但刘清源不许。父女俩坐在窄窄的驾驶室里，触手可及的只是灰扑扑的车窗，刘清源沉默但专注，眼里只有空茫的前路。刘苒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刘清源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书上写的大美河山刘清源都见过了，但全都不属于他。这甚至比她在路上看见的独自磕长头朝圣的人更寂寥，至少他们的神一直都在心里，刘清源有什么呢？

刘清源只在座椅夹缝藏过一张小卡片，印刷质量很差，卡片上的女人五官模糊，暗淡无光，一串电话号码横遮过她的下身。徐兰把卡片摔在他脸上，刘清源立刻很紧张，难堪得不得了，前言不搭后语地说自己在河北某某澡堂洗澡，出来就在衣兜里看见了，什么都没发生。末了还添补一句，这种事不好，我怎么可能呢。

徐兰已经不信他了，免不了大吵，愤怒、辱骂和厮打在那时候太正常了，简直是那几年大家生活的背景音乐，后来每次回想当年就自动播放。刘苒会踩着这音乐的节奏来回回地爬楼梯，在心里默默计算数量，数到一半就乱掉，蹭一手铁锈和墙灰，愣在那里看耗子跟蟑螂在楼道里毫无方向地逃窜。累了就拿铁丝捅开天台的门，趴在栏杆上数对面的房顶，目之所及都很相似，灰色建筑跟天连成一片，像罩了一张巨网。新光厂的烟囱直直地指向上方，曾经一刻不停喷出浓重的黑烟，像沉默但猛烈的巨兽，现在是很僵硬的一根废弃物，恒久地立在原地。更远处有机器轰鸣，开发区已初现雏形，两栋十五层的高楼，白瓷砖亮得扎眼，很镇静地看着这个地方。

刘苒懂事以后是信刘清源的，也不会去想刘清源怎么不把卡片扔掉，明白他一向就是这样。无关忠贞或其他，太多事情对刘清源来说都是卡片上的诱惑，电话从来都拨不出去，卡片也舍不得扔掉。她甚至希望刘清源真的把它用上，然后被徐兰发现，也许家里那锅始终滚烫但始终无法沸溢的水就能痛快地冲刷他们。但也知道不可能，刘清源是连自己都要骗的。她怀疑刘清源选择跑长途根本是为了躲徐兰，每拉一次货都像一次失败的逃亡，试图寻找新的出路，虽然都是徒劳，终点都是起点，那张老旧的，把自己扔上去会发出嘎吱一声响的床，属于他和徐兰的床。

他们的婚姻到后来像彼此心知肚明的欺骗，不过都没想过逃跑，那是他们的家。厂房会垮，许诺他们美好生活的人会卷款跑掉，只有家人不会。徐兰常说一家人总归是一家人，她的姐弟她的丈夫女儿，掺了再多的恨也都是她生命里筑城的砖，抽掉就散了。

还是这间饭厅，少了徐显华和徐芝也没空多少，依旧是太窄了，气怎么都喘不匀。只是饭桌换了，前几天徐树跟老婆打架，一把椅子扔过去，擦着刘苒舅妈的肩膀砸在桌上，用了二十几年的大圆桌从中间裂开一道纹，不得不换掉。徐树说：“年轻人不懂过日子，小打小闹算什么，我跟你舅妈这么多年不也过来了？”刘苒看着那道裂纹不说话。

其实她跟张越连吵架都没有。上周末，张越约她在他常去的咖啡馆谈离婚。张越问刘苒记不记得去年的结婚纪念日，他拿新写的一篇小说给她看，故事荒诞离奇，但本质是想表达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在家庭与社会的缝隙之间如何痛苦地挣扎。他说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有刘苒的影子，甚至很多细节直接由刘苒和她的家庭而来。他以为刘苒看后会有共鸣，毕竟那是一个既贴近她又试图远离她的故事。他说：“我想把它送给你，作为我们结婚纪念日的礼物。”

刘苒毫无印象。他们是 9 月 30 号结的婚，尚在泸城夏天的尾巴，热度足以融化人的神经，根本不适合读什么从原生家庭衍生出来的小说，况且刘苒当小学体育老师的第二年就发现，结婚纪念日的意义在国庆七天假期面前简直溃不成军。学校知道长假前的孩子无心上课，最后一堂课通常是音美体，所以每年放假前刘苒都要负责看着孩子们渴盼而怨恨的眼睛，在树荫筛过的灼灼烈日下说一些尴尬的话。这一天变得尤为漫长且备受诅咒，她和一群不甚乖巧的孩子困在一起，看表盘上秒针一格格往前爬，吞噬掉结婚纪念日的味道。

或者刘苒看了那篇小说，不过根本没有读到自己，或者读到了一闪而过，很快蒸发无踪。一篇由她的家庭而来的小说作为结婚纪念日的礼物？谁会高兴。在她的家庭里，他们是陌生人，在他和她的家庭里，他们结婚快十年了。

刘苒随口说：“好像是吧，我有印象。”

张越喝了一口咖啡说：“我是手写的，你知道的，我喜欢把自己满意的作品一笔一画写下来，刻在纸上，好像永远不会消失。总之，我拿给你看，整整十五页，三万多字。”他停顿了一下，说：“你看了，说我的字写得真好。”

他说：“从那天起我就意识到，我们根本不是一样的人。”

最后张越坦白说上个月去青海参加创作讨论会，认识了一个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诗人，当晚两人就上了床。刘苒听完很镇静，连自己都惊讶，像长久以来悬浮在心里的东西终于落下来，才发现居然不是石头，是床轻柔的羽绒被，松软温柔地包裹住她，有种知道今晚会毫无挂碍地睡去的安心。

这样的离婚简直正常到有些不正常，两个人说一些从前的事，只吃各自喜欢的东西，刘苒不再为第二杯咖啡八折而勉强自己。张越从来不知道，她喝完咖啡心率会升到 120。她曾经乐于感受这种激动，这让她几乎重回初见张越时心动不已的样子。刘苒惊讶的是他怎么会现在才说他们不是一样的人这种话，她以为张越早就这么觉得了。也许这是他的一种善良，不忍戳破真相，也许他跟刘清源一样，连自己都要骗。

杯子里奶茶搅起小小的旋涡，刘苒突然醒过神来，原来是叫陀思妥耶夫斯基啊。

刘苒和张越是大学校友，两人相识于一次元旦晚会，张越拿着吉他在台上唱：阿兰你现在的生活是否和我一样，……，阿兰你在哪啊——

刘苒安静地听，想起刘清源曾经也这样叫过徐兰，以前不觉得什么，现在听到有一种迟来的幸福感。就这样爱上张越，一见钟情，浪漫得像偶像剧。张越学社会学，毕业论文的主题是泸城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刘苒会带他回家住了十几年的职工楼，讲那些被搁置在过去的事。张越听得流泪，动情地说着时代和悲剧一类抽象的词，他五指开合，“你爸爸真像一朵烟花。”

那时候的张越哪里都好，刘苒把爱情握在手里都不像真的，总很忐忑。两人一起去吃饭刘苒都很紧张，点了很多次白灼菜心和西红柿鸡蛋汤，其实自己不怎么喜欢，但点

这个不会出错。做爱更是一场大考，刘苒第一次恨自己练了太多年长跑，把自己跑得结实刚硬，其他女人像水，她是石块和丘陵，热血都藏在层层叠叠的肌肉纤维下，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张越感受到。张越会轻轻拥着她，他们的呼吸缠绕在一起，湿润温暖，一切就都被补偿了。

恋爱时刘苒也试着去看一些书，图书馆借来《罪与罚》，到毕业也没看完，还书的时候好不容易才记住作者拗口的名字，陀思妥罗夫斯基。张越就不一样，他甚至能把书中每个人物谜语一样缠绕不清的全名挂在嘴上，在刘苒眼里这几乎像一种魔法。住在一起后她发现张越不洗袜子，到处都是他为了创作烧掉的烟头，她也觉得不算什么，反倒把张越从神龛上拉下来，离自己近一点，否则刘苒都找不到垫脚的东西去接近他。刘苒从小就胖，六一儿童节全班的女生都当公主，只有她因为老师没有租大号尺码的蓬蓬裙而丧失了资格。哭着回家告诉徐兰，徐兰说：“早就让你少吃点，长这么胖，穿不下裙子能怪谁？”练习跑之后脂肪变成石头盖在身上，一起跑步的女孩子双腿都结实但纤细，只有她，肌肉全凸出来，像多余的器官贴在腿上。刘苒跑步习惯了快速向前，平时步距也大，徐兰说她走路有种凶神恶煞的气势，“好好的连衣裙让你穿得像笼在身上招风的口袋，朝四面八方飞。”索性就不穿了，失去的那条裙子也许永远也不会属于她。结婚时没想到张越会特意为她选贵了很多的大摆尾婚纱，婚礼上所有尴尬都被洁白覆盖，身后的电子屏上不断闪过他们快乐的日子。

张越喜欢听刘苒讲那些穷途末路和剑拔弩张的生活，还以刘清源为原型写出一个剧本，话剧巡演时海报上写：反映时代的浪潮以及巨浪下小人物被裹挟、被冲刷的人生。其实对刘苒来说这些事已经太久了，记忆越来越成为记忆本身，反复翻检像反复打开同一个盒子，只能扬起灰尘。张越说：“你父亲是一个见证者，值得被永远纪念。”她很诧异，事实上她都没想过永远纪念刘清源，连刘清源自己恐怕都没想过。她只看过一次那部话剧，后来就再也不去，台上在睡前会彼此宽慰的夫妻跟刘清源和徐兰没有关系。刘苒的回忆根本没这么美好，那段时间一家人的生活就是水里来火里去，全是煎熬。徐兰的怒气无处可去，煤气炉不能一次点燃都能引爆，不是烟花，是火山。刘清源话很少，打燃了炉子就去阳台抽烟，人本就不高，弓成一只蜷曲的虾。他死于一场惨烈的交通意外，照片上血蜿蜒曲折地从身体里淌出来，画成一朵诡谲的花，没几天以“司机刘某”的身份出现在《沪城日报》一角，在几个亲人的见证下迅速变成一捧灰。葬礼很简陋，徐兰就站在一边，徐显华和徐芝拉她的手，徐兰立即猛烈地哭嚎起来。刘清源大概从没想过自己这辈子甚至不比新光厂那根烟囱更长久，也不会想到要等好几年张越才会出现，给他迟到的纪念。

刘苒知道并不是房子车子打碎了自己的婚姻。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在学校时张越参加文学社和诗歌协会，偶尔跟人一起玩乐队，带刘苒认识自己的朋友。在刘苒看来那都是一些有点疯的人，生活精彩纷呈，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而刘苒的世界是塑胶跑道和空气摩擦成风的声音。她被张越带着走马观花似的看了一圈，之后还要被采访什么感受，像极了走在街上突然被记者问到你幸福吗，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好下意识回答一个嗯，只有自己知道她是两手空空出来的。

张越靠那部话剧拿了一个小奖，结婚后专职写作，还是写时代变迁里小人物不可控的人生，写鸡零狗碎里蝇营狗苟的生活。他全部的空闲时间都在看书，喜欢讲文学里的故事，告诉刘苒你好像哪本书里的谁。他在书里找到一个个泛着柔光的刘苒，但从没看清楚过真正的刘苒，他也不需要。话剧在沪城演过好多场，剧本反复打磨，属于张越的刘清源在剧场里反复死去，死得越来越悲壮。这成为他和刘苒一部分诡异的交集，两个人像隔着河看同一块石头，刘苒曾经以为踩上去可以一直往张越所在的那岸走，后来发现两人除此之外不再共同拥有什么，只剩下石头的荒凉。那些早已安静下来的东西不断被张越捡起来再击中她一次，一次又一次，张越甚至觉得每次都应该不一样，能更精准刺痛一些。他拾穗一样不断从刘苒这里捡起什么，说这是创作的路径之一，撕开才能缝合。张越曾笑说刘苒有种蠢蠢的可爱，但那时候他们有爱情，现在可爱被消磨掉，只剩下蠢蠢的、日趋枯竭的生活，终于露出冷漠的河床。刘苒发现不洗的袜子躺在那儿就让人厌烦，烟头看着也像蟑螂，扫也扫不尽。全都不一样了。

其实一直到提及离婚，刘苒也不觉得自己和张越的这些年全是谎言，也许谈不上幸福，但真的共享过快乐。婚后他们没房没车，租了一套老旧的两室，牵着手沿昏黄的楼道一起往上，一起回家，她还记得那种感觉。很久以后刘苒独自到重庆旅行，走在沙坪坝师范大学的林荫道上，一群年轻男女骑车快速经过她，笑声很久都散不去。重庆的路起伏崎岖，骑车很费力，也不妨碍他们快乐地累着。她突然想起自己跟张越不断下沉的婚姻里那些闪过光的日子，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在那个年纪本来很容易雀跃起来。

不过跟徐兰说这些也是徒劳，在她看来刘苒跟张越谈离婚的场面根本像小孩子过家家，婚姻破裂一定有秘密。徐兰一开始就不满意张越，刘苒跟张越领证前徐兰去过他们的出租房一次，指着摆在角落的几百本书说：“你们就指望这个吃饱？”脸上是毫不掩饰的讥嘲。那天看到的一切后来都成为徐兰在判断女儿婚姻时稳操胜券的原因，“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你们的生活没有基础”“没有房子就是空中楼阁”。空中楼阁，刘苒都不知道徐兰哪里找来这么雅的词给自己当裁判。

刘苒不去看徐兰也完全能想象她听完后的表情，那种“过来人”早已洞察一切的样子。年龄也是武器，更何况徐兰还是母亲，刘苒从来没赢过。初中的田径教练每次训练完都过来帮她拉伸，两只大手从刘苒的肩颈一直顺到腰际往下压，再反复揉捏她腿上赤裸的皮肉。炽热的大人的手，烫得刘苒不知道怎么办。她告诉徐兰了，想买一条运动长裤。徐兰说：“你少看见别人穿李宁就眼红，编这些话来骗我。田径队那么多人，其他姑娘怎么没这么说？人家还比你漂亮呢。”没多久徐兰丢了两百块钱，一定让刘苒交出来，鸡毛掸子都打散了。刘苒边哭边说：“我没有，不是我拿的。”那时徐兰也是这么笃定，“别以为我不知道。”就像现在，“我早就知道你们俩长久不了。”

那天刘苒跪在门口，只有外一层的铁栅栏关着，落下一條条影子，狠狠抽在她身上，痛但是已经哭不出来。只要楼道口有一点声响她就闭紧眼，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天有哪些人经过门前审判了自己。刘苒跟徐兰说起过那两百块钱的事，“我跪在那儿，觉得这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人了。”徐兰觉得好笑，“那时候你才多大，懂什么一辈子的事，现在不是好好的？”

从小徐兰就对刘苒说：“你跟我真是一点都不像。母女俩从来不能连心。刘苒太温吞安静，让她想起自己最讨厌刘清源的部分，而徐兰自己的隐忍则是在蓄力，随时可以跟生活里的一切进行博弈和厮杀。当年新光厂年末有文艺演出，徐兰唱个歌也要跟人分长短，自己背着人在家练了一个月，出去还要说就是随便唱唱。后来去了超市，连续三年被评优秀员工，每年捧回一张金黄血红相嵌的证书和两提三层十卷的卫生纸，在饭桌上当着徐芝和徐树的面不断摸索证书光滑的表面，说人到中年依旧能在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的感觉也挺好。”“不过我也是命苦，没男人依靠，刘清源也没给我家刘苒留一分钱，只能靠自己啊。”徐兰和徐树也就不说话。

一开始刘苒跑步也是徐兰逼着去的，为了减肥。她生下来八斤半，让徐芝在产房惨叫了六个小时，这件事也是她在徐芝欠条簿上不可忽视的一笔，“从怀上我就开始吃苦，生你差点把命搭上，结果一点都指望不上你。”这种山一样的话，她几岁就听过了。她在徐兰肚子里就是错，上学、工作、结婚，一直错下去。

刘苒倒觉得她跟徐兰有些地方很相似，胖其实就是徐兰的基因。生理上的联系才是最不可否认的。母女两个都是吃下去的全能长在身上，当然刘苒知道徐兰最恨这一点，不会说出来反驳她。刘苒十岁时体重已经过百，那时候徐兰已经瘦下来，再看刘苒巨大的体腔，眼神总是很凶，可以击碎时空，一直落到20岁的徐兰身上。那时她也这么胖，活成徐芝嘴里的猪。徐兰的瘦是跟自己战斗的奖励，很长一段时间她每天吃小半碗饭和很多绿色蔬菜，三餐都像修炼武功秘籍，总有一天要修成正果，给徐芝痛快一击。她用自己的胜利对刘苒说：“你只要少吃，怎么可能不瘦。”刘苒每天早上路过楼下卖包子的小摊都会想起徐兰看自己的样子，然后小跑着离开，把想吃包子这种罪孽感踩碎在快速交换的脚步里。

徐兰小时候总是穿徐芝的旧衣服，但因为比徐芝胖得多，大都穿不下，徐芝会说她简直胖得像猪。现在两人都在老去，偶尔把这些话当回忆来说，“小时候我总跟你妈吵架，我笑她像小猪，她就扑过来踢我，你外公想拉她都拉不动。”徐兰私下里说起当年的话，却不用小猪这种可爱的词，而是咬着牙说：“你大姨骂我是猪。”她真的在恨自己的姐姐，恨那些侮辱。

那年徐芝撞见丈夫带女人回家乱搞，脱下皮鞋就去抽那个女人的脸。继而是一场混战，耳光响亮，辱骂刺耳，徐兰倚着门框看了十分钟才进去劝架，徐芝的脸已经被那女人的长指甲划了一道深深的红痕，既是勋章又是伤疤。徐兰给姐姐涂药时说：“你也别冲动，动手你肯定打不过他们，就你这点儿斤两。”她捏着徐芝的手臂，笑笑继续说：“那女人一肘子就把你掀开了，这种时候啊，瘦得狠了就要吃亏。”

徐芝后来再嫁，对方是个五十岁的鳏夫，广东人。徐兰看了照片，私下对徐显华说：“这人一脸克妻相，要不然怎么两个老婆都得病死了？给十万？那也要有命花呀。”她没想到徐兰不仅花掉了这十万，余生还有更多十万可以花。三年后徐芝第二次离婚，从广东人手里分了一大笔钱，回来时红唇细眉波浪卷，高跟鞋得体，步步都踩在徐兰心尖上，墨镜遮住半张脸，自然也看不见徐兰瘦掉的二十斤。那时候徐兰的表情跟听见徐树总在饭桌上有意无意地提到刘清源时很像，整个垮下来，只剩下目光灼灼燃烧，沉沉盯着弟弟，在心里舞刀弄剑，回想刘清源被碾开后铺满公路的现场照片。但徐兰的招数永远在心里，伤口和荣耀都没人看得见。

徐家三姐弟的名字是徐显华照邻居的春联学来的，在一众“八路进宝，四方来财”中，他们家的“杨柳春风第，芝兰玉树阶”太过出众，很难不注意到。徐显华决定给大女儿取名叫徐芝，他可能没想过这四个字拆开之后有多么平庸，至少徐兰上学之后对自己的学名并不满意，甚至不如徐芝，更何况班上还有张兰和李兰。后来她在超市上班，分管水产区的组长是个比自己小几岁的女人，叫叶兰，两个字念起来就能跌宕起伏。她才觉得并不是兰字出了问题，只是徐实在算不上一个出众的姓，如果姓叶或者姓沈姓楚，叫什么都会更好。不过徐树出生后这些都不再重要，她和徐芝都没再上学，她们是“徐家老大”和“徐家老二”，谁也不比谁好听。

刘苒知道这些后先是为徐兰庆幸。芝兰玉树，谢天谢地，徐树跳过了徐玉，抢先一步来到世上，挑起了徐家传宗接代的大梁，否则徐兰又多了一个对手，四个人排列组合起来会更加复杂。但徐兰告诉她，是可以有徐玉的，她也不会说得更多，看着有几分淡漠的悲伤。那时候刘苒已经上大学，连着做了几晚上血淋淋的梦。

刘苒一直都有些怕徐显华。刘清源死后，徐兰上班早晚不定，刘苒在外公家住了一年多，有次拿了冰箱里一支雪糕吃，徐显华知道了也不说什么，买回十多只雪糕守着让她吃，吃完晚上不许睡觉。从那起她闻到那个味道都要呕，想起徐显华盯着她的样子。徐显华说：“不是不让你吃，你要跟外公说，你去别人家也这样吗？”那时起她就知道是在别人家里，但不敢告诉徐兰，会再挨打。

徐显华肯定什么都不怕，他扛过枪打过仗，床头柜上摆一个略微锈损的军功章，一小块弹片至今还卡在膝盖里。卧室墙上贴了几张崭新的伟人像，骑高头大马，器宇轩昂，那是他震慑一切的神。那些就是他剩下的全部，他半残的腿已经站不住半小时以上，余下的日子只能跟着看电视里大小晚会上的旋律节奏走。徐显华觉得自己也没落在时间后面，《团结就是力量》《映山红》《南泥湾》，后来是《春天的故事》和《走进新时代》，“国家一直在发展，外面什么样，我全知道。”

徐显华七十岁生日那年，徐树跟刘苒的舅妈离婚，并立刻接回来一个儿子和新的舅妈，孩子都一岁了。徐树得意地说：“厉害吧，你们谁都不知道。”徐显华转手就把徐芝和徐兰给的红包都塞到孙子衣服里。新舅妈姓李还是姓王刘苒记不清了，反正肯定有过姓李和姓王的舅妈。小孩看着也乖，粉白软糯的脸，已经会叫爸爸，刘苒逗他时他一手抓了刘苒的头发用力拽，刘苒的眼泪迅速渗出来，下意识反手拍在他手背上。

“啪！”粗糙有力的手，握过枪的手，掌控过人生死的手，刘苒觉得那天是很多手打在脸上，无数的力在拉扯她的头发。头皮都被小表弟掀开，很多东西飞快窜出去，挣扎着要离开这里。刘苒走不了，他们还要一起吃饭，祝外公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围坐了一大家人的客厅有些拮据，傍晚日光渐浓，没有温度，沉沉压进来打到所有人身。电视上正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是燃烧的火。徐显华放下筷子跟着哼：“鲜得使人不忍离去，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刘苒不远不近地坐着，火一直烧到身上来。她拿舌尖顶了顶被打的左脸，还好，不舔到就不会痛。

饭后跟徐芝一起下楼，徐兰还教训她：“你怎么敢打弟弟，你都多大了还跟小孩计较？活该外公教训你。”顺手拧在她胳膊上。徐芝打圆场：“行了行了，小孩子，跟她计较这么多干什么。”说出来他她不分，刘苒不知道徐芝说自己还是徐树的儿子，多半是自己。没一会儿就听见她们咯咯地笑，徐兰说：“徐树找老婆光看年纪，她那眼睛跟年纪一样小，不仔细看还以为睡着了，儿子随了她可真倒霉了。”徐芝冷笑说：“爸那点钱都快让他败完了，哪儿还有漂亮姑娘愿意跟他？”两人都把舅妈送的几盒标有中老年妇女字样的安神补脑口服液顺手塞进路边的垃圾箱。

从前刘苒无法理解这种又爱又恨的关系，徐兰和徐芝一起对抗徐树对两人的剥夺，徐兰和徐树会一起鄙视徐芝靠嫁人就轻易到手的财富。徐芝和徐树呢？刘苒想他们一定也是什么同盟，徐兰是共同的敌人。徐芝丈夫出轨那次，三姐弟一起上门找人算账。在刘苒的想象中当时的场面一定是气势汹汹雷霆万钧，无论从性别还是身形，他们简直都合得上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在一起就所向披靡。在彼此秘不可察的拉锯战里，刘清源死掉，徐兰兵败如山倒，后来靠见证徐芝徐树各自狼狈的婚姻扳回一成，林林种种，全是筹码。三个人在人生大小悲喜的缝隙里拿一切可能在玩扑克，虽然也没有奖品，总归是赢。刘苒偶尔在牌局里被推搡，也不会有人注意到。

刘苒觉得自己一开始对张越近乎崇拜的爱也是被这些事慢慢养大的，她不愿意再毫无庇佑，手无寸铁地走过去。张越一直不喜欢徐家所有的人，“你大姨脾气真的有点问题，你也感觉到了吧？”“你小舅就是重男轻女思想的受益者，不过那时候的人难免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你觉得吗，他们特别像张爱玲笔下的人物。”

她知道的，她都知道。虽然她不看张爱玲，但并不是文学里才能看到这些。

有一年中秋，张越还是没去徐树家吃饭，又对刘苒说起那些话，刘苒突然说：“你能别唠叨了吗？”张越有些诧异地看向她，不再张嘴。等她平静一些，他问：“你怎么了？我只是实话实说。”刘苒一下子疲累下来，只觉得幸好结婚时徐显华已经死了，否则张越还能从徐家人身上看到更多她没听过的名字。

徐显华死于脑溢血，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明媚春日，他再也没能从床上坐起来，太寻常了，一点也不符合他不断回忆的兵戈戎马，葬礼上有一个专门从昆明赶来的老战友，老人站在灵堂正中，眼泪从脸上纵横交错的沟壑里曲曲拐拐往下淌。刘苒看着看着就分了神，想象那是毕加索的画。毕加索也是张越带她看的，于是又想到张越。那时他们刚开始恋爱，面前既有爱情也有死亡，刘苒做起选择来太简单了。看着揣着徐显华过去荣光来到这里的老人兀自流泪，看着徐兰哭得跟刘清源葬礼上一样，看着窗外耀眼的阳光，刘苒既痛苦又痛快，几乎要翘起嘴角。

第二天她就跟张越一起看电影，喜剧片，她在黑暗的掩护下放肆地笑。张越却以为她的笑才是掩护，因为真正的喜剧都是悲剧，电影里的妈妈最后去世了，哪怕做了喜剧化的处理还是无法改变死亡的事实。他记得刘苒说小时候曾经跟外公同住，但刘苒听了安慰只是不说话，还问他爆米花要不要。

婚后张越会跟人说起这些事，“对啊，真正的喜剧都是悲剧，不过她学体育，钝一些，也不爱看书，体会不到也很正常，没关系，我们感情还是很好。”张越也曾经把刘清源想象成悲剧主角，并向刘苒介绍《李尔王》和《麦克白》的伟大。刘苒却始终无法把这些伟大跟刘清源联系在一起，刘清源大部分的人生没有那么多情绪和意义，不过是戏演到一半，舞台灯光观众骤然撤，换成欣欣向荣的布景，没人告诉他去哪儿，新的一场有没有他的位置，只能落寞退场。吵架时张越也会说，“在学校的时候你就是这样，一直都沒变。我当时就觉得人不应该这样，亲情、死亡都是很大的命题，多少年来被反复书写反复剖析，但对你来说太简单了，根本就是冷漠。”刘苒才知道自己在张越眼里有种教科书上的恶。

张越把一句喜欢的话抄了贴在桌角，首先要善良，其次是诚实之类的，刘苒不知道陀思妥罗夫斯基的善良是不是跟张越的一样，但张越从来不知道吃不完的雪糕和巴掌的滋味，不知道他的烟花是刘苒的火山。

至少我是诚实的。刘苒觉得这一点上陀思妥罗夫斯基很对。

她记得临近毕业时省田径队来学校选拔，刘苒准备了三个多月，当天在跑道上摔了一跤。那个月她太紧张，月经提前了好多天，跑到第三圈时就察觉到有大股温热的血从小腹一直拉着她往下坠，但她毫无办法。刘苒没当成运动员，事实上做体育老师也不是选择的结果，没有一二三摆在面前任她挑。一个女生，在一所二流的综合性大学里读体育师范，前途简直一望可知的糟糕。为了得到后来的岗位她一共参加了四轮笔试面试，战胜了四个男生两个女生。签完合同后她大哭一场，那是她二十几年的人生中最大的胜利，奖品不过是有权每周八次吹响一只淡绿色的塑料哨子。张越读过很多遍张爱玲，但永远不会懂这种感觉。

张越听了只是反问她：“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想辞职呢？”

刘苒说：“其实我一直就不喜欢当老师。”张越只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怎么会在自己毫无感情的位置上耗费十年。

刘苒刚去学校实习时，带教老师是个退役的足球运动员，组织了一支二十几个人的足球小队，每天放学后加练两个小时。第一天见到刘苒就跟她聊了很多关于运动的事，一直说到中国人的体质问题，说足球在中国的处境很尴尬，像不争气的小儿子，可恶但又放不下。刘苒立刻想到徐树，差点笑出来。对方板正了脸说：“你别笑，这是体育精神，不要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小的体育老师，哪怕你现在出去跟人比赛踢毽子，也要有体育精神。”

刘苒跟着他上了几节课，看老师带着孩子训练，雷厉风行，哨声震天，整个操场都属于他。等到她正式上课了才体会到那种感觉，一种权力和权利都失而复得的错觉，五十个人听她指挥，热身操，400米，稍息立正左右转，没有比这更直接的操控感了。后来有一次下雨，她带着二年级的孩子们在室内上课，转身在窗户上窥见自己的脸：嘴咬得太紧了，两腮的肌肉都要鼓出来，折射在窗上更加变形。

刘苒突然想起张越。张越写作时也常有这种两军对垒的表情，用尽机关试图掌控文字，对一切能接触到的生活肆意裁剪，然后排兵布阵才能交出答卷。私下里会跟刘苒说起谁新写的小说发表了，不过水平一般，会在日报文艺版不足半掌大的地方找出自己的文字，仔细剪下来，告诉她这就是他的文学。体育精神，这些词让她心猛地一跳，却

始终贴近不了。离婚后很久，刘苒在书店门口看见张越新书的海报，张越没怎么变，抿着嘴，死死捏着手里的笔，很严肃的样子。刘苒想起那扇窗上自己的脸，也许那是他们最像的时刻，但张越是享受的，刘苒从来没有。她早该知道，庇佑都是假象。

饭后刘苒和徐兰下楼，慢慢往公交站走。半个月前徐芝中风，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起不来床，徐兰也就没能趁这几分钟说说徐树两口子鸡飞狗跳的生活。少了徐芝润滑，刘苒跟徐兰只是一起走着都有点僵。但刘苒看得出来那几天徐兰很兴奋，她又要帮徐树调节夫妻关系又要照顾徐芝，忙得不可开交。三个人里她从来都既没有权威也没有宠爱，两手空空过了大半生，现在终于成为主角，帮他们收拾那一地鸡毛。她突然发现其实张越才跟徐兰很像，他总跟刘苒说自己创作时是一种“痛苦的享受，是一种代价，你要学会在折磨里爱自己做的事情。”语气跟当初徐兰让她吃水煮菜时一模一样。

昨天去医院看徐芝，徐芝的身体崩溃得迅疾且彻底，躺在床上被子只能隆起一点点弧度，瘦得不成样。徐兰在床边轻柔地拉着徐芝的手，没哭。刘苒没进去，远远看着徐芝和徐兰很恍惚，她们越来越老越来越像，胖瘦和眉眼都在趋同。牌局终于要走到尽头，胜利和眼泪都没有了，时间出了一手王炸，什么都不剩下。玩家留在原地，像徐芝脑子里的那根神经，在看不见的地方被磨损消耗，也许不知道哪一天就报废掉。

徐兰不赞成离婚，空中楼阁好过风餐露宿，“总归不好听，不离最好，结都结了，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最后说起自己夹在姐姐和弟弟之间的成长，她和徐芝如何受尽煎熬，甚至是当初她跟刘清源难熬的日子，穷困潦倒和无尽的委屈与争吵里都不再有怨恨，全是自己加工后的相濡以沫。大段过去在被徐兰用时间慢慢埋没掉，只要她不想揭开，就是平静无波的一整块。这样一块的生活，把刘苒封得死死的。

偶有一刻刘苒也会觉得自己比以前的更接近徐兰，比如看到张越唱歌时刘苒会想起她还是阿兰时候的样子，比如听到徐玉的事又怕又难过的心情。徐兰左冲右突的人生近乎一场生存游戏，你无法不让自己变得紧张并且时刻准备保护自己，像后来风靡一时的《神庙逃亡》，要避开陷阱，吃掉尽可能多的金币。这也不妨碍她跟徐芝和徐树共享一个来处，在同一个温暖无害的子宫里沉睡过，那时候整个世界只是一个小小的巢，他们可以安心享受自己最后的平和与宁静。

刘苒站在徐兰身边，看见徐兰站在弱白的路灯光里，她早就不再只吃半碗米饭也胖不起来了，双手枯瘦有茧，只是碰在一起就割得刘苒发疼。刘苒想自己跟徐兰这辈子可能都会这样不可分割地疏离下去，徐兰不会明白她为什么想辞掉稳定的工作，跟张越怎么会走到一起又肯定要各奔东西，不明白她十几岁跪在门口和挨徐显华掌时就已经有真正极致的羞愤。

她记起中学时候的某个夏末，训练完回家路上抬头看天，乌云压在头顶，远处的闪电伤痕一样劈开天空，一场酣畅的大雨正在逼近，要为这个夏天画上热烈的句号。刘苒飞快跟风雨赛跑，后背被汗濡湿浸透，赶在大雨兜头而下之前到家。她切了两牙西瓜去阳台，期待一场暴雨宣告自己在刚刚那场角逐里获得胜利。等了很久，却始终没有下雨，风忽大忽小，厚重的云被慢慢扯破吹散，次日大降温，酷烈的夏天竟就这样温吞地结束了。自己的婚姻自己的家，都是这样。

徐兰还在说，“你看你大姨，嫁到广东去不还是回来了？离了两次婚，现在躺在医院都没人照顾，还不是我去伺候她。一家人总归是一家人，互相忍让就过去了，怎么能这么草率地闹离婚。”刘苒听得心惊，像有鱼饵在眼前晃。忍字头上一把刀，徐兰和徐芝都是心上一点，要把刘苒也拉上。她不确定还能不能等到那场雨，像那条失去的裙子，变成婚纱穿上又脱下。

刘苒看向公交车来的方向，“车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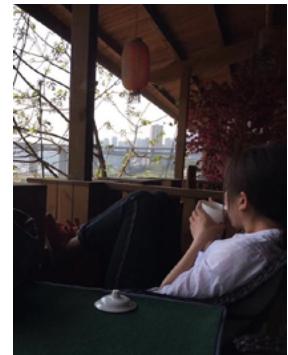
刘苒出门早了，先去了公园，坐了一会儿开始长跑，她很高兴地发现对三十三岁的自己来说五公里依旧是轻松的。她知道自己跟张越和徐兰都不一样，她一直都不喜欢看舞台剧，被放到台上演了不久也不喜欢，也不热衷于拿冠军，只想一圈圈跑下去，蓝天草地充满整个眼睛，阳光从四面八方奔向她，风如水温柔，抚过她粗壮的肌肉，脚下是坚实的跑道。她汗如雨下，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如雷声在耳边炸开，刘苒享受这种跟自己在一起的感觉，属于她的胜利。

从民政局出来，张越看着她脸上还没褪干净的红说：“离婚之前再去跑步，你可真行。”刘苒笑笑，不知道陀思妥罗夫斯基有没有告诉他女人在离婚时应该什么样。是叫这个名字吗，她又忘了。

“我喜欢跑步。”

回家的路上接到徐兰的电话：徐树的儿子考上大学，周末一家人要一起吃饭，早上让她买的苹果不要忘了。

“周末我有事去不了。”刘苒说，“没买苹果，巧克力蛋糕买两块打八折，你要不要？”



Hoja

一个在支付宝兢兢业业种树养鸡的人。

24 小时文学聚会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写作，不管他们赖以谋生之道是什么，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们的职业都是小说家。欢迎来到 24 小时文学聚会。每

周六见。



图片来自 [Alex Ivashenko](#) on Unsplash

小说
姐姐
枣月 | 第二回

你在网上说，去他的锁链、呼吸与死亡，
去他的一切！

该怎么开口好呢，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称呼你姐姐也是我自作主张，不过你我之间的关系，也似乎从来都是我自作主张的时刻占了一大半。请你不要纠正我，就让我这样叫下去吧……只是读一封信的时间，你一定还是有的吧。或者说，为了我，你也一定会把它读完的吧。在那以后，这个称谓就不再重要了，那时你怎样对我都无所谓了。

有没有对你说过呢？姐姐？我的那些事，我做的事、遇见的事和在我身上发生的事。还只有四、五岁时，为了夜里无论怎么翻身都不致摔在地上，我的小床旁装了高高的护栏，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当然是非常高，是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翻越的障碍，我总是把眼睛贴在护栏的间隔，再透过留了一点的门缝，去看客厅里发亮的电视屏幕。那道门缝是他们为了随时确认我没有乖乖睡而留下的。说起来，四五岁的孩子都会看些什么，能够看懂什么呢？实在是记不清了。把眼睛望穿护栏的空隙，是越过第一道山谷，再溜进门缝的空隙，就是第二道了。所以这也可以称作游山玩水的一种吧。到后来再晚些，他们都去睡觉，整个世界全都黑下来，第二道缝找不到了，只有第一道还在，我就把拳头塞满空隙中间，感到身边的这个笼子一边保护着我，一边束缚着我。我小时候气管有些毛病，起初以为是哮喘，去了两三家医院查都不见好，也就任由它去了，就这样随随便便地长大以后，竟然倒也不妨碍我生存下去。现在想来，那每到夜中就发作的固疾，就是我对自己没有办法赤身露体地躺在黑暗之中的憾恨吧。

姐姐。多么丢人啊，二十几年来，这样的感受竟一直没有改变过。在一些难以入眠的夜晚，我吃褪黑素（我总以为自己的失眠症还不那么严重，不求助安眠药也完全可以正常生活，何况与同样罹患失眠症的朋友对比后，也确实没有那么严重），有时一粒不够，躺了三十分钟也不见效，天色虽然总是浓重的黑，有几次也曾经照进一片月亮，我就把那板药拿起来，对着光打量那些曾经嵌过药片的发亮的洞口，这里吃掉了，这里没吃过，把药片拿走后，连它栖身的那个小洞都会乍然变得轻盈，我于是叫它我的满月，那是属于我的一小朵满月。不对……但是我要向你说的不是这个。二十年来，我一直没能从那个笼子逃出去，我总是不停地回到过去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对你说过吧，姐姐，我念的是法律专业。当初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呢？这个问题我从来都没能想清楚。不过姐姐你一定不会问我，所以我也可以不作回答。我也写过东西，结果只是证实了并不是世上的谁都能写东西。我有时也会想，要是学了物理、学了化学就好了，或者学了金融、会计、商科，但那样我也一定学不下去，到头来落得一个退学的境地，也并不比现在好多少。姐姐，你和我，我们这类人可能生来就是在世界上没有位置的，就像长在悬崖上的蘑菇，没人摘得到它，它也没有多少食用价值，没有药用价值，连它自己也长得很辛苦，人类能够做出的很普通的一个跳崖动作它也做不到，只是被自然安排在那里，用来丰富生物多样性罢了。

但是，总之，选择法律在我的一生中，似乎也是命中注定的事。我从小就朦朦胧胧地觉得许多事情是不对的，本不该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可以躺在黑暗里，甚至愿意在黑暗里躺上几百年，但我不该躺在那个笼子里，有时候，连我的这种朦胧的想法，我都觉得不该这样，这么想绝对是罪过的。所以简而言之，一切都是有罪的。小学时代，我还有大把的空余时间在小区里骑滑板车，大人问我，“作业写完啦？不好好学习，长大去做什么？”我说：“我要做正义的使者！”乘凉拉家常的那群人中只有我的奶奶和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没有笑。她不明白其中好笑的地方。她在头上戴了红黄色的那种看上去不太贵的塑料花。我想，我要去研究法律，看看究竟什么是罪，哪些人是有罪的，哪些又是无罪的，可是，真正坐在大学的教室之后，我的脑袋反而更混乱了。也许是褪黑素让它变傻变钝了。姐姐，我对你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念给你听，我读过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

不对，还是这样念：

“單薄的胸膛裡栽培著小小

孤獨的心，他這樣想切寫道：

早熟脆弱如一顆二十世紀梨”

可是什么是二十世纪梨，到底什么是二十世纪梨——我再往下读，读到作者也和我一样在问着，心里便泛起一阵无意义的小小欣喜。其实，我想，我不该叫你姐姐，我又做了错事，选了一个很糟糕的称谓，因为异性之间的交往也总被我弄得一团糟。前女友向我提出分手时，用的理由非常充分，她说，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缺爱的人。我没有反驳她，但是我哭了，然后一直哭，说不出话来，就这样哭着送她上了地铁，到最后隔着安全门，我觉得她也哭了。我们后来再没有任何联系，因为两个流泪的人唯一的共同点只是他们都在流泪。我那时总觉得，很多事都可以不必那么早讲，不，还是再等等，等到再相处得久一点，等到她爱我，或者对我讨厌不起来，那时候我就可以告诉她……

最后还是没有告诉她。每次都是这样，该不该说，怎么说，说多少，都是这一类问题。送她走后，我回去打扫房间，枕头边掉了几根她的头发，我对着她的头发练习开口，遗憾的是也没有成功。她以前总是在说，炒豆芽的时候，要把尾巴掐掉，让那种东西盛在碗里也未免太难看了，现在她的头发就像那截被掐去的尾巴一样，在我的掌心里盛住了。她的名字叫文枝。我们那时候总笑她有一个外国名字，怎么说呢？总之，也没有那么外国，只是听起来不像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像一个落语家的名字，也好像是真有这么一位落语家。

不对。和文枝恋爱时我还在姐姐你的城市念大学，她不在时我几乎都窝在学校的四人宿舍，没有搬出去住过，也没有在那个租金奇高物价奇贵的地方真正落下过脚，那为什么我会有她在我房间里的印象，怎么会的？怎么会的？姐姐，你的城市一到冬天就变得好冷，我总是集中不了精力，听不进去课，成绩变得非常差。有时我坐在街边的便利店里吃关东煮，蘸着热气，在全家贴了绿白蓝装饰的玻璃窗上画猫胡须。有时我坐在大学的咖啡馆里，暗橙色的沙发已经老得掉皮，最终它们也会变成门前的两棵大树那样，像人在雪地里脱去了羽绒服的原始样子。你的城市比我待过的任何一个都热衷圣诞节。但是你的城市不下雪，姐姐，所以它始终都在拙劣地模仿电影里的圣诞节。商场在门前放着巨如野兽的圣诞树，后来我回到我的下雪的城市，梦见我在树的血盆大口中醒来。我的心脏跳得飞快，但那时竟有一种汹涌恐怖的活着的感觉……姐姐，我的情况就是这样：过去的事情一直不停地缠绕着我，正因如此，一切往事都可以在我的脑海中重新排列组合，时间和地点换了又换，好似一幕演员到场就足够的戏，布景妆造全都无所谓，要我说这样的戏统统都很蹩脚。这里头大约也有其他缘故吧：我这个人从初中起就过着动物的生活，每隔几年就迁移一次，每完结一次学业，进行一次重大的毕业典礼后就迁移一次，一开始我爸还让我妈跟着我到处陪读，后来我长大了，也不再需要了。这样算起来，初中、高中、大学到现在，生活在了四个不同的地方，并且似乎在每个地方都分别丢掉一点点东西。姐姐，我好讨厌搬家，可还是一直在搬家，每次我都以为，下一次，下一次一定可以开始新的生活，明天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这样的愿景每一次都没有实现。前几个月我搬了家，刚住进去时，很多生活用具都还没来得及买，一天晚上，有只苍蝇从窗户里飞进来，粘在窗帘上，我手头只有前任住客留下的一瓶杀虫喷雾，于是就对着它喷，它从窗帘上掉下来，但是没有马上死，而是嗡嗡振动着，先撞在墙上，再撞在书架上，再撞上我洒落一地的行李箱，最后，或许是由于昆虫生来的趋光性吧，它勉强向上飞，撞在落地灯的碗状灯罩里，灯罩不大，但是它再也找不到出去的路了，它就在里面，在一个亮堂的地方，嗡嗡着好像也有千言万语想说一样，一直到它死。我把喷雾放下，坐在床角，就在那里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慢慢地房间寂静得可怕。苍蝇临死前发出的噪音比活着时要响上许多。因为我终于安静下来听它的话了。

姐姐，你说我有没有真正在手中握过文枝脱下的头发呢？也许那只是她走后我做炒豆芽时的臆想。其实那天分别时她还说了一句话，我没有说话，她总共只说了两句话，另一句是，我从没爱过你，你从别处去找吧。我当时在哽咽，发不出声音，像是儿时夜中的顽疾在大庭广众下再次发作一般，如果没有在那笼子里躺过的话，我就会问她，我可以去别处，但是找什么？你要我去找什么？说啊！

总之，就是……这样那样的事，这样那样的、莫名其妙的疾患和心情。我处理不好与异性的关系，还有别的例证。姐姐，可是我为什么在费尽心思向你证明这些呢？我为什么如此想要向你而不是别人证明我的无能呢？为什么想证实的偏偏是我的无能？一两年前，大学期间认识的朋友也与我断绝了联系，其实当时我们已经各自忙各自的，已经是一种温和断交的状态。所以最后彻底删除对方，也应了那句，“世界的终结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我也想不出更好的描述方式了。

是这样，姐姐。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你她的真名，我想的是不讲，把她的名字略去，这个故事也一样成立，这时我不知为什么正好想到了《我的名字叫红》，所以我们

就叫她红。红在大学里交往的第二任男友强暴了她。红对我说这件事时，我一时不知作何反应，就说，未经你的许可，就……？红说，别用法律专家的口吻重复我的事。我说，不会，如果真是法律方面的专家，他们会把这件事说成，“未经许可发生性关系”，所以我不是你想的专家。以我的成绩也做不了专家。

红说，你想对我的就是这个？

我说，不要再跟他来往了吧。

红说，你是这么觉得的吗？

我说，也不要再抽烟了……对身体不好。

红把烟收起来说，我真想用烟头狠狠地烫你的脸，但是你劝我别再抽烟了，所以我就听你一回。我走了。然后她就走了，后来她在电话里给我道歉，说，别往心里去，不会真的烫你的脸，我不希望自己在世界上留下的痕迹长在别人身上（她还开了这样的玩笑），我说，好啊。你跟他分手了吧？

红沉默了一会儿。从听筒里可以依稀听到她小声地吸着气，姐姐你一定知道的吧？那个冬天，在那个城市，真的非常冷。她说，我约了他，下午还要出去玩呢。

我说，你约了他？所以你主动约了他？你知道他就是……

红在对面说，你真可怜，江河，这是我听过最好的名字，但是你真的很可怜。我要挂了。然后她就挂断了。她总喜欢在真正做这个动作之前宣告一番，不管我们需不需要她的说明。姐姐，现在你知道了我的名字，你也觉得这是个好名字吗？你比我明白更多事，也许你能够告诉我，为什么是她道歉，并且为什么是她向我道歉？然后，为什么要夸我有个好听的名字？我可怜……可是谁不可怜？姐姐你也一定有伤心的事，我在你的城市度过的几年中，频频感到天下人都是伤心人。广场上有人在喂鸽子，它们永远那么瘦，那些都是伤心的鸽子，下午四点时，和平公园会跑过一群羊，羊把尘土踢到人的脸上，那些也都是伤心的羊。或许因为它是你的城市吧，姐姐，我对它总还有着一丝依恋与宽恕，红不这样想，红总是说，我要走，我一毕业就会走。我要去和我的羊群睡在一起。她也真的走了。她从那时候就喜欢给她的行为打预告。事实上，我们认识以来，只有她与那一任男友的联系，她从来没有向我发出过预告。关于红我想先写到这里。姐姐，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事情的经过讲清楚，也许错漏百出，你看，我连她的名字都是想到什么就用什么，我对你说过我不是适合写小说的人。另一个原因是，我一边写，一边经受着一阵极度的愧疚的折磨，我的思绪仿佛一位来回踱步的耄耋老人那样混乱，我不该把她对我说的事再告诉别人，所以如果姐姐给我回信，请不要再到提她，请用暗号一类的隐语遮住她的脸可以吗？我很喜欢姐姐你写的东西，为了它们不被删除，你总用千奇百怪的隐喻与代号换下它们的真名，所以你一定做得到的对吗？我总是想，在你的城市的时候，怎么没有遇上过你，明明那时候不用在路上扣一面口罩就能出门，明明那时候所见的还都是光天化日下的脸。口罩也是唤起我儿时肺疾的原因之一。不过，也许我们已经遇见过面了，只是没有认出彼此（我没有认出你来），这样也非常好。

姐姐啊，现在大家出门都戴上口罩，蓝白蓝白的一片，所以大家都是不再有名姓的人。为什么这总让我感到非常安全呢？就好像探照灯不再指向我的头上一样，因为它指在每个人的头上。我对你说过吧，那个什么都不懂，没有嘲笑我“正义的使者”发言的小女孩，那个我的小区里的小女孩，按照法律划分，我们自然上的也是同一所小学，不过，或许是因为年级不同的缘故吧，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对我而言，她早在那时候就活在口罩下了。也就是说，她一直以某种方式陪在我的身旁……我最后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是初三时，邻居把平日里扣得死紧的防盗门敞开，窃窃私语，他们总是窃窃私语，他们说，你听说没有，那一家啊，啧啧，真是惨啊，真是惨……就是那一类翻来覆去的句子。或者，“也不知道抓到没有”，或者，“以后怎么办”，再或者，转头对家里的女儿大吼，“看你再敢乱跑！”

时间是晚上八点半，地点是毗邻树林的小道，犯罪人是两个人，当事人在回家路上。姐姐，我后来数着零用钱，买了水果想去看她，她的妈妈看起来极度惊讶，比得知发生了这种事时更为震惊，她喃喃说，谢谢，谢谢，放下吧，就放在这里，她不想见人，你走吧，对不起……姐姐，我那时有个感觉，比她的女儿更不想见到我的是她本人。

从此我家叫她“那个小姑娘”。先是那个小姑娘退学，然后她们都搬走了，邻居又把门锁上，等到下一次发生什么事故再拉开。每次提起她，大家都闭口不言，眼神也不敢碰上，就在座下四处游移，仿佛我们才是伤了她的那个二人团伙。在事情发生两周后，也就是邻里间已经把它忘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在饭桌上又把它提起了。我说，妈妈，她这样的女孩今后该怎么生活，她是不是一辈子都会痛苦……

我把筷子啪的一声放下：“谁跟你说的？”

我说，没有谁，是我自己这样觉得的。因为那是不好的事，不好的事发生在身上，当然会痛苦。我嘴里这样说着，但喉咙里像做核酸检测时那样被捅了一下似的，一揪一揪地疼，连汤也咽不下去了。我埋头看着手里的碗，至今还记得里面的紫菜仿佛黑云那样飘动。有时我会把它与文枝的头发枕在我的小臂上的形状弄混淆。在深夜，无论是软塌塌的紫菜还是文枝的黑发，都会透过笼子的缝隙向我身边聚拢过来。我听到不知是我自己还是谁咀嚼的声音。也许是笼子外的巨大老鼠咬啮我的脚趾的声音。我爸在吃菜。

我妈说：“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吧！”

姐姐，是的，她没有错，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我长大以后，才渐渐醒悟过来，我的妈妈不是在评价“那个小姑娘”的事，她是在点评我们所有人的生。姐姐，以前看你写过，你想做导航坏了的小船，一直在海上漂流，能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那么，你如今已经漂到哪里，还能去到的小岛又有多少座呢？似乎已经是半辈子以前的事了，我去台湾自由行，骑着机车，追着海一直跑，燃烧着的太阳忽地从水上跳出来，当时我身边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我也无所谓。我听说有人在路上把车摔散架，断了几根骨头送进医院，但是我也无所谓。姐姐，我说过吧，我要这样才能体会到自己在活着。我想，我要再活一次。但先是疫情来了，然后是交换生计划取消，然后自由行也取消了，或者它们三个的顺序颠倒过来，我想，好吧，那么我就等一等，

于是我一直等到了现在。我还想过在台湾接着上学，可是我的户籍，或者说，我的身份是不允许我在那里读硕士的。所以到最后，还是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姐姐，我记得你也提到过你喜欢台湾，你喜欢垦丁和九份，你是什么时候飞去那里的呢？我们是不是也在机场或人群之中面面相觑过呢？其实我害怕见到你，我会说不出话来，或者一直讲一直讲，就像黑暗中的幽灵试图给床上的布娃娃讲睡前故事一样荒诞恐怖又好笑。文枝没有说，但是我知道她最恨我的一点是什么，每次吵架都是她单方面在说，我一个字都想不出来，心跳得很快，并且头微微发晕，我只想逃，哪怕面前的人再爱我，在她身边有多安全我也只想逃，这就是她最恨我的地方，因为，姐姐，你要怎么与一个沉默的人讨论任何事？你要如何确定一个沉默的人在想的不是骂你、打你、伤害你？我们叫她“那个小姑娘”的小姑娘，在树林边撞上两个人的时候，他们难道开口说了，你好、借过、对不起？

但是，就像我在红面前那样，开口说话的情形也很糟，无论怎样都很糟。我变成了一个在世上无所适从的人。被太阳照到时会发冷，在雪地里会浑身燥热，姐姐，在你的城市，一到春天，由大学校门到宿舍下，一路都吹满了柳絮，我披着它们走过来，一直到花粉季结束都没有事，然后，在一个月后，我会得上甚至需要去校医院吊盐水的那种荨麻疹。姐姐，当你全身发红，皮肤肿胀的时候，别人会纷纷向你投来同情的目光，会劝你去医院，也会祝你及早康复，及早“回归我们的生活”，可是，你的心里若是犯了过敏的毛病，被无关紧要的烟尘激得又疼又痒，却会被所有人耻笑啊！所以我总是装成没有过敏的样子，这竟使我显得愈发笨拙，就好像没有葬礼的日子里穿着黑衣出行那样，就好像，在黑衣里偷来了一大袋土豆，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全数洒在地上，滚得到处都是，每一个土豆都跑向不同方位，我却没有勇气捡起任何一个，因为那是我偷来的土豆……姐姐，我认出你就是这个缘故，没有掩盖过什么的人从来不知道世上还有掩盖这一着，就像其他动物怎么可能想见雨林中有变色龙。疫情开始后，你在网络上说，也许过去那些亲密的能够呼吸的日子才是偷来的，现在只是把它们归原主，可是为什么我的那些偷来的日子也满布阴霾？我被锁在小区里的某一天，又一次感到不是2019的咳疾，而是儿时的咳疾即将发作，那时我几乎都要拿起手机打给文枝了，我想听听她的声音，我想听听人的声音……可是最后当然还是没有打。

家里的老人也去世过。姐姐啊，那说是家里的亲人，其实也只见过两面，两面之间又好像隔了一个甲子那么长的时间，因而每一次见面都像是其他的人，或是与先前不一样的人。那是在因凹陷而格外明显的交错条纹之下，我见到了家里的老人临死时的身影。老人有时对亲密的朋友说，活到后来，有些人就渐渐地不再见了，就以这种方式在他人的心理，也让他人在自己的心理保持着年轻的姿态。姐姐，我认识的人里，死去的远远不止这位老人，唯独记住他，是因为老人死去那天夜里的一瞬间。你也认识这样在你的生命中只活一个瞬间的人吗？他总是觉得骨头在痛，据说像缠在上面的铰链一样，一拽就叮当作响，即使是入了夜，也经常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仿佛回到了不安分的少年时代，在床铺上辗转扭着身体找寻舒服的睡觉姿势，却总是落得以瞪着眼睛等待天亮而告终。啊，姐姐，这不是与我的少年时代有些相像呢？人只有在年轻及年老的时候，才不会在失眠中为自我责备的焦灼感深深攫住，而能在其中发觉一些同时令人痛哭也令人发笑的东西吧。老人无法入睡的时候总是去看墙上自己的影子，说是影子比自己来得活泼，并且大略是只有形状、没有高低厚薄，看不出皱纹的缘故，也比自己年轻几十岁。可是看着看着又感到厌恶。人为着身体的苦难而颤抖的时候，投射在墙上的影子却仿佛在为了婚娶嫁娶一类的身外之事喜悦至极，甚至一边想着，一边从喉咙里发出嘶嘶的丑恶声音。

那天轮到我陪护，老人要我倒水，然后让我把几个靠垫叠起来，将身体放了上去。大约半小时后，又叫我调整一下位置，把灯关上。我于是坐到窗边，明明身处医院七八层的高楼，鼻尖却忽地嗅到一股桂花香气。这阵甜香像河一样针脚细密，越过重重障碍物，使得窗外的景象和人声都显得朦胧了，而躺在床上的老人轮廓就格外清晰。病房里的人似乎与桂花隔着一条缓缓进流的河。在河的那边依稀传来狗叫声。老人微微地吸着气，不知是否由于病痛的缘故，或是怜惜深夜里流散着的花香，每次只吸进一点点。

“那个谁，你不要待在窗边啊。”

“啊，对不起，我以为您已经歇下了……”

“不是这样。墙上的影子，没有月亮照进来就看不到。你把月光挡住了。”

我搬来凳子坐在老人身边，让老人又一个劲地探着脖子去看我的脸，连骨头都发出咯咯的声响。那阵桂花香气不再扑向感官时，我好像被卸了一只手臂那样，猛地觉得无助起来。我没有敢与老人对视，总觉得会看见什么恐怖的东西似的，只低着头轻声答了句：“我可不是影子啊。”

老人嘿嘿地笑了两下，“知道，你是活人嘛。有活人就不看影子了。”

姐姐，时至今日也很难猜想，老人从我的脸上究竟看到了什么呢？那时我约是十五岁吧，一张平常素朴的、十五岁的脸，究竟有什么让濒死的老人盯着看的魅力呢？老人也有过十五岁的日子，也在那个时候关在医院里，百无聊赖地陪在不熟的人身边，在黑暗中闻到了桂花的香气吗？姐姐，你的城市也有桂花，你一定也知道，众多花树中唯有它的气味最为微妙，兼具浓郁与幽深的特质，并且仿佛能够越过时空一般，哪怕身距花开有千里之远，一旦见到这两字，甚至只是读到描述桂花的诗句文章之类，就立即觉得鼻尖被金线似的花蕊缠了几圈，耕牛一样地套住了。旅居异地的人一旦想起桂花，顷刻间也能回到家乡，重复过去的时间，再做做过的事，遇见见到过的人。人的感官就像插在河流里，随着天长日久而渐渐长出锈痕的锚。如此说来，老人是不是在悬宕在夜色中的幽深香气里摸到了我投出去的锚，费劲地从泥沙里拔出来后，看到了上面自己年轻时候的投影呢？也许在病痛中受苦，借着锚上的锈迹，而把对面的我的身影错当成了那个年轻的自己吧。那是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一晚，说得再贴切些，是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吧。或许人的五官相比迟钝的肢体，会先一步跨到河的对面去呢？由于老人在注视着自己，我只好去看老人的影子。就在把眼睛移过去的那一刻，猛地发现那影子比穿着病服的老人来得要深，也比举止异常的老人看

起来更加真实。声音好像在从影子的裂口里逐渐振响似的。

“你恋爱过吗？”老人问。

“啊，没、没有……”我说，我因为这个问题而不知所措了。

“是吗。那么你刚才想到了谁呢？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关在一起，不想些美丽的东西是不行的吧。不然闻到的就全都是死亡的气息了。我也不能不想美丽的东西，就这样躺在床上的。”

“我想了……桂花。我闻到了桂花的香气。”

再来的时候，老人就死了。

好了，姐姐，我说过我不会写小说，看来我连信也写得很糟，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这个老人呢？连我自己也搞不懂。疫情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里，我不必出门，但实际上外部的禁锢并不能影响我分毫，即使是擦一擦书架第三层的灰这样小的事情，都会耗尽我的全部意志力，我会花上一个两个小时，在内心鼓励自己，再过多久，到时候……就一定会去！我一定去做！结果总是在心里想的那个时间过后两小时才去做，有时干脆就放弃了。我住的城市灰尘很大，几天放着不管，“梅花就落满了南山”，可以在架子上按下一个指印，所以我明白我内心的那份延宕，即使擦得再干净又有什么用呢？即使再频繁地擦又有什么用呢？那些光亮的地方始终会被风沙落满啊！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我没有办法面对那样的虚无啊！姐姐，姐姐，我现在前所未有的相信你，我要把一切说给你听。等到一切结束后，我要问你……不过我现在先不说。高三时的一天，我回到家，客厅里碎了一地瓷片，我的妈妈坐在地上大哭，她那时是四十多岁，哭起来就像一个孩子，这样的年龄差距如同马戏团里负责寻欢逗乐的小丑只令人觉得恐怖一样，令我也觉得喘不上气来的恐慌。我爸在一旁抽烟。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能闻到烟和泼在地上的茶水交杂起来的气味。我问，但实际上我攒足了勇气才开口问道，怎么了？

我爸不说话。我又问了一遍，怎么了？那时我已经要哭出来了。

我爸还是不说话。你明白吧？小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倘若席中有个板着脸一言不发的观众，他也一样只会令人觉得恐怖。我妈忽地站起身，拽着我的胳膊说，你爸说我从小被强奸有精神病！

我就像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那样，耳边也嗡嗡地鸣响起来，我的头很晕，现在给你写下这些话的我也一样头晕，我再次退回了童年时代的那个笼子，所有的黑暗都在向笼中的我挤压……姐姐，事情是这样的，我妈怀上我时得了抑郁，家里人商量说，看着好好的，能出什么大问题？不然给找个算命先生吧？于是当真找来了一位。请到家里后，先是上座奉茶，然后照例寒暄几句，就连那位算命先生似乎都对自己的工作不很有信心，只是一味地在笑，家里人也只是在笑，世上找不到比这十几分钟更为平和安乐的时刻了。言归正题后，只有那位老先生慢慢收起了笑容，问我妈，你七八岁时有一场劫，是也不是？

我妈说，您说什么？

老先生说，我说的是什么，你比我更清楚。

周遭的笑声一下都停了。姐姐，在那一刻，所有人仿佛都像我一样，被锁在笼子里了，可是出不去的始终只有我一人……我妈说，您说什么，我实在不清楚。

老先生说，也罢，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可他“自有定数”四字还未出口，我妈就用极其平静的声音说道，对，是我七岁那年，邻居把我强奸了。

当时没有人出来阻拦她，所以她就一直说下去。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邻居趁姥姥姥爷不在的时候摸进来，那时候没有防盗门，所以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问她凶手怎么样了，有没有关进大牢，一辈子遭人鄙弃呢？答案是当然没有，凶手平静无波地生活着，一直活到现在，他的生活就是世上另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姐姐，在我给你写下这封信时，我的姥爷已经去世一年有余，他在家中安静地睡去，死前庭院里冷冷清清，也没有闻到桂花的香气，真正地踏入了生老病死的轮回，凶手却依然活在世上，有时，在雾茫茫的早晨，可以看到他出门买烧鸡，因为那家熟食店生意好得惊人，再晚些去就只剩柜台空空。除了烧鸡外，他也买酒和凉拌菜，路上会停下来与人寒暄，世人吃的东西他都吃。

在场的人里就有我爸，有我的姥姥和姥爷，他们都很关心我的母亲，关心她肚子里的孩子，这是理所应当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与人类心中自然生发的、对于繁育一事及其负责人的关爱情感也完全符合。但是，她开口讲话时，没有一个人出声，没有一个人有所表示，仿佛我妈以一己之力把这件事藏了太久，又藏得太好，她以外的人再对此发表任何评论都只是多余了。但是，也罢，他们能说什么呢？说对不起，没有保护好你，让你经历了这样的事？

网上的那些人中我对姐姐你格外喜欢，是因为你写过，尽管你在网上说许多话，但在那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深深的无言。越是开口说些什么，就越感到语言的无力。疫病才刚开始的那几个月里，你在网络上说，去他的锁链、呼吸与死亡、去他的一切！

我们来像薄伽丘笔下的男男女女那样讲故事。那么，这就是讲给姐姐你听的我的故事。我们都是深深受到已经不再具有力量的语言折磨的人，但是，即使它已经虚弱至此，却依然将我们拷打到了神经衰弱、呼吸急促的地步，这也说明了它的强韧吧，这样像蛛丝般轻浮而坚韧的东西……姐姐，姐姐，现在我要问你一个极度冒犯的问题，但是我不得不问！不得不问！姐姐，我要问的是，你也是她们中的一员吗？就是说，你也遭受过那样的不幸吗？别人会误解我，以为我要因你的过往经历将你区别对待，但是你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因为，如果你不是的话（我有这样的预感），那么我们就是同样的人……请你听到黑暗中的我的嗫嚅声吧，请你什么都不要说而只是听到我！



枣月

一个流浪汉

第二回

这是“24 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图片来自 [AJ Yorio](#) on Unsplash

小说
杀手
庆宇 | 第二回

“只要把这个七寸放下，
不去管它，就没什么事了。”

中午时，一个叫东子的人打来电话说他了解程乾的事，他们是朋友，常在一块喝酒，程乾撞人前三天才刚喝过一次，然后又说那些报道说得都不对，实情他最清楚。我们加了微信，他给我发来一张他和程乾喝酒的照片。小馆子，橙红色长条板桌，桌面上一片狼藉，骨头渣，毛豆皮，一瓶一斤小刀，几瓶燕京，他俩坐在一顺，他在前面拍，身后是程乾，脑袋前探，但仍与他隔着些距离，应该是喝到位了，两张大脸盘子泛出酒的效用。

我把图片存起来，约东子面见谈，东子让我过去找他，在昌平一个汽修店。我从双井赶过去，进了店，或者应该说是院，小广场似的宽敞，临着山，院里停了几辆卡车和货车，看样子是专修这一类，小半个人高的轮胎横七竖八。东子正在干活，跟我说等着吧，这鸡巴活，没完，操使工具的声音也跟着暴躁起来，仿佛我的到来使他感到恼怒。

等了四十分钟，等得我心焦，好几次想抡起千斤顶，让他看看，谁砸得更响。他完活后，我们出了院子，他在前，我在后，我随他在马路牙子上坐下。等都等下来了，我只盼着接下来能够顺利些，不料他另有所图，他要求在我们公众号上发布一个视频，内容为由他本人出镜，大骂一顿孙尚梅是个骚货。据他说，孙尚梅是他前女友，他们上周刚分手。他表示，发过这个视频之后，才能跟我谈程乾的事。我告诉他公司的公众号绝不能发这种内容，我另有一个私人号，可以给他发在那上面。他问我阅读量，我说三四千，他觉得不够多，我说再多我就不会考虑了，犯不上。他看我一眼，笑了下，同意了，仍要求先发出来再谈程乾的事。我没有答应，他起身要走。我应了下来，他还是走了，他说他烦了，让我明天再过来。

候车的时候，排在我前面的是个老太太，年纪这么大了还要乘地铁，真他妈有病。就因为她颤了吧唧挡在我前面，上去时刚好没座，她倒他妈坐下了。我直白地瞪她几眼，暗骂老不死。

正不痛快，赶上老白给我打电话，我等铃声快响完了才接。说是有个活非我不可，我没好气地说去不了。老白笑了说，情绪不好啊，还是买房的事？

我抬了头，空望了几秒，说，没有白哥，在跟着程乾那事，不顺利。他问哪出了岔子，我应付几句，问他刚才那个活急不急，不急就留给我。老白说，放心跟你的，我让别人去。我笑了说，谢白哥关照，别给我穿小鞋啊领导。老白说，说什么呢，好好跟。挂掉电话，我愣了一会，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只感到呼吸细缓，脑筋迟滞，仿佛开启了休眠模式。每到这个时候，浪潮退去，我心里感到的不是宁静平和，而是粘稠混沌，仿佛浇下了沥青。

对于自己这份工作，我已经有了厌恶感，且越来越遮掩不住，在老白面前也是如此，

或者根本没想遮掩，就是要让他知道。可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跟工作本身也没有关系，是我自己出了问题。

我入这行四年了，也算是小有成绩，被媒体称为底层之光。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我所负责的公众号“当代青年有话说”所访问的人物都是底层青年。但说实话，底层之光这个称号我受不起，我同一些词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更不能够做它们的代表，如悲悯、信仰、情怀。这样的东西，在初期，我大概也存有几分，到了后面，就实实在在地没了。尤其这一两年，我更功利了，钱，我需要钱，婚房定在燕郊不行，罗丹说得没错，天上还是地下，就差这一脚，得往上努，不能往下落。

所以不管怎样，工作还是得做下去。我给东子发信息，敲定明天的见面。

眼框子里不得劲，涩生生的，像没水，紧起眼皮挤挤，换到扶杆那把着，刚放松了左腿闭目养神，就听到报站，下站要换乘了。真的，没一件事让人顺心。我左脚尖点地转动脚踝，看向老太太那个位置，换了人，是个姑娘，脸上泛着层油，恶心。又给东子发了条信息。换过乘，直到临出站，东子也没回。期间我还打了两次电话过去，同样没人接。他怕是真以为他是个什么人物。我又打了一次，同样如此。转弯下一段台阶的时候，前面一位胖兄弟对着手机起腻，慢得像条蛆虫。索性还站住了。我突然要把他推下去，几乎就要实施，心怦怦跳。定一下，我从他右肩撞过去，骂了声操。

二

晚上十二点，罗丹还没回来，说在应酬，我说你他妈卖给他们了还是怎么着。她没回话，把电话挂了。

自从半年前做了中餐厅经理，回来就愈发没个准点，深更半夜是常事，有时我不免向歪处想，擦边问过几次，罗丹理会了意思，眼皮一翻说，我哪有那个精神。

这几天她们饭店在核星，一直以来都是四星，传了几年要摘掉一颗，现在是要保住不摘。罗丹说领导这几天正在为保星的事头疼，所以就算没什么事她在店里耗也得耗到十一点，力求表现。我说那是老邓的事，你上边还有餐饮总监，人家自己饭店的事，轮得到你个外聘的小经理出面？咖啡厅茶餐厅法餐厅的经理呢，也都跟着？加上客房部工程部公关部，马戏团吗。罗丹说，来中餐厅吃饭我不得接待？你不表现着点，领导不得挑你毛病？你以为我容易。

我知道，她所说的不容易不单是指核星期间，而是一直以来。罗丹身在一家餐饮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品牌，做官府菜，公司与全国各大星级饭店签约，派遣餐饮团队，前厅只派经理和主管，后厨全员，作为乙方。早些年是后厨领导前厅，现在则要反过来，前厅经理作为一把手，全权负责甲乙两方事宜，不是个灵窍人，还真担不起。这个店有些声名，照罗丹的说法，好好做上几年，就能镀层金，以后跳出公司去也不愁没出路。罗丹对自己的公司颇有微词，自己一直做得不错，却迟迟不被提拔，这次还是甲方建议，才终于被委以重任，但暂不调薪，理由是已经给了她一个历练自己的机会。她跟我讲过店里的餐饮总监，说他是从服务员一步步做上去的，不像她所在的公司，上层领导都是返聘的退休人员，不是旅游局就是税务局，以求在签酒店方面发挥人脉关系的余热，反观她自己，从主管做起，先是西安，后是北京，前后在过四个店，才终于等到这么一个机会，作为经理挑了大梁。她对这个经理之位格外看重，这我知道，上任经理就是店方向公司提出不满才被裁换掉的，作为接任者，她更要谨小慎微，这我也能理解，但仅限于心平气和时，可是生活中又有多少心平气和的时候呢，除非不喘气。

一点点，罗丹回来了，一开灯吓了她一跳，我在昏暗的客厅中枯坐呢。她问我是不是有病，我没有理她，从沙发上起身往卧室走。她没回来前我感觉有很多话要跟她说，哪怕是为她的晚归吵上一架呢，或者美好点，互相关怀关怀。我感觉到我们之间已经出现了问题，尽管趋向于认同相处久了都这样这个说法，但还是想要试图修复，在看不到她的时候，尤其如此。可是当她回来，我又什么都不愿说了。

罗丹上床后，我向里挪了挪身子，似乎是给她腾地的意思，我不确定，可能是要离她远点。她背对我，我面向她，都没说话。我觉得她应该说几句，虽然气氛通常不怎么好，有时候还要嚷起来，那也没关系。罗丹这人有个臭毛病，爱摔东西，以前更严重，是扔，向我扔，只要趁手，逮到什么扔什么，有过一次烟灰缸砸破我脑门的记录。我运气好，及时躲开，擦边过去的。那次她明显吓坏了，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全没有意识，并再三保证不再瞎扔，认错态度十分诚恳，整个过程哭哭啼啼，以至于我还要反过来安慰她。那次以后，扔就改为摔了，安全很多。尽管如此，还是给我留下了阴影，以后绝不和她在厨房吵架。其实我并不期待和她聊天，但她不说话，我又觉得更糟糕了。

这样躺过一会，她像是睡了。我屏住气息，稍稍向前探去，用鼻子吸了吸。我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仿佛受一种直觉驱使，想闻闻是不是有男人的味道。痒。罗丹说。

吓了我一跳。紧接着就反应过来，她理解的与我所想的并不一致，那声痒里满是娇怯。她扭过身子，往我怀里来。我不知其所以然，搂住了，却生硬，或许她也发现我的感受并不同步，告诉我说，气息触到发丝的刹那，她股沟奇异的痒，感觉自己在被一种可爱又邪恶的东西摆弄，她愿意受它摆弄。我说以前怎么没听她说过，她说以前也有啊，但那时候不好意思说，等到好意思，也没了。我把她搂紧一些。想要不？她问。我用呼吸触她的头发，她推我，笑了说，不是这种，要那种不经意的。我又凑上去试，她说，明天好不好，今天太累了，我用手？我说，不用，那多经意呀。她在我怀里蹭了蹭说，抱着睡。

我搂着她，不一会就坚持不住了。又碍于之前气氛不错，不便破坏。正在判断她有没有入睡，手机响了，我的，罗丹也就跟着扭过身子去。还拽了一把被子，极不友善。我有种上当了的感觉。

电话是东子打来的，言语带些醉意，让我明天过去，又说刚才撒尿看到了程乾，程乾问他有没有烟，他说有，就抽出一根发给程乾，程乾说你抽你的，我这有，说着

叼上一根，跟他说，有烟就有火，火我也有，但兄弟，你得给我点个火。东子说，神神叨叨，就让我给他上个火。我心说神神叨叨的是你，我让他把那个骂人视频提前录制好，并嘱咐不要太长，另外，要铺一些涉及情感的话。他说，所谓晴天阴天下雨天，南瓜茄子圆白菜。声音飘飘忽忽的，电话没挂，像是放到了一边，我挂断，念了遍他那句话，骂上句神经病。

但愿能把这篇稿子做好，叫老白知道我还是有些能耐的。老白现在对我不大满意，总是在会上吹风，说时代变了，早就不是个人能力撑起平台的年月，是平台在为我们撑腰，任何时候都要认清这一点。

买房大业刚见着点影，务必求稳妥。眼下外部环境又不好，公众号这种东西，易复制，竞争对手太多，此外就是监管，越来越严，一不小心就触线。往往还是枪打出头鸟，另一个颇有名气的公众号就在半年前中了招，号被封了，我们也跟着收敛了一个月。细说起来，白哥这里不错，起码风险小得多。白哥是北京人，家里有产业，族内有大员，有钱有势，方方面面走得开些。另外人也挺好，是个干事的，又没有富家子弟的架子，跟我们十几个人处得都挺愉快。

这样一想，完全是我犯病了，还是得好好做下去。从卫生间出来，回到卧室，我想要跟罗丹说几句加油打气的话，互相鼓鼓劲、撑一撑。她已经睡熟了。

三

我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来梳理程乾一事，准备打个底稿。

程乾这个事件，比较简单，概括起来就是驱车无故撞人。事件的结果是，三位路人两男一女，一位轻伤，两位重伤住院，性命无碍，程乾驾车撞向石阶，车翻，当场死亡。其它信息是，程乾是黑车司机，与所撞三人互不相识，也无纠纷，案发时间为下午四点十八分，车上并无乘客，据路上监控显示，为正常行驶途中突然向右挑头，撞倒路边一人，并不停留，继续前行约四十米，再次右挑撞向路边两人，据此可以判断，程乾属故意犯案，大概率为临时起意。二次撞人后，车辆方向回正，停车，当时后方交通均已造成小幅混乱，约十秒后，车辆再次启动，迅疾加速，转头冲向道路前方右侧石阶，车辆侧翻，程乾当场死亡。

这个事件，事发时便是人声鼎沸，三天下来，更是有了无数讨论，网络上的文章社会上的看法铺天盖地，其中谩骂讨伐之声最盛。也有人根据已经披露和自己查得的信息探究程乾的人格，说他报复社会，将其定为变态。另有些人，着眼于来龙去脉，挖掘事发之前程乾经历了什么，也就是要找出那个导火索，有的就更进一步，联系到这个时代，定义为时代压力之下引发的突然崩溃继而促成了恶意的顿生与实施。联系时代这一说法被骂得不轻，因为纵使有天大的压力也不可作为残害他人的借口。这更能证明这个人的变态与禽兽。

我现在呢，确定下来的方向正是这一条。因为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谈及压力，附和者众。而这个观点目前之所以被骂，我觉得是压力之说出现得不合时宜，正是大家道德感熊熊燃烧的时候，不论你以什么为盾，都会顷刻化为灰烬。因为你在与整个人类的良知为敌。有了一个公开的魔鬼，大家就会统统化身为上帝，这是习惯，得理解。我想沉一沉，待态势稍稍降温，再把这个方向摆出来，就容易被接受了。

另外，确如老白所说，大平台是有优势，就算我们发得晚些，也一样会占据主位。会上的话虽有领导话术之嫌，却也不是没有道理，想想，我能混出点头脸来，也实在是幸运。可若要我发自内心地感恩起来、珍惜起来，却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一直写到六点，眯了一个小时，就又出门了。到地铁回龙观站下车，又打了个车，到汽修店门口我看时间，九点二十。给东子打电话，他还没起床，我问他在哪见面，他说就汽修店旁边的刀削面馆吧。

我往那看了一眼，是个小馆子，在这条灰 锈 锈 的街上显得格外亮堂。我没进去，在街上随便走了走，这地方挺烂的，北京像这样烂的地方还有不少，我这几年算是转了个遍。

东子过来后，我跟他进到这家刀削面馆，感觉挺熟悉，应该就是那张照片里东子跟程乾喝酒的地方。不到中午饭点，还没上人，东子进来就跟大姐、也就是老板娘说笑，那大姐边往桌上的小罐子里添辣椒油边回他，添辣椒油的勺子在她手里起伏停顿，划出弧度，富有某种节奏，像一场即兴演出，她始终带着一张笑脸，不憨不造作，也不精明伶俐，极自然生动。大姐问他吃什么，他说喝酒嘛，老三样，把下巴朝我一抬，喝点？我说，好。他招呼大姐，小刀一斤的啊，再加个硬菜，看着来吧。

大姐去后厨说过后，又来前面忙活，擦吧台，摆酒水，择菜。我发现，那种富有节奏的东西在她做这些事情时同样存在，也就是说，她是它们的源头。那种状态不热烈，也不温吞，仅仅是给凡俗琐事增添了一点兴致和趣味，却又能感染到人。

吃饭时，我几次提程乾的事，东子都说不急，吃完再说。他跟我说起他自己，十五岁去内蒙学修车学了三年，然后到张家口，之后又是北京，在昌平几个地方来回转，哪个地方也干不长，总是爱钻牛角尖，总是觉得憋得慌，昨天下午刚又辞了职。

一瓶小刀，我喝了一杯多，三两的样子，余下的都被东子喝了。来瓶啤酒的簌簌口？他提议。我摆手，说我酒量不行。他笑了说，所谓晴天阴天下雨天，南瓜茄子圆白菜。这句话挺有味道，你觉不觉得。

还行，我说。要去结账，没争过他，弄得我挺不舒坦，在这种芝麻大的事情上担点人情尤其不值当。

出来后，我以为该说正事了，他却又说起他。他说辞职就是痛快，但有个缺点，瞬效。人就该去流浪，不流浪的人肯定要出毛病。他问我，人是不是有流浪性？

我们坐在路边，看着像是上次那个马路牙子的对面，我辨认了几次，不能确定。他说了一阵，创了不少新词，我管这种人叫土哲派，没有专业学识，所表达的都是自己胡思乱想凑弄出来的，往往不是浅薄就是偏激，还啰嗦紊乱不成体系。但在一篇采访我的文章里我不是这么说的，我说的是他们这些人虽然缺乏学识的根基，但经受了生活与现实的教育，由这里而来的思考和体会，更具生命力，更为蓬勃。现在想来都是瞎扯。我听得心不在焉，随口应付，也没准备去打断，我发现我有点困，

在一个阿姨推着车里抱着奶瓶的婴孩在我们面前缓步走过时，我突然很想躺在路边睡一觉。我抬头看了看天，少有的蓝。我还想吃草。我是一只羊。我心里说。我起身打断了他。当时他正在论证他的属相，也就是蛇，与他人生的关系。他的意思是这个人是什么秉性，从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决定了，一生难以扭转。我说，对，与生俱来，可以说程乾的事了吗？

他伸出手指，一件，再听我说一件。我打量了下他，认为他并没有喝醉。我坐下了。他弯腰捡了粒小石子，在食指拇指里捻，说，我差点成另一个程乾。随后挺小心地把小石子抵在中指肚，大拇指盖一弹。飞了出去，没飞出多远。他拍了下手，等程乾的事一出，我就没了那个念头，人不能那样，是不是。

他跟我说起他有过的那一次后怕，以及后面更多的蠢蠢欲动。就是在这个店，他来这已经十个月了，四个月前就腻了，在哪都是，做上几个月就是如此，经常满肚子火。那次是一个家伙嘱咐他尽快修，说自己还要到别处配货，六点前得从这走。时间足够，那时才下午三点，换个刹车片而已。与这人一同来的还有一个，车没毛病，随口问东子价格公不公平，公道的话下次从这打黄油。东子懒得回他们。他们也没多说什么，相跟着出院，找馆子吃饭去了。东子给那辆车换了残次的刹车片。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但不觉得这有什么，和平常干活时候一样。他说后来数次回想，令自己真正感到后怕的正是这里。当时换完后，点上根烟，他决定来一辆就这么换一辆。等到他们回来，一个人去付钱，另一个人上车，甚至都已经发动了车子，东子脑袋嗡一声响，险些昏倒，转身去了两步，又回身上去拦。找了个理由，说想起前几天有批刹车片质量不合格，要确认下自己有没有换错。顶着两个家伙的责怪，万幸没有别的怀疑，他边换边抖，简直都要握不住手里的工具。很快，他哭了。两个家伙不说话了，后来又问他怎么了，和他说没事。东子坚持不住，叫来同事接手，自己跑出院子，一口气不知跑了多远，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恨，是复杂的恨意。大概正因为它复杂，所以那次之后，每当他感到憋火时，就想故技重施。他说他就是蛇。

这种事想多了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擦枪走火，你说是吧。说完他站起来，贴着地面踢了一脚，轻飘飘的，劲不大。都过去了，他说，什么骂人视频，我试了，骂不出口，之前想得挺好，那时候有股子邪劲，知道吧。行了，不说我了，说你的事吧。

四

东子和程乾不是朋友，他们只喝过那一次酒。

那天东子告诉我这点时，我不觉得有多意外，也没有怪他的意思，反倒是他，觉得自己挺不好意思。他建议我把他当作程乾的朋友来写，他会尽力给出我所需要的素材，假如我不需要，随我怎么写都行，因为那次跟程乾喝酒，实在是没聊什么。开始时他们各坐一桌，喝到后来店里没别的客人了，十一点多，才到一起拼了桌，他主动过去的，程乾话不多，但酒量好，能陪着，也不烦他，所以喝得挺尽兴。谈话没个主题，基本都是他在说，没提刹车片的事，提到过那句所谓晴天阴天下雨天，南瓜茄子圆白菜，程乾也觉得很有味道。别的就没什么了。总之，程乾犯事后他仔细想过，没什么话能表明他与撞人事件之间的联系。

但他说到清楚这个事，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他也是潜在杀手。他告诉我出门要小心，任何一个有的地方都不安全，杀手四伏，杀手们也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成为杀手，随时异化，防不胜防。

东子玩笑似的说过这话，伸着腰念了句所谓晴天阴天下雨天，南瓜茄子圆白菜。然后说，世上的杀手少了一个。

最终，我没有做程乾的稿子，不是做不出来，是我觉得自己有必要以东子为人物出一篇稿子，不是猎奇，眼下这个时代，不论发生什么，崇高伟大的，又或是阴险邪恶的，我都不觉得有什么新鲜，但在某个时候，它们还是能触动到我。

东子担心自己说不好，说瞎说八道行，一旦变成受访对象，就觉得自己所说的东西渺小到不值一提了。我说一切大的东西都是由渺小组成的，又鼓励了他几句，他总算是答应了。

我问他和孙尚梅的事，他说就是普通恋爱，没什么好讲的。我便问了我真正想问的问题，为什么程乾犯事后他就没了那个念头。

他笑了，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说，我就是觉得人不能那样。又紧着说，我理解得还不够，那位大姐才是高人。他给我讲起了大姐的事。

饭馆大姐原本是位教师，在张家口一所小学教语文。她受不了那些学生，认为他们都是弱智，有一个算一个，包括但不限于功课，就是说，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如此。尽管知道他们以后还会成长，会变得成熟，她还是不能使自己相信他们不是弱智。就连装也装不好，尤其是和学生们对话时的分寸与状态，其他同事都能调节自如，她却无计可施，她眼里看到的都是小动物，猫猫狗狗一类，自己才一开口，就也顿时变成了这些。讲课时，她觉得那场景十分滑稽，没等笑出来又突然觉得阴森可怖，一群小动物，傻头傻脑，而她是他们的大王，最傻的那一个。这种状况并非一开始就有，是在任教六年后的开始出现的。又捱上四年，她才终于辞去工作。她的丈夫，也是位教师，与她同校任教，那四年被她折腾得够呛，他们总是吵架，到她辞职，他也受够了，两人离了婚。

东子说，大姐之所以辞掉工作，是因为她看到了一道光，而在那道光出现之前，她曾想把班上的学生都毒死。那时候她是班主任，学校另一个班级的班主任开了头，在家熬了酸梅汤带到学校分给本班级学生，校长号召其它班级跟进。她头天晚上在家熬好，放到冰柜里凉一夜，早上起来尝了尝，味薄，得再买一袋酸梅晶，上了一上午的课，中午回到家，她带回了一瓶一六零五。往汤里加了半瓶，搅几下，蘸了品品，药味不足。把剩下半瓶一六零五也加进去，又用瓶口去灌桶里的酸梅汤，涮了瓶子，然后倒回桶里。她被这个过程迷住了，重复了多次，并闻到了奶香。她把手和瓶子压到桶底，想要灌满，自己喝上一瓶。当瓶子拿出水面，她认出了那是农药，顿觉索然无味。上床睡了一会，到下午上课，她把这桶酸梅汤带到学校，在去往自己班

级的过道里，她耳边出现一句话，所谓晴天阴天下雨天，南瓜茄子圆白菜，这话她曾听自己生父念起过，那是一位业余诗人，在她儿时跳井离世，紧接着一道光照向她，她复述出这一句话，然后倒掉酸梅汤，去辞职。

离婚后，她嫁给了个厨子，同他来北京开了这个面馆。

东子说，他到面馆去过一次，就决定以后都在那吃了。不是厨艺怎么样，是他见到大姐就觉得舒心。不只是他说，别人也这样说，说这个店是活的。有时候不痛快，到那去吃饭，跟大姐逗上几句，或是看看大姐前后忙活招呼客人的样子，就不自觉地轻松了，哪怕只是暂时的呢，也比没有强。

接着，东子又说到他的属相，问我知不知道蛇的危险之处在哪里。我说毒液。他说不是。他说程乾犯事后，他联系大姐的事，觉得蛇的危险之处在于七寸。

他说，只要把这个七寸放下，不去管它，就没什么事了。

利人利己。他又说。

五

那天谈到最后，素材基本妥当，我提出请东子吃饭。东子说，不吃了，你不知道，换刹车片那事我跟谁都没说过，包括大姐，跟你说过后，舒坦多了。他问我，所谓晴天阴天下雨天，南瓜茄子圆白菜，这句话你是怎么理解的。我说，理解不好。他说，是吧，我也是，我觉得放下七寸就不是蛇了，活不成了，大姐说不是，说我还未活明白，没见到那道光。

正说着，罗丹给我打电话，让我即刻去北京饭店跟她会合。

她将在那请一位什么总商定一套五环边上的特价房，火急火燎，限我十分钟赶到。我在昌平，除非会飞。她说她已经从她们饭店出来了，让我尽快、尽快、机不可失。罗丹在弄险，以自己为诱饵。当然，这是从北京饭店出来后我才知道的。当时她只是说，买房大业，我务必要到，对方也希望见见我。我听得出她的急切，就跟东子告别，往回走。

中途罗丹几次问我到哪了，我告诉她，她只是让我尽快。在我从芍药居换乘到十号线后，她说她先进去，让我到了等她微信消息再进去。

我进去彼此介绍后，罗丹拉着我一起说客气感谢的话，那位老总是个中年人，微微发福，蛮有涵养，坐了大概有十分钟，他说自己还有个会议要开，房子已经打过电话了，明天我们就可以去办理。

特价，六点八折。罗丹别提多开心了，让我快去筹钱，明天就把合同签了，免得夜长梦多。我已经意识到了不对的地方，去问她，她还想搪塞过去，我冷下脸来说，这房我买不了，怕住进去憋死。罗丹这才说，都是计划过的，经过分析和了解，没别的事。她说平常总是留意房子，所以不少人为她引荐，手里有特价房的不少，她不是每个都去谈，这位老总，确实对她有想法，但是个体面人，不会撕破脸皮那种，如她所料，这不是挺顺利吗，我出现得恰是时候，一切完成得刚刚好。

她还在得意。我朝她点头，眼泪就要出来了。我转身向前走，罗丹跟我身边，继续解释，慢慢变成了质问，很快又杂进去委屈。期间她崴了次脚，我理会到了，迟疑一下，接着向前走，脑子里顺着想或许我应该回身跟她好好说，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需要的是有效的沟通，不是吗？或许应该抱紧她告诉她，都是我无能，房子的事我会想办法，不需要她这样。我还是一直走到了地铁国贸站。回过身来，往来人影里没有罗丹。微信里有她发来的消息，我他妈想？我他妈现在还要去上班！！！！！！后面跟着的六个叹号使我一阵晕眩，我回复了更多的叹号，手指不停点，果断发送。转身进地铁站，一路横冲直撞，见到个小孩子，下意识避，却还是把他带倒了，他的妈妈要么就是姐姐管她是谁呢，在后面叫我，我回身瞪向她，她护了下孩子，低下头去了。我接着走，心头更硬，心说，都别惹我，我他妈是杀手。晚上罗丹回来，大家都已冷静下来，但彼此意见仍是不同，她坚持要买，并且从各个方面来开导我。我说不要太天真，明天去了怕就不是这么回事了，那位总又不是皇上，金口玉言。罗丹说她回来路上确认过了，老总之前给了她一位负责人的电话，她问负责人明天上午几点过去合适，负责人说什么时候都可以。

曾有一度气氛非常好，那是我在以担心她为理由时，我说这种人绝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可能会纠缠不休，甚至于打击报复。罗丹让我放心，又列举了她对那位老总的分析与了解。

我听着听着来了火。他们之间没有发生关系，我信，但一清二白，我不信。尤其是罗丹，我不信她没有卖弄风情，她回来前，我甚至想过，到了哪个程度，打情骂俏？搂抱？亲吻？她知道她在干什么吗她？

我尽量克制着自己的表达，但还是被罗丹察觉到了。她跳起来，戳着自己胸脯，对对，对，是我贱，我下贱，接着就喘着气左右看，我感觉她在找东西。

我及时上去抱住了她，刚要安抚几句，她一下子憋住了似的，身子发挺，上不来气。我忙给她顺后背，她肩膀一抽，终于哭出一声，是哑的，带着回气，我把她扶到沙发上，她摇了摇头说，这都怎么了啊。

六

当天晚上，我们是抱着睡的。那套特价房最终没买，她同意了，条件则是，我保证半年内凑齐房子首付。临睡前，我们还煞有其事地说起了结婚到哪去度蜜月。

而今，已是半年后了。我跟罗丹已经分开了，在两个月前。她最终和店方的餐饮总监走到了一起，自己也转为了该店的正式工。我想，不管怎样，我还是愿意祝福她。

就在那次特价房事件之后的一个月，我负责的公众号出了问题，被关停了。老白去走关系也没能挽救。是我的原因，东子那篇稿子出来后，没能引起太大反响，我急了，于是铤而走险，在此后所做的文章中措辞愈发大胆，愈发偏激，导致触线。

对白哥，我深感抱歉，好在他还运营着其它公众号与自媒体，不致命丧单张，但被盯上了是无疑的，得夹着尾巴做一阵。他跟我说，让我留下来参与其它项目，待到

机会合适会再为我量身打造一个平台。不论这话真假，我都不能留下，我心中有愧，不安。

离开白哥那之后，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我的公众号上，试图杀出一条血路。

原本并没有这个打算，是由孟凡宇牵出来的。在老白那时，他是我手底下的一个小兄弟。孟凡宇信服于我在那篇专访里谈到的底层青年身上所具有的生命力和蓬勃，平常在工作中，对我追捧得有些过头，常令我感到尴尬和心虚，而由于一些原因，我并没有戳破在我眼中的神圣，反而找了一些理由来维护，比如有些文章他认为有些偏颇，我会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去兼顾数据和流量。

他将我视为他的灯塔，觉得为底层青年发声很神圣，到我离开，他要追随我，做一个我们真正想要的公众号。他所说的都太过热情与理想化，我委婉地拒绝了他。并没有拿年纪与现实说事，过往的体会告诉我，那太惹人厌了。而且我总是觉得，自己去不到的地方，别人不一定去不到，这世上总会有这样一类人，年纪与现实非但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反而更能彰显出他们的精彩、伟大与自我，我希望孟凡宇会是那一类，我自己做不到，就越是想要看到别人做到，只是，别在我身边就好，那会令我感到不自在。当然，假如最后他不是，也没关系，我仍会祝福他。

就这样，我经营起了自己的公众号，自然是向着流量去的。做了一个月，起色不大，我感到心力交瘁，更多的是茫然，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为它做些什么。就是那个时候，有一天夜里，我跟罗丹吵了起来，并带出了之前特价房一事的怨气，当罗丹又一次颤抖着左右看，我没有动，我等在那里，看她抓起水杯，我等着她朝我扔，但她直接向自己的脑袋砸去，我上去抢时，已经砸了好几下，她嘴里啊啊大叫，壮如疯婆。那之后，又过了两三个月，她跟我说她接受了店里餐饮总监的追求。我脑袋里闪过那位总监的形象，西装笔挺，腰板很直，静默了片刻，感觉没什么可问的，我就祝福了她。

如今他们就要结婚了。在下个月。愿这位曾对自己下过手的杀手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幸福安康。我呢，自己的公众号做了两个多月，做不通，又去找工作，由于之前出过事故，比较困难，最后还是老白帮忙引荐。之后与罗丹的分手，倒是没给我带来多大波澜。现今，怎么说呢，只能说是稳定了下来，但在某些时候，我感到自己仍是危险的。

东子也要结婚了。是在明天。我是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的。所谓晴天阴天下雨天，南瓜茄子圆白菜。这半年来，我经常会念起这句话，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个启示，时常会有些体会，但终究没有得到解脱。

我在微信祝福了东子，问他近来如何，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新的理解，有没有见到那道光。东子过了会回复过来，说他早就懒得理解了，又说结婚挺没劲的，但无所谓了，结就结吧，早晚也得结。

我再次祝福了他，并给他转账。他推辞几句，收了，邀请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又连问几句我的近况。我说还好，明天有时间一定到场，又说来工作了，要忙一会。

起身来到公司窗前，我再一次念起，所谓晴天阴天下雨天，南瓜茄子圆白菜。没有光到来，外面半阴不阳，显出一片混沌。那一道光，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够出现，也不知道它最终会不会出现，但在它到来之前，我应该保证的是，不要糟到没边里去，毕竟，人不能那样，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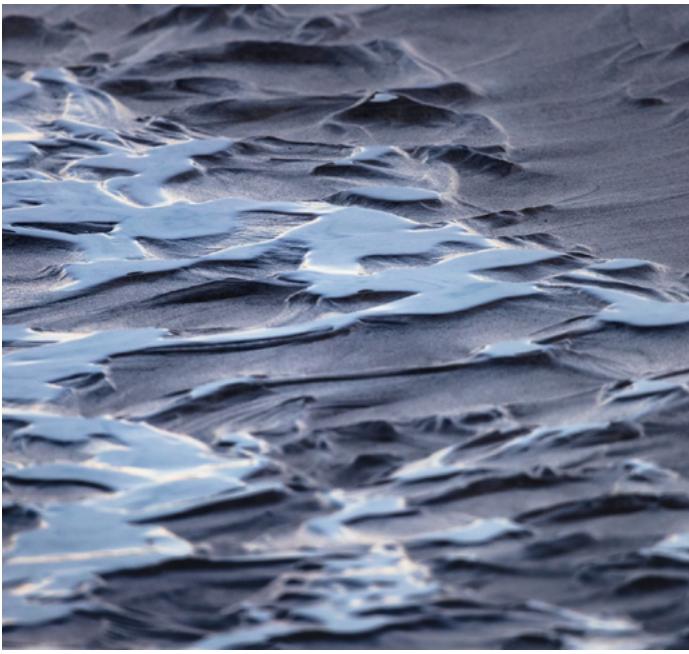


庆字

写东西的人。

第二回

这是“24 小时文学聚会”作者的第二篇章。祝他们欣欣向荣。



图片来自 [Marek Piwnicki](#) on Unsplash

小说

三叶虫

布里斯·D'J. 潘凯克 | 故事群岛

我感觉我的恐惧如涟漪扩散，
荡漾过百万年的时光。

我拉开卡车的车门，踏上铺砖的小街。我再次望向伙伴山，它整个儿被打磨得圆滚滚的。很久以前它也曾崎岖不平，屹立于泰兹河中像个小岛。超过百万年的岁月打磨出这个光滑的小丘，而我走遍它的每一个角落寻找三叶虫化石。我想着它如何一直存在于此处，未来也将一直如此，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夏季雾气蒙蒙。一群掠鸟从我头顶掠过。我在这些乡村出生，从未正经想过离开。我记得老爸死气沉沉的眼睛盯着我。它们无比冰冷，从我身上带走了某些东西。我关上车门，走向小餐馆。

我看路面上有块水泥补丁。它形状像佛罗里达，我想起我在金妮的毕业纪念册上写的话：“我们将以忙果与爱为生。”后来她起身离开，扔下我一个人——她扔下我去南边已经两年了。她寄明信片给我，正面印着鳄鱼摔跤^[1]手和火烈鸟。她从没问我任何问题。想到我写的话，我觉得自己特别傻，我走进小餐馆。

店里空荡荡的，我在空调冷气里坐下来。廷克·赖利的小妹给我倒咖啡。她的屁股很好看，有点像金妮的，都从臀丘到双腿画出漂亮的弧线。臀部和双腿就像登机舷梯。她回到柜台前，继续大口吃她的圣代。我对她微笑，但她是个祸水妞^[2]。未成年少女和黑蛇，这两样你让我拿着窗帘杆远远地捅一下我都不敢。有次我抓起一条老黑蛇当鞭子使，甩断了鬼东西的脑袋，老爸用它抽得我屁滚尿流。我想到老爸有时候如何能让我气得发疯，不禁咧嘴笑笑。

我想起昨晚金妮打电话给我。她老爸开车从查尔斯顿的机场接她回来。她已经觉得无聊了。咱们能聚聚吗？当然。喝两杯啤酒？当然。还是那个老科利。还是那个老金妮。她叽叽喳喳说个没完。我想对她说我老爸去世了，老妈正在想方设法卖掉农场，但金妮就是叽叽喳喳说个没完。听得我寒毛直竖。

就像杯子让我寒毛直竖一样。我望向杯子，它们挂在店头旁的木钉上。杯子上贴着姓名，积满了油脂和灰尘。杯子一共有四个，其中一个属于我老爸，但让我寒毛直竖的不是它。最干净的一个属于吉姆。干净是因为他还在用，但它和另外三个一起挂在那儿。望向窗外，我见到他正在过街。他有关节炎，关节像是被灌了水泥。我不禁想到我离嗝屁还有多久，吉姆老了，看见他的杯子挂在那儿让我寒毛直竖。我走到门口去扶他进来。他说：“快去说点真心话吧。”老子钳住我的胳膊。

我说：“不能搞她。”我帮他坐上他的高脚凳。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块圆滚滚的石头，拍在吉姆面前的柜台上。他用枯瘦的手转动石块，仔细研究。“腹足纲，”他说，“很可能是二叠纪的。又轮到你请客了。”我赢不了他。这些东西他全认识。

“我还是找不到三叶虫化石。”我说。

“还剩一些，”他说，“但没多少了。附近的露头岩年代都比较晚。”

姑娘用吉姆的杯子端来咖啡，我们目送她一扭一扭地走回厨房。真是个好屁股。

“看见了？”吉姆朝她摆摆头。

我说：“芒兹维尔糖蜜。”我在一英里外就能认出祸水妞。

“妈的，当初在密歇根，姑娘的年纪从没拦住过你老爸和我。”

“真的？”

“当然。不过你必须算好时间，提起裤子刚好能赶上当天的第一班货运列车。”

我望向窗台。那儿星星点点地躺着苍蝇的枯干尸体。“你和我老爸为什么离开密歇根？”

吉姆眼角的皱纹松弛下来。“战争。”他说道，然后喝了口咖啡。

我说：“他再没回去过。”

“我也一样。倒是一直想回去来着，或者去德国——只是随便看看。”

“是啊，你们在战争中把银器和各种好货埋了起来，他答应要带我去看。”

他说：“易北河上。现在多半已经被人挖出来了。”

咖啡倒映我的眼窝，蒸汽环绕我的面庞，我感觉头痛即将到来。我抬起头，想问廷克的妹妹要阿司匹林，但她在厨房里咯咯笑得正欢。

“他就是在那儿受伤的，”吉姆说，“易北河上。他昏迷了很久。冷，我的天，真的很冷。

我以为他死了，但他醒了过来。说：‘我走遍了整个世界。’还说：‘吉姆，中国可真美啊。’”

“梦见的？”

“谁知道呢。很多年前我就不再琢磨这些了。”

廷克的妹妹拿着咖啡壶来找我们讨小费。我问她要阿司匹林，看见她锁骨上有颗青春痘。我不记得我见过中国的照片。我望着小妹的臀部。

“特伦特还想要你家那块地造廉租房？”

“没错，”我说，“老妈也多半会卖给他。我没法像老爸那样经营那地方。甘蔗长得一塌糊涂。”我喝完我那杯咖啡。我厌倦了谈论农场。“今晚和金妮出去。”我说。

“替我给她这个。他说，戳了一下我的裆部。我不喜欢他这么谈论她。他注意到我不喜欢，诡笑随之消失。“帮她老爸搞了很多天然气。他老婆离开前他也算一号人物。”

我在高脚凳上转身，拍了拍他瘦弱衰老的肩膀。我想到老爸，试着开玩笑。“你太难闻了，殡仪馆老板会跟着你的。”

他大笑：“知道吗，你生下来是全世界最难看的一个娃。”

我咧嘴笑笑，走向店面。我听见他对小妹喊：“宝贝儿，过来一下，给我说个笑话。”

天空中有一层薄雾。热浪穿透我皮肤上的盐，绷紧皮肤。我发动卡车，沿着公路向西驶去，公路修建在泰兹河干涸的河床上。谷底很宽，连阳光都驱不散的滚滚黄雾笼罩着两侧的山峦。我经过公共事业振兴署立下的铁牌：“泰兹河峰，由乔治·华盛顿勘测。”我在建筑物耸立之处见到田地和牛群，想象它们多年的样子。

我拐下主路，开向我们家。云朵使得阳光在院子里照出明暗光影。我再次望向老爸倒下的那块地方。他手脚摊开躺在厚厚的草丛中，他以前受伤时留下的一小块金属钻进了大脑。我记得我当时在想，草叶在他脸上留下了印子，看上去多么憔悴。

我来到高耸的谷仓旁，发动拖拉机，开到我家田地尽头的小丘前停下。我坐在那儿抽烟，再次望向甘蔗地。一排排甘蔗弯成紧密的曲线，但它们身上长满了土色的疤痕，叶子因为枯萎病而发紫。我懒得去琢磨枯萎病。我知道甘蔗早就完蛋了，所以没必要担心枯萎病。远处有人砍木头，飘来斧子砍进木料的回音。阳光炙烤山坡，热浪腾腾，仿佛幽魂。我家的牛群走向风口，鸟儿躲在树冠中，我们一直没有为了扩展牧场而砍掉那些树。我望着坑坑洼洼的古老边界立柱。属于流浪汉和士兵的日子结束后，老爸立下了那根柱子。它的木料来自一棵洋槐，将会在那里挺立很久。几朵凋谢的牵牛花攀附在立柱上。

“我真的不擅长这个，”我说，“一件事你不擅长，累得要死要活也没用。”

砍木头的声音停了。我听着蚂蚱摩擦翅膀，眯起眼睛在河谷的另一头寻找枯萎病的踪影。我说：“是的，科利，你没法在一堆马粪里种菜豆。”

我在拖拉机底盘上碾灭烟头。我可不想引起火灾。我按下启动钮，颠簸着在田地里转圈，然后开下逐渐干涸的溪流的浅滩，过河开上另一侧的缓坡。乌龟爬下木头，掉进凝滞的水洼。我停下拖拉机。这儿的甘蔗情况同样不妙。我抬起手，揉着后脖颈上的一块晒伤。

我说：“完蛋了，金。怎么都搞不好了。”

我向后一靠，努力忘记农田和两侧的山峦。在我和这些器具出现之前很久，泰兹河曾在这里流淌。我几乎能感觉到冰冷的河水和三叶虫爬过时造成的刺痒。发源于古老群山中的河流全都向西而去。但后来大地拱升。我只有河谷和我搜集的动物化石。我眨眼，呼吸。我父亲是甘蔗林里一团卡其色的云，金妮对我来说不过是山梁上黑莓丛中的苦涩气味。

我拿起麻袋，下河去抓乌龟。河岸下，白鲑的身影一闪而过。斑驳的水苔之中，我看见涟漪扩散，那是一只乌龟躲进了水里。蠢东西是我的了。水洼散发着腐败的气味，阳光照出刚硬的棕色。

我蹚水向前走。乌龟游向一截木头的根部。我乱插了几下，感觉到鱼叉在抽动。一只聪明的乌龟，但依然是个蠢东西。要是它能活下去，我打赌它能咬掉鱼钩上的鸡肝，但它在我挥动鱼叉的时候游进树根就太愚蠢了。我把它拉出水面，发现这是一只鳄龟。它把粗短的脖子扭过来，企图咬断鱼叉。我把它放在沙滩上，取出老爸的匕首。我踩住它的甲壳，用力向下压。肥胖的脖子立刻变细，长长地伸了出来。鱼叉插出来的伤口只流了一点血，但我一下刀，涌出来的鲜血就积成了血泊。

一个声音说：“科利，抓了一条龙？”

我吓得一哆嗦，抬头向上看。原来是放债人，他身穿茶褐色的正装，站在河岸上。他脸上有一块块的粉色，阳光把变色镜映成了黑色。

“我时不时就想吃两口。”我说。我继续划开软骨，向后剥皮直到壳处。

“哎，你老爸就爱吃龟肉。”男人说。

我听着甘蔗叶在下午的阳光中沙沙作响。我把内脏扔进水洼，其余的部分装进麻袋，重新爬上浅滩。我说：“有什么事找我吗？”

他开口道：“我在路上看见了你，下来只是想问问，你觉得我的出价怎么样。”

“昨天我说过了，特伦特先生。卖地由不得我来决定。”我放缓语气。我不想伤感情：“你得找我老妈谈。”

血从麻袋滴到土里，尘土变成暗色的泥浆。特伦特把双手插进口袋，扭头望向甘蔗地。乌云遮住了太阳，我的庄稼在云影中发出绿油油的光。

“附近差不多就剩这一个真正的农场了。”特伦特说。

“干旱没弄死的也会毁在枯萎病手上。”我说。我把麻袋换到另一只手上。我知道我正在败退。我正在让这个人步步紧逼，推着我团团转。

“你母亲怎么样？”他说。他戴着变色镜，我看不见他的眼睛。

“挺好，”我说，“她想搬家去阿克伦。”我朝俄亥俄的方向甩了一下麻袋，几滴血溅在特伦特的裤子上。

“不好意思。”我说。

“会洗干净的。”他说，但我希望不会。我咧咧嘴，看着乌龟张开嘴巴的脑袋躺在沙滩上。

“咦，为什么选阿克伦？”他问，“那儿有亲戚？”

我点点头。“她家里的，”我说，“她会接受你的出价的。”炽热的云影淹没了我，我的声音仿佛耳语。我把麻袋扔进拖拉机，爬上去转动启动摇柄。我感觉好些了，前所未有的炽热的铁皮座位隔着牛仔裤烫我的屁股。

“在邮局看见了金妮，”男人喊道，“确实是个美人儿。”

我挥挥手，几乎是微笑着挂掉，轰隆隆地开上土路。我经过特伦特积满灰尘的林肯车，渐渐远离我遭了瘟病的甘蔗。全都可以忘记了；陈年种苗，干旱，枯萎病——等她在文件上签字，就全都可以忘记了。我知道责备会永远落在我身上，但这不可能只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呢？”我说，“那天一整个上午你的半边身子都在疼，但你就是不肯去看医生。不，先生，你必须去盯着你的傻儿子，免得他种歪地里的庄稼。”我闭上嘴巴，否则我会像白痴似的说个不停。

我把拖拉机停在通往谷仓的垫高土路上，扭头望向甘蔗田另一头的河床。昨天特伦特说他会用泥土填满河谷。这样房屋就会位于洪水之上了，但另一方面又会抬高洪水线。在那些房屋之下，我的乌龟们会变成石头。我们的海福特牛在山坡上啃出了一块块黄褐色的秃斑。我看见老爸的坟，不知道水位升高后会不会淹没它。

我看着牛群嬉戏。大概是快下雨了。牛群嬉戏往往预示着下雨。有时候它们也会在下雪前嬉戏，但大多数时候是下雨前。老爸用黑蛇打得我灵魂出窍之后，他把黑蛇挂在栅栏上。但没有下雨。[3] 那天牛群没有嬉戏，天没有下雨，但我把嘴巴闭得紧紧的。被蛇抽就够疼了，我可不想挨皮带。

我盯着那座山丘看了很久。我和金妮的第一次就是在那座山丘顶上的树林里。我想到当时我们是多么亲密——也许现在仍然亲密，谁知道呢。我想和金妮走，在任何一块野地里散开她的头发。但我能看见她在邮局里。我敢打赌她在给佛罗里达的某个男人寄明信片。

我继续驶向谷仓，把拖拉机停在棚子底下。我用袖子擦掉脸上的汗，注意到衣服的接缝从肩膀上滑开了。要是我坐直，就能把衣服重新撑起来。乌龟在麻袋里蠕动，龟壳磕碰鱼叉的声音听得我寒毛直竖。我拎着麻袋走向水龙头，去清洗猎物。老爸一向喜欢用龟肉做炖菜。我发现他倒下前的一个小时，他还说了很多炖菜和丛林里的事情。我想着等金妮过来，不知道会是个什么光景。希望她别口若悬河说个没完。也许这次她会带我去她家。要是她母亲不是老爸的表亲就好了，她父亲肯定会让我进门的。去他妈的。但我们可以和金妮说话。天晓得她还记得我们为农场盘算的计划。还有我们想生小孩。她经常唠叨着孔雀什么的。我会给她弄一只来。

我笑着把麻袋扔进锈迹斑斑的水槽，但谷仓里的气味——干草、牛群、汽油——提醒我：我和老爸一起建造了这个谷仓。我看着每一颗钉子，扎得心里钝痛地痛。

我洗干净龟肉，放在从旧床单上扯下来的一块布上。我从四个角折好布包，走向屋子。天很热，但有风，吹得厨房窗户上的纱窗哒哒作响。我在屋里能听见老妈和特伦特在前门廊上交谈，我留着窗户没关。他说的还是昨天他给我灌的那碗迷魂汤，我敢打赌老妈快沦陷了。她多半在想，去了阿克伦可以和她的亲戚们喝茶聊天。她从不听别人在说什么。除了我和老爸的话，别人无论说什么她都说好的。和老爸结婚前，她甚至投票给胡佛呢。我把龟肉倒进煮锅，拿了瓶啤酒。特伦特在拿我说事了，我竖起耳朵。“我保证科利一定会赞成。”他说。在他的声音里依然能听见山地人的鼻音。

“我跟他说了，萨姆能把他弄进古德里奇[4]，”她说，“他们会教他一门手艺的。”

“阿克伦有很多好样的年轻人。你知道他会过得更快乐的。”我觉得他的声音像是来自该死的电视机。

“唉，他就喜欢陪在我身边。自从金妮去上大学，他就没出过远门。”

“阿克伦有一所大学。”他说，但我关上了窗户。

我靠在水槽上，用双手搓脸。我的手指间浸透了龟肉的气味。和水洼是同一种气味。穿过通往客厅的门，我看不见老爸为我做的化石收藏架。亮闪闪的黑色玻璃背后插着白色标签。有一半藏品是金妮帮我找到的。要的是我去大学念了书，回来后就可以在气井接替吉姆了。我喜欢保存多年前曾经活过的小小化石。但地质学对我来说啥也不是。我甚至连一块三叶虫化石都找不到。

我翻动肉块，听着门廊上的响动或交谈声，但什么都没听见。我向外看。一道闪电剥除了院子里的暗影，在洞窟般的谷仓里留下一条黑色的印痕。凝滞的空气中，我搓掉皮肤上的泥垢。我拿着晚饭走上门廊。

我俯视山谷，最初的铁轨铺设之前，野牛曾经在那里吃草。现在公路覆盖了铁轨，车辆在风中来回驰骋。我看不见特伦特的车倒出去，驶向东面的镇子。我不敢立马去问他有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我把盘子放在老妈的鼻子底下，但她挥挥手表示不要。我坐进老爸的旧摇椅，看着暴风雨来临。尘卷风在小径上乱吹，枫树的嫩枝落在院子里，白色的底面翻了上来。路的另一侧，我们家的防风林弯下腰，成排的雪松同时向四面八方倾倒。

“要来场大的了？”我说。

老妈不说话，用殡仪馆的扇子给自己扇风。风吹得她的头发层层分开，但她还是发疯

似的扇动那块纸板上的耶稣像。她的表情变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她已经不是壁炉架上照片里的年轻女人了。她不再歪戴着老爸的军帽站在那儿了。

“他在的时候我希望你出来的。”她说。她望着路对面的防风林。

“昨天我听他说过了。”我说。

“不是这个意思，”她说，我看着她的眉头皱起来了一点点，“就好像吉姆打电话问我们要不要豆子，我只能叫他去教堂的时候给我放在车上。男人和寡妇打交道，我保证会有人传闲话。”

我知道吉姆说起话来像个没脑子的老屁虫，但他恐怕不会强奸我老妈或者怎么她。不过我不想和她争论。“好吧，”我说，“这地方归谁了？”

“现在还是咱们的。明天之前什么都不用签。”

她不再摇动耶稣像，扭头盯着我。她开口道：“你会喜欢阿克伦的。老天，我敢打赌玛西的小女儿会很高兴认识你。她也经常到处去找石头。另外，你父亲一直说等你长大，能管理农场了，我们就搬到阿克伦去。”

我就知道她要说这些。我只是闭紧嘴巴。雨下起来了，叮叮咚咚敲打屋顶的铁皮。我看着狂风断枝断树。远山背后，苍白的电光劈裂天空。这场暴风雨只是从我们这儿擦过。金妮的运动轿车在路上向东疾驰而去，经过时按响喇叭，但我知道她会回来的。

“和她妈一个样，”老妈说，“心急火燎往啤酒馆赶。”

“她都没怎么见过她妈。”我说。我把盘子放在地上。金妮想到了要按喇叭，我很高兴。

“要是我和气井的那个工头私奔了怎么办？”

“老妈，你不会这么做的。”

“也是，”她说，看着车辆来来去去，“在芝加哥开枪打死了她，然后自杀了。”

我望向山峦和时间的另一头。我看不见如云的红发披在枕头上，子弹打得鲜血四溅。另一具尸体蜷缩着，热乎乎地躺在床脚下。

“大家说他杀人是因为她不肯嫁给他。在他口袋里发现了两枚结婚戒指。暴躁的意大利小子。”

我看不见警察和记者挤在狭小的房间里。喃喃交谈声飘进走廊，但没人仔细去看死去女人的脸。

“唉，”老妈说，“还好他们都穿着衣服。”

雨势渐缓，我在门廊上坐了好一会儿，望着路边的菊苣随风摇曳。我想到我认识的离开这些山峦的每一个人。只有吉姆和老爸回到这片土地上，耕耘经营。

“看，柳丝雾。”老妈指着山上。

雨点滴落，渗下去冷却土地，雾气随即升起。雾气仿佛小小的鬼魂，盘卷着钻进树木和沟渠。阳光企图穿过这片云雾，但只在绯色的天空中造出一团晦暗的棕色斑块。无论雾气飘到哪儿，光线都会变成发亮的橘红色。

“想不起来老爸管它叫什么了。”我说。

光彩变幻，交换色调。

“他最爱起一些稀奇古怪的名字。管公猫叫‘禽母猫的’。”

我跟着回想。“玉米片叫‘苞谷耙子’，小鸡叫‘仔鸡儿’。”

我们放声大笑。

“唉，”她说，“他会永远和咱们在一起的。”

椅子扶手上黏糊糊的油漆塞满了我的指甲缝。我在想，她可真会搅和一顿好好的免费大餐。

金妮又在主路上按喇叭了。我起身准备进屋，但我抓住纱门，想找点什么告诉老妈。

“我不会去阿克伦生活的。”我说。

“那么，先生，你打算去哪儿生活？”

“不知道。”

她又开始摇扇子了。

“我和金妮去兜兜风。”我说。

她不肯看我。“早点回来。特伦特先生不会为了酒鬼等到很晚。”

屋里静悄悄的，我能听见她在外面吸鼻子。但我他妈能怎么办呢？我飞快地去洗掉手上的龟肉味。水流下来的时候，我从头到脚打了个哆嗦。我顶嘴了。我之前从不顶嘴。我很害怕，但颤抖停止了。可不能让金妮看见我颤抖。我径直走向主路，一次都没回来看门廊。

我上车，让金妮亲吻我的面颊。她看上去不一样了。我从没见过她身上的这些衣服，另外她的首饰也太多了点。

“你看着不赖，”她说，“一点儿没变。”

我们沿着公路向西开。

“咱们去哪儿？”

她说：“找地方怀念一下旧时光。火车站怎么样？”

“没问题，”我转身拿了一罐瀑布城啤酒，“你把头发留长了。”

“喜欢吗？”

“嗯，喜欢。”

我们开车。我望着彩色的雾气，光线在改变色调。

她说：“今天晚上有点怪，对吧？”声音像是从她鼻子里冒出来的。

引用：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想，她已经不是壁炉架上照片里的年轻女人了。

“老爸管这个叫‘傻瓜之火’还是什么的。”

我们在旧火车站旁边停车。火车站的门窗基本上全用木板封死了。我们喝啤酒，看着天空中的色彩渐渐变成灰蒙蒙的暮色。

“你看过你的毕业纪念册吗？”我喝完我那罐瀑布城。

她疯狂大笑。“知道吗，”她说，“我都不知道我把那东西塞到哪儿了。”

我感觉太难过了，连一个字都不想说。我望向铁轨另一头种着梯牧草的田地。那儿有气井，气泵抽出古老的天然气。天然气燃烧成蓝色的火焰，我心想，不知道古代的太

阳是不是也是蓝色的。铁轨向远方延伸，在棕色的暮霭中汇集成一个点。道闸发出咔咔的声音。气罐车在支线上等待。生锈的车轮和铁轨结在了一起。我在思考我到底为什么想搜集三叶虫化石。

“石营镇今晚有大活动。”我说。我看着金妮喝酒。她的皮肤可真白，在夕阳中泛着黄色的光彩，最后一抹阳光把她的红发映成火花。

她说：“我这么靠近气井，老爸会暴跳如雷的。”

“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来，咱们下去走走。”

我们下车，她贴过来，抱住我的胳膊。她的手指像缎带似的抚过我手背上的静脉。

“你回来待多久？”我说。

“这儿就待一个星期，然后去纽约和老爸待一个星期。我等不及想回去了。一切都那么好。”

“你找到男人了？”她看着我，露出她特有的好玩笑容。“对，我找到男人了。他研究浮游生物。”

从我顶嘴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很害怕，但这会儿我又感觉受到了伤害。我们来到气罐车旁，她抓住楼梯，爬了上去。

“就是这样对吧？她的样子很好笑，她蜷成一团，像是跳上了疾驰中的列车。我哈哈大笑。

“要扒就扒靠近车头的那一侧。要是滑下来，你会被甩出去。你这么扒车会被吸到底下去的。再说也没人会扒气罐车。”

她爬下来，但没抓住我的手。“他什么都教给你了。他怎么死的？”

“一小块弹片。从打仗那会儿就在他身体里了。钻进了他的血管……”我打个响指。我想说下去，但画面无法变成语言。我看不见自己崩离四散，每个细胞都离其他细胞几英里远。我把它们压回去，在黑黢黢的草地跪下。我把尸体翻过来，面朝上，我盯着那双眼睛看了很久，最后合上它们。“你从不提起你妈。”我说。

她说：“我不想说。”然后跑向火车站一扇打开的窗户。她向内张望，然后转向我。“咱们能进去吗？”

“进去干什么？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称货物的地秤。”

“因为很吓人，很好玩，我想进去。”她跑回来，亲吻我的脸颊：“我看够了这张阴沉沉的脸。给我笑！”

我认输了，走向火车站。我拖了一把朽烂的长凳到破窗底下，站上去爬进屋里。我抓住金妮的手，扶着她进来。一块玻璃碴儿划破了她的前臂。伤口很浅，但我还是脱下T恤，裹住她的胳膊。鲜血把衣服染成紫色。

“疼吗？”

“不怎么疼。我看不见一只泥蜂落在玻璃碴儿上。它沿着边缘爬行，钢蓝色的翅膀轻轻扇动。它舔食金妮被玻璃刮掉的皮肉。我听见它们在墙里活动。

金妮走到另一扇窗户底下，凑到三合板上的节孔前向外看。

我说：“看见第二座山上的绿色光点了吗？”

“看见了。”

“那是你家屋顶上包的铜。”

她转过来，盯着我。

“我经常来这儿。”我说。我呼吸着有霉味的空气。我从她面前转过去，从那扇窗户望向伙伴山，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暮色中的伙伴山显得愈加庞大，我想着镇子周围我从没涉足过的那些山丘。金妮走到我背后，咯吱咯吱地踩着碎玻璃。受伤的胳膊抱住我，那一小块血迹凉丝丝地贴在我背上。

“怎么了，科利？咱们为什么不找点乐子？”

“还是个小混账的时候，我试过离家出走。我步行穿过这座山另一侧的牧场，一个黑影从我身上经过。我对天发誓，我以为那是一只翼龙。其实只是一架飞机。我吓得要死，就回家去了。”我从窗框上剥掉脱落的油漆，等她开口。她靠在我身上，我深深地吻她。我的双手握住她的纤腰。朦胧的暮色中，她的脖子似乎白得过分。我知道她不理解我。我慢慢地把她放在地上。她的香味升向我，我推开几个板条箱，腾出空间。我没有等待。她不想做爱，只是想打炮。行啊，我心想，没问题。打炮。我把她的裤子脱到脚踝，插入她。我想着廷克的妹妹。金妮不在这儿。我身子底下是廷克的妹妹。一道蓝光从我身上掠过。我睁开眼睛，看着地板，闻到木头被雨水泡湿的怪味。黑蛇。他只有那次非得抽我一顿不可。

“带我和你一起走。”我说。我想感到抱歉，但我做不到。

“科利，别这样……”她把我向后推开。她的脑袋在剥落的油漆和玻璃碴儿之间转动。我盯着遮蔽她双眼的空洞阴影看了很久。她是我很久以前认识的某个人。我有一分钟都不记得她叫什么了，然后记忆回到我的脑海里。我靠墙坐下，我的脊梁感到酸痛。我听着泥蜂筑巢的声音，用一根手指抚摸她的咽喉。

她说：“我想走了。我胳膊疼。”她的声音从胸膛深处传来。

我们爬窗出去。枕木上方亮起一盏黄灯，道闸咔咔扳动。远远地，我听见列车驶来。她把T恤还给我，坐进她的车里。我站在那儿，盯着衣服上的血斑。我觉得无比苍老。等我抬起头，她的车尾灯已经模糊成雾气中的湿红光斑。

我绕到月台上，跌坐进一张长椅。晚风吹凉了我的眼皮。我想到那是唯一一次飞机从我头顶上掠过。

我想象我父亲——一个年轻的流浪汉，密歇根的夕阳照得他眯起眼睛，湖水在他背后。他面容坚毅，因为他在那么多地方挣扎求生了那么多个日子，我突然明白了，他错就错在不该回来，在小丘上竖起那根洋槐立柱。

“有没有注意过，下过雨以后只有蓝色萤火虫会飞出来？几乎没见过绿色的出来。”

我听见列车驶近。她^[5]开得飞快没错。盲目地拖着重负，一点也不疲累。

“唉，你知道泰兹河曾经肯定是条大河。只需要站在伙伴山上眺望河谷，你就会知道。”

她发出的噪声沉甸甸地压在我的皮肤上。她的光芒在雾气中犁出一道宽阔的缺口。一个人只要脑子还正常，就不会企图去扒这列火车。她打定主意，不接受你的挑选。

“吉姆说它曾经流向西北偏西，直到流进圣劳伦斯河。河里以前有雀鳝，有十，不，二十英尺长。他说现在河里还有。”

可爱的吉姆，说这种话多半在扯谎。我望着列车隆隆驶过。一根旧枕木受到车厢的

重压，一下一下地吐出泥水。她太快了，我没法跳上去。就这么简单。

我站起来。我要回家过夜。我会在密歇根闭眼休息——也许甚至在德国或中国，此刻我还不知道。我开始走路，但我并不害怕。我感觉我的恐惧如涟漪扩散，荡漾过百万年的时光。

[1] 佛罗里达州的一项传统运动，由印第安人捕猎鳄鱼的传统发展而来，是一项危险的竞技项目。参赛者须施展一系列高难度动作骑上鳄鱼并将其制服。

[2] 祸水姐 (jailbait) 指有性吸引力但因年纪太小，无法与之发生合法性关系的少女，通常含贬义。

[3] 美国部分地区的民间迷信，认为把死蛇挂在栅栏上就会下雨。

[4] 指古德里奇公司 (B.F. Goodrich Company)，美国大型汽车轮胎及配件生产公司，现已并入联合技术公司 (United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5] 原文中，此处及下文指代火车时均用代词“she”。



布里斯·D'J. 潘凯克

美国作家，生于 1952 年。二十六岁时即自杀身亡，生前仅发表过六篇小说，去世四年所有作品得以结集出版，由著名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推荐，为他赢得巨大的声望。潘凯克深受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影响，作品主要书写西弗吉尼亚乡村生活和边缘人物的故事，风格时而含蓄诗意，时而冷峻暴烈。评论界认为他是比肩海明威和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文学天才。

译者：姚向辉

译有《教父》《漫长的告别》《七杀简史》《黑色大丽花》《水妖》等作品。硬核乐迷，CD 和黑胶收藏 13000 张。

《三叶虫》 (“Trilobites”) 选自布里斯·D'J. 潘凯克短篇小说集《三叶虫与其他故事》 (Trilobites: The Stories of Breece D'J Pancake)，由一页 Folio 授权发表。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Dmytro Pidhrushnyi on Unsplash

小说

老伯伯 /“鸡心”理查德

卡特琳娜·芭布吉娜 | 故事群岛

“那些人真的死了。我亲眼看到的，
他们离我不足两英尺，就像这样。”

乌克兰战事爆发后，编者想起几年前读过作家朋友钱佳楠翻译的两篇乌克兰作家卡特琳娜·芭布吉娜的短篇小说，印象颇深。赶紧与佳楠联系，看看有没有可能再翻译她的其他作品。佳楠很快透过她的同学、芭布吉娜作品的英文译者安娜·莱丽芙获悉，原本住在基辅的卡特琳娜·芭布吉娜已和上百万同胞一样，带着母亲和孩子离开乌克兰避难，刚到波兰不久。在编辑这两篇钱佳楠用两天时间迅速译出的短篇小说《老伯伯》和《“鸡心”理查德》之时，我们也收到了芭布吉娜的授权书。小鸟文学也在联系其他乌克兰重要作家的作品授权，敬请期待。

很久很久以前海岸线就退了，连贝壳都已化进了沙子。即便你有十足的好运找到一枚碎壳，或藏在苔藓下，带刺的藤蔓下，抑或埋在老旧的树根之间，那也只会是蜗牛壳，不会是其他的。那只蜗牛曾于夏天住在这儿，而后死了，风干了。但是，这儿所有的沙子都来自海底，都是碎成齑粉的贝壳和微小的干海藻。这儿的松树长势很好，土豆则生不了根。所以当爸爸说老伯伯自海岸线退了之后就住在这里，我真的没法相信。萨沙是一个字也不信。

但是，真的，老伯伯老得像古人。

我们这儿多的是这样的古人，老人多过年轻人，即便你没法看到所有人。每家每户都有个古人。老伯伯是其中年纪最大的。在教堂里，萨沙和我打量着这些这么大年纪还能出门的人。看，这位是卡齐克·温特尼夫，身体萎缩，皮肤干瘪，蜷在坐车里，是婴儿的坐车而不是轮椅。他的女儿纳迪卡推他来教堂。卡齐克也是古人。看，那位是玛丽亚·多里夫纳。玛丽亚·多里夫纳还能走，不过如果靠脚走，她得花一个星期才能来到教堂。我觉得她不算古人，而是活化石。

他们整天做的就是相互炫耀。不是那种上了年纪的人炫耀自己的小毛病，恰恰相反，他们炫耀自己还能做的事情，炫耀谁活了多少岁。他们炫耀自己又捱过了一周，一天，就仿佛这是一场比赛，看谁撑到最后。

老伯伯比他们所有人都老得多，但是他从不炫耀。他也不去教堂。萨沙和我曾送他去过一次，他站在门口，而后一瘸一拐地离开，念了几句祷告。那天很暖和，我们刚给他洗过澡。只要你给老伯伯洗澡，他就没那么熏人，只有发出来的呼吸有点儿臭。我真的不知道臭味是哪儿来的——他已经没牙齿了，连舌头都没有（我甚至检查过一次）。萨沙说，老伯伯还剩半条舌头。有可能是从哪里摔下来的时候自己咬掉的，也可能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被割掉的。人家说水手就有那样的刑罚。老伯伯没法正常说话，所以他大多数的时间一声不吭。但去教堂那趟他说话了。一看到教堂，

他就猜到我们去哪儿，而后嘟囔：“别搞这一套。”接着他转身，开始往回走。老伯伯走路还不及说话。萨沙和我愣了一会儿，看着卡齐克·温特尼夫、玛丽亚·多里夫纳以及她刚从加拿大回来省亲的女儿，他们全坐在教堂里听布道。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也回家了。很快我们就追上了老伯伯，他没走多远，但他还在走，而且边走边哭。老伯伯哭起来很吓人，就像他突然忘记怎么呼吸了。我试图用各种方法补偿他，我把能找到的最好的苹果捣碎给他吃，他还能吃捣成泥的苹果。他也能喝汤，能吃淋上酸奶油的土豆泥。他还能喝私酿酒。但老伯伯吃不了面包，所以他就干瞪眼，眼神充满哀伤和愁苦，尤其是看到洋葱面包的时候。那天从教堂回来后，我帮他嚼烂了黑麦洋葱面包，吐在他的手心里，而后去萨沙的房间，这样我就不用看着他是怎么吸吮掌心里的面包的。老伯伯不再哭了，他像马儿一样爱着面包。

老伯伯在我们家修整。爸爸说他还要再等七年*，那些舰队才会离开。那些舰队会带老伯伯离开，但他得修整好才能有力量去到海边。他肯定打算走路去那艘属于他的军舰，不然他们要怎么带他走？没有别的办法。没人会帮他——这是他哭泣的原因。老伯伯是个二等小官。我不清楚那意味着什么，因为我还没开始上学。萨沙已经上学了，但他也不清楚。爸爸说那是老伯伯的随身文件里写的官衔。

老伯伯身体是蓝色的。好吧，不算全身都是蓝的，只是腰部以上——他的背背，胸口，双臂都是蓝的。萨沙说老伯伯以前身上肯定全是海怪和挂锚的刺青，不过刺青随着时间褪色。我只是不明白它们的颜色怎么能褪成这样，搞得老伯伯的皮肤全是蓝的。是不是海水变蓝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在里面游泳的人身上的刺青全褪色了？我们的河不是蓝的，它是绿色的，而且很清澈，下雨之后里面有小虾。舰队不会开到这条河上来，没人下去游泳，连牛都不下去喝水，因为一个浪头就可以把你卷走。夏天里，萨沙和我会去找刚被洪水泛滥过的浅滩，我们在那儿游泳，躺在石头上，河水是凉的。我们也在那儿给老伯伯洗澡，要是这样的浅滩离我们家太远，我们就在自家的菜地里给老伯伯洗澡，把一桶桶水往他身上浇。

我觉得老伯伯是被冻成这个颜色的。两年前的冬天他从火车上摔下来。爸爸发现了他，把他带回家。他的个头这么小，萨沙和我起初还以为他是个孩子。爸爸说他来自塞瓦斯托波尔**，可塞瓦斯托波尔来的火车不会经过我们的大山。老伯伯怎么会上那辆火车的？他要去哪儿？去做什么？我不知道，萨沙也不知道，爸爸不肯说（他很可能也不知道）。老伯伯就是这样住到了我们家。我们捡到了他，收养了他。我们没有牛，我们什么都没有，爸爸说：“反正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所以我们留下了老伯伯。

萨沙在他的笔记本里画船，画在那些没被字填满的页面底部，画好之后给爸爸看。萨沙是从哪儿见过那些船的？他的课本里一艘船也没有（我都翻过了）。学校里的墙纸上有艘船，开学第一天的庆典里我看到了，但只有那一艘。萨沙每一次画的船都不一样。他可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但我们没有电视机。

现在是四月。苹果树和野梨树很快会开花。萨沙和我已经开始拾掇我们的菜园，不过我们没给老伯伯洗澡，因为风太大，天气还太冷。井里的水位升高了，低地的云不像通常早春时节的云那样阴沉。春天来的时候，老伯伯可喜欢看那些云啦。萨沙说，那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黑海。

傍晚回家时，爸爸说：“好啦，老伯伯，你有充足的时间。人家说我们的新总统跟俄罗斯谈好了。那些舰队会在这儿停到 2042 年。管他呢，该死的，霸占着港口。我才不在乎呢。”他犹豫了一下，而后给老伯伯倒了一些私酿酒，爸爸没给自己倒酒。离 2042 年还有三十二年，而不是七年。到那个时候，我会是爸爸现在的年纪，萨沙会比现在的爸爸还老。老伯伯可能还是老样子。他会鼓足劲道，走去属于他的那艘军舰。喝酒的时候，老伯伯的手在颤。他的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就像你把桶放到井里时听到的。不过他继续喝着，掩不住微笑。他准是在想三十二年之后他一定可以积蓄足够的力气。或许他最终会告诉我们：他乘那列火车要上哪儿去，之前还坐过哪列火车。

下次给老伯伯洗澡的时候，我们得记住拉扯他的皮肤，拉长了仔细看一看，说不定那褪色的蓝原本是一支船队。爸爸让我回房睡觉，我去了。我梦见大山里的黑云上有船队在航行，它们的桅杆看起来就像最漂亮的松树，那支庞大的舰队扬着灰色的帆，帆被风吹得鼓鼓的，而且掌舵的正是老伯伯，这位很老很老的二等小官。或许很久很久以前海岸线根本不是往后退，而是往上升，升到了大山之上。而我们的家乡，包括爸爸，火车，我们的河，卡齐克的坐车，萨沙的笔记本，教堂，树木，悬崖峭壁，石头，还有我，都陷在海底深处。

到了早上，我坐在爸爸身旁喝茶。爸爸得去上班，我得打理屋子里的一切直到萨沙放学回家。说不定我可以从他的笔记本里撕下几张纸，画上几艘船，就跟他一样。萨沙回家后很快走出房间说：“老伯伯死了。”

萨沙跟老伯伯同睡一张床，我跟爸爸一起睡。

爸爸已经下班回来了，他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没说。

“老伯伯死了。”萨沙重复道。

我知道爸爸在想什么。我们的墓地只有一个空位。那个挨着妈妈的坟的位置是爸爸留给自己的。可还有哪里可以掩埋老伯伯呢？作为老伯伯的家人，我们必须让他入土为安。葬礼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假如我们办葬礼，老伯伯肯定会睁开眼睛，嘟囔说：“别搞这一套。”

萨沙就一直站在原地，似乎在等着爸爸说些什么，但爸爸始终没有吱声。

我决定去看一眼死去的老伯伯。躺在床上的他扬开双臂，仿佛要准备拥抱天花板上的什么，或许是拥抱那些我在梦里见过的舰队。他的军舰或许就在上方。老伯伯的皮肤已经彻底松弛，现在我可以去扯开看那蓝颜色到底是什么？船只？海怪？挂锚？可老伯伯的眼睛看起来很吓人，他的手臂探出床外，手指勾起。我怕假如自己凑近，他会突然抓紧我，不让我去教堂。或许会把我也带走，这样我也必须上那艘军舰，加入黑云深处的空中舰队。

我逃到外面，萨沙在喝茶。

“老伯伯真的死了。”我小心翼翼地告诉爸爸，“好恐怖。”

“死并不恐怖。”爸爸说，“活着才恐怖。”

要把妈妈的坟旁边的位置让出来，他心里肯定难受极了。

“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还剩这么多时间，所以放松了警惕？”萨沙问道，“是因为放松了警惕，所以他死了？”

“你一刻也不该放松警惕。”爸爸说，“尤其是当你觉得你眼前有太多的时间。”

* 英译者注：根据 1997 年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协议，俄罗斯黑海舰队必须在 2017 年离开塞瓦斯托波尔。但是，根据 2010 年乌克兰总统维克多·亚诺维奇与俄罗斯签定的新协议，俄罗斯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租期延长至 2042 年。

** 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黑海门户，俄罗斯海军基地、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地。

“鸡心”理查德

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没人打算离开。城市上空的乌云刚带来了雨，下雨的时候我们在厨房，边笑边计划接下来要做什么，上哪儿吃晚饭。谢里和我把理查德带来了，纳迪娅和拉杜是半途中加入我们的。能在南方的沿海城市待三天简直是浮生偷闲，尤其是最近的政治局势让我们这些记者和摄影师除了睡觉之外根本没有歇息的机会。夏天快到了，我们认为夏天渴望水分，但最后证明那年的夏天渴望的是流血。我是两年前在河内认识理查德的。每天傍晚五点，街上的广播会奏响积极乐观的主旋律歌曲。辛苦工作了一天的越南人回家还得听孩子们歌咏政党，那些工作清闲，坐在大车里的越南人听不见这些曲子。广播几乎不会消停，只有鸟儿的鸣叫才能盖过它们。河内的每家咖啡馆、旅店、美发店，当然还有每家杂货店，都挂着鸟笼。鸟笼悬在商店橱窗上方的屋檐下，但因为那些长势凶猛的藤蔓和铺天盖地的电线，你看不到挤在窄小笼子里的鸟儿。这儿的野鸟一天只露两次面，分别是日出和黄昏，那短暂的瞬息它们占领全城。

一位共同的同事把理查德介绍给我。我们约好在圣若瑟主教座堂碰头，而后在附近走走，以便增进了解。这座越南版的巴黎圣母院和周围的棕榈树，粉条摊及戴斗笠的人格格不入。教堂的庭院里保留着一些旧壁画：东方三王^[1]带着他们的献礼穿越沙漠。其中一位面露惊奇，手指星辰，似乎在说：“看哪，巴尔大撒！看哪，墨尔基！伯利恒之星所在的位置长了一簇蕨类植物，我们该怎么办？”就是这样，这三位失去了他们的向标，好多年来都被困在茫茫大漠里——河内的所有城墙都长满了蕨类植物。一个脚踩三轮车兜售水果的老妇人在路边停下歇息，她似乎可以站着睡觉，她的斗笠微微摇晃，石街上圆形的影子也轻摇在她脚边。

理查德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块头很大，说话声音很响。他穿的 T 恤印着“总统不是我选的”，不过，根据 T 恤的新旧程度以及主人的政治观念判断，他应该是从上任总统就职的时候就买了这件 T 恤。理查德对死亡着迷。

他之前花了整整两个月重走胡志明小道，探访越战遗址。理查德拍下的活人看起来就像已经死了。他总能找到准确的位置和角度。在他拍下的照片里，岸边休息的冲浪者看起来就像惨烈战役后的烈士遗骸，而那些背靠刑讯室外墙站着，懒洋洋眯着眼睛的游客的孩子，像极了遭致集体枪决的越南丛林游击队，即便那些刚在酒店退房，正走去门外大巴的老年荷兰游客，看起来也像是愁眉苦脸的难民，其中那位笨拙地拽着大背包的老人像是拖着一个死去的孩子。

理查德拍的照片都是这么诡异，全都是看起来像死人的大活人。这些照片全打包卖给有名的杂志，连《时代》和《绅士》都争相购买。理查德是西雅图人，那是他第一次出国旅行。不管怎么说，他年纪很轻，喜欢把死亡处理成一种概念，把鲜活的生命处理为死者，以此讴歌流动与变化，鞭笞虚度光阴，表达对任何压制人体生命力量的体制与个人的抵抗与反叛，凡此种种。那天，我们一直散步到夜深，理查德滔滔不绝地谈论死亡，时不时拿起挂在脖颈的相机。我们身旁没有人死去，他没有必要拍照。事实上，有这么多生机勃勃、嗓门洪亮的人（那儿不讲究私人空间）和我们擦肩而过。傍晚大街上人头攒动，每个窗口和摊位都在向我们叫卖食物，每个地方都有人在杀鸡掏鸡心，滑溜溜的鸡心被扔在我们脚边，还在跳动，飙血。我问理查德有没有亲眼见过死人。

“我见过我奶奶被送去火葬场的样子。我当时九岁。”他严肃地答道。

二月的时候很多人写信慰问基辅示威^[2]中的死伤者，理查德也写来了邮件，致以哀悼。他说那首题为《鸭子在泰萨河上漂浮》^[3]的悼念歌曲触动了他，他在网上找到歌词的英译。他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说他感到难过并承诺支持我们，不过我知道他脑子里真正在想什么。示威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发来过几句支持的话语，我也表达过感激。理查德真正不能错过的是一个有这么多死者的地方。我跟谢里聊了聊，我们决定邀请他过来。

等理查德到基辅的时候，没有新的死者了：只有那些被绑作人质的、逮捕的或者失踪的。乌克兰东部已有战事发生，但战事比较平稳，尚未造成难民。所有这些都无法满足理查德，但我们又能拿他怎么办呢？他显然是感到无聊，像孩子一样生起了闷气，他想念被烧焦的橡胶熏黑的欧洲广场，想念燃烧弹，想念枪击。而今市中心只有留给醉鬼和瘾君子的帐篷。他可能认识的外国记者、摄影师和摄像师都被驱散了。我们的世界挤满“他者”，然而理查德考验着我们容忍“他者”的全新底线。他完全带着消费者的好奇心态来看待我们最深层最私人的伤痛，而且我们还必须接受，因为理论上他没做错任何事。他在城里转悠了几天，我们却忙得像狗一样去分析东乌克兰的迟缓进展。这期间他只拍了一张照：一个大约四岁的小男孩摔倒了，被示威者移走的欧洲广场上的卵石给绊倒的，交通管制仍在延续。在理查德拍的照片里，小男孩看起来像是死了，死得很绝望，背景是广场上留下的献给被枪杀的人们的纪念花圈和烛台。

他一定是个天才，这个理查德，一个在死亡不存在的地方记录死亡的天才，一个能

够捕捉隐形却无所不在的死亡的天才。到四月底的时候，我们一同前往敖德萨，前往海边，我们需要逃离基辅的一切，理查德和我们一起。

我们坐在厨房里，一直说笑到凌晨，我们甚至都懒得出去吃饭。拉杜喝了点酒。之后的一天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不需要写也不需要拍。有几个哄闹的球迷计划在晚些时候搞集会，谢里和拉杜想去拍，到了周末我们可以一起去海滩，然后回基辅。

我们都不想起床。谢里和我就那样躺着，看着窗外的阳光慢慢穿过树上的嫩叶。拉杜和纳迪娅已经在我们租下的这间公寓的厨房里轻声说笑。很快理查德加入了他们。拉杜不喜欢理查德，不过拉杜似乎看谁都不顺眼。他因为聪明，没法对他人的缺陷视而不见，又因为诚实，没法忽视或原谅那些缺陷。又或者他就是个迷信、小气、讨厌的罗马尼亚人，是那种我们偶然结识只是为了基于同样的偶尔说再见的人。那时候，我们身边有很多那样的人。

我们在城里吃过早餐，而后去海边。我们穿过由植物园改造的专供内政部职员及家属疗养的度假屋。我小时候和父母去过那儿，但只在春天，因为一到夏天，度假屋就属于比我继父职位更高的官员。记忆中那儿没别的人，只有春天的气息，丰足的阳光，鲜嫩的绿叶，还有一座又一座掷铁饼运动员和划桨女运动员的雕像。

“快倒地。”理查德突然对纳迪娅说。

纳迪娅哈哈大笑。不管发生什么，她总是那样大笑，有时候倒是能舒缓气氛。你知道的，就像当你想一死了之的时候，你身边的人忽然发出真诚，爽朗的笑声，你就没那么想死。“你想怎样？”拉杜问。

“快倒地。”理查德微笑着重复道。依然在笑的纳迪娅把背包甩在一边，而后仰八叉地躺在温暖的卵石上。她的笑声没有中断，做着鬼脸，说地上很暖，天很蓝。她是那种没法安静不动的人，一秒钟也不行。理查德只拍了一张照，而后让我看。当时，他直接拍黑白照：一个死去的女人躺在无人问津的白色雕塑和老树之间，一条腿微微耸起，就仿佛她还在跑的时候被子弹无情击中，她的背包落在一边。谢里也瞅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厉害，我想。纳迪娅站起来，拍落裤腿上的尘土，当拉杜从理查德手中抢过相机的时候，她又笑了。

“她死了。你做了什么？”拉杜大喊。

“她只是看起来像死了。很酷，对吧？”理查德问，但是拉杜已经气疯了。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纳迪娅踮起脚，试图从拉杜的身后探头张望。拉杜对着理查德的相机乱按一通，理查德试图把相机抢回来，但拉杜突然推了他一把，出手很重。拉杜个头小，但是生起气来很凶。

“别把好好的人拍成死人。别把我的女朋友拍成那样。你听见了？”拉杜说，双眼睛盯着理查德，拉杜不知道怎么把照片删掉。

“让我看看。”纳迪娅仍在哀求。

理查德又试图夺回相机，拉杜更用力地推开他。

“都冷静点。”谢里劝道。

“我要砸掉它。”拉杜说着，一手举起相机，“我要砸掉它。”

“把他的相机还给他。”谢里说，站在两人的中间。

“这样。”理查德说着，伸手去抓相机，“我把照片删掉。”

拉杜犹豫了一会儿，但还是把相机递给他。谢里仍站在两人之间。

“我现在就删，行不？”理查德慢吞吞地说，看着拉杜。

我们一言不发地走下海滩，只有纳迪娅还偶尔发出咯咯的笑声。海很静很稳就仿佛潮位很低——我只有在清晨时分见过那样的海。但很快起风了，海水起皱，而后下起阵雨。我们想要招出租车，但沿着海岸的道路都是步行街，所以我们只能冒着雨冲到一家餐馆。我生气是因为餐馆比谢里预想的位置要远得多，他根本不该建议来此躲雨。拉杜不开心是因为我一刻不停地抱怨下雨。谢里是被纳迪娅不间断的笑声弄烦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才回到租住的公寓，浑身湿透，憋着一肚子气。回来后我们连话都不想对彼此说。幸好有人给谢里打来电话，问他次日能不能去跟拍报道，每个人都同意给公寓结账，上车，四小时后回到基辅的家。等我们都把背包装进后备箱之后，理查德突然说：“我要留下。”

“你确定？”我问道。

“我会没事的。”他说，“我就待几天。”

我们象征性地拥抱着分别。谢里坐进了驾驶座。

等之后那个周六理查德一大清早打来电话，我已经知道敖德萨爆发的冲突以及球迷游行后总工会大楼失火的事儿^[4]，我知道超过四十人失去了生命，我也知道理查德肯定去了现场。这是我们知晓的全部：死伤的人，无尽的指责，各种可能引发仇恨的奇怪理由。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已不再感到奇怪。

“我今晚坐飞机回西雅图。”理查德说，“我七点半到基辅。我要拿回我的行李箱。”

我给他发了短信，要他出航站楼，反正我要载他去专供国际航班起落的另一个航站楼。他出来了，我停下车，他坐进后座，他的脖颈上没有挂相机。

从后视镜，我看到他直直地望着前方，眼睛几乎一眨不眨。他没有剃胡子，嘴唇毫无血色，像个老头。我没有问他任何问题，心里想着那些我们必须而且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想着那些正取代日常生活的新日常。每日的折磨，就像这样，只有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才依旧感到恐怖，感到无法挽回。

我把车停在国际航站楼的停车场。理查德从后备厢取出他的行李箱，我们一起去办理登机手续。或者应该说，他去办理登机，我因为某些原因跟着他。进了机场，他忽然停下，转过身对着我，说：“那些人真的死了。我亲眼看到的，他们离我不足两英尺，就像这样。”他用手比划着这个距离有多近。“他们死了。活活烧死的。还有从楼里跳出来摔死的。”

我一言不发，听他说。

“为什么会这样？”他问道。

我没有回答。

离开航站楼的时候，我觉得死的似乎是我和我周围的人，我的脚边布满仍在跳动的鸡心。

[1] 东方三王，又称东方三博士，艺术作品和基督教出版物中经常提到，出现在许多与圣诞节有关的画像里，一般会与耶稣和其父母、牧羊人、以及马厩中的动物一同出现。根据《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在耶稣基督出生时，有来自东方的“博士”朝拜耶稣。

[2] 指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始于2013年11月21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独立广场的公开示威，至2014年2月乌克兰最高拉达投票通过解除总统亚努科维奇职务结束。人权组织统计在为期93天的占领中共造成至少125人死亡，1890多人受伤，还有65人失踪。

[3] 《鸭子在泰萨河上漂浮》(Plyve Kacha)是一首讲述战争中丧失的爱人和孩子的乌克兰民歌，在亲欧盟示威活动中被用来哀悼死去的示威者。

[4] 指2014年5月2日发生的敖德萨惨案。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之后，一些亲俄派人员在敖德萨街头持枪与反俄派对峙，随后引起两派民众之间的流血冲突，双方互投燃烧弹，多人伤亡。最终亲俄派不敌反俄派，被迫退入敖德萨总工会大楼，双方相互射击并有人向大楼投掷燃烧弹，造成亲俄派48人死亡。



卡特琳娜·芭布吉娜

生于1985年，乌克兰作家、记者、剧作家。她著有五部诗集、两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两部童书，在乌克兰深受欢迎。她的小说以明快的节奏、简洁的语言以及对人类温情的敏锐捕捉为人瞩目。她的作品现实性很强，关注当代生活，同时也融入她个人和集体的回忆，然而却永远能提供看待日常情景的全新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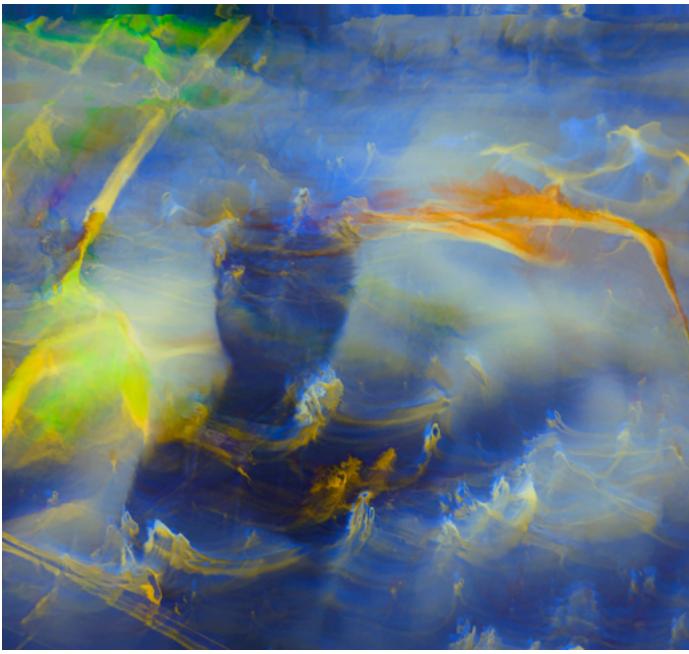
译者：钱佳楠

青年小说家、译者，出版有随笔集《有些未来我不想》、长篇小说《不吃鸡蛋的人》等作品。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坊获得艺术硕士学位，目前于南加州大学攻读文学与创意写作博士学位。

Copyright ©2014–2017 by Kateryna Babkina.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English translation Copyright © Hanna Leliv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Qian
Jianan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小说

水龟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 故事群岛

“你必须用这种方法杀死他吗？”

维克多听见电梯门打开，走道里传来妈妈的疾步声，赶紧合上书。他把书塞到沙发靠垫下面，听见书从沙发和墙之间的缝隙滑下去，再砰的一声掉到地板上，他难过地皱皱眉。她的钥匙已经插进锁孔了。

“喂，维——克——多！”她扬起一条胳膊喊着。另一条胳膊环抱着一只大大的棕色纸袋子，手里还攥着一串小袋子。“我去找了我的出版商，去了菜市场，又去了鱼市，”她告诉他，“你怎么不出去玩呢？今天天气真是太好，太好了！”

“我出去过了，”他说，“出去了一小会。我感觉冷了。”

“咳！”她正在门厅旁边的小厨房里把购物袋里的东西拿出来，“你有病，你自己知道吧？才十月份，你就冷了？我看到所有的孩子都在马路边上玩耍。还有那个我觉得是你喜欢的男孩。他叫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维克多说，反正他的妈妈也不是真正想听。他双手插进短裤的口袋里，短裤是真的短，且太小了，手插进去以后更加紧紧巴巴的。他在客厅漫无目的地走着，低头看着他那双磨损的大头鞋。至少他的妈妈必须给他买合脚的鞋子，而且他特别喜欢这双鞋，因为鞋底比他以前所有的鞋子都要厚实，鞋头宽大，微微翘起，看起来像登山鞋。维克多站在窗前，向外眺望第三大道对面一幢吐司颜色的公寓楼。他和妈妈住在第十八楼，头顶上就是豪华的顶层公寓。街对面的公寓比他们住的这幢楼还要高。维克多更喜欢他们以前住在河滨道的公寓。也更喜欢他以前去的学校。在这里的学校，同学们老是笑话他的衣服。而在那所学校，同学们早就笑话够了。

“你想不出去吗？”他妈妈走进客厅，一边利索地用纸口袋擦手。她闻闻手掌。“咳！好臭啊！”

“不，妈妈。”维克多耐心地回答。

“今天可是周六。”

“我知道。”

“你能说出一周的每一天吗？”

“当然啦。”

“那你说说看。”

“我不想说。反正我知道。”他的眼角开始被眼泪刺痛了，“我都知道好多年了。好多好多年了。连五岁的小孩子都能说出来一周的每一天。”

但他的妈妈没有在听。她正弯腰伏在角落里的绘画桌上。她昨天晚上工作到很晚。

维克多躺在沙发上，一直等到他妈妈凌晨两点躺到长沙发上以后才睡着。

“快过来，维克多。你看到这个了吗？”

维克多拖着双脚走过去，双手仍旧插在裤兜里。没有，他一上午都没瞅过她的绘画桌。他不想管。

“这是小毛驴佩德罗。我昨晚刚创作出来的。你觉得怎么样？这是米盖尔，骑着佩德罗的墨西哥小男孩。他们跑遍了整个墨西哥，米盖尔认为他们迷路了，但佩德罗

一直都知道回家的路，还有……”

维克多没有听。经过多年的练习，他学会了如何刻意地把耳朵关上，但无聊与挫败——他知道挫败这个词，读了很多相关的书籍——钳住了他的双肩，沉甸甸的像他身体里的一块石头，将厌恶和泪水一起挤压到他的眼睛里，仿佛一座火山在他的体内躁动不已。他本来希望他妈妈能听懂他话里的暗示——他穿着那条可笑短小的短裤很冷。他本来希望他妈妈记得他告诉过她，他想跟楼下一个男孩交朋友，那男孩看起来跟他差不多大，十一岁，在周一下午的时候笑话过他的短裤子：“他们是让你穿了你的小弟弟的裤子还是怎么了？”维克多只能懊恼地躲开了。他要是知道他没有别的更长一点的裤子，连一条灯笼裤都没有，更别提真正的长裤，甚至牛仔裤，那还得？他的妈妈莫名其妙地想让他看起来更“法式”一点，让他穿着很短的短裤，直到他膝盖下面的长腿袜，以及带圆领子的长衬衫。他的妈妈希望他永远停留在六岁，一辈子都六岁。她喜欢通过他来检验自己的绘画。“维克多是我的军师，”她偶尔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把画给他看，我就知道孩子们喜不喜欢了。”维克多往往口是心非地说他喜欢他根本不喜欢的故事，或者他不感兴趣的绘画，因为他同情妈妈，因为他的喜欢能让妈妈心情更好。他现在着实厌倦了儿童插画，如果他曾经喜欢过的话——他真是记不起来了——他目前有两个最爱：霍华德·派尔为部分斯蒂文森作品画的插画，克鲁克尚克为狄更斯作品画的插画。太糟糕了，他心想，他绝对是妈妈最不该询问意见的人，因为他就是纯粹地讨厌儿童插画。而且他的妈妈竟然没有看出来，因为她好多年没有把插画卖出去了，自从《乱七八糟》之后。这本书历经岁月的洗礼，封套已经残破，书页也开始变黄。它就放在书架正中一个专门清理出来的位置，倚靠在书架上供所有的人欣赏。书出版的时候，维克多才七岁。他的妈妈喜欢告诉别人，也喜欢提醒他，是他告诉她该画什么，是他看着她画完每一幅画，是他用笑声来表达意见，是他在完全地指引她。维克多对此非常质疑，因为这故事首先是别人的，在他妈妈画插画之前已经写出来了，她的插画就必须遵循故事。自从那本书以后，他妈妈就只是偶尔给儿童杂志供稿，画一些如何为圣诞节制作纸南瓜灯和黑色纸猫咪之类的插画，尽管她总是带着她的作品集不停地拜访各家出版社。他们的收入来源于他的爸爸，他在法国是个有钱的商人，出口香水的商人。他妈妈说他非常富有，非常英俊。但他再婚了，也从来不写信，维克多对他没有兴趣，甚至不在乎自己没看过他的照片，他确实从来没看过。他爸爸是带有波兰血统的法国人，而他妈妈是带有法国血统的匈牙利人。匈牙利这个名字让维克多联想到吉普赛人，但他只问过妈妈一次，她毅然决然地说她没有任何吉普赛血统，而且她讨厌维克多提这样的问题。

现在他妈妈又在试探他的口风，一边戳他的肋骨让他清醒，一边重复道：

“听我说！你更喜欢哪一个，维克多？是‘全墨西哥没有一头小毛驴像米盖尔的佩德罗这么聪明’，还是‘米盖尔的佩德罗是全墨西哥最聪明的小毛驴’？”

“我觉得——我更喜欢第一种说法吧。”

“那是怎么说的？”他妈妈的手掌啪的一下拍在插画上。

维克多试着去回想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但他发现他只是盯着那些铅笔的划痕，还有他妈妈插画板边缘上的指纹。画板中央的彩色图画完全吸引不了他。他的大脑停滞了，没有思考。这是他目前经常有的一个熟悉的体验，这种体验很刺激，也很重要，维克多觉得，而且他认为自己将来某一天会在公立图书馆或者家里那些他趁着妈妈不在的时候随便翻看的心理学书籍里找到有关大脑停滞的内容，也许是有一个叫法吧。

“维克多！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妈妈！”

“这就是问题所在！没什么！你都不能动动脑子吗？”

一股热乎乎的羞愧感在他体内弥散开来。仿佛他的妈妈知道了他在想大脑停滞的事情。“我就在动脑子啊，”他表示抗议，“我在想大脑停滞的事。”他的语气很不屑。那她又能怎么办呢，说到底？

“想什么？”她黑色卷发的脑袋歪斜着，涂了睫毛膏的眼睛眯起来看他。

“大脑停滞。”

他妈妈把戴了珠宝的两只手放到屁股上。“你知道吗，维克多，你的脑子是有点奇怪的？”她点点头。“你有毛病。心理上的毛病。而且智力发育迟缓，你知道吗？你的行为相当于一个五岁的男孩，”她缓慢而沉重地说道，“你周六不出门也还好。但谁知道你会不会走到汽车的前面去呢？不过我正是因为这个才爱你，小维克多。”她用一条胳膊搂住他的肩膀，把他抱到胸前，维克多的鼻子立马戳进了她柔软硕大的胸部。她穿着一件肉色的裙子，胸部凸起的部位有点透光。

维克多心情复杂地扭开了头。他不知道自己是想哭，还是想笑。

他妈妈倒是愉快地大笑起来，脑袋往后仰。“你有毛病！看看你！还是我的小男孩，小短裤——哈哈！”

此时他的眼睛里应该眼泪汪汪了，他觉得，而他的妈妈似乎还很享受！维克多转过脸去，不让妈妈看他的眼睛。然后突然间，他面向了她。“你以为我喜欢这些裤子吗？是你喜欢，不是我喜欢，所以你为什么还要拿它们开玩笑？”

“一个哭鼻子的小男孩！”她继续嘻嘻哈哈。

维克多向厕所冲去，跟着掉转方向，脸朝着靠垫一头扎到沙发上。他紧紧闭上眼睛，张开嘴哭着，但哭的方式是他同样经过练习学会的闷声哭泣。他张着嘴，憋紧喉咙，屏住呼吸近一分钟就能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获得哭泣甚至是嚎啕大哭的满足感。他狠狠地把鼻子、张开的嘴巴和牙齿埋进番茄红的沙发垫里，尽管他妈妈的说话声还是那样漫不经心地调侃，她的笑声还是那样嘲弄，他想象那些声音已经越来越小，越来越远了。他想象浑身每一块肌肉都绷紧的自己正在承受人类最痛苦的折磨。他想象自己正在慢慢死去。他并没有将死亡看作一种解脱，而只是一件激烈且痛苦的事。这就是他闷声哭泣的最高潮。接着他恢复了呼吸，他妈妈的声音又再次侵入：“你听我说了吗？——你听我说了吗？巴扎尔吉安夫人要来喝茶。我希望你洗洗脸，换件干净的衬衣。我希望你为她背诵点什么。你打算背诵什么呢？”

“冬天我上床。”维克多说。他妈妈要求他记住《一个孩子的诗园》[1]里面的每一首诗。他随口说出他脑子里最先想到的一首诗，马上就引发了争议，因为他上次已经背诵过了。“我说的这个，是因为我一时半会想不出来其他的！”维克多大叫起来。

“别冲我大喊大叫的！”她的妈妈气呼呼地朝他冲过来。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妈妈就扇了他一个耳光。

他一只手撑着沙发坐起来，然后背靠在沙发上，膝盖结茧的双腿就在他面前摊开。好吧，他心里想，如果要这样，那就这样吧。他憎恶地看着她。他不想表现出被那个耳光打疼而且还没有疼过去的样子。今天不要再掉眼泪了，他发誓，连闷声哭泣也不要了。他要把这一天坚持过去，把茶喝了，像块石头，像个士兵一样不皱一下眉头。他的妈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将手上的一枚戒指转来转去，时不时地看着他，又立马移开视线。但他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她。他并不害怕。她还可以再扇他一次，他反正不在乎。

最终她宣布她要去洗头，然后就进了卫生间。

维克多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房间里徘徊。他真希望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可以躲进去。在河滨道的公寓里，他们有三个房间，包括一个客厅，他的房间和他妈妈的房间。当她在客厅时，他可以去自己的房间，反之他可以出来，但在这儿——他们在河滨道住的那栋老房子要被拆除了。维克多想起来就很难过。他突然想起那本掉在地上的书，于是推开了沙发，伸手把书捡起来。是门宁格[2]的《人的心灵》，里面全是很精彩的病例分析。维克多把书放回书架，在一本占星学的书和《学绘画》之间。他妈妈不喜欢他读心理学的书，但维克多非常着迷，尤其是那些带有病例的书。病例分析的那些对象都是随心所欲、自然而然的。没有人命令他们。在当地的图书馆分馆，维克多花很多时间浏览心理学书架。这些书架在成人区，但图书管理员并不介意他坐在那里，因为他很安静。

维克多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水。他正站着喝水的时候，一阵窸窸窣窣的抓挠声从灶台上的一个纸袋传过来。一只老鼠，他思忖。他把两个袋子挪开，却没有发现什么老鼠。抓挠声是从纸袋里面传出来的。他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打开纸袋，等了一会，怕里面有什么东西跳出来。接着他朝里看了看，发现一只白色的纸盒子。他慢慢地把盒子拿出来。盒底已经湿润了，盒子像蛋糕盒一样打开。维克多吃惊地跳起来。原来是一只四脚朝天的乌龟，活的乌龟。它的四条腿正在空中不停地挥舞，试图让自己翻个身。维克多舔舔嘴唇，一脸认真地用双手抓住乌龟的两侧，翻过来，再轻轻地放回纸盒。乌龟把四肢收回壳中，只伸出一点点直视着他。维克多微微笑了。妈妈为什么没有告诉他给他带了礼物呢？一只活的乌龟。他想象着自己把乌龟带下楼，也许还能在脖子上系根绳，带给那个笑话他短裤的家伙看看。他或许会改变想法跟他做朋友，如果他发现他有一只乌龟的话。维克多的眼睛因为这些美好的想象而闪闪发光。

“嘿，妈妈！妈妈！”维克多冲着卫生间的门大呼，“你给我买了一只乌龟吗？”

“一只什么？”水关上了。

“一只乌龟！在厨房里！”维克多一直在走道上窜下跳。他停了下来。

他的妈妈也犹豫了。水又打开了，她尖着嗓子用法语说道：“是水龟！用来做炖菜的！”维克多听明白了，身上不禁打个寒战，因为他的妈妈说了法语。他妈妈一般会在要求他服从命令或者预期他会反对的时候说法语。所以这个水龟是用来做炖菜的。他怔怔地接受了，兀自点点头，回到厨房，做炖菜的。好吧，他们说水龟是这个世界过的过客。水龟喜欢吃什么？生菜吗？生培根？水煮土豆？维克多朝冰箱里打探。他举起一片生菜到水龟的尖嘴边上。水龟没有张嘴，但眼睛望着他。维克多又把生菜举到它的两个小鼻孔边上，但它没有表示出兴趣，如果它真的能闻见的话。维克多到水槽下面找来找去，拖出来一个大水盆。他往盆里放了两英寸深的水。然后他轻轻地把水龟倒进水里。水龟划了几秒钟水，好像它非游泳不可，跟着发现自己的肚子就搁在盆底，于是停止了划水，又把脚收了回去。维克多跪到地上，研究起水龟的脸。它的上唇包住了下唇，看起来就是一副非常倔强、不友好的表情，但它的眼睛呢，看起来非常的明亮、闪闪发光。当维克多仔细观察那双眼睛时，他的嘴角扬起一丝微笑。

“好了，水龟先生，”他说，“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拿！——来点金枪鱼如何？”他们昨天晚上吃了金枪鱼沙拉，还有一碗剩下的。维克多用手指挖了一坨送到水龟面前。水龟并不感兴趣。维克多环视厨房，思索着，然后看见客厅地板上的阳光，就把水盆端进了客厅，放到阳光能晒到水龟背的地方。所有的乌龟都喜欢阳光，维克多想。他侧身躺下，一只手肘撑在地板上。水龟注视了他一阵子，然后非常缓慢地、试探性地把腿伸出来往前爬行。爬到水盆的圆形边界时，它爬向右边，半个身子都爬出了水面。它想要出来。维克多一只手抓住它的两侧，说道：“你出来散散步吧。”水龟刚爬进沙发底下的时候，维克多笑了。他轻易就抓住了它，因为它爬得实在太慢了。他把水龟放到地毯上，它纹丝不动的，好像要停下来想一想下一步该做什么，该往哪里去。水龟是褐绿色的。维克多看着它就联想到河流的底部，流动的河水。或许是海洋。水龟从哪里来的呢？他跳起来，跑到书架去找词典。词典上有一幅水龟的图片，但是很死板，又是黑白色的，不如活的这么好看。他从词典只学到了几点：水龟的名字来源于阿尔冈昆语[3]；水龟生活在淡水或者咸水里；水龟可食用。可食用。那就是一种不幸了，维克多想。但他今晚不会吃任何的水龟肉。炖菜都是给妈妈吃的，即使她扇他耳光，逼着他多背上两三首诗，他今晚也不会吃一丁点的水龟肉。

他的妈妈从卫生间出来了。“你在那儿干什么？——维克多？”

维克多把词典放回书架。他妈妈已经看到水盆了。“我在看水龟呢。”他说着，然后才发现水龟不见了。他跪在地上，两手撑地，往沙发底下张望。

“别把它放到家具上。会留下污点。他妈妈说。她站在门厅，一边用毛巾使劲地搓头发。维克多在垃圾桶和墙壁之间找到了水龟，把它放回了水盆。

“你换衬衣了吗？”他妈妈问。

维克多换好衬衣，然后照妈妈的指令坐到沙发上，手捧着《一个孩子的诗园》，开

始攻坚一首全新的准备背诵给巴扎尔吉安夫人的诗。他一次学两行，先用温和的声音对自己大声朗读出来，然后重复一遍，接着把两行、四行、六行诗串到一起，直到他学会了整首诗。他对着水龟朗诵。接着他问妈妈他能否把水龟放进浴缸里玩。

“不行！你的衬衣会打湿的。”

“我还能换上另一件衬衣。”

“不行！已经快四点了。把水盆搬出客厅！”

维克多把水盆搬回了厨房。他妈妈毫无惧色地将水龟从盆里提溜出来，放回白色的纸盒，盖上盖子，再把纸盒放进冰箱。冰箱门关上的时候，维克多惊跳了一下。那里面对水龟来说可太冷了。不过呢，他估计淡水或咸水也时不时会冷吧。

“维克多，切下柠檬。他妈妈说。她正在往大的圆托盘上摆放杯碟。壶里的水也沸腾了。巴扎尔吉安夫人像平时一样准时。她把外套和皮包放在门厅的椅子上，等她刚一坐下，他的妈妈就把茶倒上了。巴扎尔吉安夫人浑身散发出丁香的气味。嘴巴小而端正，唇上竟然有一小撮稀薄的胡子，这让维克多好奇不已，因为他从未见过女人有这样的小胡子，反正没有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过。他从来没跟妈妈提起过巴扎尔吉安夫人的小胡子，知道这是不好看的，但不知怎的，他最喜欢夫人的这撮小胡子。此外她整个人都是单调乏味、不太友好的。她总是假装倾听他的诗歌朗诵，但他觉察到她在听的时候很烦躁，想着别的事情，等朗诵结束的时候，她就很高兴了。今天，维克多朗诵得非常好，非常流利，他站在客厅中央，面向两位正喝着第二杯茶的女士。“棒极了，”他的妈妈说，“你现在可以吃一块曲奇饼了。”

维克多从盘子里挑了一块小圆饼干，饼干正中有一滴橙子酱。他坐下的时候保持双膝并拢。他总是感觉巴扎尔吉安夫人会嫌恶地看他那双光溜溜的膝盖。他经常都希望她能向他的妈妈提议说他已经长大了，可以穿长裤了，但她从来没有，至少他没有听到过。维克多从两位女士的交谈中得知明天晚上劳伦兹一家要来吃饭。那水龟炖菜很有可能就是为他们准备的。维克托很高兴他能跟水龟再多玩上一天。明天早上，他计划着，他会问妈妈他能不能把水龟带到楼下一会，要么系根绳，要么装进纸盒，假如他妈妈坚持的话。

“——像个孩子！”他的妈妈说着，笑着，扫视了他一眼，而巴扎尔吉安夫人也神秘地冲着他微笑，小嘴绷紧了。

维克托已经退下了，捧着一本书坐在房间另一头的长沙发上。他的妈妈在向巴扎尔吉安夫人讲述他如何跟水龟玩耍的。维克多对着书皱起眉头，假装没听见。他退下以后，他的妈妈不喜欢他向她或者她的客人开口。但现在她正把他称为她的“小乖乖维克多……”

他站起来，一根手指夹在书里面。“我不知道看看水龟怎么就小孩子气了！”他说道，脸蛋唰的一下被怒气烧红了。“水龟是很有趣的动物，它们——”

他的妈妈用笑声打断了他，但笑声立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厉喝：“维克多，我想我已经让你退下了。说得没错吧？”

他迟疑了，当即意识到等巴扎尔吉安夫人离开之后会发生什么。“是的，妈妈。我很抱歉。”他随后坐下，重新埋头于他的书了。

二十分钟过后，巴扎尔吉安夫人离开了。他的妈妈批评他态度粗鲁，但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连续批评五分钟、十分钟，而只有仅仅两分钟而已。她忘了买鲜奶油，想打发维克多下楼去买一点回来。维克多穿上他的灰色羊毛外套出去了。他穿上那外套总感觉很尴尬，很招人眼光，因为那外套刚刚长过他的短裤一点点，看上去他就像没穿裤子一样。

维克多在人行道上寻找弗兰克的身影，但没有找到。他穿过第三大道，走到对面那栋公寓楼里的一间熟食店。回来的时候他看见弗兰克正沿着人行道一边拍球一边走着。维克多直接迎了上去。

“嘿，”维克多说，“我在楼上养了一只水龟。”

“一只什么？”弗兰克抱住球，停了下来。

“一只水龟。你知道，像乌龟那样的。你明天上午如果在的话，我就把它带下来给你看看。他可真大啊。”

“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现在把他带下来？”

“因为我们现在要吃饭啦，”维克多说，“再见。”他走进了自家的大楼，心里颇有点得意。弗兰克看起来是真的感兴趣。维克多希望他现在就能把水龟带下去，但他的妈妈向来不喜欢他天黑以后出门，何况现在是真的天黑了。

当维克多走上楼，他的妈妈人还在厨房。沸水里煮着鸡蛋，她又放了一锅水在后排的炉圈上。“你把它又拿出来了！”维克多看见装水龟的盒子放在灶台上。

“是的。我今晚就要准备炖菜，”他的妈妈说，“所以才需要鲜奶油呀。”

维克多看着她。“你要——你今晚就必须杀了它吗？”

“是的，我的小宝贝。今晚。”她晃了晃煮着的鸡蛋。

“妈妈，我能把他带下去给弗兰克看看吗？”维克多急切地问，“就五分钟，妈妈。弗兰克现在就在楼下。”

“谁是弗兰克？”

“他就是你今天问我的那个人。我们经常看到的金头发的那个。求你了，妈妈。”

他妈妈的黛眉拧到了一起。“把水龟带下楼？绝对不行。别傻了，我的乖乖！水龟又不是玩具！”

维克多试图想一个别的理由来说服妈妈。他还没有脱外套。“你希望我和弗兰克认识……”

“是的。但那跟水龟有什么关系呢？”

后排炉圈上的水开始沸腾了。

“你看，我答应了他要——”维克多眼睁睁看着他的妈妈把水龟从盒子里拎起来，当她将水龟扔进沸水的时候，他不禁张开了嘴。“妈妈！”

“这是什么？什么声音？”

维克多目瞪口呆地看着水龟用四条腿拼命地踢着深深的锅壁。水龟张开嘴，眼睛直视着维克多一会，便痛苦地将头往后仰，张开的嘴也在翻滚的泡沫中沉没——一切

都结束了。维克多眨眨眼。它死了。他靠近了一点，看见水龟伸直了腿和尾巴浸没在水里，然后是它的头。他看向他的妈妈。

她正在用毛巾擦手。她瞥了他一眼，叹了一声“咳！”她闻闻自己的手，然后把毛巾挂回去。

“你必须要用这种方法杀死他吗？”

“不然怎么样？跟你杀龙虾是一样的方法。你难道不知道？这样不会伤害它们。”

他死死盯着她。当她伸手想摸他的时候，他后退了一步。他想到水龟大张开的嘴，眼泪霎时就涌了出来。也许水龟刚刚在呼救，但它的声音被沸水淹没了。水龟看了他，希望他捞它出去，但他没有去救它。他的妈妈骗了他，动作如此迅速，他根本来不及救它。他再次后退一步。“不，别碰我！”

他的妈妈抬手就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

维克多咬紧牙关。接着他突然向后转，走到衣橱那里，把外套扔到一个衣架上再挂起来。他走到客厅，倒在沙发上。他此时没有哭，但他的嘴张开了埋在沙发靠垫里。然后他想起水龟的嘴，便阖上了嘴唇。水龟肯定很痛苦，否则它不会这么拼命地蹬自己的腿，想要爬出来。他伤心地哭了，像水龟那样悄无声息地哭泣，嘴巴张开。他用双手捂住脸，免得眼泪沁润了沙发。过了很久之后，他站起来。他的妈妈在厨房轻声地哼唱，他隔几分钟就会听到她忙碌而有力的脚步声。维克多再次咬紧了牙关。他慢慢走到厨房的门口。

水龟已经被捞出来放到木头的切菜板上。而他的妈妈仍旧哼唱着，只瞄了他一眼便操起一把刀麻利地切下水龟的小趾甲。维克多的眼睛半闭起来，但并没有躲闪。他看到妈妈把菜板上那些连着皮的趾甲归拢到手心里，再扔进垃圾桶。然后她将水龟翻过来，用同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水龟灰白色的肚子。水龟的脖子歪在一边。维克多不忍直视，但他坚持要看下去。此时水龟的内脏全部露了出来，红红白白又有些偏绿的颜色。维克多没有听妈妈讲述欧洲以前是如何烹饪水龟的。她温柔而抚慰的嗓音跟她正在做的事情格格不入。

“好啦，别那样看着我！”她突然朝他发起火来，使劲地跺一只脚，“你到底怎么啦？

疯了吗？没错，我看就是！你有病，你知道吧？”

维克多一点晚饭都吃不下，他的妈妈也拿他没办法，尽管她摇他的肩膀，威胁说要打他的耳光。他们的晚饭是奶油碎牛肉配土司。维克多一言不发。他感觉离他的妈妈很遥远，就像他胃痛时的感觉，但他并没有胃痛。等到上床以后，他很怕黑。他看见一张大大的水龟的脸，嘴巴张开，圆圆的眼睛充满了痛苦。维克多希望他能从窗户跳出去，飘起来，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消失不见，却又无处不在。他想象妈妈的双手扣住他的肩膀，把他往回拉，如果他要爬出窗外的话。他恨他的妈妈。

他起身悄悄去了厨房。厨房没有窗户，里面漆黑一片，但他的手准确地摸到了刀架，找到了他想要的那把刀。他想起了水龟，它已经被剁成一锅碎肉，和上了奶油、蛋黄和雪莉酒，躺在冰箱里。

他妈妈的叫声不算轻，似乎要把他的耳朵震掉了。他的第二刀刺进了她的身体，接着再刺她的喉咙。他刺得累了才停下来，而外面的人正不遗余力地想要破门而入。

维克多最后走到门前，将链条插销拔回去，替他们把门打开了。

他被带到一个满是护士和医生的旧大楼里。维克多很安静，服从所有的指令，回答所有的问题，但仅仅是被问到的问题而已，既然他们没有问到任何有关水龟的事情，他也就没有提起。

[1]《一个孩子的诗园》是英国诗人、小说家罗伯特·斯蒂文森的诗歌集，但里面并没有收录一首题为《冬天我上床》的诗。

[2]卡尔·门宁格（1893-1990），美国精神病医生。

[3]阿尔冈昆人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散居于渥太华河河谷，说阿尔冈昆语。



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美国女作家，常年旅居欧洲，以“雷普利系列”犯罪小说闻名于世。她擅写人物之异常的心理状态，步步为营、幽微复杂，气氛往往如乌云罩顶，对善恶的界定也常常与其他犯罪小说大异其趣。美国《时代》周刊选出的50位最伟大的犯罪小说作家中，帕特里夏·海史密斯高居榜首。海史密斯也以短篇小说著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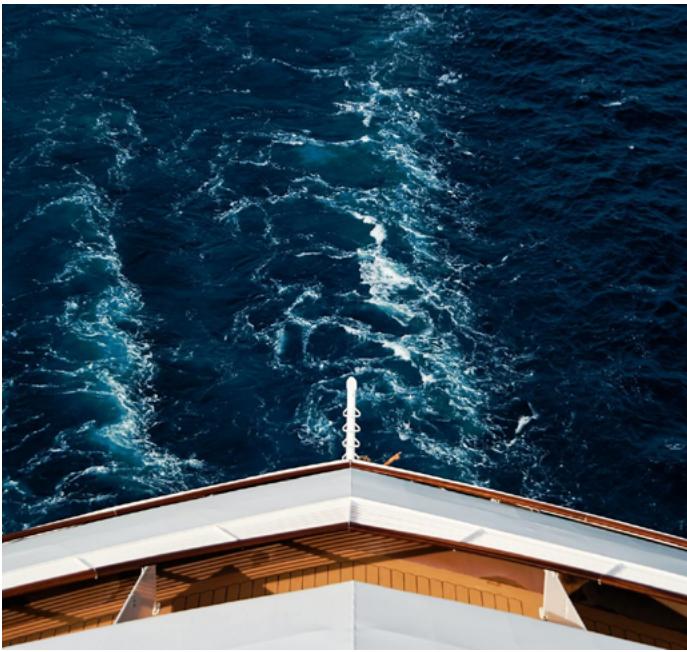
译者：马丹

英文译者，译有《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甘地自传》、《我与书的奇异约会：普鲁斯特散文选》、希拉里·曼特尔《学说话》、约翰·勒卡雷《微妙的真相》、帕特里夏·海史密斯《魅雷普利》等。

Patricia Highsmith "The Terrapin" 《水龟》
from *Under a Dark Angel's Eye*.
First published in 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 October 1962
Copyright © 1993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All rights reserved.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Christian Lambert](#) on Unsplash

小说

临时停靠科拉松

保罗·鲍尔斯 | 故事群岛

我们正在一个巨人的血流中前进。
一个非常黑暗的夜晚。

“可是，你为什么想要让那样一个小怪物和我们同行？这没道理。你知道它们什么样。”
“我知道它们什么样，”她丈夫说，“看着它们，我就觉得舒服。无论发生什么事，只要我可以看看它们，就会提醒我，我那些烦闷苦恼是有多愚蠢。”

他靠在栏杆上，身子往外探得更多，热切地看下面的码头。有卖篮子的；有卖天然橡胶做的彩绘玩具的，那些玩具粗糙、坚硬；有卖用爬行动物的皮做的皮夹和皮带的；还有几张完整的蛇皮摊开着。在这些商品之外，在炎热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在一个箱子的阴影下，坐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猴子。它双手合拢十指交叉，皱着额头，一副忧虑的样子。

“他是不是很妙？”

“我觉得你不可能——而且有点侮辱人。”她回答说。

他转过身来望着她：“你是认真的吗？”他看到她是认真的。

她研究着自己穿凉鞋的脚和脚下狭窄的甲板，接着说道：“你知道我并不在意你的这些混话，也不在意你发疯。让我把话说完。”他点头表示同意，回头看了看炎热潮湿的码头和远处那个悲惨的铁皮屋顶村庄。“不用说，这些我都不在意，不然我们就不会一起来这里了，你可能就是独自一人在这里……”

“你不会一个人去度蜜月的。”他插嘴道。

“你可能会。”她短促地一笑。

他沿着栏杆去抓她的手，但她把他的手推开了，继续说：“我的话还没说完。我料到你会是个疯子，我也料到我得一直让你。我也是个疯子，我知道。但我希望能有某种方法，让我可以感觉到，哪怕一次也行，让我感觉到我的让步对你有点意义。我希望你稍微有点感激。”

“你觉得你这么迁就我吗？我没发现。”他的声音很不高兴了。

“我根本不是迁就你。我只是，在延长的旅行途中，在一艘接一艘臭烘烘的船上，在许多逼仄的小船舱里，尽量和你过下去。”

“你什么意思？”他激动地叫起来，“你以前总是说你爱这些船。你是改主意了，还是彻底疯了？”

她转过身，朝船头走去。“别跟我说话，”她说，“买你的猴子去吧。”

他一脸渴望地跟在她身后：“你知道，如果它让你痛苦的话，我不会买的。”

“如果你不买，我会更痛苦的，所以请你去买吧。”她停了下来，转过身，“有了它我会很高兴的，真的，我觉得它很可爱。”

“我一点也不懂你。”

她笑了：“我知道。我让你很烦吧？”

他还是买下了猴子，把它绑在船舱铺位的金属杆上，然后他下船去逛逛这个港口。这

是一个由波纹铁皮和铁丝网建造的小镇。即使天空里低低地蒙着一层雾，太阳仍旧热得让人痛苦。当时正值中午，街上人很少。他几乎一下子就走到了小镇尽头。在他和森林之间隔着一条狭长而缓慢流动的小溪，溪水黑得像黑咖啡。有几个妇女在洗衣服；小孩子们在水里嬉戏。巨大的灰螃蟹，在岸边的泥土中钻出一些洞，它们在这些洞之间游荡。他在一棵树脚下盘根错结的树根上坐下，掏出一直随身带的笔记本。前一天，在佩德纳莱斯镇的一家酒吧里，他写道：“如何消解一件事给人留下的可怕印象：将注意力集中于给定的物体或情形上，这样各种熟悉的元素就会自行重组。可怕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一个陌生的模式。”

他点燃了一支烟，看着妇女们无望地想要洗干净那些破衣烂衫。然后他把燃着的烟头扔给最近的螃蟹，并认真地写道：“最重要的是，女人需要更严格地遵守性行为的传统仪式。这就是她对爱的定义。”他想到，如果他对船上那个姑娘说这样的话，肯定会被她嘲笑一番。他看了看表，急忙写道。“现代教育，即智力教育，是由男性为男性设计的，限制她迷惑她。她报复……”

两个赤身裸体在河里玩耍的孩子从水里上来，尖叫着从他身边跑过，孩子们身上的水洒落在纸上。他叫住他们，但他们继续追逐，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他把铅笔和笔记本放进口袋里，微笑着看着他们在尘土中追我赶。

他回船时，港口四周的山上雷声滚滚。到开船时，已是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了。

她坐在床铺上，透过打开的舷窗看外面。当他们驶向公海时，尖锐的雷鸣声从海湾的一边回荡到另一边。他躺在对面的铺位上阅读。

“你别把头靠在那面金属墙上，”他建议道，“它绝对导电。”

她跳下地，走到盥洗台前。

“我们昨天买的那两夸脱的白马酒呢？”

他做了个手势。“在你那边的架子上。你要喝吗？”

“是的，我打算喝一杯。”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你干嘛不等天晴以后，到甲板上再喝？”

“我现在就要喝。等天晴，我不想喝了。”

她倒了威士忌，并从洗脸盆上方的壁架上拿了水壶，往酒里兑了些水。

“当然，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她瞪着他。“我在做什么？”

他耸耸肩。“你什么都没做，除了使点小性子。你可以读书，也可以躺下来睡一会儿。”

她一手拿着玻璃杯，一手拉开进入过道的门，走了出去。摔门的声音把那只猴子吓了一跳，它蹲到一个行李箱上，犹豫了一下，又赶紧跑到主人的铺位下躲起来。他做出几声亲嘴的声音想哄它出来，接着又读他的书去了。可他马上就想到她在甲板上孤独而忧郁的样子，这种想法打消了他阅读的乐趣。他把书朝下摊开横搁在胸前，强迫自己静静地躺了几分钟。船现在正全速行驶，马达声比空中的雷暴还要响亮。

他很快起身，上了甲板。船后面的陆地已经被雨幕遮盖，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深水里才有的味道。她独自凭栏站着，俯看下面的海浪，手中的杯子空了。他看着这一切，怜惜之情油然而生，可他无法穿过甲板走到她身边，将自己的情感化为安慰的语言。

回到船舱，他发现猴子蹲在他的铺位上，正一页页慢慢地撕着他刚才读的那本书。

第二天，他们悠闲地准备下船和换船。在比拉尔塔，他们要换乘一艘小一点的船到三角洲的对面去。

晚饭后她进来收拾行李，站着打量了一会儿客舱内部。“好吧，它的确把这儿搞得乱七八糟的。”她丈夫说，“不过我在我的大行李箱后面找到了你的项链，至于那些杂志呢，反正我们全都看过了。”

“我想这代表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破坏冲动，”她说着把一团皱巴巴的纸踢过地板，“而下次它想要咬你的时候，那代表人类本质上的不安全感。”

“你不知道你挖苦人的时候，有多无聊。如果你想让我赶它走，我会的。这很容易。”她弯腰去摸那只动物，但它不安地退到了床铺下。她伸直腰：“我才不介意它呢。我说的是你。它是个小怪物，它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但它一直在提醒我，如果你想的话，你是可以的。”

她丈夫面无表情，这是他决心不发火时的样子。她知道他会等到她对他的攻击毫无防备的时候再发作。此刻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用他的指甲在一个手提箱的盖子上不停地敲打着节拍。

“我自然不是真的说你是一个小怪物。”她继续说。

“为什么不是真的呢？”他说着愉快地笑了，“批评有什么不对？对你来说，可能我就是个怪物。我喜欢猴子，因为我把它们看作是小一号的人类。你认为人类是别的什么东西，某种精神上的东西，或者天知道是什么东西。不管怎样，我发现你是那个总感觉幻灭的人，一天到晚尽想着人类怎么会如此野蛮。我却觉得人类还行。”

“请别再说了，”她说，“我知道你的理论。你连自己也说服不了。”

行李收拾完后，他们上床睡觉。他把枕头后面的灯啪的一声关掉时说：“你说实话，你想让我把它交给服务员吗？”

她在黑暗中踢掉身上的床单。透过舷窗，她可以看到星星，在地平线附近，宁静的海面就从她的下面滑过。她脱口而出：“你干嘛不直接把它扔到水里去？”

在随后的沉默中，她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分了，但温热的微风慵懒地拂过她的身体，使她越来越难以思考或说话。当她快睡着的时候，她似乎听到丈夫慢慢地说：“我相信你会的。我相信你会的。”

第二天早上，她睡到很晚才起床，当她上去吃早餐时，她丈夫已经吃完了，正靠着椅背抽烟。

“你好吗？”他愉快地问，“舱房服务员对这只猴子很满意。”

她一阵喜悦涌上心头。“哦，”她说着坐下来，“你把它送给他了？你没必要这么做。”

她瞥了一眼菜单：它每隔一天重复一遍。“但我真的觉得这样更好。猴子跟蜜月真的不搭。”

“我觉得你说得对。”他表示同意。

比拉尔塔很闷热，尘土飞扬。在前一艘船上，他们已经习惯了周围乘客很少，现在却惊奇地发现新船上挤满了人，真是令人不快。他们的新船是一艘漆成白色的两层渡轮，

船尾有一个巨大的桨轮。在离河面不高于两英尺的下层甲板上，乘客和货物，不分彼此地挤在一起，随时准备走。上层甲板有一个餐室和十几间窄小的客舱。在餐室里，头等舱的乘客解开他们的枕头包，打开他们的食品纸袋。橙色夕阳洒满整个房间。他们朝几间客舱看了看。

“它们好像都空着。”她说。

“我知道为什么。不过，有隐私还是好些。”

“这间是双人房。窗户上还有纱窗。这是最好的一间。”

“我去找个服务员或什么人。你进去吧，先占着。”搬运工把行李留在了过道里，把它们从那儿推出来，然后去找船上的工作人员。在这艘船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似乎都在急剧繁殖。人数已是刚才的两倍。餐室里全是人，地板上被一群群带着小孩和老年妇女的旅客所占据，他们在地上铺开毯子和报纸。

“这儿看起来就像一场大灾难之后，夜晚的救世军总部，”他回到客舱时说，“我找不到一个人。总之，我们最好呆在这里。其他客舱差不多都有人了。”

“我宁愿呆在甲板上，”她大声说，“那里面有几百只蟑螂。”

“而且可能更糟糕。”他看了看铺位，补充道。

“现在只能把那些肮脏的床单扯下来，直接躺在床垫上。”她向过道里望去。

汗水顺着她的脖子流了下来。“你觉得这安全吗？”

“你是什么意思？”

“所有那些人。这艘老爷船。”

他耸了耸肩。

“就这一个晚上。明天我们就到谢纳加了。而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

她关上门，靠在门上，淡淡地笑着。

“我觉得会很好玩。”她说。

“船动了！”他喊道，“我们上甲板去吧。如果我们能出得去的话。”

慢慢地，这艘老船驶过海湾，往黑暗的东岸而去。人们在唱歌和弹吉他。在底层甲板上，有头牛哞哞直叫。而比所有声音更响亮的是巨大的桨叶搅动水发出的声音。

在甲板上，他们坐在喧闹的人群中间，靠着栏杆，看月亮从前面的红树林沼泽上升起。当他们接近海湾的另一侧时，这船看似会一头冲上岸去，但是一条窄小的水道即时出现了，船身小心翼翼地滑了进去。人们立即从栏杆边往后退，在对面的墙边挤作一团。岸边的树枝擦过船身，沿着船舱侧壁刮擦着，然后猛烈地扫过甲板。

他们推开人群，穿过餐室，走到甲板的另一侧；可那儿也一样。

“这太疯狂了，”她大声说，“像一场恶梦。谁听说过一艘船要通过一条跟它一样窄的通道！这让我很紧张，我要回房间看书去。”

她丈夫松开她的手臂：“你就不能跟大家一起开心吗？”

“你先告诉我有什么好开心的，我再看看能不能跟大家一道开心。”她说完转身走了。

他跟着她。“你想不到下层甲板去？下面似乎更结实些。听着。”他举起他的手。一阵阵高声大笑从下面传来。

“我才不想！”她叫道，看都没看四周一眼。

他走到下面。几群男人坐在鼓鼓囊囊的麻袋和木箱子上，在比对硬币玩赌博。女人们站在他们身后，喷着黑色香烟，兴奋地尖叫着。他仔细观察着他们，想到如果他们少掉几颗牙齿，他们会是一个长相英俊的民族。“土壤中矿物质缺乏。”他自言自语评论道。在一圈赌徒的对面，面对着他站着一个肌肉发达的本地年轻人，他戴的大盖帽和淡淡的冷漠气息表明他是船上的工作人员。于是这位旅客费力地走到他身边，用西班牙语对他说：“你是这船上的员工吗？”

“是的，先生。”

“我住在 8 号舱。我能把补票费交给你吗？”

“可以，先生。”

“好。”

他伸手到衣袋里掏钱包，却恼火地想起他把钱包锁在楼上舱房的一个手提箱里了。那人看起来很是期待，伸出手来。

“我的钱在房间里。”接着他又说：“在我妻子那里。不过，如果你半小时后上去，我可以把补票费交给你。”

“是，先生。”那人放下手，只是看着他。尽管他看上去一副四肢发达、孔武有力的样子，但他那张宽大的、长得像猿猴的脸却很英俊，这位丈夫心里如此想着。令人惊讶的是，片刻之后，那张脸露出男孩般的羞涩，那人说：“我去给您夫人喷一下房间。”

“谢谢你。蚊子很多吗？”

那人哼了一声，甩了甩一只手，仿佛他刚刚烫伤了那几根手指。

“很快你就会知道有多少的。”他走了。

这时，船身剧烈一震，乘客中传来巨大的欢笑声。他穿过人群来到船头，看到领航员已经撞到了岸边。纠缠的树枝和树根离他的脸只有几英尺远，船上的灯模模糊糊照亮了那复杂的形状。船艰难地往后退着，航道中被搅动的水升高到与甲板齐平，拍打着船身外缘。船沿着水岸小心摸索着走，直到船头再次朝向水中央，他们继续前进。突然，航道几乎一个急转弯，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他被甩到一边，撞到一袋令人不快的软不拉几、潮湿的东西上。甲板下的船身里传来一阵铃铛声；旅客们的笑声更响了。

终于，他们的船继续向前推进，但是现在，由于航道中的那个转弯越来越尖锐，船走得痛苦而缓慢。在水下，当船身强行蹭过树桩时，它们发出呻吟声。上面的树枝咔嚓断裂，掉落在上层甲板的前部。船头的那盏灯被扫进了水里。

“这不是平时走的航道。”一个赌徒嘟囔着，抬头看了一眼。

几位旅客几乎异口同声地叫道：“什么？”

“有一堆航道可以穿过这里。我们是去科拉松^[1]上货。”

一些人挪动板条箱，围出一块正方形空地，玩家们退到了空地里面。这位丈夫跟着他们。在这里，他们远离树枝的侵扰，相对安全。甲板上这一带照明较好，这让他有了在笔记本上做点记录的想法。他在一个标有圣罗萨利亚驱虫剂^[2]的纸箱上弯下腰，写道：“11月 18 日。我们正在一个巨人的血流中前进。一个非常黑暗的夜晚。”正在这时，船身

与陆地的又一次碰撞害他摔倒了，所有没有坚固物体倚靠的人都摔倒了。

有几个婴儿在哭，但大多数还在睡觉。他滑落到甲板上，发现这姿势相当舒适，就迷迷糊糊打起盹来，只是人们的喊叫声和轮船的颠簸不时打断他的这种状态。

后来他醒来时，船完全静止不动，赌博也停止了，人们都睡着了，有几个人继续在小范围内聊天。他静静地躺着，听着。说的都是与一些地方有关的话：他们在比较共和国不同地方发生的一些让人不快的事情：昆虫、天气、爬行动物、疾病、食品缺乏、物价高昂。

他看看表，已经一点半了，于是费力地站起来，找到通往楼梯的路。上一层的餐室里，煤油灯照亮了一大片东倒西歪的人。他走进过道，敲了敲标有 8 号的舱门。不等她回答，他打开门，里面一片漆黑。他听到远处有一声低沉的咳嗽，便断定她是醒着的。

“蚊子怎么样？我的猴子男人来为你灭蚊了吗？”他问。

她没有回答，于是他点燃了一根火柴。她不在左边的铺位上。火柴烧着了他的拇指。他用第二根火柴，看了看右边的铺位。一个锡制杀虫剂喷雾器搁在床垫上；泄漏的灭蚊剂在光秃秃的床垫上形成了一大滩印渍。咳嗽声又响了起来，原来是隔壁舱里的人。“现在怎么办？”他大声说，发现自己如此生气，心里很不舒服。他突然想到一点，连吊灯也顾不上点亮，就急忙打开她的行李箱，在黑暗中匆忙地摸索着那些薄薄的衣服和盥洗用品。威士忌酒瓶不在那里。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单独喝酒了，要在旅客中找到她很容易。然而，由于气愤，他决定不去找她。他脱下衬衫和长裤，躺到左边的铺位上。他的手碰到竖在床头地板上的一个瓶子。他欠起身子凑过去闻了闻：是啤酒，还有半瓶。船舱里很热，他津津有味地喝完剩下的半瓶温热苦涩的啤酒，将酒瓶在地上一滚，滚到房间另一边。

船没有动，但到处都是喊叫声。偶尔可以感到一袋重物被抬上船时的撞击。他透过那扇装着纱窗的小方窗看去。在船上微弱的灯光照耀之下，前方有几个黑皮肤的人，除了破烂不堪的短裤外，浑身几乎一丝不挂，站在泥做的靠岸处，直直盯着这艘船。透过他们身后没完没了、错综复杂的树根和树干，他看到一堆篝火在燃烧，但那是在远处的沼泽中，空气中弥漫着死水和烟雾的味道。

他决定利用相对安静的环境，躺下睡觉；然而，他发现自己难以放松，对此也并不惊讶。当她不在房间里的时候，他总是很难入睡。她人不在场，就少了那种舒适感，加上担心她回来后会被吵醒。当他听任自己胡思乱想时，他很快会开始构思，并将它们转化为句子，由于他舒服地躺在黑暗中，将这些句子记录下来显得更为迫切。有时他想到了她，但只是作为一个模糊的人物，她的性格为一连串的背景增添了味道。但他更多的是回顾刚刚结束的一天，试图说服自己，这一天让他离自己的童年又远了一点。有时候常常一连好几个月，怪异的梦境让他相信，他终于转危为安，那个黑暗的地方总算被抛在了后面，他再也听不见了。然后，一天晚上，就在他刚刚入睡，还来不及拒绝的时候，他会近距离凝视着一个早已遗忘的物体——一个盘子、一把椅子、一个针垫，那种熟悉的无限虚空和悲伤之感再度袭来。

马达启动了，桨轮搅动水的巨大声响重新开始了。他们从科拉松启航离开了。他很高兴地想道：“就算她现在进来，弄得到处乒乓乱响，我也听不到了。”随后便朦胧睡去。他挠着自己的胳膊和腿。这种长时间持续的、模糊的不适终于变成了完全的清醒，他愤怒地坐起来。在船发出的声音之上，他还听到另一种声音，一种从窗户处传来的声音：音调之高之细，简直不可思议，声音虽然微小，却持续不断。他从铺位上跳下来，走到窗前。这里的航道宽多了，两岸悬空的植被再也不会碰到船舷。在空中，近的，远的，到处都是蚊子扇动翅膀发出的细微嗡鸣。他惊呆了，这种新奇的现象让他彻底开心起来。有那么一会儿，他看着一团黑乎乎、纠缠着的东西滑过去。这时候瘙痒让他想起了舱内的蚊子。纱窗并没有完全蒙到窗户的顶部；有足够的空间让它们钻进来。即使在黑暗中，当他沿着窗框移动手指寻找把手时，都能感觉到它们；蚊子就有那么多。

现在他已经完全清醒了，他点燃一根火柴，走到她的床铺前。当然，她不在那里。他举起喷雾器，摇了摇，是空的。当火柴熄灭时，他看到床垫上的那滩斑渍已经进一步扩散。

“狗娘养的！”他低声说，然后回到窗前，使劲往上拽纱窗，想把裂缝遮住。可是一松手，纱窗就掉落到水里，他几乎立刻感觉到有无数翅膀在轻轻抚摸自己的头。他穿着衬衫和长裤，冲到走廊上。餐室里没有任何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睡觉。通向甲板的门全蒙着纱窗。他检查了一下：它们看上去安装得牢固多了。几只蚊子拂过他的脸，但这不是一群一群的蚊子。有两个女人背靠着墙坐在那儿睡觉，他挤到她们中间，非常不舒服地坐下来，慢慢地再次打起盹来。没过多久，他睁开眼睛，发现天已蒙蒙亮了。他脖子酸痛，站起来，走上甲板，此时餐室里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到了甲板上。

船在一个宽阔的河口上行驶，水面上点缀着一丛丛从浅水里冒出来的植物树木。一些小岛的岸边立着许多白鹭，在清晨灰暗光线下，它们那么明亮，好像自身会发光。

此时是五点半，船即将到达西纳加，那儿每周都会有进入内陆的火车来接应。热心的观察者已经发现前方有一片薄薄的陆地。很快就已天光大亮，水天一色。人们开始吃早饭了，甲板上一股芒果的腻人味道。

现在，他终于着急起来，她到底在哪里呢。他决定立即彻底搜查一下这艘船，不管她在什么人群中，都会立即认出。他先不急不忙地查看了整个餐室，随即排除了她在上层甲板的各种可能性。然后他下楼，那里已经开始赌博了。在船尾，那头牛被绳索拴在两根不怎么结实的铁杆上，它现在不再叫唤了。附近有一个临时搭建的简易棚子，可能是船员的宿舍。当他经过那扇小门时，透过门上低矮的横梁，他看到她躺在地板上，躺在一个人身边。他机械地走了过去；然后又转过身，走回来。这两个人都睡着了，衣衫不整。从纱窗横梁中透出来的温暖空气中，有一股喝过的威士忌和洒在地上的威士忌的味道。

他上楼，心脏剧烈地跳动。在船舱里，他合上她的两个行李箱，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把它们都放在门边，把雨衣放在行李箱上。他穿上衬衫，仔细梳好头发，然后上了甲板。西纳加就在前面，在大山的晨影下：码头，背靠丛林的一排小屋，右边出了村子，就是火车站。

当他们靠岸时，他向两个顽童打了个手势，这两孩子正朝他挥手，只想让他看到自己，

嘴里还叫着：“行李！”两个孩子互相吵了几句，直到他让他们看到他高举的两个手指。为了让他们放心，他还依次各指了他们一下，这下两个孩子咧嘴笑了。他们拿着行李和大衣站在他身边，仍然在笑。他是上层甲板上最早上岸的旅客。他们沿着街道往火车站走去，一路上，每个茅草屋檐下都有只鹦鹉朝他们尖叫。

在拥挤的、待开的火车里，行李终于放上了行李架，他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他痛苦地盯着那条通往码头、尘土飞扬的长长街道。在远处尽头，随着汽笛声的响起，他仿佛看见一个身穿白衣的人影在狗和孩子中间朝车站跑来，就在他注视着的时候，火车开动了，那条街道也随即消失在视野中。他拿出笔记本，坐下来，将笔记本搁在腿上，微笑着看着窗外闪闪发亮的绿色风景移动得越来越快。

(1947)

[1] 科拉松 (Corazón) 在西语中是“心脏”的意思。作者在这篇小说中没有非常明确地写明故事发生地。从上下文推测，小说中的船应该是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一带沿海航行。

[2] 圣罗萨利亚是墨西哥的一个港口城市。



保罗·鲍尔斯

保罗·鲍尔斯 (1910–1999)，美国作家、作曲家、翻译家。生于纽约，大学毕业后在巴黎游历，很早就展现音乐和写作才能。1947年起定居摩洛哥北部海滨城市丹吉尔，直到去世。1949年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遮蔽的天空》被视为二十世纪文学经典。保罗·鲍尔斯是美国海外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长短篇小说、诗歌、旅行文学、音乐等全方位的创作，长期旅居摩洛哥的生平，对北非文学、法语、西语文学的翻译（包括萨特、博尔赫斯等人作品），使他成为一个传奇。

译者：陈新宇

女，湖南长沙人，现居加拿大。图书译者，主要翻译作品有理查德耶茨《十一种孤独》《年轻的心在哭泣》、约翰厄普代克《父亲的眼泪》、维多利亚·希斯洛普《岛》等。在《译林》《外国文艺》等杂志上发表过翻译作品及文学评论。

《临时停靠科拉松》“Call at Corazón” by Paul Bowlers. Copyright © 2001, Rodrigo Rey Rosa,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Wylie Agency (UK) Limited.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SIMON LEE on Unsplash

小说

天使蝴蝶

普里莫·莱维 | 故事群岛

如果我们活得足够久，
或者接受他的操控，就会变成天使。

几个男人一脸严肃地坐在吉普车里，大家都一声不吭——他们四个人一起工作已经有两个月了，但彼此并不是很亲密。那天轮到法国人开车了，他们经过选帝侯大街，汽车在石板路上颠簸，后来在大钟街转弯，绕过一片废墟，一直到了抹大拉街。那里有个弹坑，没法通过，坑里满是泥浆；泥水里有一根管子裂了，煤气从那里冒出来，吹出一串串脏兮兮的水泡。

“26号在前面，”车里的英国人说，“我们下车走过去吧。”

26号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看起来完好无缺，旁边是荒地，地上的废墟被清理走了，长满杂草。有人开垦了几个菜园，零零落落地种着些菜。

门铃坏了，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他们决定把门撞开，但只撞了一下，门就开了。房子里落满灰尘，到处都是蜘蛛网，一股强烈的霉味迎面扑来。“在二楼。”那个英国人说。在二楼，他们的确看到了写有“勒布教授”的门牌，那道门很结实，上了两道锁，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打开。

他们进去时，屋里一片黑暗。那个俄国人打开手电筒，接着打开了一扇窗户。他们听到一群群耗子跑开的声音，却看不到耗子的身影。房间是空的，一件家具都没有，离地面两米高的地方，有一个很简易的架子。两根很结实的杆子，从一面抵向另一面墙，平行放置。那个美国人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拍了照，还画了张速写。地板上是厚厚一层垃圾：破布、废纸、骨头、羽毛、果皮，还有大片红褐色的污渍。美国人用刀片小心刮下一点红色粉末，装进一个小试管里。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堆灰难以辨别的东西，白色的，看起来干巴巴的，闻起来有尿骚和臭鸡蛋味，里面全是蛆虫。“优等民族！”俄国人用轻蔑的语气说（他们之间说德语），美国人又从那堆东西里取了些样品。

英国人拾起一根骨头，拿到窗前仔细察看。“是什么动物的？”法国人问。“不知道，”英国人说，“我从来没见过类似的骨头。或许是某种史前鸟类，但这种鸟冠只……好吧，得做个薄切片。”他的声音里流露出恶心和厌恶，还有好奇。

他们收集了所有骨头，都带上吉普车。这时车子跟前已经围了一群好奇的人：一个小孩上了车，在座位底下乱翻。看到四个士兵过来，那些人连忙四散走开了。几个士兵只拦住了三个人：两个老头和一个姑娘。问他们话，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认识勒布教授吗？从来不认识。一楼的斯宾格勒太太呢？她死于轰炸。

他们坐上吉普车，启动发动机。那个姑娘本来转身要走了，却又折回来问：“你们有烟吗？”他们掏出了烟。姑娘继续说：“那些人把勒布教授养的动物吃掉时，我也在场。”几个士兵让她上了车，把她带到了“四方”指挥部。

“那么，那个传说是真的了？”法国人问。

“看来是真的。”英国人回答说。

“预祝那些专家工作顺利，”法国人摸着装骨头的口袋说，“也祝我们顺利。现在轮到我们写报告了，谁也不能替我们写，真是个脏活儿！”

希尔伯特怒气冲冲地说：“这是鸟粪。你们还想知道什么？什么鸟的粪？找占卜的去吧，别来为难我这个化学家了。你们找到的这些恶心玩意儿，让我花了整整四工夫分析，简直枉费心机。无论是人是鬼，要是能从这里面发现什么新东西，那就让他们把我吊死吧。你们下次给我带点别的来：信天翁粪、企鹅粪，还有海鸥粪，那我就可以进行对比分析。运气好的话，或许能有什么新发现可以告诉你们。我可不是鸟粪专家。至于地板上的那些污渍，在里面我发现了血红蛋白。要是有人问我它的来历，我可能要被关起来。”

“为什么你会被关起来？”警官问。

“是啊，我一定会被关起来的。要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算是我上司，我也会骂他简直是个白痴。那里面什么都有：血液、水泥、猫尿、耗子尿、泡菜，还有啤酒，简直就是德国的精髓。”

上校沉重地站起身。“今天到此为止。”他说，“明天晚上我要请你们吃饭。我在格鲁内瓦尔德[1]找了个不错的馆子，就在湖边。到时等大家轻松一点，我们再来谈这件事。”

那是家被军方征用的啤酒屋，一切应有尽有。上校坐在桌首，身边坐着希尔伯特和生物学家斯米尔诺夫。吉普车上的四位士兵坐在桌子两边，桌子另一头是一位记者，还有在军事法庭工作的勒杜克。

“那个勒布教授，”上校说，“真是个怪人，他处在一个适合搞理论的时代。你们都很清楚，要是某个理论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需要太多文件程序就能通过，受到大家的推崇还有上层的支持。但勒布教授是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家，他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真相，而不是争名夺利。”

“现在，你们别指望，我会仔仔细细跟你们讲勒布教授的理论。首先我只是个上校，不是科学家，我只能从我的角度去理解。其次，我是长老派[2]的人……我相信灵魂不灭，也很在意自己的灵魂。”

“对不起，长官。”希尔伯特执意打断了他的话，“拜托跟我们讲讲您知道的事情。不为别的，只是到昨天为止，我们已经有三个月都在忙这件事。总之，我觉得是时候解开谜底了，让我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您知道，这也是为了工作做得更到位。”

“你说得太对了。我们今晚在这里，也是这个目的。不过说来话长，如果说得有些绕，请大家谅解。如果我离题太远，还要请斯米尔诺夫先生指正。”

“现在我开始说吧。在墨西哥的某些湖里，生活着一种小动物，名字很难记，长得有点像蝾螈。几百万年来，它们一直自由自在，繁衍生息。但在生物学上，它们简直恶名昭著：它们是在幼态下进行繁衍的。现在就我所知，这是件非常严重的事，简直是不可容忍的异端，是对自然规律无耻的一击，尤其是打了那些学者和立法者的脸。总之，好比说一只毛毛虫，具体来说是一只雌毛毛虫，它在变成蝴蝶之前，就和另一只雄毛毛虫交配，受孕产卵。而从卵里诞生的，当然只能是毛毛虫。那变成蝴蝶又有什么用呢？变成‘完美昆虫’有什么用呢？完全不用费那个工夫。”

“实际上，墨西哥钝口螈（忘了和你们说，那小怪物就叫这名字）就省了这麻烦，它们几乎都是这样，都是在幼态下进行繁殖。一百只或一千只墨西哥钝口螈里，才会出现一个特例，可能是因为活得特别久，它们在繁殖之后很长时间，会变成另一种动物，形态会发生彻底变化。斯米尔诺夫，别做这个表情，要不您来讲，我只能用自己的话来说这个事儿。”

他停顿了一会说：“幼态延续就是这种变态现象的名称，意思是，动物在幼体形态进行繁衍。”

晚餐结束，到了吸烟斗的时间。九个男人来到阳台上，法国人说：“好吧，刚才说的这一切都很有趣，但我没看出来，这和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联系……”

“我们正要讲到这里。还要说的就是，这几十年来，他们似乎（上校用手指着斯米尔诺夫的方向）能做些手脚，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这种现象。也就是给墨西哥钝口螈用激素……”

“是甲状腺激素。”斯米尔诺夫不情愿地纠正了一句。

“谢谢。用了甲状腺激素之后，钝口螈总会出现变化，也就是在它们死去之前，会发生变形。这就是勒布教授的假设。他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看上去那么偶然，可能很多其他动物，所有动物，包括人类，都蕴藏着某种可能，具有某种潜力，有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能力。虽然可能有很多争议，但这些生物都处于初级状态，都是些‘草稿’，还可能变成‘他者’，而这种形态变化通常不会发生，是因为死亡在这之前来临了。总之，我们也处在‘幼态延续’状态。”

“有什么实验依据呢？”黑暗中有个声音问。

“完全没有，或者很少。文件里有一部他的手稿，篇幅很长，简直是个大杂烩，有敏锐的观察、轻率的归纳、怪诞晦涩的理论，有时会扯到文学和神话，还有带着仇恨的挑衅，以及对当时一些重要人物的阿谀奉承。这份手稿没能出版，我一点都不惊奇。手稿里有一章，是关于对百岁老人第三次长出牙齿的研究，还包括一份秃头者晚年长出头发的案例记录。还有一章，是关于天使和恶魔的肖像研究，从苏美尔人[3]到梅洛佐·达·福尔利[4]，从奇马布埃[5]到鲁奥[6]。这里有一段内容，在我看来很关键，这一段中，勒布以那种不可置疑，但有些混乱的方式，带着病态的固执，提出了一种假设……总之，他推测：天使不是幻想的产物，不是超自然的存在，也不是诗意图的梦想，天使是我们的未来，也就是我们会成为的样子。如果我们活得足够久，或者接受他的操控，就会变成天使。事实上，接下来的章节是手稿里最长的一章，我也没怎么看懂，题目叫做《转生的生理基础》。还有一章是关于人类饮食的实验：一个大手笔的实验，要完成它，一百辈子都不够。他提出要让整个村庄，几代人都遵循非常严格的食谱，主要基于酸奶，要么是鱼籽，要么是发芽的大麦、水藻糊。同时严格禁止异族通婚，所有六六十岁都要牺牲（‘牺牲’[7]，他就是这样写的），成为祭品，对他们的尸体进行解剖。愿上帝宽恕他！”

在卷首引言里，还引用了一段《神曲》，谈到了蛹的问题，蛹虫与完美的形态——“天使蝴蝶”相差甚远。我刚刚忘了说，这篇手稿最前面有一段献词，是一封信，你们知道是写给谁的吗？是献给阿尔弗雷德罗森堡[8]，就是《二十世纪的神话》的作者。手稿后有一份附录，勒布教授提到了一项‘简陋的’实验，是他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开始的：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基础实验，可以在普通民房里进行（在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的情况下），大钟街 26 号正是他得到许可做这项实验的民用住宅。”

“我叫格特鲁德·恩科，”那姑娘说，“我十九岁了。勒布教授在大钟街建立实验室时，我十六岁。我们当时就住在实验室对面，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的情景。一九四三年九月，来了一辆军用小卡车，从车下来四个穿制服的男人，还有四个平民——两男两女，他们都很瘦，头低垂着。”

“后来又运来了很多箱子，上面写着‘战争物资’。我们当时很小心，只有确信没人发现时，才敢看一眼，因为我们知道这事有些机密。好几个月，我们都没什么新发现。教授每个月只来一两次，独自过来，或是与几个军人、纳粹党员一起来。我特别好奇，但我父亲总说：‘别看了，不要看那里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德国人知道的越少越好。’后来城市被轰炸，26 号房子没被炸毁，但有两次，爆炸的气流震碎了窗子。

“第一次，我看到二楼的房间里有四个人。他们平躺在地上的草垫上，盖得严严实实，像在冬天一样，可是事实上，那几天特别热。他们像是死了，或者是在睡觉，但他们应该没死，因为那个看护平静地待在旁边，边读报纸边抽烟斗。可要是他们在睡觉，空袭警报的声音难道不会把吵醒吗？”

“第二次，草垫和人都不见了，房间里用四根杆子搭了个架子，上面站着四只动物。”

“四只怎样的动物？”上校问。

“是四只鸟，像是秃鹫，但我也只是在电影里见到过。它们很害怕，发出恐怖的叫声，好像想要从杆子上下来，但肯定是被拴住了，因为它们的爪子没离开过横杆。那些鸟似乎努力想飞起来，但它们的翅膀……”

“翅膀怎么了？”

“叫翅膀都很勉强，上面只有稀稀拉拉几根羽毛了，就像……就像烤鸡的翅膀，没错。它们的脑袋我没看太清楚，我家窗户太高了。但那些鸟一点都不好看，看起来有些可怕，特别像在博物馆里看到的木乃伊。但看护很快就来了，挂起几块帘子，不让人看里面。第二天，窗户就修好了。”

“后来呢？”

“后来就再没看到什么了。空袭越来越频繁，一天两三次，我们的房子塌了，除了我父亲和我，所有人都死了。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26 号房子却没有倒。只有寡妇斯宾格勒太太死了，但她当时是在街上，被低空扫射的机枪打中了。”

“俄国人来了，战争结束了，大家都很饿。我们在那附近搭了间棚屋，我尽力凑合着活下去。一天夜里，我看到有很多人在 26 号房子前的街道上说话。有个人打开了门，所有人都簇拥着进去了。我对父亲说：我去看发生了什么。他又跟我说，少管闲事，但我实在太饿，就出门了。我到那里时，一切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什么结束了？”

“他们在那吃喝了一通，他们都带着棍子和刀，把那几只鸟弄成了碎片，消灭了。领头的肯定是个看护，我感觉我认出了他，而且他有钥匙。我记得在结束之后，他还不厌其烦地把所有门都关上，谁知道是为了什么：反正屋里什么都没有了。”

“这位教授后来怎么样了呢？”希尔伯特问。

“没人知道，”上校回答说，“根据官方说法，他死了，在俄国人来的时候上吊自杀了。但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像他这样的人，只在失败面前才会屈服。不管人们如何评判这件噩耗，他确实取得了成功。我相信，要是我们仔细寻找，就会找到他。没准要不了多久，我们又会听到他的消息。”

[1] 柏林的一个城区。

[2] 基督教新教加尔文宗的一个分支，比较激进。

[3] 两河流域早期的定居民族，建立了目前所知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

[4]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建筑师。

[5] 中世纪末意大利画家。

[6] 乔治·鲁奥（1871-1958），法国表现主义画家，宗教画家。

[7] 原文为德语。

[8] 阿佛烈·罗森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一名重要政治人物，为纳粹党内的思想领袖，并著有《二十世纪的神话》一书，是加入纳粹党最早的成员之一。



普里莫·莱维

(1919-1987)，意大利著名作家、化学家，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第 174517 号囚犯，也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代表作包括《这是不是个人》《元素周期表》《终战》《被淹没和被拯救的》等。1987 年 4 月 11 日，莱维从都灵寓所跳楼身亡，官方推断原因为自杀。

译者：陈英 孙璐瑶

陈英，语言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意大利文学的译介与研究，译有“那不勒斯四部曲”、《愤怒的城堡》《碎片》《拳头》《威尼斯是一条鱼》《迫害》《鞋带》等。

孙璐瑶，四川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专业硕士研究生。

《天使蝴蝶》(Angelica farfalla)选自普里莫·莱维短篇小说集 *Storie naturali*。译文由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授权。
Copyright © 1979, 1993 and 2016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p.a., Torino
Reproduced by permission of the Estate of Primo Levi c/o Giulio Einaudi Editore

故事群岛

威廉·特雷弗说，短篇小说是惊鸿一瞥的艺术。来吧，登上这个精选世界短篇小说的“故事群岛”，在惊鸿一瞥中，体味人生种种无奈、困顿、痛苦……



图片来自 [Yiran Ding on Unsplash](#)

非虚构 阿力想回上海

杨樱 | 长乐路百业指南

感觉是哪里都差了那么一点点，
累积在一起，就差了好多。

01

东湖路上的 Peet's 咖啡馆里，在富家女传奇初恋余秋雨发好作文奖与 2000 万收藏级 Air Jordan、卡宴、潮牌 BB 熊 + 精酿啤酒混搭小店主，不，主理人之间，阿力摁下了快进按钮。

回到寿县。所有在上海——不论是崇明的长兴岛还是宝山的长兴岛——所有过去带有上海印记的东西都归零了。没有什么比赛里的第一名，没有余秋雨，也没有广播里的获奖通知，没有富家女女朋友。

寿县考生阿力。他甚至发现自己的学习和当地的考生都有差距。如果他可以早一点回安徽，就能更适应这里的教材，不需要考前恶补。如果他爸爸愿意走走门路，把他塞进更厉害的县中学，那可能还有一个提高班的氛围。当然，如果他不用回到寿县高考……感觉是哪里都差了那么一点点，累积在一起，就差了好多。

归零。就像归零。

“高三跟她分开了，一下子失联了，又换了个地方读书，又要应付高考，那一年是很崩溃的，也调整了很长时间。没有联系，那时候没有微信。我住的地方是个很偏的地方，没有网，如果要上网要去镇上，就是唯一还是唯二的两个网吧。而且学校蛮严的。”

“你没有去过中国那种农村里的镇吗？其实县城还好一点，我当时是在镇上，县城下面的一个镇。两排房子，两排门面，除了镇上的主干道之后，其他都是农田。镇上到县里要 200 多公里，就有这么远。相邻会有一些村，村与村之间都是农田。”

“不烧饭，边上会有很多小饭店，就是那种镇上的小饭店，每天他都会为学生炒个菜弄个盖浇饭。就吃那种。”

“没有人来看我，爸妈也没有来过。老家有亲戚，但是也没来看。那一届，我好像是排第一的……我们学校上本科的好像是个位数。我们那个镇原来属于六安，现在属于淮南了，我的成绩在县里应该不算很好，我们那边有个县一中很厉害……”

“我当时回老家那一年，心态已经很不好了，因为在上海待了这么久，回去以后人生地不熟，生活设施各种条件都差的太远了，有点不习惯，就心态有点急，想随便考个大学就走了，离开那个地方。”

02

阿力本科读了安徽大学，商务英语。

合肥。这个地方从来没出现过在他的人生里。4 年。

他在大学里寻找赚钱的机会。发传单，办英语补习班。搞社团，拉赞助。努力用

VOA 和 BBC 掌握一些国际大趋势。

最后一句是他特意强调的，和提起“作文比赛得奖还是余秋雨给我颁的奖”的语气差不多。在对过往的打捞里，属于合肥时期的荣耀没有多少可以说的。那四年，寒暑假他会去上海，与父母在一起。没有更多互动。合肥，“这两年还可以，那时候不行”，他多年后加了这么一句。

他希望以一种简洁的姿态回上海。考上海大学的研究生。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有很多很具体的原因。他应该更上心一些，别人都去找那位老师的本科学生要笔记复习，他没做。不过，也不止于此。“突然觉得那两年半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家里的表哥表弟已经出人头地了，我觉得有点迷惘，读个研究生出来以后，是我们家族第一个，但是跟他们比，那么早就开始工作、创业，然后我还在读大学，他们有钱，有一切，我还在读书，跟他们差距更远了。迷惘。”

阿力的父母觉得儿子是可以读到博士的，很可能阿力一度也这么觉得。但是阿力觉得这样的人生规划，可能是在哪里不对劲。

归零。

03

“现在觉得，过早接触社会不一定是个好事……我见过的世面不仅如此，我想要更好的。”

富家女的初恋成了一道过不去的坎。它不再是少年情愫，现在变成了世面。就仿佛阿力经历的不是初恋，而是去了一场博览会。

阿力说，如果让他回去再读一次大学，他也不会认为专业对自己的人生会有什么帮助。真正起作用的反倒是商务英语的学习工具们——再提一次 VOA 和 BBC——他把财富和讯息很紧密地维系在一起，这也是他至今日的经验之谈。

考研失败。校招时找了一份在海宁外贸工厂做跟单的工作，做了半年，后悔不迭，虽然不用下流水线，但是一周七天都被关在大工厂里，生活单调枯燥，绝不是他想象中的职场的样子。

第二份工作是他人生最满意的。在一家上海商业设备公司做项目执行。公司老板也是长兴岛人。阿力在这份工作里找到了某种成就感，以及某种自由。

所谓商业设备，就是商场超市里的货架或者装置。例如北京通州家乐福或者上海南京西路丝芙兰，这些都曾是阿力服务过的客户。他带着数十个工程人员，一手包办从设计、设备采购、安装、调试到交付的整个流程，经常一做就是几个月，整个过程中他负责沟通和协调，每天吃住都在外面，职业感觉最完整。

这份对当时的阿力来说很完美的工作因为公司被收购而结束。

阿力重新开始寻找自己人生的方向。汶川地震之后去四川卖药，在宁波做商务小礼品批发。诸多事业开始没多久就停下来。

“创业失败。”

2010 年了，毕业已经五六年了，阿力的人生还是归零。

04

再度出现在上海的时候，阿力和任何一个皖籍创业者没什么两样。事实上是什么籍并不重要，那一阵子上海本地论坛宽带山上流行的说法是，这些人都是“硬盘”。这个从技术名词转化而来的说法杂糅了阶层和地域歧视。被叫做“硬盘”的人当然无需澄清自己是或者不是。但阿力内心的“是或者不是”，是需要证明给自己看的。

阿力在寻找机会。而机会来得很偶然。

他报名参加了一次综艺节目，做观众。

“当时是网上看到招聘贴，综艺节目需要现场观众，可以看明星，包饭，还有工资拿，开始以为是骗子，很好奇，去了以后发现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就跟着他们去现场。当时跟着一个叫小伟的领队——现在很多都没联系了——跟他去，然后我才发现电视里看到的观众都是请的，都是招的。包括那些比赛的选手，都是经纪人找好的。”参加了几次类似活动之后，他觉得招人这个活他拿得住。

“就问领队如果我带人过来是不是可以给我人头费，当时他们说找一个人可以给我 50 块钱。那时候我住得离上海大学挺近的，我就到上海大学去发传单。那时候很少有什么微信群，就在宿舍楼门下面塞传单。那时候要了 10 个名额，第二天我真的给他找了 10 个人过去，就我自己工资除外，一个人给了 20 块钱。”

阿力自此成为“经纪人”。并不是某个明星的经纪人，而是负责揽人的经纪人。几十到几千不等，有的时候指定是某种人，有的时候什么人都可以——更合适的说法，可能是叫中介。

最厉害的时候，阿力有 14 个微信号，一个电话还没有挂掉，十几个电话同时打进来。他招徕观众，给房地产商攒看房团，散发通告传单，甚至某个吉尼斯挑战赛也是他帮忙完成的。那场在上海青浦举办的比赛一共需要 1500 名参与者，阿力包办了其中 1200 名。回顾自己长达 5 年的经纪人生涯，这是最厉害的一次。证书照片如今他在手机相册里还能马上找到，这荣耀驻留了好多年。

当时业务如此之多，以至于他听到电话响就会有条件反射式头痛，神经也整日紧绷，他把每天的工作定义为“解决问题”，做完一个活动就算是解决一个问题。做经纪人这件事到底需要怎样的天赋，阿力没有说，但扛得住接电话和对付人这件事很显然也算一个。

中介规模很快扩大，阿力招募了领队，领队负责具体管理和对接需求，一个人头费里每个环节的人都抽取一定的比例。

后来阿力决定为活动本身提纯。他去考了一个经纪人资格证。

阿力还记得考证的地方在徐家汇的交通大学附近。

有了这个证，他可以接触到微商网红和礼仪模特。他是个真正的“经纪人”了。

05

后来他遇到了鞋。阿力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阿力给一部叫做《盗梦 1949》的电影招群演。主演是李小璐。

李小璐想要一双鞋，俗称“AJ 熊猫”，是耐克在 2013 年发售的一款 Air Jordan 黑白色球鞋。阿力在片场总和李小璐的生活助理聊天，助理求助于人脉广泛的阿力，你知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这双鞋？

阿力到处找，打电话去耐克问，然后到地方一看，发现现场全部都是“黄牛”——各地来的鞋贩子在大街上、火车站雇来排队的闲散人员，“就是火车站那种卷了铺盖到处走的”。这些人通宵排队，拿 70 元一次劳务费。

阿力在鞋贩子手上加了三五百块钱，买到了那双鞋。鞋子本身是 1099 元还是 1299 元他已经不记得了。

鞋贩子，在这一行叫“鞋头”。从此进入他的视野。他开始关注微信公众号，也开始向人打听限定鞋款的发布信息。不过他在跟别人聊的时候，说的不是鞋子的数量价格之类，他会问别人雇一个人排队需要花多少钱，而自己手头有多少人，可以用多少钱提供给他们。

阿力就是这样知道了上海最早的潮流据点都在哪里。如今你跟他聊新乐路的潮店扎堆，他会说比不上早年的长乐路，那时候陈冠希、李晨的店有多火爆，除此之外，现在的世贸 001 耐克旗舰店，以前的百联商厦，还有淮海路 717，以及现在他的邻居 NikeLab，都是热门排队地点。

最早阿力还是一门心思做着经纪人的生意，只不过出现了一条分支业务，替鞋头找黄牛排队。到了 2017 年，阿力有了分鞋的话语权——按照鞋码和款式拿 1/4。以当时潮鞋市场的转手热度，也基本上是把收入分走了四分之一。

李小璐改变了他的人生。阿力就这样进入了潮鞋批发界。

那部《盗梦 1949》，直到阿力成为潮店主理人之后也没有上映。

06

开店。新乐路，襄阳北路，长兴岛。阿力人生重大转折：一，阿力和潮流站在一起了。二，他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资产。

店选在新乐路。长乐路那头的潮店已经连遗址都不可考，而这条路上虽然还有二手奢侈品的包围，几家潮牌在 NikeLab 的带领之下已经扎下根来。阿力给开业选的时间是 2019 年 10 月 8 日。

阿力是开在这半条街的第四家潮店，算得上元老级别，所谓元老，就是新潮店开过来之后店主都会过来打打招呼取经，总之不可能不认识。

这就是你现在可能认识的阿力。他会指点市场，他会看产品的门道，他参加潮流展的时候大家都想看看他身上穿了什么，他能借到价值 2000 万的收藏级球鞋。

所有这些经验的积累不过是两三年的时间。阿力已经变成了力哥。

力哥站在新乐路上来回指点我看一些店，一家叫做 nice rice 的，“这是我以前的客人开的，富二代，有钱，开店开 300 平米。”

说球鞋鉴定，“得物的鉴定师 400 多人，头部就十几个，剩下的都是一个礼拜上岗。”

说 BB 熊，“熊之前量很少的，发售一款就 300 只这样，现在都是在割韭菜了，不断地加发，所以现在熊难做。”

说国潮，“现在有些国潮，上架就被秒，又便宜东西又好，材质好，抄大牌的版型，所有的材质都是日本那边的。”

在襄阳路那家店的大众点评里，力哥和前来打卡的时髦小姐姐顾客合影，他站在穿着长靴短裙，不知道是相机美颜还是整容美颜的小姐姐身后，打出 V 的手势。身上还是那件常穿的黑色卫衣。还是看着朴实。

后来移动互联网了。潮流圈子的历史被一分为二：前半截是阿力和黄牛还能占到便宜的世界：潮流掌握在一小撮人手中，充满了彼此之间才能懂的黑话和暗号；后半截运动品牌把限量款发售移到线上，线下队伍瓦解，平台占有了新机会。做大的除了不断转手赚差价的炒卖玩家，还有真假球鞋鉴定市场。

阿力这个时候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或者更准确地说，进入了短视频界：在抖音卖鞋。

力哥觉得 2021 年的生意不太好做，大家手头似乎都有点紧，至少跟之前没法比。就连中流砥柱中年顾客群也在转型——此前的顾客以中年男性为主，年轻人虽然来得多，但价格敏感，下手纠结。而中年男人不一样，不在意网络差价，还有顾客会包办全家人的鞋，包括保姆。

“中年人，鞋子服装都喜欢年轻化的潮牌。但现在也慢慢转奢侈品，就之前在我们店里买鞋的人去买 LV 了，一万多的球鞋为什么不买 LV 呢，LV 也就一万多嘛，消费观念总是在变。”

“中年男人你说的是 70 后吗？”

“80 后。”

“你不就是 1983 年生的吗？”

“难道我不是中年吗？”

阿力很奇怪地看着我。好像我提问 1983 年不够中年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

07

“这猫也挑车啊，是吧力哥？”

黑色卡宴 S 里坐着阿力的两个小兄弟。他们抱着给媒体的小礼物，还有给潮流展压阵的几双鞋，从新乐路开去大概不到两公里之外的 TX 淮海商场。车歇在路边的时候，小兄弟和阿力指着挡风玻璃上新添的猫脚印和阿力搭讪。

阿力之前说，老婆怀孕了。怀得不是时候。刚买了房，刚开了新店，原本打算再开几家店，现在孩子出来分散注意力。还有丈人丈母娘也是刚刚放心，之前没来上海看店之前还是有点不了解自己。很多事都赶到了一块，不从容。

还有一个大问题。户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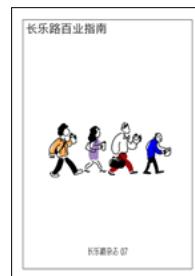
儿子可不能再回寿县了。



“战争.....没有见到它的人是幸运的”

08

我说战争，但它听上去呆板，不准确。战争可以指特洛伊的希腊人，或喝咖啡时所读报纸里的大字标题，并不直接适用于我们，无非是标志着股票交易的起落。然而，这里，它根本不是这样，而是从天而降的大火，机器掠过天空，天空发出嗡嗡响，被震动；下面，在田野里，大火的红色中心在烟雾中闪烁，因为一个人类社会正使尽全力暴露自身，展示每一个人类社会底下隐藏着什么。没有见到它的人是幸运的。
——《站在人这边》，切斯瓦夫·米沃什



2021 年 8 月 3 日到 6 日的巨鹿路。我们这一次是沿着巨鹿路，从陕西南路向西到富民路，中间经过襄阳北路。

路南是单号，路北是双号。我们先说路南。

09

升力投资公司。门开在巨鹿路上，其实在陕西南路更有存在感。巨鹿路的门上有一匾，上面有“檀艺林”三个字，启功题的，原来可能还是对外开放的。这种看不出来的投资公司通常背景深厚，总是有不凡的雅好，或者大气磅礴的俗气，唯一不受干扰的就是钱。

那门，黑色厚重，雕着金箔一样的纹饰，用各种回形图案以彰不朽的未来。呵！

10

过了升力，是巨鹿路 661 号。

这楼外墙诡异，如果细究起来，一个半圆阳台支在不明所以处，上面似封没封，有一个鸽子笼一样的小房间半搭在阳台上，下面突兀地有个单元门，单元门还似乎有一个旧拱留在那里，在门与拱之间是更莫名的两个气窗。它是被什么样的力量、经历扭曲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11

661 号一楼，中间是咖啡馆 Shimmer，也是酒吧。还有一个“Coffee Training”的功能。有一次拐进去喝手冲，说咖啡豆有烟熏味，想必是偏焦那款的，结果喝起来清澈度很高，觉得 46 块钱有点贵，不过比起 Mia 遭遇要好，有一天她去喝，随便点了一个手冲，结账要一百多。

12

最西边的不能叫店，虽然也做生意，但准确来说是一个窗口，一个爷叔卖盖浇饭，没有顾客的时候爷叔总是斜靠在灶台上。窗有防盗栏杆，里面极黑，一只暗黄灯泡做唯一光源，墙面和炉灶被常年的油烟熏成碳色，正好衬着盒饭的浓油赤酱。爷叔递出来的饭盒里，印象中没看到过什么清淡的菜。顾客就站在人行道上付钱拿饭，老顾客常见，不跟爷叔多话，就有一份装好的饭递出来。也会有外卖送出，是比夜里黑暗料理略高一等级的餐饮服务。

13

紧挨着就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作协这个院子，晚夏沉郁饱满，冬天亦是葱葱，一眼望进去不是老房子阔气的门廊，而是不见底的园子，文学殿堂总是给人庭院深深之感。

大门一侧是庄重稳重持重的中国官式白底黑字长条木制大标牌：上海市作家协会；大门另一侧是响当当的若干机构的名字，从靠近大门向外逐次开来，第一排上下两个：收获文学杂志，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第二排是上海文学杂志社，萌芽杂志社；

第三排上下分别为：思南文学选刊杂志社，新概念作文大赛工作委员会。
院子门口几颗瓜子黄杨，百年名木，写树的时候去拜访过。门卫爷叔见陌生人进门就要阻拦，听说来看树倒是分外热情，引我去看更里面的另一棵。找树比找人容易。

14

过了大门，677号是作家书店。这书店与现在流行的书店相差无几，可能略朴素一点。不同之处可能在于，它把畅销书替换成本作协会会员作品，彰显地主之仪。到家中来，中堂墙上挂满奖状之类，也正常。除了自家的荣誉，长三角另外几个作协的头面人物也摆在恰到好处的位置，不冷落，不抢风头。自家才艺展示之外，橱窗里更好位置是留给帆布袋之类的文创用品的，这也没有什么两样。二楼据说也有咖啡，熟门熟路的客人打着招呼走上去，没准就是主人。

15

过了作家书店，一个大铁门，院子里面有一辆蔚来汽车。

16

过铁门，681号，是一个独栋的小楼，三个铺面的开间大小，原来是海上艺术馆，现在闲置着。墙上贴着的告示还是2017年的，说海上艺术馆更名为八号桥艺术空间——1908粮仓，搬到苏州河边上去了。但它挂着四个牌子，显示这里还是作家协会的势力范围：上海文学创作中心，上海作家俱乐部有限公司，华语文学网，云文学网。我去搜了这两个网站，还真的能上，而且流畅，应该还有人在维护。

17

巨鹿路683号和685号，挂着文物保护的牌子，但没有什么解释。一座楼是拉毛墙面，不临街，看不出来现在是什么用途。另一座临街的，红砖勾白线，平常风格。

18

YOXIPUNK，又喜。Vintage饰品店。与长乐路上的又喜是同一个老板。橱窗有小摆设，墙面上挂着大蝴蝶结，风格也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又喜的店主据说是岁数不大的姑娘。

19

又喜边上是一个琥珀字体做招牌字体的“风雅堂”Magpie。“琥珀”这种圆头圆脑的第一代文字照排时代时髦字体可能都没有多少人见过了。这位店主不但坚持“风雅”，坚持“堂”，而且还坚守琥珀字体，估计也是一个久经商场历练的固执的狠角色。不仅如此，它还把墙搞成民国风的青砖风格，把门搞成带门钉的斑驳大红门。不知道都是出于什么考虑。它曾经是个Massage，现在已经不营业了。不过，看起来正在启动装修，也许久经沙场，说不定会卷土重来。

20

687弄是一个大院。看势头不比作协小。里面楼前挂着“中兵（上海）有限责任公司”的牌子。这公司看介绍就是一个做贸易的，但不管是名字还是业务，都给人有背景的感觉。你去网上还会查到它有一个法人代表，叫“郭佳”。

21

691号。靠东边有一个大铁门，也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但它的隔壁很平易近人，天齐果园，水果店。这水果店不知道从哪里继承来的装修风格，搞成纯木装修，没有水果店的水灵气。同样挤在这个装修风格下的是同样有着古典名字的“锦鑫商店”，就是寻常的便利店，因为在巨鹿路，所以卖烟和酒的种类自然要多一些。

22

693号是个门开在路边的民宅。防盗门的边上，是693弄堂，我们这个街区隶属于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居委会叫陕南居委会，居委会办公就在本弄堂深处的3号。

23

695号又是一个原木装修风格的店面，只是这里卖的是酒，Wine Shop。有一段公路商店想把它纳入麾下，但人家经营多年，做自己挺好，好像不大在意公路商店“溢出”的流量。

24

697弄，是两个楼中间有窄窄的过道，弄堂并不深。它的底部就是蒲园的后墙。

25

699号临街有五家店。一家房友中介；一家美甲美睫店，同时做“韩式半永久定妆”，名字叫Natural Nail Spa；一家五金店，巨鹿五金，专业人士，在招牌中间还安了一个暗门，打开是个小仓库，码了些粗粗细细的PVC管，这老板不擅言词，不爱做生意的样子；

小李水果店，水果看着还不错，同时卖新疆手工冰激凌，不知为什么做了阿拉伯文字的招牌，冰激凌只在晚上卖；

第五家店是卖饰品和服装的Lady Fafa，以前是自行车店，现在自行车店搬到对面，陕西南路路口是这对巨鹿路传奇夫妇的商业帝国；

SNN是一个面目模糊小时装店，从挂出来的衣服看，风格蛮年轻文艺的。

【小李水果店】

小李水果店是个隐藏着的女权主义者、朋克和一切皆可参与倡导者。可能是这条街上最有表达欲的机构。

过年的时候店主回家，只剩下一个玻璃门对着街，贴满了招贴、海报。

最显眼的，排在最上面的是“刺纸 / 春春春春春报”第一期的海报。这是个什么报，是什么样的周期，刺纸是指以皮肤为纸的刺青，还是就是一个纸——光看这里是完全摸不着头脑的，或者是被它极其“嚎叫”感觉的画面打蒙……事后去查，互联网上不多的内容，《刺纸》是个地下杂志。几个跟云南、广州等地有关的地下杂志。

本期海报的主题是“搓碟大师”的版画，唔，看起来好像是一位女性手淫者。

下面是若干个版画——据说这杂志是版画界的人物做的，这些版画也不是寻常角色：“春水”“月经”“不要相信男政治犯 / 男爱国贼的话”“牠”，这些有汉字在场的图案，你按你的理解去读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画，比如花啊桃子啊和一些不明物体，充满象征意味。

【刺纸】

我们的插画作者陆冉补充，“刺纸”是广州的艺术家组合，有一份同名地下刊物，原来是放在写字楼洗手间里面，“刺纸”本身是广东话“厕纸”谐音，喜欢在全国各地小区里面搞活动，推广版画，手工印刷，“有点1968年五月风暴到处张贴手工海报的那个意思”。

26

701弄的门长年锁着，上面写着进弄堂从703弄进。实际上就是一排楼房的两侧通道。两个弄堂中间临街只有一个黑铁门和一个窗。黑铁门边上挂着光明牛奶箱，写明是七〇一弄2号，墙上还有六户人家的信箱。

27

703弄堂里可以有车出入。东侧门牌号应该是七〇一，西侧应该是七〇三。从弄堂里出来，正对着巨鹿菜市场，心想这地方买菜可真是方便啊。

28

703弄出来西边一点是酉酉发屋，洗好的毛巾像本地阿姨一样把晾衣杆挑在很高的树上，很本地化，看店内，也很社区发廊的样子。

29

再向西缩进去一点，是Yoga's粉分子。它已经是襄阳北路1号的底商。就到了襄阳北路头上了。

【脏馆子和苍蝇馆子】

巨鹿路上可以称为苍蝇馆子的店有不少。顾师傅炒菜，小食堂，原来的阿毛、志志酒家广义上都有苍蝇馆子的特点，虽然服务人群不一样，但不虚张声势，不骗你，工薪阶层就是工薪阶层，白领小聚就是白领感觉，打工人吃口热饭的地方就合该是这样。

它们的整洁程度和它们各自想服务的人很搭。粉分子就不是这样。

这个粉分子，以前在泰兴路上。早上上班会从它们门口经过，排污井的周围都是油，它的门前摆着两个油污的湿垃圾桶，那是世界上最脏的餐馆。

现在在巨鹿路，它的门口排污井周边还是同样多的油。我觉得它可以继续拥有这个称号。

完全不懂为什么会有人爱它。

30

过襄阳北路，那个围墙上写着军方口号的院子，延续到巨鹿路上。在这条路上有个做旧了的斑驳的大门，门牌号是707号。资料上说，这里应该是蒋公秘书潘公展的旧宅。

31

过了这个已经归了军方的宅子，再西边的709号院子是上海文化界的地盘。一个大临街门市房有气势非凡的牌子，感觉占了一个街区：“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广播电视台，上海市文物局政务服务大厅”，大玻璃门，玻璃门上也写着工作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9:00~11:30，下午13:00~16:30，法定节假日除外，还有“一网通办”几个字，不知道有哪些业务是需要在这里办的，里面也有柜台，也有一些像柜员一样的服务人员，只是人气不是很旺。

709号当然也会配一个院子，真正的公务人员并不是前台亮相的柜员，所以这个院子有正经的地地道的机关气。709号的另一个大门前挂了四个牌子：上海艺术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文化管理处，上海市影视摄制服务机构，上海市影视版权服务中心，除了文化管理处像个机关的名字，其它三个正确的说法应该叫文化系统下属事业单位——这种分类想必应该没错。

里面建筑有些来历，铭牌上介绍说：原天主教圣言会善道堂堂址。1930年建，砖混结构。外墙为青灰色卵石墙饰面。窗套、线脚为灰白色水泥链状隅石装饰。既然是文物局的地界，想必这介绍是极专业准确的了。与这个老教堂相配的，估计是另外一个独特的牌子的办公地：上海市文化艺术档案馆。

32

717弄。虽然从外面看与巨鹿路诸多弄堂没有什么差别，但弄堂口有一小牌子，上面

写着“军产住宅管理区”，就让人踌躇了。这一带在老上海百业指南里是遗留下来待开发的绿地，二战后美军驻上海的俱乐部、服务社之类也在那里，司徒雷登别了之后，这里自然继续为军方占据，所以军管住宅——我记得他们应该管这叫营房来着——也正常。再往前走有一个南京军区的幼儿园，也很妥帖。

这个幼儿园的全名叫“南京军区上海实验幼儿园”，在巨鹿路上占了很长一段，窗子上落满了灰，看起来像是好久没有小朋友来过了。但大门边上的“入园五步曲”显示新冠疫情之后还是继续开园的，因为特别要强调量体温。它的门牌号是733号。

33

它的隔壁是735弄，看着有些杂乱，没有军产的牌子，看起来是告一段落了。

34

再隔壁是739号，润发五金和小食堂。小食堂资格也很老，早上炸油条的香味充斥半条巨鹿路。总是人来人往，门口常有外卖小哥等活。

35

741号是爱美尔大楼，又叫蓝宝石公寓。巨鹿路上存在感极强，因为够高，原来四层，加了两层，就很伟岸了。公寓朝南，层次丰富，在弄堂里。临街的北面一楼本来是各个单元门，位置太好，大都开发成底商，从单元门拐到左右，藏若干小店。

男前研究所。去的时候门关着，它是这一排门面中自己有独立入口的一个。

PTP。时装店。

La Cape。原来在陕西南路也有一个店。

Wild Tattoo。文身店。搞了一个傅满洲形象的人做Logo。

Do nail。美甲店。

Acoe, Hair Salon。

JST，驾仕堂。在新乐路上也有店。

玖厢礼服私人定制。

Verona。花坊以及婚礼服务。门口气势也很足。

36

进到弄堂里，拐到爱美尔大楼南侧，还有很多商业，值得单独为它做一次调查。

中间那个楼上有气势不凡的户外楼梯。惊喜。

37

过大楼，是775弄的弄堂口。那些门牌号都在爱美尔大楼的弄堂里消化掉了。这个弄堂门口铁门虚掩，上面用铁链子连接，看着敷衍。但这院子极其干净清爽，可能是这附近商业过于繁盛，这让人终于可以舒了一口气。

38

779号是一个没有门面房的寂寞的临街楼。有一个很有街道机关特色的防盗门，“经济性社会捐助接收点”，编号是上海静安04-10。

过了这个门，感觉整个“巨富长”——我一直很谨慎地不用这个词，因为它太有那种房产中介夸夸其谈的轻浮口吻了。但这里确实有那种商圈的味道了，如果襄阳北路巨鹿路那里还是本地人的热闹，这里就是小红书热闹了。富民路近在眼前，对面JULU 758新贵不可一世。

39

再向西一点，787号是一排门市。第一家是捷强烟酒，这是一个连锁店，在上海有不少家，这个招牌比其它地方的要洋气一些，不像以前的招牌，透着一股“爱我中华”的中老年华子气。

40

它的隔壁是一个小门加一个小招牌，门不起眼，牌子亮闪闪，就叫“巨富长”，房屋中介，房屋托管。有logo，有电话，比它的门面更显眼的是两组摆放整齐的充电宝。

41

然后是“为民门窗店”，灰色墙面灰色招牌，这几个字勾着同样亮闪闪的银边，这可能也是全上海最早变得有腔调的铝合金加工店了，它的工作也无非是断桥铝门窗，不锈钢加工，雨棚定制，纱窗定制，金属道具，百叶窗定制，上门维修，室内装修，高先生的工作时间是AM 7:30 ~ PM 8:30。名片就在门边放着，承继了扁平设计风格，升级了，高先生土绅化了。

42

789号是襄阳饭店洗衣房。一个酒店洗衣房独立出来成了门市，显得高级，就跟延安宾馆下属面点房卖“静宾包子”一样，有传奇色彩，让人心动，以前它叫玉婷洗衣房，这就不行，与满大街安徽人开的各种店没什么两样。它的一扇门上写着“干湿洗熨烫织补”与另一扇上的“襄阳饭店洗衣房”相映成趣。其实，襄阳饭店倒是没啥了不起，跟个提供钟点服务的情趣酒店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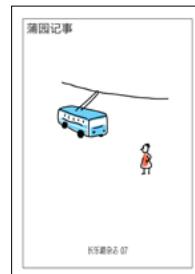
43

它的隔壁是大炎行，卖杂货，卖礼品，当然也卖咖啡也卖酒（看图好像还卖冰激凌），太多元了。我们看到的时候，窗台上有一人正在窗外坐着喝着，同时对着电脑工作，没准是老板。大炎行的全称叫大炎行商贸有限公司，一并醒目地放在招牌上。

44

它的隔壁791号是个红楼，一楼靠东侧是奇境Massage, Gin Spa, 与它紧紧连在一起的是795号，著名的辉哥火锅。老字号了。台湾人的火锅。

拐过去就到富民路了。下一次我们走另外半边的巨鹿路。



45

小七的鱼

小七住在我们办公室楼下，在我们搬到蒲园的第一天，小七和他妈妈是最早来拜访我们的人。

那天小七的妈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楼里的格局：一楼有一个独立院子的是教书法的，有钱人，不得不，一礼拜只来一次，一次只来半天，书法班，其它时间都闲在那里；一楼后面是个公用厨房，穿过厨房住着一个老太太，后来我们知道她是王老师的王老师；一楼半那里住两个人，一家门口总是有快递堆在那里，显然是个年轻人，那是前健身教练乔先生，其实他人总是在的，只是懒得出来；他的对门是本地的一位老阿姨，不总是在这里；二楼和二楼半呢，都是你们办公室；三楼有两户，一户本地爷叔，一户是租房的小盛，不要招惹他们，不要嫌他们占了楼道里的空间。我们认为楼道的东西都是爷叔的，但看着楼道里的带英嘴和法嘴的打气筒，觉得与爷叔身份不大相符，后来小盛搬走了，楼道豁然开朗，原来真的是错怪了爷叔，低估了小盛。

小七妈妈在介绍这些东西的时候，小七跟宜家的一堆包装纸盒滚在一起。小七三岁。是蒲园人气担当。小七爸爸是辉哥，中通的快递员，总是来去匆匆。他们家住在一楼汽车间，就在进楼的门边。这天在他们家门口发现了几条鱼，小盆里，水，灰色的鱼，几朵绿花菜浮在上面。很好看。

辉哥在整理快件。

“小七最喜欢鱼。”

“只要是水里的，他都叫鱼，螃蟹啊，虾啊。”

“这鱼是从苏州河钓上来的。”

“公司在苏州河边上，有人喜欢钓鱼。”

“对，叶家宅。”

晚上苏州河边，总是能看到有人钓鱼。原来这么好看，像水墨画一样。

46

无轨电车

早上，第一趟19路电车从泰兴路过。有电车特有的电流的声音（也可能只是我一直以来的幻觉），有轮胎缓慢磨过柏油路的声音，有拐过弯之后突然加速的声音……我是说早上，听到这个声音，感觉一天就开始了。

无轨电车的声音有魔性，从小就喜欢，声音、大辫子、穿行在通常不够宽大的街上，一起凑成城市感。不过，很多人不喜欢电车，理由也特别简单，空中有电线是不妥当的。这种开发区美学观也传导到了国际超一流城市上海，财大气粗，令行禁止，超一流城市有超一流的市民和超一流的执行力，就有“架空线合杆入地”政策，恨不得把所有线路都埋到地下，路边的电杆统一换成黑色的（讲真，并不难看），集合路牌、摄像头（越来越多）、路灯、道路指示等种种功能。

不过，好像并不是所有人都买黑电杆的账，电杆的集成权也是权力一种，归谁管，谁统筹大概也是有高下之分的——比如有人不愿意受控于某个电杆管理局这样的机构，另起炉灶……所以你会看到黑电杆整齐起来之后不久，又有银色金属杆一夜之间树在路边，这是公安系统专门用来挂摄像头的。说老实话，它没有黑电杆好看，并且，它过于跋扈了。

无轨电车部门人微言轻，没有权力加持，又显然违背了开发区审美原则，所以必须除掉。

开始时说上海会留12条无轨电车线路，后来又有人说，不行，太多了，只应该留6条。这6条作为工业遗产或者历史文物，已经足够开恩了。

47

城市独有的声音

想到电车的声音，是看到帕慕克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有的声音。他说，“每一座城市都有一种别处听闻不到的声音，所有居住于此的人们都对此甚为熟知”。现在城市大

了，每个地方都有不同。在湖南路的时候，听到“旧家具，旗袍，文革用品，九子盘，毛主席像章……”一个特别有文革宣传车范儿的标准女声跟着助动车拐进弄堂，这就是湖南路上的上海。别的地方偶尔也会听到，淹没在市声里，没有湖南路上的音效。帕慕克说：“巴黎的地铁汽笛声，罗马的摩托车轰轰声，以及纽约奇特的呼啸声。伊斯坦布尔也有一种声音，只它的居民所熟知。那是一种六十多年来，当渡轮驶入木质码头时，他们听到的金属轰鸣声。我们的渡轮最后终于到达黑贝里亚达了，我和哥哥立刻跑过码头、冲向岛上。祖母和母亲在身后喊着让我们小心别摔倒，而我们早把她们抛在脑后。”

长乐路上的独特声音是什么，好像还没有感觉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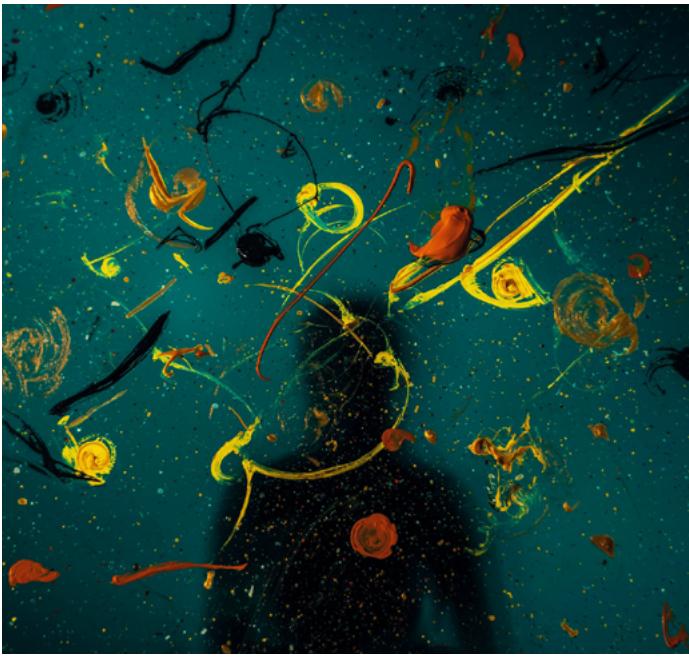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长乐路百业指南

我们打算用文字记录一个街区的即时生活状态，它像亚马逊森林一样，高密度兼容形态各异的人物。每天都像不可预知的探险，唯有时间不可阻挡。



图片来自 [Jr Korpa on Unsplash](#)

非虚构

网瘾治疗中的情绪、欲望和恐惧

饶一晨 | 田野中国

那些充满着愤怒、担忧、恐惧与不和谐的声音，究竟传递着什么呢？

本文为作者“网瘾治疗基地故事”系列的第五篇，也是终篇。第一篇《被“绑架”到基地的少年》已在卷九刊出，第二篇《甜与权力》已在卷十刊出，第三篇《<英雄联盟>和不确定的治疗世界》已在卷十二刊出，第四篇《“监管者”眼中的网瘾治疗》已在卷十三刊出。

上一篇，我们透过成年人复杂的内心冲突重新理解了网瘾治疗基地和治疗的内涵。而在这一篇，也是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我们将目光重新聚焦到这些青少年学员，通过他们在团体治疗中的交流，我试图理解他们在基地所经历的人际冲突和情绪碰撞，以及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每个个体的成长历程与机构之外的际遇。

那些充满着愤怒、担忧、恐惧与不和谐的声音，究竟传递着什么呢？

01

不安定因素

黄医生的咨询室内，小组里的学员们正在参与团体治疗。

黄医生先是让大家做了不一致沟通的姿势演练，包括逃避、指责、讲道理和恳求等等。之后，大家便开始讨论演练中的情况。

此时，一向看不惯小骆的子涛戏谑地挖苦道：“刚才刘小骆那个样子，看起来跟个娘娘腔一样。”

小骆，16岁，是一名说话细声细气的男生。受到激惹的小骆气息变得浓重，只见他毫无表情地迅速说道：“你这种人一点修养都没有，简直是人渣！根本就不配坐在这里跟我说话！”

子涛虽然比他年龄小，但是块头很大，经常在学员之间惹是生非。不过这次，他并非特意激怒小骆，只是想戏谑一下。但他听到小骆居然辱骂他，便大声吼道：“你他妈牛逼啊！说你娘娘腔咋了？臭傻逼！看到你那张脸都恶心。”

此时小骆准备继续还嘴，一旁的菲菲和小鹿赶紧给子涛帮腔，“刘小骆，说你两句怎么了，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

小骆的怒火瞬间爆发了出来，他用更恶毒的话把菲菲和小鹿也骂了一遍。

这时暴脾气的菲菲也被点燃了，她直接站起身，冲着小骆准备一拳抡过去，旁边的学员们赶紧劝阻。可是当劝住之后，黄医生让大家坐下来继续谈谈感受时，小骆再次没有控制住自己。

他自顾自地说道：“我认为，我们这个小组有一些害群之马！黄医生，你如果不惩罚他们，对我来说就太不公平了，他们就知道欺负别人。”

此时，一旁的永泰也忍不住了，对小骆说：“得了，你少说两句，别哔哔了。”

受到批评的小骆再次爆发，只见他以异于常人的语速向永泰和其他劝阻他的学员大声责骂。我立马看向黄医生，希望她能够出手制止。但出乎我意料，她依然只是很平静地看着学员，温和地提醒大家回到讨论中来。

最终，被激怒的子涛、菲菲和小鹿终于忍不住了，一道上去准备按住小骆打他一顿，我和其他学员赶紧出手抱住他们，场面一度非常混乱，整个房间充斥着叫骂声。

不久后，教官闻声赶来，黄医生让教官帮忙将小骆带离咨询室。

值得一提的是，小骆并不是一名“网瘾少年”，甚至也不算严格意义上叛逆的“问题少年”。他的问题并不是叛逆，而是他的精神“异常”。

小骆是一名天生的高功能自闭症患者，在来基地之前，他在精神病医院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他的母亲发现他在精神病院的环境下没有办法进行社会化康复，辗转之下将他送到了一个更多“正常”青少年的环境，希望他可以早日适应这个社会。

高功能自闭症的患者往往语言表达能力很强，能够与他人做智识上的交流。但是，他们情绪特别敏感，还有一些比较偏执的爱好，在人际关系中很难体察和理解他人的情绪。这些特点让他们渴望得到他人的承认但同时缺少朋友，经常会在人际交往中被看成是脾气很怪的普通人，而非需要帮助的病人。

我不太清楚在场的众人是否清楚小骆的疾病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观察到，包括子涛在内的部分学员似乎没有办法对小骆产生丝毫同情。

相比之下，像小宝这种看上去比较弱小的学员，则会更容易激发子涛和永泰的保护欲。子涛甚至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抱住小宝，说这么小的小朋友怎么忍心送来这里。

在小骆走后，子涛和菲菲直言，小骆那种面无表情的态度，刻薄的“娘娘腔”、还有僵硬的肢体动作都让他们心生厌烦——“如果是在外面，我早就打得他满地找牙了。”

黄医生问大家：“那之后的团体里面，小骆要怎么办？是继续让他待在团体里，还是大家缓一段时间？”

永泰说：“他就是个不安定因素。我认为刘小骆应该调走，不然组里没有办法团结！”

众人沉默。此时，出乎我意料的是，阿斌表达了他的不同意，也许是同样敏感的他能够共情小骆：“我觉得下次的团体还是让他回来吧。”

菲菲则说：“可以让他回来，以后他说什么我们都不用理会他，我们说我们的，就当他不存在就好了！”

02

情绪的熔炉

吃罢午饭，我跟着学员回到二楼休息。

见我上来，阿斌拉着我，用他惯常的断断续续的语速说道，“今天上午的事儿吧……让我觉得有点不安全，因为那啥吧……我其实私下里……和小骆关系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挺像的。我就担心那啥吧……如果他在组里受到排挤，以后我也可能会被排挤。所以那啥吧……我现在就想赶紧进森田，早点结束治疗，然后离开基地，不用管组里的事情了。”

我回应道：“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小骆会受到排挤呢？如果你现在选择了逃避这个小组，你是否又能保证适应外面世界里的人际关系呢？”

阿斌沉默。

之前的章节里我们提到，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也许比这个小组给他的压力还要大一些，所以他才选择了和几个朋友们一起在“英雄联盟”里寻求庇护。

小组里另一名学员十五岁的阿杰也跟我说他觉得压力很大。他觉得天天和这些“社会上的人”还有“烟民”在一个团体里，感觉很紧张：“我在学校里就是这样的，天生讨厌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我也不喜欢和班上那些人打牌，我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在图书馆看一会儿书。相比起小骆，我觉得那些人才是真正的不安定因素！”

说完，阿杰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问他：“那，是不是基地的环境让你没有办法静下来？”

阿杰回应道：“对。在这里我没办法缓解自己的紧张情绪。我这辈子最想做的事就是一个人待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阿杰的话不禁让我反思，如果像之前所说，基地给学员们提供了一个通过建立关系参与共同疗愈的催化器，它似乎也是一个情绪的熔炉，将各种人际之间的矛盾和阴暗面加速地暴露出来。拥有着不同性格、经历、“问题”的学员被送进来以后，难以避免地会激活各种难以名状的负面情绪，爆发摩擦和冲突。

接下来几天，小骆和子涛又多次在咨询室外爆发言语冲突，险些打起来，但都被教官及时制止了。

小骆见到我时，向我愤怒地控诉，“黄医生太偏袒子涛了，明明是子涛把事情挑起来的，最后要被赶出去的人竟然是我！我那天回来宿舍哭了很久，觉得这也太不公平了！”

黄医生也分别约子涛和小骆做了个体咨询。据黄医生说，子涛每次咨询都答应得好好的，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但是每次见到小骆就是忍不住要去激惹他。

而当黄医生建议小骆接下来的团体咨询请一次假时，小骆则说，他还是要留在团体里面，因为只有面对团体他才能进步，这样妈妈才能早日接他出院。

之后，我也问了黄医生当时为什么不直接制止他们。

她说：“咱们的团体咨询并不是说要营造你好我好的环境，如果大家有情绪需要借机抒发，这将是一个很好地了解大家真实一面的机会。可以说，小骆面临的人际问题，即便没有子涛也依然存在，这是他不得不学会去面对的，外面也不会有人时刻保护他。而子涛的性格问题也的确存在，他如果能更多在基地里面经历、看到并且反思这些，知道他随意激怒别人的心理动因，可以让他有更多成长。”

学员们像是被送进了一个试炼他们的熔炉，这个熔炉的机制并非文化交融，而是一种性格和情绪被挤压在一个密闭空间里的激烈对撞。在这个熔炉里，没有人可以再

像以往一样，面对让自己不舒适的人和事情就选择“逃跑”，因为机构的设置让他们无处可逃。或许这也是教官存在的意义之一，在他们情绪爆发时，能够及时被“控制”住。久而久之，学员们的情绪耐受能力和所谓的“边界感”将会变得更强。

03

菲菲大暴走

随着小骆的情绪逐渐稳定，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小组气氛重新回归和平。但好景不长，短短一周后，咨询室又再次变得紧张起来，但这次冲突的焦点并不是小骆，而是菲菲。由于我晚上一般不住在基地，而是住在附近租的房子里，方便我整理田野笔记，所以当我周二一早进到咨询室，看到菲菲眼眶红肿满脸泪痕时，感到有点惊讶，不知道昨晚或者今早发生了什么。而旁边的永泰和子涛都低着头面无表情，只有小鹿和晨星像没事人一样聊着天。

满脸疑惑的我坐下来，等待黄医生开始今天的团体治疗。

黄医生先让大家谈一谈到底发生了什么。此时，菲菲突然起身离开了咨询室。黄医生让我出门看了看，并且叮嘱教官帮忙留意一下她，因为菲菲前几天有自伤行为。

趁着菲菲不在，晨星就跟大家大致讲述了一下他所知道的版本，说主要是女生团体爆发了一个激烈的冲突事件，有两名女学员同时喜欢上了一名男学员，然后女生就形成了两派各自攻讦。在这个过程里，小鹿把菲菲的“秘密”给抖露了出来，说她同时在和好几个男学员搞暧昧。这引起了那几名男生的不满，其中就包括了在场的子涛和永泰，他们感觉自己像被耍了。

晨星略带讽刺地说：“菲菲就是一下开了太多软件，内存不够用了。像是一个无人售票的公交车。”另外，菲菲好像因为被教官怀疑藏烟，和教官也产生了冲突。于是，菲菲顿时感觉所有人都在排挤她，在女生宿舍来了一次大暴走。

有趣的是，一向护着菲菲的子涛这次居然没有跟晨星急眼。而永泰也一脸郁闷地看着地面，像是默认了这件事情。

后来菲菲回到咨询室，黄医生想让大家再度讨论女生团体的冲突，大家瞬间沉默起来。无奈之下，黄医生对我说：“要不你带大家玩一下‘谁是卧底’，活跃下气氛。”这时，平时玩游戏非常积极的菲菲像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全程拒绝参与，而且眼神呆滞，说话无精打采，直到游戏结束才有点恢复过来。

团体咨询结束之后，黄医生跟我聊了菲菲的情况，并且谈到基地的设置问题。她说以前觉得基地没有设置，但是现在越来越感觉基地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设置，而咨询师要巧妙地利用里面的设置，打破以往的治疗设置框架。

比如说，前几天她给菲菲做个体咨询时，菲菲说她想要直接跟她妈说话，因为她妈经常不来基地看她，她非常不满，情绪处在崩溃边缘。

黄医生说：“放在以前，让来访者在咨询室里打电话，我想都不敢想！把第三方拉进来咨询室是严重违反咨询设置的。但是那天，我想了想，还是让她打了这通电话。菲菲在电话里跟她妈妈大吵了一架，情绪非常激烈，把她妈妈直接骂‘创伤’了。我后来就想，这个其实是符合设置的，因为如果菲菲在基地里没有办法向她妈妈爆发这个情绪，她妈妈也不会受到触动来基地配合治疗，也没有办法真正认识到她需要在基地解决的问题。咱们基地的设置就是为了将父母给拉进来，意识到问题所在。”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菲菲的暴走并不单单是因为女生团体的冲突，只是这些冲突激化了她本来就酝酿着对母亲的巨大愤怒以及刚来基地不久的担忧——她曾经幻想自己不到一个月就能走了，结果恐怕还要待上大半年。当她的情绪和渴求无法被看到时，她只能在基地的空间里通过自伤和引爆情绪来吸引母亲的注意力，表达她的不满。

反过来，在男女情感方面，菲菲则显得更为“成熟”，年纪轻轻的她已经很了解如何运用自己的女性魅力。

同一天下午，我参加了菲菲的月度评估，永泰也被黄医生邀请在场作为同辈学员提出一些观察。评估过程中，被“背叛”的永泰有些闹脾气，说感觉和菲菲有点做不成朋友。菲菲则哭着说：“我感觉特别委屈，别人都那么看我。男生不知道有些女生是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

04

无意识表达

除了充满张力的愤怒与不甘之外，潜意识的欲望和恐惧也是一个经常在团体治疗中浮现出来的议题。

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无意识表达来源于团体治疗中，学员们使用 OH 卡牌进行的投射测试。

OH 卡牌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投射测试工具，包括了 88 张文字卡和 88 张图像卡。它由德国心理学者 Moritz Eggetmeyer 与墨西哥裔艺术家 Ely Raman 于 1982 年共同开发，作为一种自由联想工具广泛运用于各种咨询中，帮助人们打开表达窗口。



OH 图像卡的部分样式

黄医生让每个人抽取一张 OH 图像卡，一张 OH 词汇卡，然后联想这对卡牌相互如何联系在一起，以及对于他 / 她自身意味着什么。这套工具对于激活青少年的潜意识相对来说比较有效，因为有些学员，例如阿斌，还没有足够经验和能力通过语言来剖析表达自己的情绪情感，但图像化表达和沟通则可以规避那些语言本身的障碍，让他们的无意识情绪更直观地符号化出来。

七月中旬的一次团体治疗里，我和学员们一道参与了 OH 卡测试。由于组里当时来了一名新的实习生，我不再需要担任观察员的角色，可以更投入地参与到团体咨询中。我抽到的图像卡，我的解读是“思路”，而词汇卡则是“聪明”，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我很顺利地将这两个联系到了一起。

接着是小鹿，她抽到的图像卡是一只水杯，词汇卡是“混乱”。她说这特别准，因为她最近做梦经常梦到跟水相关的东西。精神分析流派受训的黄医生帮她分析说，这个可能是因为她是剖腹产，所以她对于羊水有一种奇特的依赖感，而且她长时间都不是母乳喂养。后来我才发现，水在经典的精神分析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意向，它可以代表不同含义，其中就有母体的羊水。

菲菲抽到的是一名老师在上课的图像卡，词汇卡则是“压抑”。她联想到自己在学校时，和朋友的关系都不够深入，回想起来都是表面上的酒肉朋友。

小骆抽到的图片是一个人把装奶的杯子打破，然后洒了一地，词汇卡是“幻想”。当黄医生问他联想到什么时，小骆一本正经地说：“我认为杯子和幻想没有任何关系”。他甚至也没有试图理解杯子被打破的含义，说他看到的是两只手放在桌子上。这也侧面反映了身为自闭症患者的他还没有办法做自由的无意识联想。

阿杰抽到的图像卡是一个在大雪天用大衣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人，词汇卡则是“外表”。他觉得这个人给他的感觉是，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只能看到外表的衣服。这不禁也让我想起他那天跟我说起的，他想要一个人待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晨星抽到的图像卡是一条类似于蛇、蚯蚓或者鳝鱼的东西，在一个紫色和红色相间的背景上。他说他觉得这是蝌蚪。永泰在一旁调侃说，这是“米青子”。于是晨星就接过话茬，说主任在课上说要大家多吃“大米”“青菜”“菜籽”，简称“米青子”。

大家笑作一团。永泰说，他觉得这个图片应该和性有关系，因为他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晨星就嘲笑他说：“你一谈到性就他妈激动，我还只是一个纯洁的孩子。”

黄医生插了一句：“纯洁的孩子一般都在口欲期和肛欲期之间。”听完后，晨星的笑容逐渐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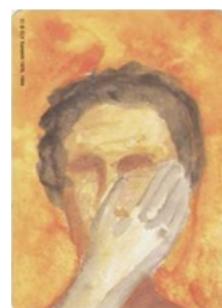
小宝抽到图片卡则是一个哺乳的母亲。当下他就沉默了。也许是这张图片引发了他一些不想表达的创伤，他说他认为现场没有可以表达这张图片的文字卡，同时也拒绝进行联想。

永泰抽到的是一个奇特形状的东西，我感觉像是一个蛋糕，但是永泰却说他感觉像是一块教堂里的坟墓，这让他联想到了死亡。在上一章，我们谈到永泰爸爸反思的他们家族内充满破坏性的“死本能”，他的这种无意识解读恐怕也是冥冥之中的巧合。



对了，此时子涛已经“出院”了，所以最后抽卡的是阿斌。

阿斌抽到的图像卡比较特殊，是一张用手捂着嘴的脸。我至今都记得，他看到这张卡的时候整个人瞬间阴沉了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从其他学员那里得知，原来这张卡和他六个月前刚进基地的时候，在另一名医生的小组（黄医生来基地之前负责接诊他的心理医生）那里抽到的卡片竟一模一样。



阿斌不仅拒绝参与 OH 卡的讨论，甚至想逃离这个房间。黄医生试图劝他留下来。最后他妥协了，只不过他不再坐回团体的圈子里，而是拉着观察员一起坐在角落，最终也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当然，阿斌的沉默并不是此时才出现端倪。早上我去找他参加团体时，他好像已经闷闷不乐，感觉是想要跟我说话，但又说不出口。
团体结束后我再次去找他，他不停跟我说，他想要去找一个人。我问他是谁，他也说不清楚，就是想找那个人。
他也拒绝和其他学员去吃午饭。无奈之下，教官找到我和黄医生。最后，教官、黄医生和我三个人再三劝说他，硬是把他带到饭堂去吃饭。

05

八年后回首

这个系列的网瘾治疗故事到这里告一段落，八年过去，很多细节已经变得模糊，但是那些最为清晰的故事我已经放进这个系列，他们之所以清晰，是因为他们触动着我，让我的身体和情绪都保留了对他们的记忆。

回忆起那时也还算是青春的我，和那些每天充满着情绪张力的年轻小伙伴们，我既能感觉到一个代际的过去，又唏嘘着一个代际的重复。

曾经的网瘾少年已逐渐步入社会，但网瘾依然困扰着无数中国家庭。基地也依然健在，服务着新一批的“问题少年”。

当初基地里大部分学员并没有手机，所以我离开时，没有办法和他们有一个类似微信群的东西。但我当时给少数组员留下了微信/QQ号，我们依然保持着偶尔联系。如今的宇飞已经成为游戏行业的“大佬”，后来，他从大学退学创办了电竞经纪公司，专门买卖职业选手，并赚到了他在游戏赛道的第一桶金。后来，他又陆续创办了一些直播公司，逐渐成为职业投资人。

还有些学员逐渐也走向了世俗意义的成功之路，他们考研、出国留学，进了大公司，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当然，大部分学员和我们一样，做着普通工作，日常依然痴迷游戏，只不过他们不再因为玩游戏和家长大打出手，被家长送去治疗了。

八年来，究竟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随着智能手机流行，曾经的“英雄联盟”已经让位给了“王者荣耀”、“吃鸡”等更爽快、随时随地可以撸上一发的手游。人们能接触到的游戏类型也越来越丰富，“逃学去网吧”的那种叛逆快感恐怕也逐渐消失了。

但家庭围绕网络游戏所爆发的冲突似乎再次进入新的轮回。如今的家长们会跟我说，越好的学校，其实因为玩游戏、玩手机和父母冲突，乃至自杀自残的现象往往越多，因为那些学生的家长逼他们逼得太狠了。“鸡娃”这个行为也成了近几年大城市家长们的流行标配。同时，“鸡娃”的家长们也放不下他们的手机，他们也依赖手机跟孩子沟通，进行着自己的娱乐活动。这些电子设备已经逐渐成为了我们的器官。

游戏为这些青少年在无趣的充满压力的现实之外提供了一个短暂避风港，让他们把那些未能表达的空洞、不满、愤怒与担忧投入到一个个短暂的真空中，在爽快打斗中确认自身存在。当我们越是依赖这些媒介来架空我们的情绪，我们在现实中就越发无趣、失去对生活的渴望和耐心。

即便不沉迷游戏，那些在家庭和社会中缺少沟通、尊重、存在感与真实的爱的年轻人，恐怕也依然会变成“问题少年”，他们无处释放的情绪会转化成攻击性，而这些不被束缚的攻击性则往往会被基地这种机构所收容。

就连基地的管理者们，恐怕也不希望基地会在下一个十年继续存在。但类似的机构故事恐怕会像《还珠格格》一样，每个暑假必定和我们相见。

(本文所有人物均使用化名)



饶一晨

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后研究员，香港大学人类学与科技研究博士，曾做过两个田野调查：一个是青少年网瘾治疗，另一个是“互联网金融”的兴衰。关注科技伦理、数字经济与文化。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图片来自 [Jani Snellman on Unsplash](#)

非虚构

“我们过去生活在童话里”| 普通人的苏联口述史③

马强 | 田野中国

一个世纪的事情都可以轻轻抹去，
现在和未来都是。

退休教练尤里是朋友丽扎介绍给我的访谈对象。五月的一个周末，丽扎和我约定在技术大学附近的公共汽车站，然后一起坐小巴去找尤里。等车的时候，丽扎告诉我她家最近搬到了城郊，尤里是她的邻居。他们住的地方离市中心很远，我们在飞驰的92路小巴上晃荡了快一个小时才到站。

下了车，我发现这里的景致已经与市区完全不同，一幢幢木屋紧密地排列着，很像我当年住过的黑土区村庄。丽扎说，她和丈夫刚刚在这里买了土地，盖了房子，丽扎觉得生活在城郊可以让孩子们过得更自由些。尤里是丽扎新家的邻居，家里有很多孩子，日子过得拮据，但夫妇俩是特别乐观的人。他的生活历经磨难，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丽扎问他能否接受我的访谈，尤里很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们到尤里家的时候，尤里已经等在大门口。他皮肤黝黑，矮壮壮，眼神质朴。在门口，丽扎告辞回家了，她还要回家照顾三个孩子。尤里热情地请我进院，院子很乱，地上堆放着各种杂物，空中横七竖八地拉了很多晾衣绳，像结了一张蜘蛛网。院子里两栋房子，尤里介绍说，自己和妻子住一栋，儿子一家住一栋。院中间不大的空地放着一张长条桌，桌边有椅子、沙发，桌上罩着雨棚，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和还没来得及收拾的带着食物残渣的餐具，看来这是夏天的餐桌。尤里没有邀请我进屋，而是安排我在长条桌坐下。尤里的孙女窝在沙发上正在玩手机游戏，眼睛紧盯着屏幕。尤里的妻子丹妮娅从屋子里出来和我打了声招呼便进厨房准备茶点去了。尤里和我坐了下来，没有什么客套寒暄，就直接开始了访谈。

马强：尤里先生您好，我是丽扎的朋友，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想找一些在苏联时代生活的人，聊一下那个时代的生活，以及对苏联解体的看法，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可以先从您个人的经历说起。

尤里：我就出生在这里，您起身看，隔壁围墙外烟囱边的房子，我就在那间房子里出生。我的父母一直生活在这里。后来，建了你眼前这栋房子，原来那栋旧房子就卖给了别人，院子也一分为二，用围墙隔了起来。后来，孩子越来越多，父母在院子里又建了一栋房子。我们的院子里原来有十棵树，为了建房子，树都被挪走了，现在一棵都没有了。我今年66岁了，可以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马强：您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尤里：我的父亲是工人，很普通的工人。他在一家建材厂工作，是搬运工，扛木头。我的母亲也在那里工作，是电热工，控制混凝土的温度，调节温度让混凝土的凝固效果更好。

马强：您也是在附近上学？

尤里：在我们村里学校。原来，我们村只有一个学校，后来，因为孩子太多，建了新的学校，我被转这所新的学校。我在这里毕业以后，读了大学。回忆起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最迷人、最有魅力的一段时光，可以说，我们生活在童话里。虽然我们当时生活还很困难，父母的工资还很低，但所有一切都是平等的，人们彼此之间都很友善。食物都很便宜，只有肉和香肠比较贵，蔬菜都才几个戈比。果酱、水果很多，从来没有挨过饿。

走到街上，一团一团的孩子。现在看不见孩子了，满大街都是车。现在街上有多少车，过去就有多少孩子。

我们这有大片的森林，上学的时候要穿过森林，走林中小路，冬天在可以滑着雪橇去上学。夏天，我们都去森林里游玩。当时，学校里组织学生们去夏令营，但我们不喜欢夏令营，主要是不喜欢夏令营的各种条令，要起得很早，遵守秩序，去食堂还要列队，男孩女孩们更喜欢自由。我们更喜欢去森林里，去河边，带上一条面包，两个西红柿，能玩一整天。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不用工作，不用保护家人。

人们都很热爱体育，所有的学校都有体育部，学校里会举办很多有趣的体育比赛，少年宫里有很多体育兴趣小组。上完课就是体育活动时间。孩子们的关系非常好，放学后常在一起踢球。我中学毕业以后，我开始专业搞体育，竞技体操。

马强：您为什么你选了体操这个项目？

尤里：不是我选了体操，是别人帮我选的。我有一个哥哥，他是搞田径的。从一年级开始，我也跟着他练田径，练了三年。后来，有一位体操教练来到学校选苗子，看我的体育基础不错，就劝我改练体操。我就去他那试着练了两个月，就逐渐爱上这个项目，留在了那里。

其实，足球我也踢得挺好，我还是一个小不点儿的时候就和成年人一起踢。但我不喜欢学校里的足球教练，他就会把球扔给我们，就说“踢吧”，也不管我们。体操教练不一样，他带领我们集训，特别细致地给我们讲解技术，他是真正的好教练，他也影响了我后来的执教。如果遇到好的教练，可能也会去练足球。

马强：后来您也做了一名体操教练？

尤里：先读了大学，取得了体育教育学位以后，就参军入伍了。退伍以后，我到一所体校做体操教练。主要从事青训工作，任务是发现天资不错的孩子向上推荐，当时主要是向罗斯托夫州体操队推荐。罗斯托夫州体操队在全苏联都是很厉害的，曾培养出世界冠军。

马强：您曾发掘出未来的世界冠军？

尤里：没有。我推荐过一个女孩，她后来在欧洲锦标赛上拿到过第三名，两次在苏锦赛上获得第二名，总是输给另外一个女孩。我在体校指导她两个月，之后，她就被罗斯托夫队选走。当时，罗斯托夫体操队承诺把我调到队里来当教练，但是没有成功。我继续在体校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她也在体校工作。我是教练，她是这帮队员的班主任。

马强：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的？

尤里：1980年，那一年，莫斯科举办奥运会。3月份，在她父亲生日的那一天我们举办的婚礼。结婚以后，我们住在体校的宿舍，整整住了三年。

当时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州里拨给体校的预算不多，但训练需要体育器材、训练场地，这个需求很大。我单枪匹马，自己建了训练场，平整场地，用自己的钱买来了体操垫。

这所体校在一个小城市，离罗斯托夫100公里。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对体育充满热情，想成为职业的运动员。不好的是，你一旦发现了练习体操的好苗子，别人很快就会把他从你身边抢走。

就在那个时候，我第二次被罗斯托夫体操队欺骗，我向体操队又推荐了一名优秀的女孩，他们又没有履行承诺把我调过去，这让我有些心灰意冷。后来，我不想在这里干了，去了土库曼斯坦。

我妻子的父母在战后迁居到土库曼斯坦的查尔朱市（Чарджоу，土库曼纳巴德的旧称，列巴普州首府），查尔朱市是比较大的城市（全国第二大城市），我和妻子投奔他们。我在一所学校当体操教练，我们全家在那里生活了8年半，苏联解体的时候，我们才回到罗斯托夫。

马强：您的妻子是土库曼人？

尤里：不是，她是俄罗斯人。我的岳母是名医生，有着上尉军衔，战后因为健康原因被分配到土库曼斯坦。后来，岳父随着她也来到了这里，在市共青团委工作。他们一家在土库曼斯坦住了20多年。我的妻子10年级的时候才来罗斯托夫。

丹妮娅端来了茶、糖果和馅饼。尤里开始忙着泡茶，红色茶具很古朴、喜庆，有着浓厚的中亚风格。尤里告诉我，他们家至今仍保持着在土库曼斯坦喝茶的习惯。在土库曼斯坦，每家桌子上一定要放上茶壶和茶碗，再穷的家庭也要放上这两样，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女人们坐在一起，男人们坐在一起，男女不会坐在一起。尤里把茶从茶壶倒到茶碗，之后从茶碗又倒回茶壶，重复了三次。最后，尤里倒了一杯满杯茶递给我，此时茶香已经非常浓郁。

尤里：我到了土库曼斯坦以后才开始喝绿茶。在岳父家里，喝酒之后要喝茶，他们只喝绿茶，吃些甜点。我是一个喜欢吃甜食的人，喝茶要加糖的。岳父劝我喝不加糖的绿茶，喝下三碗后，头脑就清醒了，绿茶可以解酒。

马强：你喜欢土库曼斯坦吗？

尤里：当我去土库曼斯坦的时候已经34岁了。刚到那里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很多事都让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在罗斯托夫，有一些商品已经短缺，比如商店里很少能买到香肠。苏联末期曾经有一个谜语：“长长的，蓝色的，系着红色的飘带，散发着香肠味”（«Синий, длинный, с красной полосой, пахнет колбасой»），谜底是从莫斯科或乌克兰开来的火车，人们在当地买不到香肠这种紧俏商品，只能跑去莫斯科或者乌克兰的城市去购买。

而在土库曼斯坦，商品供应却非常充足。

商店里什么都有，还很便宜。在罗斯托夫，一只鸡要三卢布，那里只要一个卢布二十戈比。酒水更是一应俱全，不仅有伏特加，甜露酒、白兰地都有。罗斯托夫有香槟厂和红酒厂，可是我们在罗斯托夫却买不到，只能通过熟人才能搞到一些。在土库曼斯坦却能买到罗斯托夫的红酒和香槟，而且是自由出售。不仅如此，还能买到阿塞拜疆甚至是匈牙利的红酒。当时，我发了工资，去酒馆喝酒，各种各样的酒应有尽有。

住房也很便宜，开始住的是两居室，后来买了一个四居室的房子，那时候才值 1000 卢布，而现在，罗斯托夫的四居室要 2000 万卢布。当然，这里边有通货膨胀，除去这些因素，当时在查尔朱，房价也只是罗斯托夫的十分之一。

交通费呢，更是想象不到。后来，我的岳父岳母回罗斯托夫生活，我的岳父去世的时候，我们从土库曼斯坦赶回来，车票才 23 卢布，2500 公里啊，还要加上轮渡，太便宜了！现在呢，想去那里，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城市非常干净，你走在罗斯托夫的大街上，随处可以见到一堆一堆的垃圾，那里却看不到。那里早上和晚上都有车来收垃圾，不会让垃圾在大街上发臭。

所以我说，那里的人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下，所有的人都工作，什么都有，彼此的关系都很好。当时国家是八小时工作制，土库曼斯坦也是，人们过得轻松。我在那里过了几年共产主义生活。其实，这就是我们该有的生活。

马强：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相比而言，为什么在俄罗斯的生活并不好，而那些加盟共和国却日子很好过？

尤里：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俄罗斯供养的，加盟共和国的日子过得差些。俄罗斯总是奉献，帮助加盟共和国、非洲、古巴，帮助所有人，除了自己。整个德国、欧洲都是我们供给的天然气。有一次我去波兰，他们的马路是板油路，所有的家庭都有天然气，而我们的农村却没有天然气。后来，戈尔巴乔夫执政，开始改革，一切都变了。

马强：改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

尤里：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改革让苏联解体了。改革以后，加盟共和国有了亏空，日子也不好过，而在这之前，只有俄罗斯是亏空的。过去，有统治整个苏联的党，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服从它。改革以后，虽然苏联还存在，很多政客都想成为自己共和国的“大公”。为了夺权你争我斗，他们把联盟解体了。

之后，强烈的民族主义很快起来了，改革带来了物资匮乏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主义情绪首先影响了青年，我曾经是教师，能够感受到这种情绪在青年人身上特别明显。有一次，我和妻子排队买电影票，有一些本地土库曼青年人插队，我怒斥他们的行为，他们对我说，“回到你们的俄罗斯！”。

1992 年，我们终于要从土库曼斯坦离开了，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没有那么激化，和土库曼人的关系还不错，让我来得及带上我的车和所有家当从那里离开。但我的房子却留在了那里，这是我购买的，我拥有产权，那是我的私人财产，而我只剩下了这个房子的房契。我们走了以后，那座房子住进了当地人。

回来安顿好了以后，我专门去土库曼斯坦处理我的房子。尼亞佐夫上台以后，有十年的时间禁止买卖房屋，这样我就无法出卖自己的房子。我想把房客赶出来，找来了警察，但警察不想帮我赶走他们，虽然他们住的是我的房产。因为他们是土库曼人，而我是俄罗斯人。在警察的协调下，我只能妥协，我把房租给他们。他们付了我三年的租金，他们用卢布付的租金，但卢布当时已经不值钱了。那时土库曼斯坦实行凭票供应制度，官方核定的价格让老百姓都变成赤贫。

尼亞佐夫去世以后，法律修改了，已经可以买卖房屋了。我土库曼斯坦的朋友帮我卖房，他带上了房契和委托书去了那里。但在这之前，我的房子已经被卖给了其他人。我再也不要回自己的房子了。

马强：从土库曼斯坦回到了罗斯托夫，您过得怎么样？

尤里：回来以后，我成了无家可归者。当时，我的妻子还怀了我们的第四个孩子。我们回到老宅，就是这里，当时是母亲一个人住。我们兄弟三人，一个弟弟有了自己的房子，另外两个住楼房。他们不住在这里，老宅的旁边还有间空房子，是父亲在世的时候新盖的。母亲对我说：“给我在那栋房子里修一间浴室和厕所，我搬过去住，你们住老宅。”谢谢她，我们回来生活，还有落脚的地方，母亲和兄弟们接纳了我们。

刚回到罗斯托夫那会儿，半年没有工作。所有工厂都停工了，学校还开着，教师们还有工作，但是工资很少。半年以后我去幼儿园当教师，我的母亲在那里打更和打扫卫生。但是工资太低了，每个月才 2000 卢布，而当时生活最低标准是 4000 卢布，工资比最低生活标准还要低，是它的一半。这样如何生活？没法过！这点工资很难负担全家人的生活。

我的妻子也找不到工作，她的户籍在土库曼斯坦，不在罗斯托夫，所以政府补贴她一分都拿不到。只能在家带孩子，后来，小儿子大一点以后，她才出去工作，也是在学校里。

我们六口之家，只有我一个人工作，所有生活的重担都压在我的肩膀上。我东奔西跑四处赚钱养家。在工地帮工，做搬运工，晚上开出租，还去市场做生意。

你可能不相信，我帮中国人拉货。多亏我有一部车，是岳父给我的。我的岳父是伤残军人，政府奖给了他一辆小汽车，扎波罗什牌的，乌克兰产的，非常小的车，我就用这台车拉货。

这些中国人住在附近村子的公寓里，他们从大市场上中国来的集装箱批货，怕货被抢，随身带着这些货，然后拿到市场上卖。他们租我的车，我把货从他们的住的地方运到市场。早上不到五点就出发，中午一两点钟把他们的货再拉回到住处。这些中国人很辛苦，但他们生活过得比我们好。我给他们打工，他们付给我钱，我用它来养家糊口……

马强：您还去市场做过生意？

尤里：不是在市场，在城里进货，开车去州里各处去卖。啥都卖，从服装鞋帽，到烟酒糖茶、酵母，一切老百姓需要的东西。出去卖货的时候，我会带一个儿子去，

他能在我卖东西的时候给我看车。我不是一个好的买卖人，也没赚到什么钱。为了糊口，没有办法。

那时候是什么光景啊，最困难的时候，我家四个孩子，每人只有一条裤子，一件衣服，再多我真的买不起。尽我所能，支撑这个大家庭，我把赚来的钱都用来买吃的了，也就让家里人刚刚能吃饱，不至于挨饿，这就是叶利钦时代的生活。

马强：您的生活什么时候开始好转？

尤里：2000 年，普京上台以后。叶利钦时代把一切都毁灭了。苏联解体了，民族矛盾加深了，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我们过去不是在一个车间里完整地生产什么东西。比如汽车，发动机可能在哈萨克斯坦生产，轮子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生产，在陶里亚蒂组装。“啪啦”，所有的体系都毁了。重建这个系统，需要建立新的合同，重新定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上层趁机收购股份、工厂，国有的工厂变成私人的，而老百姓只能自己“认栽”。

普京上来以后，一切慢慢好转。对他来说很难，当国家分裂成一个个共和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大公”，要尝试着和他们达成协议。还要重建工业、农业，否则我们的生活还是不能改善。总之，他当政以后，多少稳定了些，生活更轻松了些。虽然没有好工作，但是我能回到学校，给孩子们当教练。

马强：您能比较一下苏联时代和现在的生括吗？

尤里：我想说，他们把苏联搞解体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些把苏联搞垮的人，成了有钱人，他们和普通人的生活有着天壤之别，生活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过去没有一个人是百万富翁，这些百万富翁突然出现，他们从哪里来的钱，都是老百姓的钱。有人有三层的大房子，五台汽车，在香槟池里洗澡。但我从来没有嫉妒过，现在也不会。

我想要的是，给我们平静的生活，能让我们有饭吃，能让孩子们不挨饿，有衣穿。能让我把房子装修一下，体面地去邀请别人来家做客。现在，您来我家，我都不敢让您进家，房子太破了，太寒碜了，我感到羞愧。我特别想让自己的房子变得好一些，干净一些。我不需要到处都是大理石，只想让它干净整洁些。

年轻人都没有工作，现在大学多了，可工作少了。我有两个儿子都取得高等教育文凭，但毕业却找不到工作。糟糕的是，年轻人失去了学习和工作的希望，在苏维埃时代，所有的人都应该工作，到处都是工作岗位。现在，哪里都不需要工人，半个国家的人口都失业。如果人半年不去工作，之后即使给了他工作，也会不习惯。年轻人下一步该怎么办？去做生意？开出租？和我们当年一样？

年轻人没有工作，却习惯了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所有的人都贷款，贷款很疯狂，利息要付 20%。这很可怕，年轻人用贷款买车，不知道用什么还款。我有一个朋友用贷款买了车，现在所有的收入都要还贷款。有贷款是好事，但是利息太高了，7-8% 就好，20% 有些太高了。如果我贷款 3 年买车，那么最后还款的价值要比车本身高 48%。我的三儿子买房子是按揭，我们算了一下，贷款 15 年要付 2 倍的房价。他贷款了 250 万卢布，要还 550 万卢布。

年轻人挺难的。年轻人怎么独立去生活，要靠自己。比如说我，帮不了孩子什么。我这个当爷爷的很愧疚，没给孙子孙女买过什么。

马强：现在的生活和过去苏联时代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尤里：社会制度变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了，有了民主和自由。

马强：您是如何评价俄罗斯的民主和自由？

尤里：我们没有任何的民主和自由，只是勾画美好未来的口号和大话，一点儿都没落到实处。现在社会已经安定许多，但是父母还是不敢放孩子单独出去。这就是民主制度干的好事，小偷和强盗都被放了出来。孩子可能被偷走，被强奸或者被杀害。我小的时候，一年级就去城里训练，坐公交车要换乘两次。小姑娘们也都自己上学，不害怕。人们都说，过去苏联时期，国家是封闭的，没有自由，是独裁专政，但我们自由地活着。

过去，无论是工厂、学校，都是 8 小时工作制，现在呢，很多工作是 12 小时工作制。过去我们可以向厂长发牢骚，现在你去试一试，你敢去和厂长抱怨，立马就会被开除。你上了班，挣了钱，两年以后才给你发工资。你去警察局抱怨试试，他们会把你手都铐住。难道这是自由么？你不能去抱怨，抱怨也没用。

都说一党专制的时候不好，人们害怕它，可那个时候党能管事，满足我们的需要。现在呢？是民主了，可我们有了问题，谁又能帮我解决呢？

我家的下水道穿过另外的一条街。按照法律，新建房屋应该避开下水道管线 3 米。有人就在我家的下水管线上直接建了房子。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下水管线对于我们很重要。如果下水管线一旦被挖坏，我们家就回到从前，要修一个蓄水池来处理脏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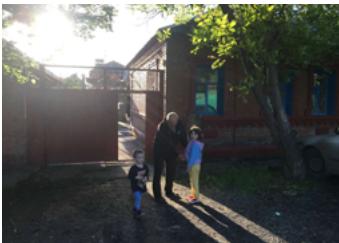
马强：您可以向村委会反映情况？

尤里：我反映过，村委会的人让我“自己检修”，我自己怎么弄？我们村有议员，市议员、区议员。我们这个区有四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区议员。我也向他们反映了，什么帮助也得不到。我去了共产党的区党部，也给“公正俄罗斯”党和“统一俄罗斯”党写过信，给总统办公厅也写了信，也给电视台写了信，都没有回应。

我有一个熟人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党部工作，他对我说：“我们不能解决这些和法院有关的问题，我们什么帮助都提供不了。”后来我知道，建房的人就是议员的朋友。现在到处都是裙带关系。所以，一切问题原地不动，这就是政治。法律是站在我们这边，但是没有一个组织愿意处理这个事情。

我写了控告书，让他停止建房。两三年过去了，房子都建好了。我能找谁？谁也管不了。这就是“议员”，这就是民主制度，什么帮助都没有。可能特别大的问题，他们才能关注，像发生了洪水或者火灾，议员们就会出现，到处跑，博得出镜率。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的乌纱帽就不保，马上就被解职。

而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小事，他们完全可以视而不见。他们都不需要我们这些普通人的一票。议员很有钱，他完全可以买通另外的选民。人类世界通用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这个法则永远都会存在。



受访者和孩子们。照片由作者拍摄

丹尼娅抱着一个刚刚睡醒小男孩出来，尤里把男孩接过来，抱在自己的身上。尤里告诉我，这是我的孙子，大儿子的第三个孩子。男孩有三四岁的样子，尤里喂他吃馅饼。馅饼是洋葱鸡蛋馅，味道很独特。

马强：您有四个儿子，有几个孙子孙女？

尤里：有两个儿子结婚了，两个还是单身。有五个孙子孙女，大儿子住在这个院子，住在我们曾住过的房子里。他有三个孩子，后来和前妻离婚了，现在和一个女人一起生活，这个女人带来两个孩子，他们家一共要养五个孩子。我们和另外的两个没成家的儿子住在以前我母亲住的房子里。

马强：这两栋房子是您的私产吧？

尤里：我没有自己的土地，院子里的土地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有使用权，是居住用地，用于建房。我们这里的土地私有化还在进行当中，现在，我的土地还是国有的，我还没有从国家购买土地。今年，我想把土地私有化，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不能把土地传给儿子，也不能出卖，什么都干不了。

马强：您现在还在工作？

尤里：是的，从来没有退休。我的妻子也在工作，我们都领退休金了。现在的10000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的退休金能干什么呢？我们怎么生活？好在我们有自己的房子。如果要租房子，每个月还要付15000到20000卢布的房租。如果是那样，交了房租，我们什么都不剩了。

马强：谢谢您，我知道了很多关于您的故事。艰苦的岁月已经过去，一切都会好的，我是这样想的。

尤里：希望如此，当然，已经好多。当然，我说的都是小事。一个世纪的事情都可以轻轻抹去，现在和未来都是。

尤里是一个特别健谈的人，可能很久没谈起自己的过去，他有些激动。对苏联时代的记忆，他真诚地说，那时他们生活在童话里，让我印象深刻。尤里家是我访问的少数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家庭，尤里对待政治、历史的态度明显和先前的访谈者不同。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改革岁月的认识和记忆，因阶层、身份，甚至是际遇的不同而不同。在宏大的社会转型中，有得益者，也有失意者，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改革和转型能否给人们带来有期许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在俄罗斯，尤里们还看不到。



马强

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海外民族志、政治人类学、后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东正教等方面的研究。曾于2007年至2010年、2015年至2016年在俄罗斯黑土区乡村和南部城市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关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转型与秩序重建。著有《“俄罗斯心灵”的历程——俄罗斯黑土区社会生活的民族志》。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来自 Pema Lama on Unsplash



武田砂铁先生，祖父曾经担任新闻记者，伯母是广告公司的文案作家。他从十九岁开始为音乐杂志写专栏，因为上班期间公司规定禁止兼职，他决定用笔名继续写作。“我请朋友帮忙想一个名字，第二天她把砂铁这两个字写在纸上递给我。那张纸至今还贴在我工作室的墙壁上。”

他是一位自由撰稿人。1982 年生于东京，大学毕业之后入职著名出版社“河出书房新社”，头两年负责外销跑书店，二十四岁被调到文艺杂志编辑部，过了三年又转到书籍编辑部，负责小说、非虚构、纪实、亚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作品，三十岁时出来单干。

《生活手帖》、女性杂志 VERY 、周刊杂志 SPA ! 、《女性自身》或文艺杂志《文学界》，现在随便翻阅一本杂志都会看到他的专栏或对谈，让他屈指一算，目前合作的媒体共有十五家，以纸媒为主。撰写的内容涉及社会、综艺节目、政治，也有女权，虽然主题都不一样，但武田砂铁有一贯明确的立场，拒绝规恩揣度、不放过日常生活中的小小纠结。他著有七部非虚构作品，第一本书《公式化社会——如何纾解被老套语言凝固起来的现代》(2015) 获得了文化村双叟文学奖 (Prix des Deux Magots Bunkamura) [7]，最新的一本是《削去 Machismo》(Machismo, 大男子主义)，从男性的角度来讨论日本的大男子主义，去年七月出版之后反响颇大，半年内重印了四次。

非虚构 如何削去大男子主义

吉井忍 | 吉井忍的二次会

当日本男人谈女权时他们在谈论什么？

与中国相比，日本对很多事情反应比较慢，人们对所谓的变化有些警惕，故此显得有点保守，当然这各有利弊。这个态度和节奏深埋在我的潜意识中，甚至已经内化，即便大脑并没有接受“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对不久的将来能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也不抱太大希望，所以选择了表面上的适应，以免碰上没必要的麻烦。而在近年，我注意到有不少人开始正面讨论这个话题，这些“扰乱者”在各个媒体渠道上发表自己的感受，试图打破我们装出来的均衡和平静。

一家书店的女店主，经常被客人问起“今天店主不在吗”。在车站，经常有男性故意拿身体撞人，而且专挑女性。疫情在日本刚开始蔓延时，不少感染者来自于色情店，著名艺人在广播节目里呼吁听众在疫情期间别去逛，因为“等疫情结束，会有更多漂亮的女孩子因为经济原因下海”，对此发表批判的女性们遭到了带“厌女”情绪的嘲讽：“只知道主张女权的丑女”。

当你把这些经历告诉别人、表示不满或疑惑，别人会安慰你不要去多想，若再表示疑惑就会被教训一顿说，你就是少见多怪。但当你对这些“小事”保持沉默，加上相应因素的相互作用，会造成更轰动的现象，如棒球社女经理猝死事件 [1] 、日本高校压低女生录取率等暗箱操作 [2] 、著名广告企业的女性员工自杀 [3] ，以及日本奥组委前会长的“该限制女性”发言 [4] 。

当然，日本女权运动也有其历史和成果。例如去年风靡中国图书市场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作者上野千鹤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是日本最有名的社会学者及女权研究者，同时她擅长使用带有话题性的言论，能够让人们注意到“女性”的存在。不过另一个事实是，像她那样的存在也并不能团结所有女性携手逐平权梦前行，在部分阶层人士的眼里，她是一个收入颇丰又有地位的社会精英，有时候她的发言（如“以后大家一起贫困下去就行”[5] 等）也会引起女性的反驳和争议。“团块一代”和“宽松时代”[6]、正职员工和兼职员工、单身和已婚、小孩的有无等，问题挖得越深，我们发现彼此的差异就越多，“大家的想法本来就不一样，意见分歧很正常”，容易陷入这个多元主义逻辑陷阱。

作为既得利益群体，女权主义的日益抬头让男性感到威胁，他们时不时流露的厌女情绪经潜移默化之后，又让女性感到自卑。在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教育等地位差距甚大的社会里，女性或男性各自的一方也无法共享一致的视角，每一个人的孤独感越来越大。在这种状态下，得到好处的还是本来的受益者，他们原地不动地继续占便宜，照样把那些“小事”当笑话、装糊涂或发脾气。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把问题聚焦在“男性”和“女性”的对立，以此开展讨论似乎是没有未来的。而且本质上的女权，不该是让男女这两派对立起来才成立的概念，更应是指向“尚未实现的普遍价值”的社会运动。处于胶着状态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各个界线的扰乱者——我认为这次介绍的受访者武田砂铁 (Takeda Satetsu) 就是其中之一。



《削去 Machismo》封面。腰封上用醒目的粉红色印有一句：“性别差距平等指数之低，在发展国家中绝对领先。该直视这个日本。”

该书采取编辑 K 女士提出问题、由武田砂铁逐步分析的写作形式。“走路时，男性很少为迎面走过来的女性让路”、“高中棒球社的女性经理，她们付出时间和体力给男学生打杂，包括捏饭团、准备饮料、贴药膏，从十多岁开始习惯被同龄女性伺候的男孩们，出社会能与女性建立对等关系吗？”、“寿司店是男性的天下，这难道是天性使然么？”……K 女士指出的这些情景都发生在与生活关系密切的场所，路上、电车、公司、婚礼、体育系社团、酒吧等，武田砂铁在书中透露，收到 K 女士发来的这些“檄文”他才意识到内心中的大男子主义，以及自己无意识中享受着的优势地位。



《削去 Machismo》目录，共有十二章，每章都以 K 女士的“檄文”为开头。“很多书评就说，这本书的编辑最厉害”，武田先生笑道。

例如，该书第七章“参与对话”中，K 女士提到一个车上的情境：

“这是在车上或咖啡馆常见的场景。今天下午我在地铁上遇到三个公司职员，目测应该是拜访客户之后回公司的：一个年轻女性，比她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男性，还有一位中年男性，应该是他们的上司。从社内八卦到工作项目的进度，这两个男的肆无忌惮地聊着天，而这位女子一直没法取得话轮，她主动提供的话题总被这两个男性轻松地搪塞过去，两个男性则又回到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我看到她试了两次之后选择放弃，拿起手机打开 Twitter。”

K 女士接着写到自己的经验。有一次参加工作相关的聚会，参与者以男性为主，他们在大开黄腔的几个小时里对身旁的 K 女士视而不见。对这种被视为“不存在”的经验，武田砂铁假设这是日本社会有常的意识形态，要求女性不表现自己：“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世上存在无数所谓的职场礼仪，其中有不少是专为女性而定的规范。这些规范大部分都是为了让女性适应以男性为主的职场制定的，换个说法就是，这个社会是为男性建立的，你出社会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配合这些男性。”他开始查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几本女性职场礼仪指南书（笔者注：他提到的礼仪书均由女性撰写），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籍都要求女性“善于倾听”，绝不打断对方

的话，哪怕对方吹的牛皮你听过无数次，也要“假装第一次听”。为了持续对话，女方要表达同意（“是呀”）、慰劳（“那真是辛苦您了”）或向对方表示讨好（“不愧是某某先生”）。“仿佛在说，你不接受这些规定，就很难被男性社会接受。但如果你成为了在男性社会中能够被接受的女性，等于你认可男性们继续占据优势地位。”

但指南书不一定反映现状，武田砂铁透过关系潜入到东京一家著名企业的员工食堂进行实地观察。该企业的员工总数有几千，一个食堂可以容纳四五百个人，据该社员工介绍，除非你另有安排，他们习惯与邻桌的同事一起来用餐。女性员工占比约有 25%，所以一起来食堂的人群中，男女比率也在 3:1 或 5:2。

武田砂铁坐在一组人旁边开始偷听。两个中年男性和两个年轻女性边吃边聊，最年轻的女性发出的笑声总是慢一拍，因为她每次要先确认好另外三个人都在笑。他们的当天下话题是赴美出差，五十多岁的男性回忆自己二十年前去的华盛顿，说当地人的英文发音比较清楚、外国人也比较容易听懂，但要想晚上去酒吧顺畅聊天什么的，就得花点精力学习才对。四十多岁的男性接着说，华盛顿他去过三次，当地同事很亲切也乐意帮他，然后谈到当地的餐食，五十多岁的又加了一句自己的经验，其间两个女性一边点头一边吃饭、偶尔发出笑声。最后等到年纪最大的男性说一声“要不咱们走吧”，这四个人端着盘子一起站了起来，离开食堂。“适当地点头、回简单一句，最后与他们同时站起来。这些任务若习惯了肯定不是一件难事，但对我来说异常艰难”，武田砂铁感叹道。

“作为男性，我一般可以选择自己说话或不说话，自己掌握当场的话语权也不是新鲜事。对于出差时的英文问题有多无聊，他们并没有自觉，就这样把自己浸在男性优势状态的会话中，麻痹而不自知。对话，本来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他们都把它限制于一个框架里。就这么下去不会有任何变化，他们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说无聊的话。就如那些指南书所指导的，女性出社会时被强制要求沉默、点头，结果还被男性认为对她们什么可以说或不说。”

武田砂铁在这篇文章最后建议读者去“夺回会话主导权”，说这就是削去大男子主义的具体方案之一。他有一种跳跃性思维，解释的方式会让人觉得有点粗糙，这是《削去 Machismo》以及其他著作的另一特色。但仔细阅读时你会发现，其实他在文章中提到的是价值观的内化过程、提升女性员工占比的必要性、从“日常”开始改变社会要如何迈出第一步等，他举出的具体例子也很丰富，比上野千鹤子等名人著作更体贴一些。

《我和女权》

“这本书的诞生，其实和其他两本文学杂志的女权特集有关”，《削去 Machismo》的责编 K 女士在采访中说。她任职于集英社文艺编辑部，目前负责文艺书，曾经担任文艺杂志编辑。



K 女士（右）和武田先生

2017 年 9 月，著名文艺杂志《早稻田大学》[8]的主办方“早稻田文学会”出版《早稻田文学增刊 女性号》。该《女性号》由芥川龙之介奖获奖作家川上未映子负责主编，由 82 名女性作家的诗歌、小说、评论和摄影构成，谈及民族、社会阶级及性少数群体，当时颇受出版界的青睐。与此呼应的是集英社的文艺杂志《昴》，2018 年 5 月的主题是《我和女权》（ぼくとフェミニズム）[9]，“ぼく”是日语中男性使用的第一人称，这么一写大家就明白这是男人谈女权的特集内容。《昴》编辑部邀请了武田砂铁参加该主题下的讨论会，却被拒绝。对此，武田砂铁回忆道：“那次的特集最后做成了各位作家撰写的文章汇集，但当初的计划是邀请三个男性发言人进行面对面交谈，而我就是其中之一。收到对谈邀请是在 2017 年 12 月，我脑海中迅速闪过几个月前刚出的《女性号》，就开始警惕起来。你想想，一篇文章开头放一张三个男人促膝长谈的照片，讨论的内容先不管，难免给人感觉噔噔！男性组团闪亮登场”。我对这种展示方式很抵触。”



《早稻田文学增刊 女性号》2017 年 9 月出版，552 页。
《昴》2018 年 5 月号刊《我和女权》特集，由 31 名男性作家撰写。

K 女士当时就在《昴》编辑部，从武田砂铁的反应察觉到，他比其他男性作家更明白“女权”和自己的关系。“《我和女权》这个特集，我们邀请过很多有名的作家和写手，并一一被拒绝，他们的说法很一致，要么说‘我不懂（女权）’，要么说‘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这么多的男性作家表示胆怯、甚至拒绝，得知这个现状是她作为编辑的一种收获。

武田砂铁接着说：“那是一种抵抗和自我保护，他们肯定有一种预感，这邀约若呆呆地跟着去做，肯定没什么好下场。但问题是，他们把自己和女权完全分开来看，这就很奇怪。所谓的文学本来和社会状态很接近，不少作家甚至能够写出未来的一些事和意识形态。现在世界上各方面的问题层出不穷，社会更需要作家的存在，他们却说因为自己是作家，所以不想与社会沾边。”

经过几次与编辑部的沟通，武田砂铁为《我和女权》特集供稿，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摆脱“往常”的结构》，透过他和妻子两个人在机场时多次被称为“御主人样”（对别人丈夫的尊称）的经历，以及过去自己和女性对谈时摄影师选择的构图，谈及日常情景中若隐若现的不平等。K 女士看完这一篇决定请他写专栏，《削去 Machismo》从 2018 年到 2020 年在《昴》连载，2021 年汇编成书。

说到这里我插了句话，问 K 女士为什么她对女权那么敏感。她就职于一家有代表性的日本出版社，在我的想象中，她享受着比别家更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社内整体氛围也应该相当好。对我这个幼稚的想象，她拼命摇头否认说，社内男女“分工”的概念还是非常顽固，从新人进公司的阶段开始，男女就要走不同的路线，最优秀的男性员工会被选拔任用去《周刊少年 Jump》编辑部。虽然其网络部门有极少数的女性编辑，但拥有五十多年历史的《周刊少年 Jump》编辑部，对女性员工来说仍是永远进不去的部门。

我想起刚才在一楼听到的对话。这次采访在集英社办公楼进行，我一进门，真人大小的路飞（《海贼王》主角）AI 就问今天是来玩的还是来工作的，我不理他，直接向柜台女士告知来访理由。一楼很宽敞，后面有个空间摆几张桌子，都用白色隔板围起来，这也是用来接待客人和作家的地方，有时候比较简单的一面或与编辑的洽谈就在这里进行。在柜台旁边等 K 女士下来时，我听到隔板后面的对话。一个年轻男子说，“我还是觉得这里发生某一件事情比较好，这样读者能明确地感受到主人公的情绪和成长的阶段”。比较像是漫画编辑说的话，没能等对方的回应，K 女士来接我了。《周刊少年 Jump》是日本发行量最高的漫画杂志，收录的漫画往往告诉青少年读者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只要有伙伴们相互扶持，定然能够走到最后。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K 女士笑道：“我们忍耐的事儿可多呢，有一次我和两位前辈，三个女的把武田先生关在一个会议室，将心中憋着的委屈统统告诉了他。”武田砂铁回应道：“我当时宁可把一张五千块纸币递给你们，也不想留在那儿。”

他接着说，虽然 K 女士的处境依然艰难，但从《我和女权》至今，这四年间的日本“女权”环境变化比较大，不管是作家还是公司职员，都不能避而不谈。

“这后面有各种原因，韩国文化的流行之下，不少韩国女权相关的书被翻译出版，还有 #Metoo（反性骚扰运动）、伊藤诗织女士 [10] 的事件和报道，或者 #KuToo 运动 [11]，现在电视也好、地方政府也好，他们播出的广告或出版物一旦涉及性别歧视，马上就有人扬声抗议。Twitter 等社交工具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动不动就加 # 号当作话题，尽管有人批评这个现象，但能有个渠道让别人发现某件事，我认为这还是挺好的。当然，看到的人不一定转发或点赞，但譬如有人写到一桩性骚扰事件，别人看到这条推文想起自己经历过类似的事，她就会知道其实自己的经历是可以告诉别人的，或许要站起来抗议的。今天的变化就是这些小事累积下来的结果，我觉得这种微小的连带效应是决不能被忽视的。”

不是为了女性

我问 K 女士《削去 Machismo》出版之后的反响，她说读者反馈中最多的是“愤怒”，读者会想起曾经在她们身上发生的一些事，发现原来那些不愉快的事是有名字的，那就叫性别歧视。“有人说每一章都得花一个多小时读完，因为她有太多埋在深处的回忆，她发现那原来并不是她的错，还有其他原因。也有男性的反馈说，他感到天旋地转，原来自己看到的世界和女性这么不一样。”

武田砂铁说：“出了这本书之后有太多人问我，你这个男的为什么写了这样的书，也有直接叫我吃女权饭的。但我个人并不是有意识地为女性写什么东西，只是追究各种身边的问题时，经常发现那些都源自于大男子主义，就这么简单。我在书中也写过，有一天晚上我的妻子说想出去买个冰棍，但她不敢。这很好解决的，我陪她就行。但当你仔细想她为什么不敢，而我为什么凌晨拖着鞋、戴着耳机去全家也没问题时，就会发现这涉及到女性和公共空间的关系。在现有的公共空间设计和人们意识之下，她们甚至在受到侵害后还会被指责穿衣风格不正、不懂得保护自己。作为男人我现在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还是占有绝对的优势位置，过去在出版社工作，也体验过身为男性的各种好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还经常意识到心中的大男子主义，现在也没能完全‘削去’。但我们只能这样反复试一试，从眼前的小事开始，这才是消灭大男子主义的有效方式。”

第三方的发言权

《虽然不身为父亲》是他现在集英社的宣传小册《青春与读书》上连载的专栏，从丁克家庭男性的立场谈生育：年底去岳父母家被催生孩子、朋友当了父亲之后的变化、育有子女的人有意无意中散发着的自身优越感，这些文章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但它们表达的困惑都很实在。

“几年前我被邀请到一个广播节目做嘉宾，谈话内容涉及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主持人是六十多岁男性，节目到最后他说，‘今天的嘉宾是武田砂铁先生。关于今天的

讨论内容，我认为他有了孩子之后应该能懂得更多。谢谢大家的收听！”他就用这种方式，对已婚但没有孩子的我摆老资格，等于是在牵制我说，你没有经验就别说话。当然，我能理解人有了孩子之后肯定有一些新的发现。但关于育儿这件事，当父亲或母亲的就自动被赋予说话的权利，而且他们说的话也自带说服力，这现象有时候让我摸不着头脑。比如之前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货车司机酒驾撞死一个孩子，记者跑到市区采访市民，让对方说‘身为一样有孩子的家长，感到特别悲哀’之类的话。但对这种事你感到的悲哀和愤怒，我也有呀。当然，倾听专家或有经验的人是必要的，但人的话语权被经验的有所限制，这让我觉得不合理。因为这种想法很容易导致二元对立，战争经验的有无、已婚或单身、是否有孩子等。”“也可以这么说吧，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女权和作家的关系，因为自己不是专家，就放弃或避开发言的机会，这等于你把个人和社会区分开来。我认为不能因为和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或不知道而假装视而不见，因为这等于你接受了一个‘没有经验者不能说话’的判断标准。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事情有充分的知识和经验，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日本谈到乌克兰和俄罗斯，担心他们的市民生活。我现在三十九岁，但也会考虑到高龄者的医疗问题。从这些第三方的角度看待社会，和女权、性别歧视、育儿这些问题都有相同之处。我会继续为第三方的发言权纠缠不休。”

受访者简介：武田砂铁（Takeda Satetsu）

1982年生于东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就职于出版社，三十岁独立成为自由撰稿人。次年出版的《公式化社会——如何纾解被老套语言凝固起来的现代》（紋切型社会 言葉で固まる現代を解きほぐす，2015）获得了文化村双翼文学奖和“我、等于是 Nobody 奖”（池田晶子纪念文学奖），另外著有《艺人宽容论》（2016）、《日本的空气》（2018）和《通俗易懂的罪行》（2020）、《削去大男子主义》（2021）等。从十九岁开始为音乐杂志 beatleg magazine 写了十六年的专栏，直到该杂志停刊。至今热爱重金属，傍晚习惯在咖啡馆看书两小时。

[1] 指2017年7月，加茂晓星高中（新潟县）棒球社经理小林奈步（16岁）从球场回学校的路上摔倒，几天后因脑部缺氧症死亡的事件。2022年3月，校方与遗族双方达成和解，校方向遗族表示哀悼并支付抚慰金三百万日元（约合人民币十五万元）。

[2] 指东京医科大学、顺天堂大学、北里大学等高校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数量的男性毕业生进入医疗行业，故意压低女性录取率一事。2018年12月10日的《朝日新闻》报道称，顺天堂大学医学院院长对此解释称：“（尤其是需要进行面试的第二次考试中）因为女性的沟通能力普遍高，针对男性申请者提供了一种救助措施。”

[3] 指2015年12月日本电通公司职员高桥茉莉自杀一事。许多报道称其自杀的主要原因为长时间过重劳动，但仔细分析她在网络的留言，来自上司的精神虐待（“根本没有女人味”等）影响也不少。

[4] 指日本奥组委前会长森喜朗2021年2月3日的发言。他在讨论奥运相关董事会成员性别多样性的问题时抱怨称，“女性说话太多，而且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该建议限制女性的发言时间”等。该发言引发了大量谴责，同年2月12日森喜朗引咎辞职。

[5] 出自《东京新闻》和《中日新闻》的连载栏目“我们国家的形态2017”（2017年2月11日）

[6] 指二战后人口爆发期间出生的一代人、现在75岁左右，“宽松一代”是在人性教育理念之下培养出来的，现在的年龄在18-35岁之间。这两者之间还有“泡沫一代”和“迷失一代”等不同区分。

[7] 株式会社东急文化村（TOKYU BUNKAMURA, INC.）1990年创设的小说、评论、诗歌或戏剧类文学奖，每年由一位评委选出一位获奖者。

[8] 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刊行的文艺杂志，由著名作家坪内逍遥于1891年创刊。

[9] 日语中第一人称是“私”（watashi），男女共用，除此外男性会称呼自己“俺”（ore）或者“僕”（boku）。“俺”带有稍微骄傲的语气，接近于中文的“老子”。称呼自己“僕”的男人从幼儿园到老年人都有，给人感觉比“俺”温厚。该特集《我和女权》中的“我”是用平假名写的“僕”。

[10] 日本发行量最高的连载漫画杂志，1968年创刊，由集英社发行。据一般财团法人日本杂志协会最新统计，该杂志的发行数量为137万部（2021年7-9月）。

[11] 伊藤诗织（Ito Shiori）：1989年生，日本记者。曾在东京当地电视台实习，2015年遭东京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性侵，2017年她对山口提出了正式诉讼，同时出版《黑箱》一书，描写该事件以及随后的经历。2019年，东京地方法院正式判决山口赔偿伊藤330万日元，山口否认指控并反诉伊藤。2022年1月25日，该案二审结果公布，东京高等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并命令山口支付约332万日元赔偿。

[12] 抗议女性必须穿高跟鞋等职场规定的运动，2019年日本十大流行语之一。KuToo是“靴（kutsu）”和“苦痛（kutsuu）”叠加形成的。



吉井忍（Yoshii Shinobu）

日籍华文作家。著有《四季便当》、《四季便当II》、《东京本屋》等。作品获2016诚品书店阅读职人大奖。

吉井忍的二次会

二次会是上班族大家一起去喝酒、喝完第一家后自由参加的第二轮聚会，大家谈得更加舒坦的场合。这个系列采访的是接地气、尘满面的日本普通民众。



图片来自 [Avel Chuklanov on Unspla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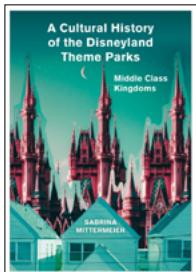
非虚构

中产王国： 迪士尼乐园的 67 年

Xuting | 理想的读者

只有回到迪士尼乐园的历史根源，
我们才能理解它将近七十年来的兴衰与更迭。

二零二一年初，德国学者 Sabrina Mittermeier 的《迪士尼乐园文化史：中产王国》（*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Disneyland Theme Parks: Middle Class Kingdoms*）终于在英美出版。被誉为近年来有关迪士尼的“最强学术专著”，它的出版却意外见证了迪士尼大病初愈的挣扎时刻：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六家迪士尼乐园都经历了数月歇业、员工解雇、收入巨幅亏损的磨难。



就在笔者写作的同时，香港迪士尼仍因“奥密克戎”病例的飙升而暂时一季度停业。当迪士尼再度开放，恢复了人山人海、摩肩擦踵的往昔热闹景象，游客们反而在迪士尼的非常日常梦幻国度里找回了曾经岁月静好的快乐。在这个劫后余生的节点，我们似乎更需要一部认真回溯迪士尼乐园历史的作品。

正如 Mittermeier 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尽管迪士尼乐园一直被当作各路后现代理论的批判对象（例如鲍德里亚的“拟真”、艾柯的“超现实”），却很少有人细致地梳理它的历史缘起与文化语境。尽管从建筑、媒介、商业管理、文化研究等角度讨论迪士尼的专题论文多如汗牛充栋，迪士尼公司也出版了一系列高管传记、官方手册，迄今为止关于迪士尼的综合性论述却寥寥无几。对学术界和普通迪士尼粉丝而言，《迪士尼乐园文化史》便是这样一部填补空白、值得阅读的重要作品。

营造出一个想象世界的迪士尼乐园从哪里获得了设计灵感？为何有些迪士尼乐园经久不衰，有的却运营失败？有了横扫全球的迪士尼 IP，迪士尼乐园还需要通过本土化来赢得当地旅游市场吗？Mittermeier 认为，如果不放弃文化本质主义（culturally

essentialist）的视角、不将迪士尼重新“历史化”，我们很难对以上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只有回到迪士尼乐园的历史根源，我们才能理解它将近七十年来的兴衰与更迭。

01

缘起：美国想象与乌托邦城市

当一九五五年第一家迪士尼乐园（Disneyland Park）在加州安纳海姆开幕，除了米奇等动画角色之外，今天大多数风靡世界的迪士尼 IP 都尚未出现，甚至连居于园区中央、作为迪士尼乐园象征的睡美人城堡也是为一九五九年的动画版《睡美人》宣传预热，而另一大招牌项目丛林巡航（*Jungle Cruise*）直到二零二一年才出了由巨石强森（Dwayne Johnson）主演的真人版电影。那么，迪士尼乐园早期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什么呢？Mittermeier 在本书开篇揭示道：是华特·迪士尼的“美国情怀”和五十年代的电影文化塑造了迪士尼乐园的雏形。

当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迪士尼乐园当作一个去历史的、到处塞满迪士尼 IP 的幻想王国，这样的观点倒是耳目一新。我们不妨按照地图的方向将迪士尼的美国意象一一拆解：无论是加州安纳海姆的迪士尼乐园还是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士尼神奇王国（Magic Kingdom），走进去的第一个景点都是一条名为“美国大街”（Main Street, USA）的复古商业街，两旁排开各式各样的餐厅和商铺。

这个以“美国”为名、以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风格为建筑特色的通衢大道，根据迪士尼官方解释象征任何一个美国典型小城（typical town）的主干道。它的原型据说融合了华特·迪士尼儿时居住过的密苏里州小城马瑟林（Marceline）和幻想工程师（Imagineer，迪士尼公司对专属设计师的特别称呼）哈珀·高夫的童年故乡——科罗拉多州的科林斯堡（Fort Collins）。

然而，“美国大街”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尽头并不像真实的美国小城那样坐落着一座教堂，而是屹立着睡美人城堡（在神奇王国则是灰姑娘城堡）。不仅“美国大街”没有教堂坐镇，整座迪士尼也找不到任何宗教元素。为什么迪士尼乐园如此地“去宗教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华特·迪士尼一向是不热衷宗教的世俗人文主义者（secular humanist），也有人试图找出迪士尼本人潜藏的基督教世界观。

而 Mittermeier 认为，华特·迪士尼的确有着近乎宗教般的热忱，但这股热忱激情的对象却是“美国”本身。她引用“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概念解释道，星条旗等象征在美国有着超越种族、宗教的感召力，“爱国主义”（Americanism）就其凝聚力而言虽不是宗教却胜似宗教，这也是为什么华特·迪士尼要将一座理想化的美国小城设在迪士尼的入门处，并欢迎来自美国各州、各族裔乃至全世界的游客。

说到此处，笔者也想起去年在奥兰多神奇王国的有趣经历：笔者偶然发现有一处景点叫做“总统堂”（The Hall of Presidents），里面摆放着历代美国总统的发声机械人偶（audio-animatronics），而当时的招徕游客的宣传词是：“拜登总统的人偶刚刚加入总统堂！”当时笔者还颇为惊诧为何迪士尼会有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景点，后来读了《迪士尼乐园文化史》才知道，这是当时为了庆祝 1976 年美国《独立宣言》两百周年而特别设计的，一直沿用至今。

除了如此明显的历史献礼景点，迪士尼乐园还有很多对美国式探险开拓精神的致敬：从“美国大街”往左边走，便是充满原始部落风情的“探险乐园”（Adventureland）。“丛林巡航”等游乐设施暗示着五十年代美国人对于亚非拉的蛮荒想象。Mittermeier 指出，迪士尼这种被今人诟病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设施规划离不开五十年代文化环境的大背景，许多场景设计甚至直接搬自当时的流行电影，与其说是写实主义不如说是电影化的异域奇观（cinematic exotica）。

例如，多家迪士尼乐园的经典项目“提基神殿”（The Enchanted Tiki Room）和环绕着它的波利尼西亚景观就是五十年代“提基热”的产物。二战结束后，曾驻扎太平洋战场的士兵返乡，并带回了关于波利尼西亚岛屿的知识，“康提基号”在南洋探险的纪录片也广为流传，在美国本土刮起了一股波利尼西亚风潮，“提基神殿”的名字就由此而来。虽然波利尼西亚的文化热潮已被淡忘，迪士尼乐园却仍能找到一丝当时的遗迹：“提基神殿”曾一度由夏威夷菠萝进口商、知名果汁公司都乐（Dole）独家赞助，虽然冠名赞助的年代早已过去，都乐的菠萝味冰淇淋（Dole Whip）却仍然保留下来，作为迪士尼招牌小吃受到游客们的喜爱。

沿着“探险乐园”顺时针走，在西边便是“边域世界”（Frontierland），这是一个以西部片为原型的主题区域。今天的年轻游客或许并没有听说过戴维·克洛克特（Davy Crockett）——迪士尼曾在五十年代以得克萨斯独立战役中牺牲的英雄戴维·克洛克特为原型制作过一系列西部片迷你剧，也掀起了一阵克洛克特风潮，周边商品的总销售额超过三亿美元。克洛克特系列的主演也参加了“边域世界”的开幕典礼。华特·迪士尼的拍片选择，表达了他对开拓边疆的“爱国主义”的致敬。

“边域世界”的另一项目，马克·吐温河船，也来自华特·迪士尼本人的童年回忆。正如前文提到，华特·迪士尼的童年在密西西比马瑟林度过，而马瑟林距离马克·吐温的故乡仅仅数十英里。华特·迪士尼也曾提到过，童年时代的密苏里农村仍然保持着边疆的原始模样，他感到仍然生活在开拓疆域的年代，也正是在那时他读到了令他心驰神往的克洛克特故事。

除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华特·迪士尼也将他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融入了迪士尼的设计。当迪士尼决定在佛罗里达建造第二家主题乐园，他的雄心抱负已不再是在美国东岸再复制一座加州迪士尼乐园，而是借此机会表达他对未来人类生活的设想。为了不引起地价飙升，迪士尼通过九家空壳公司在奥兰多分别购地，最终合计买下了将近三万英亩、相当于两个曼哈顿的土地。迪士尼的“佛罗里达计划”同时也得到了州政府的支持，被允许在其土地上实施和佛罗里达州不一样的土地使用法（zoning laws）。

这个庞大的“佛罗里达计划”的核心是一个以未来工业为主题的园区 EPCOT（Experimental Prototype Community of Tomorrow 的缩写，直译为“未来实验社区原型”）。去过 EPCOT 的游客便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迪士尼”的园区，里面的

建筑都带着今天看起来陈旧的“近未来”风格。正如书中学者们提到的，华特·迪士尼深受当时“城市规划”热潮的影响，认为未来可以通过理性规划避免美国大城市交通混乱、人口拥塞、环境污染的问题，而他的 EPCOT 将会为未来人类提供一个理想的范本——一个“实验社区原型”。

EPCOT 除了近未来游乐设施之外，还有另一半名为 World Showcase 的、类似“世界公园”微缩景观的区域，象征着华特·迪士尼畅想的未来地球村，在这片区域里不仅有天坛祈年殿、日本大阪城、巴黎埃菲尔铁塔等等仿造建筑，各国家景点的员工也是特地从海外雇来。在这里笔者插一句法律本行的题外话：美国移民系统甚至有一个专门针对这些员工的签证，被戏称为“迪士尼签”。

然而，华特·迪士尼对 EPCOT 的雄伟抱负并未实现：他的匆匆离世使得高层变动的迪士尼公司搁置了诸多后续开发计划，而乌托邦城市理念也逐渐被强调城市肌体自然生长的“有机城市”所取代。虽然华特·迪士尼有关未来的畅想今天看来都显得过时、陈旧，但他对美国工业科技的发展却有着不少的启发：当华特·迪士尼准备为“明日乐园”(Tomorrowland) 设计一个登月旅行主题的游乐设施，他聘请了多位顶尖航天科学家作为顾问并拍摄了一系列太空旅行电影，这些短片甚至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借去观看，而当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都尚未成立。

当然，随着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现，“明日乐园”基于未来的诸多想象也失去了吸引力，后来建造的迪士尼乐园就将“明日乐园”更名为“探索乐园”(Discovery land)，以漫威 IP 为主导设计游乐设施。当迪士尼乐园与时俱进，并在美国之外拓展新领地，华特·迪士尼早期的“美国想象”和乌托邦理念也随之被有意或无意地修正，以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

02

跨洋：“全球本土化”的迪士尼乐园

在华特·迪士尼去世之后，饱受七十年代经济危机之苦的迪士尼公司并未大胆地进行海外扩张。直到日本的 Oriental Land 株式会社登门拜访，迪士尼公司才开始考虑在日本建设第一家海外迪士尼乐园。背靠三井不动产和京成铁路 Oriental Land 为迪士尼带来了令其心动的 offer：迪士尼只需授权特许经营，并提供幻想工程师进行设计规划，其余出资由日方承担。最终在一九八三年，历经三年建设，东京迪士尼乐园在千叶县浦安市开园。

作为文化舶来品的迪士尼乐园，又该如何处理那些华特·迪士尼本人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的“美国想象”呢？日方的答案十分简洁：越美国越好，日本游客期待的是完整的、不出日本就能体验到的“美国”迪士尼。对此狐疑不决的迪士尼公司一度提出要增加以日本武士为主题的游乐设施，也被 Oriental Land 婉言谢绝。事实证明，Oriental Land 的预测是正确的：从小熟知迪士尼动画和西部片的日本游客，毫不费力地就接受了迪士尼乐园的种种设定。

尽管如此，迪士尼公司仍然将“美国大街”变更为一座有着玻璃穹顶的“世界市场”(World Bazaar)——日后的上海迪士尼也没有取用美国大街的名字，而是改称“米奇大街”——可是变更得再多，游客就不买账了。原本东京迪士尼应赞助商松下电器要求建造了一个讲述日本历史的电影设施，但游客对此兴趣寡淡，最终这个教育意义过于浓厚的电影因为人气低迷而被撤销。

Mittermeier 还记述了不少迪士尼本土化失误的例子：当迪士尼公司特意将鱼翅羹列入园区饮食讨好香港本土游客时，这一举动意外地招来了多个动物保护组织的抗议。而当上海迪士尼把中餐比例设定到百分之七十，销量最高的小吃却是美式火鸡腿，定价过高的中国菜却受了冷遇。

正如 Mittermeier 指出，东京迪士尼的大获成功离不开日本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迪士尼乐园为了给游客营造沉浸式的体验，所有工作人员都被统称为演职人员 (cast member)，需要穿上相应的服装扮演相应角色，这对重视服务业、有角色 (character) 扮演文化的日本员工来说，丝毫不成为问题，还能超额完成。有为亲朋好友送伴手礼习俗的日本本土游客，每次光顾东京迪士尼都要买一大堆纪念品。迪士尼的玩偶也和日本的卡哇伊 (可愛い) 文化非常契合——东京迪士尼独创的“达菲和朋友们”系列在日本风靡一时，被日本卡哇伊文化加持过的达菲熊可爱指数大幅上涨。而当“达菲”系列来到了中国，上海迪士尼特别制作的“玲娜贝儿”也一跃成为了迪士尼顶流“女明星”，不仅粉丝为见一面排队数小时，周边产品也是一上架便被一扫而光。



东京迪士尼乐园。
图片来自 Colton Jones on Unsplash

然而，东京经验并不能被轻易复制。一九九二年开园的巴黎欧洲迪士尼 (Euro Disney) 就遭到了警惕美国大众文化入侵的法国知识精英的迎头痛击。尽管迪士尼公司已事先百般讨好法国市场，宣称巴黎迪士尼的开张是让迪士尼“回到了欧洲童话的故乡”，还为华特·迪士尼本人寻根找出了法国老家亲缘，但这并未打消左岸精英们的防备之心。

法国作家 Jean Cau 尖酸刻薄地写道：“这个令人厌恶的东西由硬纸板、塑料和骇人的颜色构成；它是发硬了的口香糖和傻里傻气的童话搭配成的产物——所谓的‘童话’都是从专供肥胖美国人看的漫画里摘出来的。”

尽管 Mittermeier 承认很难用数字估量法国报章媒体的恶评到底有多大影响力，但巴黎迪士尼初期法国游客的确仅仅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而主题公园又要在旅游淡季依靠本土客，这就为迪士尼的运营平添了不少压力。而九十年代的经济衰退又导致了多个欧洲国家汇率暴跌，出国旅游成本大幅上涨，原本占巴黎迪士尼游客主体的欧洲游客也变少了。

除了招徕游客的失败，法国当地员工也很抵触迪士尼的企业文化，认为工作时要面对迪士尼式过分友好微笑是在侮辱人格。虽然巴黎迪士尼在后来成为了欧洲访问人数最多的主要公园，还开设了第二家园区 (Walt Disney Studio Park)，时至今日在网络上搜索“巴黎迪士尼”，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仍然是“巴黎迪士尼为何失败”，可见初期的失败仍给人留下“美国公司在欧洲水土不服”的惨淡经营印象。

03

胜负：迪士尼的中产王国

为什么安纳海姆、奥兰多、东京迪士尼始终人气不减，上海迪士尼第一年便收支平衡，而巴黎、香港迪士尼却屡遭挫败、甚至多年亏损？除了上文提到的文化冲突，Mittermeier 认为全球六家迪士尼的成败都取决于一个共同因素：迪士尼的开园时机是否恰逢当地中产阶级的扩张。

华特·迪士尼在设计第一家安纳海姆迪士尼乐园时，受哥本哈根干净整洁、环境清幽的主题乐园趣伏里花园 (Tivoli Garden) 启发，就将目标游客定为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这从票价设定上就可见一斑：在五十年代初期，绝大多数的游乐园都实行“一美元入场，每个游乐设施 25 美分单独买票”的定价政策，而迪士尼乐园从一开始就实行“高额入场价”方案，游客可以购买不同等级的票券 (coupon)，哪怕是最低等级也会挡住一批囊中羞涩的低收入人群。而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票券制度被统一高额票价取代，这也成为了大型主题乐园的普遍经营模式。

当华特·迪士尼决定在奥兰多的迪士尼世界 (Walt Disney World) 开设四家园区、多家度假酒店时，显然只有具备一定收入水平的中产阶级才能担负起三、四天甚至一周的旅行开销。然而美国式的度假村却在欧洲吃不消：欧洲人的假期更长，普遍习惯在假期里安排多站旅行，而不是在巴黎迪士尼一连待上好几天，最多去一天就够了。香港迪士尼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随团旅行的大陆游客把迪士尼看成当天往返的景点，很少有人愿意住在迪士尼酒店里——当然，这也和香港迪士尼园区面积太小、一天就能玩遍有关。一旦当日往返游客占主导，迪士尼度假酒店的运营就困难重重。而港府撤回香港迪士尼二期用地的决定，恐怕会令持续多年亏损的香港迪士尼雪上加霜。

东京、上海迪士尼的成功同样离不开中产消费人群的壮大。不同于巴黎迪士尼甫一开张就遭遇经济衰退，东京迪士尼开园不久日本便进入了泡沫经济时代，年轻女性成为消费主力军，愿意在休闲消遣上花钱，甚至占到了东京迪士尼入园人数的七成。而二零一六年的上海更不用多说，早已具备了迪士尼所需的中产消费大军。但正如 Mittermeier 所言，迪士尼的票价及园区内的消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仍然是一笔望而却步的开销，现在的上海迪士尼一半游客来自上海本地。“去一次上海迪士尼”对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而言还是一个有待奋斗、争取的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城乡差异的逐步消弭，上海迪士尼必然会持续地吸纳更多本土游客。

因此，六家迪士尼的成败取决于具体历史、经济条件下当地中产阶级的消费力。毕竟，华特·迪士尼在规划迪士尼乐园的经营模式时就是以这一消费人群为最主要的目标客户。当中产游客反复光临迪士尼乐园，“上海迪士尼”也将成为上海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东京迪士尼已经是东京必游目的地。虽然有关下一家孟买迪士尼的传言并不可信，迪士尼乐园的确仍在不断翻新、扩建，利用今年巴黎迪士尼三十周年、明年东京迪士尼四十周年大张旗鼓地宣传，并和新的迪士尼 IP、流媒体频道 Disney Plus 进行联动。

要在数字时代继续抓住全球中产家庭的注意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迪士尼乐园也将和时代的波动一起沉浮，历经新的文化冲突考验。正如 Mittermeier 的结语说的那样，迪士尼将继续存在、生长，只要这个世界还需要着它。

Xuting

加大圣迭戈分校文学本科，哥大东亚系硕士，埃默里大学法律博士在读。业余时间看看英文学术著作，写中文书评。

理想的读者

这是一个免费频道。我们希望更多读者可以以此了解更多。





图片来自 [Diana Parkhouse on Unsplash](#)

非虚构

所罗门王的指环

凌嵐 | 生活亲历者

然后，我变成一只巨鹿，原地起跳，
从他头顶飞过去，逃得无影无踪。

九月的好天气过去以后，就是雨季了，屋顶开始漏，具体说是书房的顶。

农舍的另一头原来有一个带纱窗的廊，里面放着几把老旧的藤椅藤桌，是前主人不要的东西。我们刚搬进去时，每天凌晨那里传来家具移动的声音，还以为闹鬼。有天准备好大号电筒、棒球棍准备打鬼，一响动就起身直奔那里。发现关不严的破沙门已经被推开，进来的不是鬼，是一家大大小小的浣熊，俗称干脆面君。浣熊母子长得一模一样，一共六七只。我们挥舞着电筒棒球棍，嘴里发出助战的喊叫，硬是把这群进屋后不想动的畜生赶了出去。之后把那个破纱门换成结实的铁门，晚上锁好。从此以后一个月中的每一天凌晨，干脆面君的母王准时来摇动铁门，想开门进来，但进不来。这种时候，我特别希望自己拥有那只《圣经》中传说的所罗门王指环，戴上可以通兽语，对浣熊一家直接说凌晨别来啦，费劲摇那个门，摇不开的，白费工夫不如另找地方住呢。

我们住进农舍的第二年，开始做装修。这个四面通风的廊就围上隔热棉的墙，铺了暖气管子，变成正式的房间。破烂的房顶没有换，那个平平的顶，原是一个晒农作物的阳台。不换顶的原因是计划在其上再加盖出一间房，变成二楼。这时老罗找到工作去城里上班，加盖二楼的计划就搁置了。

浣熊离开，院子里来了一群加拿大鸿雁，也就是野鹅。这没什么，野鹅多如麻雀，视同无物就是了。在他们最初落到水边的那几天我们犯了致命的错误，撒玉米粒喂他们。后来不喂了，他们就吃后院树的喂鸟器的谷物，并很快学会跳起来用翅膀扑打喂鸟器，把里面的葵瓜子玉米粒高粱谷子摇下来。雨季水大时跳进水里吃小鱼苗，枯水期时吃淤泥里的虫蛹。躲在湿地里的小娃娃鱼、小乌龟，被野鹅用尖尖的喙夹挖了出来，像泥鳅一样甩着身体拼命往草里钻。这群野鹅坚决赖着不走，夏去秋来，孵了小鹅，冬天也不南飞。野鹅极凶，叫声洪亮。鹅群数量大了以后头雁还和其他的雄雁还打架分家，把刚刚成年的鹅赶到河对面去。他们虽然没有攻击过我们，卢卡怕这些带翅膀的蛮货。

湿地上有土狼出没。土狼有狼狗大小，灰白色，毛皮油亮，耳朵尖尖地直立着，一看就是营养很好，身体状况上佳。土狼也像狼狗，一边小步跑过河岸，一边四下打量。鸿雁很警惕，但还是不肯离开，飞到晒台上过夜。凌晨时天光初亮，他们起飞，翅膀扇动发出打雷一样的声音。老罗问为什么一群野鹅都这么吵这么霸道？我不明白，只说现在不是斗鹅的时候，好在我们的卧室在房子的另一头。有一天，卢卡看到鹅在啄阳台上铺地用油毡布，油毡布破了，不经啄，没几天好几片就被掀了起来。估计油毡布下躲着什么虫子田鼠，这群强凶霸道的鹅在那里闲着也是闲着，就开始上房揭瓦了。我偷偷去看，果然如此，非常生气但没有办法。老罗开始通勤，每天路上出各种情况。一周几天，因为工作忙要加班，上班到很晚。这时出现了一个他过去的闺人朋友，在上东区有自己的公寓，这样他有时会住在城里的闺人朋友那里——

城里的事，听上去都似曾相识，但我又说不上来是在哪里见过。就跟没有驱赶野鹅一样，我没有多想老罗不回家晚上住在城里的事。

雨下到第三天，书房的屋顶漏了。水滴到地板上，积了一小滩，等我注意到，雨已经停了，抬头看天花板上，那里像地图一样画了一个浅黄色不规则的圈。当家的不在，书房很少有人进，平时白天我们母子活动范围是厨房，客厅。我对漏雨的概念只是觉得天花板上那团黄色图案很难看，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

过了两天又开始下雨。那天老罗还是在城里。我们母子站到书房那块地图下面，抬头看到雨水一滴一滴从天花板上滴下来，卢卡用手去接那滴下来的雨水，接住了凑到眼前看，然后伸手给我看，我们两个就这样研究了一会儿，我才想到应该去厨房找个盆来接水，屋外已经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用多大的盆接水是一个问题。

那一夜的雨换了两盆水来接，并没有出大事。早上起来雨停了，我们也忘记昨天晚上。送走卢卡去上学，我开始查黄页找修屋顶的工人的电话。电话打过去，从来没人接，基本都是语音留言。我留言了，名字、电话号码，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回复，约在两个星期以后来看屋顶。

I will take a look at it. 他说得非常轻松，说完记下我们的地址，电话，就把电话挂了。那晚本来没有计划回家，老罗却突然电话我，说已经到火车站了，让我去接，这时卢卡已经睡了。他下了火车，眼睛也不看我，直接绕到驾驶副座那一边，拉开车门坐了进来。你饿吗？我们已经吃过晚饭，但有炒好的肉丝，可以给你煮榨菜肉丝面。我说。老罗点点头，说好，然后还是沉默。

一直到他吃完那碗面，他才说他想回香港去，跟着老板一起去那里，去香港开一个新办公室。说完他如负重任，把筷子叠在空碗上，接着说我一个人回香港，你们待在这里。厨房的灯光下他的脸窄窄的，白衬衫的领子挺刮有型，衬着他的下巴蛮漂亮的。我说我们跟你一起回香港吧，现在房价涨了不少，卖了这个房子能赚一笔呢……我一直自顾自地说着，越说越开心，感觉真的马上可以离开乡下，回到熟悉的香港，吃早茶，会朋友，夜夜笙歌。老罗并没有说话，他低头，摆弄着空碗上那双烤漆筷子，一会儿叠在一起，一会儿平行。

突然他抬头，一拍桌子，说你不能回去，就我一人回去。

为什么？我问。

老罗说因为我不想再跟你过了，这几年我过够了。说着他猛地站起来，腿几乎掀动桌子，那只空碗，那副筷子，以及旁边的辣椒酱，麻油瓶像地震一样跟着抖动。

我懵了，听不懂他的话。书房那边传来的一声巨响，然后一阵暴雷一样翅膀拍打的声音。我们奔过去看，只见书房的顶塌了 1/3，露出外面的夜空，风呼呼地往室内灌。石灰里带着积雨和鹅粪还有鹅毛，落在地板上，好像从天上砸下来的工业废料。这些一看就是屋顶上那群鹅的遗泽。鹅在院子里高声叫了一阵，声音慢慢低下去，最后只剩下两声。

老罗转身回到客厅，说我本来打算住书房的，现在顶塌了，我还是回纽约吧，过两天回来安排以后的事，说着他已经去取外套和包。那意思，我还得送他去火车站。我说你去把屋顶给我盖上再走吧。

老罗从车库里找一块塑料布以及搬家公司用的棉布毯，爬上房顶把那块塌掉的屋顶盖上，我在下面给他打手电。他上房顶时，后院的鹅又一阵子狂叫，我突然恶从胆边生，要是有一把猎枪就把这群鹅都崩掉，顺便也把老罗也杀了，再冲到城里把这个嫖他的阔人也杀了……我在夜色里浮想联翩，手里的大号电筒打出强光灯柱，就像侯宝林的老相声说的……有本事你上啊，沿着这个灯柱爬上去啊。老罗果然爬上去了，身手矫健，我要是一按按钮，灯柱没了，他会不会一脚踩空从房顶上跌下来，跌个粉碎性骨折呢？我按了一下按钮，灯柱消失，老罗还是稳稳站在屋顶上没掉下来，书房里的光从天花板的破洞里透出来。

塌掉的屋顶虽然暂时挡上了，但房子的隔热层却被破坏。针尖大的窟窿，椽子大的风，房子里哪儿哪儿都是穿堂风，中央暖气口的排风不停地响，用热风压倒外面来的寒风。盖上屋顶，老罗喝了点烈酒暖暖，决定今晚不走了。书房是绝对不能睡了，因为怕屋顶再塌。但客厅和厨房也不能睡，太冷。最后老罗还是跟我一起睡在主卧室里。家里唯一一个电取暖器，放在卢卡的房间，他睡得像木头，浑然不知世界的变化，真是天塌下来都不知，童年真好。

因为冷，躺在床上，我和老罗身体本能地挨得很近。过了一会儿各自的身子居然就热起来，而且还有反应。在寒冷里我们年轻赤裸的身体叠压在一起，非常痛快，刚才那些话好像都白说了，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在床上我们是享受鱼水之欢的男人和女人。《新约》的“哥林多书”有段著名的爱的箴言，我从来记不住。我记的都是跟前男友结伴在高铁上读到的一首歪诗，印在一本来已经倒闭的杂志上，虽然大不敬但我喜欢：爱不是持久忍耐；爱是嫉妒，爱是自夸和张狂；爱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爱由刚强变软弱，富足到贫苦；爱是喜乐里记得哀愁，欢歌里的安静；爱在晚上细数亲人的恶，爱不能吞下恶气；凡事盼望，爱是操劳但主要是操，爱是每晚渡过你两腿之间的河，爱永不止息，牢记不忘。

老罗做完后整个人放松下来，恢复了平时的人形儿，打个哈欠很快就睡了，还安静地打着小呼噜，我也慢慢开始迷糊。夜里的风吹过屋顶，压在房顶上塑料布在风里抵抗着，内外热差让那面塑料像鼓膜一样发出巨人吐纳的声音。

等我被闹钟叫醒，已经是早上六点半了。

送走老罗，再送走卢卡。我回到家里，房间里的安静突然太安静了，有点不祥之感。老罗的话开始在我脑子里一遍遍复盘，记忆中一块一块的信息，像四散的拼图碎片，慢慢聚合在一起。我哭了一会儿，恨了一会儿。又翻出电话黄页想找工人来修房顶。从屋漏到房顶塌下来，这房子好像跟我们的婚姻在同步，神了。黄页上的那些电话号码大同小异，好些都是我打过并做了记号的。我觉得头疼，决定上床午睡，大睡如小死，现在太需要小死一次。

结果被剧烈的敲门声吵醒。我披上睡袍，衣衫不整，头发蓬乱地冲到门口去开门。那是修房顶的工人，一个黑黑的矮墩墩的老墨，说不用看了，我这就去 home depot 买材料，明天就带工人来帮你修。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上下打量我。这是什么意思吗？

难道这个说话带西语口音的毛发浓密的汉子还提供别的服务？

要修多久？我问。我问的时候也回看他，主要是看他那一头黑亮的好头发，我咽了口唾沫。

他翻了翻眼睛，说拆顶一个小时，加顶一个小时，然后再有一个小时就搞定了。

多少钱？我问，还是盯着他看。像所有做粗活的老墨，个子矮，五短身材，肩背壮得像熊。他不是我的茶吧，我还是喜欢白面书生，过去的几任男友和老罗长得都是清秀修长形。

6000 刀，便宜的，全现金。

三个小时你要收那么多？我问。

对！得分两天来，第二天把垃圾全部拖走，打扫干净。你找白人工程队要收你一万多块呢，要不要？不要我走了。他说。

要的要的，赶紧修！我说，抛弃邪念，几乎求他了。他要是立刻能修房顶我加钱都行。好你准备好现金，全现金哈，记住。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到皮卡前，拉开车门驾车离开了。

我换了衣服，洗脸，开车去银行取现金，路上的树在几天的雨后已经变色，金黄金红，连最难看的褐色的枯叶都带像巴比松画派一样那么高级的棕黑色，在山色烟岚里带着苍翠的渐变和朦胧。种玉米和大豆的田地，已经收获过，收割机把金色的秸秆推在土里，田里站着野鹤和大大小小的乌鸦，随着我车走过，这些鸟飞起来，又在几尺外落下去，继续他们的营生，不种也不收。圈在草地上的牛和马偶尔抬头，注视着我的车驰过。慢吞吞的大牲畜像动物形状的植物，跟大地山河是一体的。

一边开车一边算钱，算是让心里的愤懑暂时有个出口——共同基金里存了几十万的股票，随时可以变现。房子在我们共同的名下，且没有房贷，老罗有工作有他的阔人女友或者男友，估计不会跟我计较这些，我只有卢卡。他应该愿意从房契上退出，把房权完全让给我。其他的钱也应该归我，也不要什么赡养费了，他不是要回香港吗？若真不付赡养费我可能跨国追杀他。我抹了一把眼泪，觉得心里好受些。身体里的欲望，被昨晚那场奇怪的爱给唤醒了，在我悲痛欲绝地当了弃妇后，这欲望现在无所着落，对老罗和阔人的婚外情开始浮想联翩。白日春梦，最后在银行门口结束，因为现金数目很大，我得下车到银行的人工出纳柜台取钱。

在这个小地方，我那点小钱，已经足够当富婆，我是 VIP 金卡会员。每一次来银行，胖胖的矮墩墩的小经理都对我点头哈腰，一路小跑着过来亲自给富婆服务。今天也不例外。他问寒问暖。

开车回来，家门口路边躺着一头被车撞死的小鹿，road kill。小鹿不算太大，身体前后加起来最多一米长，单薄纤细，眼睛睁着，小小的精致的鹿头像折断的花朵一样垂下来，全身看不到伤口，脖子折断了？或者内出血，一双矫健的长腿无力地拖在身体下面。我站在死鹿旁边，心里估计它的重量，我一个人能拖得动它吗？或者请邻居帮忙，往哪里拖？把它埋在哪里？虽然天气凉了，鹿几天之内不会腐烂，但也并不能这样摊在家门口！这一天之内发生的事，真是晦气到了。

你好吗？梅。你要我帮你吗？老乔骑在自行车上，停在我面前。他一手拎着一根长棍——我叫那个“打狗棍”，其实是捡垃圾用的，棍子前端套着小铁钩。自行车后挂着一个改装过的小号垃圾桶，他每天都有出门到路边捡垃圾的习惯，活雷锋。我指指倒在地上的这一堆，怎么办？

老乔耸耸肩，你如果不麻烦的话，他用手指往天上指了指，过几个小时秃鹫就来了。这些鸟鼻子可灵了，十几英里外的气味都能闻得到。老乔说完，继续他的雷锋之路。我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并没有什么大鸟从天而降。在很高很蓝的天空里万里无云，远远地盘旋有一只鸟，悬浮着一动不动，根本看不出是什么鸟。我转回头，突然注意到路对面的树林前站着一只健壮的大鹿，昂首站在路边野生的冬青灌木前，头接近那蓬灌木的顶部，定定地看着我，眼神是木木的，蜡塑一样。以往在院子里或者路上遇到鹿，它们一见人就会飞快跳走。这有点点怪，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再看一眼，它还是在那里。我转身朝前门走，背上的感觉它还是盯着看，我搞不清这大鹿是什么名堂，不敢再次回头，只加大脚步奔进屋。

我开门，再关上门，房间里很安静。玄关里有一面穿衣镜，映出我的影子，这个影子吓我一大跳。昨天晚上老罗的决定又涌上心头，向前看，向后看，向左看，向右看，这所房子所有的空间里看到的以后都是我自己在不同镜子里的反射。但房间里熟悉的气味让我安静下来，桌上柜子上摆的相框里是卢卡的照片，墙上挂着他的涂鸦，这个是没有变化的。我的身体的根须像八爪鱼那样在这些熟悉的东西上面抚摸过去，透过这些扎进大地，根须必须拥抱着什么才不会脆弱动摇。想着这些，我慢慢睡着，朦胧中想到怎么跟父母说这事，挑什么时间说……报告大事都有关键性的考究，我知道的，这时眼泪还是流下来，热牛奶带来了睡意……

醒来后门外已经有动静了。眼神发直的大鹿已经离开，一只黑色的大鸟站在死鹿不远处，偶尔左右踱两步，路对面的树上停着至少七八只同样的黑鸟。这些鸟跟野火鸡差不多大，但比火鸡矫健，一双翅膀超过身体的长度，拖在地上。看得出来它们都对地上那死东西感兴趣，但并不马上靠近，侧脸打量着它，然后再打量四周的动静。这应该就是老乔说的红头秃鹫了，死鹿和所有路上被车撞毙的小动物的的殡葬承办人。

一辆架着割草机的破皮卡飞驰而过，秃鹫敏捷地跳到离路远的安全地带。好像知道我在偷窥，它们朝我的方向张望。我只好拉上窗帘，找出望远镜，把望远镜从窗帘缝儿里探出一点点。镜头里的秃鹫表情安静，庞大的身体顶着一只不成比例的小小的无毛的秃脑袋，脸上头上皮肤像老人一样皱起通红，“火鸡秃鹫”这个名字不是白叫的。对着一只小山一样的猎物，我以为这些大鸟会像一群狮子或者鬣狗那样一涌而上，众兽哄抢猎物的情形在“动物世界”电视片里常常见到，但现实并非如此。最先靠近鹿的就是那只站在地上东张西望的秃鹫，等了很久，它才款步走到鹿的头部，不紧不慢，用尖尖的喙啄食鹿的眼睛。这只眼睛差不多吃完，另一只秃鹫才飞下来加入这场自助餐。第二只开始吃的是鹿的嘴唇和嘴里的部分——到底是鹿嘴里的什么部分，我看不清楚。那只死鹿嘴朝天大张着，目惊口呆的表情，秃鹫就跟帮它洗牙的牙医助理那样，聚精会神地俯身凑近鹿的嘴巴，一丝不苟地啄着牙齿之间。吃完鹿

眼睛的第一只秃鹫这时已经飞到一边去了，让位给第三只秃鹫……我看得入迷了。过了一会儿，土路上远远传来大巴的引擎的轰鸣声，刹车时车轮摩擦地面的吱吱声，车门打开和关上时汽闸放气声，这是卢卡放学回来坐的校车到了。这辆黄色的钢铁巨无霸一路走来，且行且停，震动着土路。秃鹫们并不惊慌，它们无声地飞到附近的树上，静观街上的一切。

卢卡到家以后吃沾了巧克力酱的甜甜圈，一边吃一边说好吃，很软，重复了好几遍。我突然想起来，秃鹫最先吃的鹿眼睛和嘴唇，都是鹿肢体上最柔软的部分。在望远镜的镜头里，秃鹰的眼睛不时闪出白色的膜罩住它的整个内眼。那个膜是所谓的第三张眼睑，好多鸟和两栖动物都有，但秃鹫的第三眼睑是最完整的。当这膜像窗帘一样横向拉下来时，混沌的“盲眼”，加上极瘦的布满皱纹的红脸，那一瞬，这些吃死尸的巨鸟表情邪恶又神秘。卢卡和我一起看，不时抢着对方手里的望远镜说该让我看一会儿吧。

到了晚上，睡觉前我们打着手电去看，鹿头上的肉，鹿的内脏已经完全剔干净，整个鹿像一只空壳子。第一批吃自助餐的秃鹫早就退场，一批又一批的新秃鹫听到消息组团前来。第二天早上，卢卡坐校车上学的时候，“空壳子”已经被什么狠狠撕扯过，身体只剩下零星的碎片。地上的血迹上聚了黑压压的蚂蚁。唯有头骨，它坚硬，秃鹫土狼都不想费劲大嚼，残迹里剩下的是一只完整的，脑组织已经被掏空的头骨，只有小茶杯大小，从头骨延伸出一个狭窄的脸骨，像一只鸟，张爱玲写女人不发达的乳房，“握在手里像睡熟的鸟，像有它自己的微微跳动的心脏。”这只空头骨里没有跳动的心脏，它已经是非生物了。

几十只乌鸦，像吃白食的流氓，呱呱叫着冲下来打扫残局，它们翻动着那只精致的头骨，然后抛开到一边，并不感兴趣。在校车到达的那几分钟，乌鸦们不耐烦地飞到树上，呱噪着，彼此交谈，嫌我们打搅了它们的早餐。

送走卢卡，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是不是该取了铁锹把地上那些血迹残骸就地埋掉？堆放工具的小木屋在后院，我绕到那里取了铁铲和大扫帚，还有漂白剂，开始动手清理。搞定后一块石头落地，我觉得很轻松，这事终于过去了。收拾工具，正准备回屋，一抬头，大鹿已经站到路边，定定地看着我。

啊啊啊啊啊！

我尖叫——小鹿不是我杀的，真的不是我杀的，你别盯着我！我不怕你！

说到这里我扬了扬手里的家伙，鹿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沉默地看着我。它跟我只隔着一条土路，个头比我高，比我壮，我看得很清楚。手里的铁锹份量很重，举起来像武器，我忽然不怕了，不仅不怕，还火冒三丈，连鹿都敢欺负我！我举着铁锹朝这东西走过去。

鹿还是一动不动，我越走越近，它的眼白都可以看到，再近一点我要拿铁锹朝那轮廓精美的头颅狠狠拍下去，跟它拼了！

就在我要举起铁锹的一瞬，眼前一阵风响，那只大鹿直直地原地跳起，从我头顶上跳了过去，它脚上带起的枯草和灰尘落下来。等我转回头，它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跟鹿对峙的那一刻，再次想起所罗门王的指环——有了它，可以跟那只忧伤的母鹿轻松地解释，我不是杀手，我干的不过是把小鹿的残骸掩埋掉。但也正是那只指环，让所罗门王听懂夜莺泄密，让他伤心蒙羞——他的九百九十九个爱妃中的一个，爱上了年轻俊美的男子。所罗门王在愤怒中把指环扔得远远的。

那天起我决定找老乔学打枪，工人来修房顶的那两天，老乔带了两把步枪，四把手枪来，近百发子弹，我们在后院的树下挂了几个空的塑料牛奶罐，他教我射击。很快两个老墨工人加入我们，站在一边纠正我射击的姿势。晚上我请老乔跟我一起吃 pizza，我说老罗最近都不会回来了，要去亚洲了。他迟疑地盯着我，不搭腔，于是我说了实话。

你是因为这个才要学枪吧？他问。

我说当然不是。我这还没有枪，还得申请手枪执照嘛。说完这个理由我自己都不相信，不用枪还可以用别的啊。但我还真没有那么恨这个人，不仅不恨，还有一点伤感的感情在牵挂着。我有时会梦到他，在梦里甚至可以听到他叫我的名字，然后，我变成一只巨鹿，原地起跳，从他头顶飞过去，逃得无影无踪。

凌嵐

1991 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侨居美国多年，近年的文学创作被誉为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中的佳作。处女作小说集《离岸流》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二部小说集《海中白象》即将出版；另有译著，随笔集和诗集出版。



理想的读者

如果我们相信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关心，那么我们写下的就有了意义。这是一个非虚构栏目，讲述亲历者的生活，但这生活里折射的往往不只是亲历者一个人。



非虚构

一位个人主义者的灵魂

安·兰德 | 发现经典

你会如何看待安·兰德？

1982年3月6日，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逝世。她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作家，政治影响力要远大于文学造诣。安·兰德力倡个人主义，提出“自私的美德”。安·兰德的“工具理性”为特朗普及其拥趸者推崇，以及商业精英们所热爱，“她坚定地认为，自利和自私是经济理性人的首要美德，自私的意涵是关注自己的利益，这才是道德的本质”，学者许纪霖论述说。一篇《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书评尖刻地指出：“她笔下那些戏剧性的商人实际上就是尼采式的超人”，与左翼一样可怕，“老大姐在看着你”。我们选取了这位作家的《一位个人主义者的灵魂》，她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现在她的影响已遍及世界。

*

以下部分选自霍华德·罗克在为炸掉一批在建中的政府住宅而举行的法庭审判上的讲话，为自己辩护：当初是他为另一位建筑师彼得·基廷设计了这个项目，达成的协议是要完全按他的设计来建造；但这一协议被政府机构推翻；这两位建筑师没有诉诸法律，因为他们无权控告政府。

“几千年前，出现了发现如何取火的第一个人。他可能被烧死在他教会他的兄弟们如何去点燃的树桩上。他被认为是罪人，因为他跟人类害怕的魔鬼打交道。但那之后，人们可以点火求得温暖，煮熟饭菜，照亮他们的洞穴。他为他们留下了一件他们意料不到的礼物，他将黑暗从大地上驱散。几个世纪之后，出现了发明轮子的第一人。他可能被他教会了建造轮子的兄弟撕裂在轮辐中。他被认为是擅自进入禁地的罪犯。但那之后，人们就可以穿越任何一条地平线了。他为他们留下了一件他们意料不到的礼物，他为世界开辟了条条道路。”

“那个人，那个坚强不屈的第一个人，矗立在每一项传奇的开端，已经永垂青史。普罗米修斯被铁链绑在岩石上被秃鹰撕裂啄食——因为他偷了众神的火种。亚当被判受苦——因为他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实。无论是什么样的传奇，人类在其记忆的幽暗深处都知道传奇的荣光开始于那个第一人，而且他为他的勇气付出了代价。

“多少世纪以来，都有朝着全新道路迈出第一步的人，他们别无装备，有的只是他们的想像力。他们的目标各异，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迈出的是第一步，路是全新的道路，完全自发的想像力，还有他们得到的回报——仇恨。伟大的创造者——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在他们的时代都是孤军奋战，四面楚歌。每一种伟大的新思想最先遭遇的总是讨伐。每一项伟大的新发明遭遇的总是指责。第一台发动机被认为蠢不可及。飞机曾被认为痴人说梦。动力织机曾被认为是邪恶。麻醉曾被当作罪恶。但那些具有自己原创想像力的勇士继续前行。他们战斗，他们受苦，他们付出过沉重代价。但他们赢了。

“没有任何一位创造者是受要为兄弟们服务的愿望所推动的，因为他的兄弟们会拒绝

他奉献的礼物，而且那件礼物破坏了他们怠惰的日常生活。他的真理就是他惟一的动力。他自己的真理，而且自己动手、以他自己的方式实现这一真理。一部交响乐、一本书、一台发动机、一种哲学、一架飞机或是一座建筑——那就是他的目标和他的生活。重要的并非那些听众、读者、操作者、信徒、飞行员和住户。是创造的活动，而非因之受惠的他人。是使其信仰的真理成型的创造本身。他视自己的真理高于一切，不惮于与所有的人为敌。

“他的想像力、他的力量、他的勇气都来自于他自己的精神。然而，一个人的精神不就是他的自我嘛。其实体是他的意识。思考、感觉、判断、行动都是自我的功能。

“创造者不是无私的。自足、自我推动、自我创造就是他们超人力量的全部秘密。是第一因、活力源泉、人生动力、原动力。创造者不为任何事任何人服务。他活着就是为了他自己。

“而且只有为自己而活，他才能成就那些成为整个人类荣光的事业。这就是成就的本质。“人没有了头脑就无法生存。他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的。他的头脑是他惟一的武器。动物靠强力获得食物。而人没有指甲、没有利齿、没有尖角，肌肉没有强大的力量。他只能靠种植和渔猎获取食物。要种植，就需要一系列的思考。要渔猎，他就需要武器，需要制造武器——也要一系列的思考。从这一最简单的需要一直到最高深的抽象宗教，从轮子到摩天大楼，我们的处境和我们得到的一切都来自人的一个简单的属性——他的头脑的理性功能。

“但头脑是个人的一项属性。没有所谓集体的头脑这种东西。也没有所谓集体的思想存在。由一群人达成的协议，不过是众多个人想法折中或平衡、平均的结果。是再次推论的结果。而第一行动——推理的过程——必须是由每个单独的个人来实行的。我们可以将一锅饭分给大家。但我们没法用一个集体的胃来消化它。没有人能用自己的肺为别人呼吸。没有人能用自己的脑子为别人思考。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所有功能都是只属于个人的。它们无法分享和传递。

“我们可以继承他人思想的成果。我们可以继承轮子。我们造出了大车。大车又变成了汽车。汽车变成了飞机。但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接受自他人的只能是他们思想的成果。前进的动力是一种创造的才能，将前人的成果作为材料，利用它创造出下一步的成果。这种创造性才能是无法授、受、分享和借用的。它属于单个的个人。它创造出来的东西是创造者的财产。人能相互学习。但所有的学习只是一种材料的互换。没有人能将思考的能力授予他人。而这种能力是我们得以生存的惟一凭借。

“人没有任何天赐的东西。他需要的任何东西都必须自己去生产、创造。由此，人面临了一个基本的选择： 在两种生存方式中他只能选择一样——要么依靠自己的头脑独立工作，要么当个寄生虫，靠他人养活。创造者发明创造。寄生虫坐享其成。创造者只需面对自然。寄生虫通过中介面对自然。

“创造者关心的是征服自然。寄生虫关心的是征服他人。

“创造者靠他的工作为生。他不需要他人。他原初的目标内在于他自身。寄生虫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存活。他需要他人。他人成了他的原动力。

“创造者的基本需要是独立自主的。头脑的理性运转无法在任何形式的强迫之下进行。它不能被控制、牺牲或是从属于任何既定的考虑。在功能和动力性上它要求绝对的独立自主。对一位创造者而言，所有跟他人的关系都是从属性的。

“那些二手货的基本需要则是确保他跟他人的关系，以便有人养活他。他将‘关系’置于头等地位。他宣称，人活着就是为了服务于他人。他鼓吹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是一种要求人为了他人而活，将他人置于自我之上的学说。“没有人能为了他人而活。他不能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精神，正如同不能分享他的身体一样。但那些二手货们已经将利他主义当作一样可资利用的武器，改换了人类道德原理的基础。人们被灌输的是会毁掉创造者的每一种认识。人们被教导说相互依靠是一种美德。

“一个企图为他人而活的人就是个依附他人的人。他就是个自觉主动的寄生虫，并制造出需要他供养的寄生虫。这在概念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上最接近的实例——活着就是为了服务于他人的人——是奴隶。如果说肉体上的奴隶制是令人厌恶的话，那么精神上的奴性就不知更要可厌多少倍了。被征服的奴隶身上还会残存一点荣誉的影子。他还有一种要反抗的美德，认识到他的处境是一种罪恶。但在爱的名义下自觉自愿使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人就是一切生物中最卑下者了。他玷污了做人的尊严也玷污了爱的观念。然而这正是利他主义的本质。

“人们被教导说最高的美德不是成就什么，而是奉献。然而一个人是无法将还没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奉献出来的。在分配之前首先要创造才行——否则就没什么可以分配的了。对创造者的需要要先于对任何可能的受益者的需要。然而我们被教导要赞美那些分发并非他们生产的礼物的二手货们，据说他们要比生产礼物的人更高尚。我们称赞施舍行为，却对创造成就的行为不以为然。

“人们被教导说他们最关心的应该是减轻他人的痛苦。但痛苦是一种病态。如果不巧碰上了，当然要努力给予安慰和帮助。但如果将其升格为美德的最高表现，也就等于将痛苦视为人生最重要部分。这么一来，人就必须希望看到他人受苦——以便他实施最高的德行。这就是利他主义的本质。创造者关心的不是疾病，而是生命。而创造者的工作已经彻底根除了一样又一样的疾病，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而且使人在痛苦中获得更大的缓解，比任何利他主义者所能想像到的都多。

“人们被教导赞同他人是一种美德，但创造者是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人们被教导顺着水流游泳是种美德。但创造者是那些逆流而上的人。人们被教导扎堆是一种美德。但创造者是那些孑然独立的人。“人们被教导自我是罪恶的同义词，无私是美德的理想。但创造者是不折不扣的自我主义者，而所谓的无私者正是那种不会思考、感觉、判断和行动的人。这些功能都只属于自我。

“这种本质的颠倒是致命的。论题已被完全扭曲，人们已经被剥夺了选择权——剥夺了自由。作为善、恶的两极，他只能非此即彼：要么自我主义，要么利他主义。自我主义被当成牺牲他人以利自己。利他主义——牺牲自己以利他人。这就无可挽回地将任何一个个人与他人绑缚在了一起，并只留给他两样痛苦中选择一样的权

利：要么为了他人自己忍受痛苦，要么为了自我为他人造成痛苦。但如果再加上一条：一个人必须在自我牺牲中发现乐趣，那这个圈套就圆满了。人们被迫将受虐狂作为自己的理想——在这一威胁之下，施虐狂就成了受虐狂之外的惟一选择。这是人类犯下的最大的欺诈罪。

“正是通过这一阴谋，相互依赖和受苦才被确立为人生的永恒基础了。”

“真正的选择不应该在自我牺牲和支配他人之间进行。应该在独立自主还是相互依赖之间选择。它们分别是创造者和二手货的表征。这才是根本的问题所在。它着落在生还是死的重大抉择上。创造者的表征是落在对理性思考的需要上，这种思考使人生存下去。二手货的表征是落在思想的无能上，这种无能无法使人类生存下去。所有基于人的独立自我的东西都是善的。所有基于人的非独立自我的东西都是恶的。”

“自我主义者的真正含义不是为自己而牺牲他人。自我主义者超越于以任何方式利用他人的需要之上。他的作为不需要通过他们。在任何基本的方面都不需考虑他们。无论是目标、动力，还是他的思考、愿望和精神源泉。他不是为了任何他人存在的——他不要求任何他人为他而存在。这是人与人之间手足情谊和共同尊重的惟一形式。”

“他们的能力各异，但基本的原则同一：一个人独立自主的程度、对其工作个人爱好和主动的程度决定了他作为一个工作者的能力和一个人的价值。独立自主是人类美德和价值的惟一标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他如何对待自己，而不是为他人做了或没做什么。个人的尊严是无可替代的。而除了独立自主，所谓个人的尊严再无其他标准。”

“在所有正当的人际关系中，不存在谁为谁牺牲的问题。建筑师需要客户，但他不会将自己的工作主动降格以迁就客户的喜好。客户也需要建筑师，但他们不会只为了照顾他的生意而请他盖座房子。人和人之间应该在个人趣味投契、乐于交换的前提下自由、合意以至互惠地交换彼此的工作成果。如果没有乐于交换的前提，他们根本就不必发生关系。他们再进一步寻找合意的就是了。这是在同等的双方之间惟一可能存在的关系。任何别种的关系都是一种奴隶与主人、受害人和刽子手之间的关系。“没有一项工作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集体完成的。每一种创造性的工作都是在某一个人的思想指导下成就的。一位建筑师需要很多人把他的建筑实际造出来。但他并不需要他们对他的设计方案投票表决。他们通过自由的协议一起工作，每个人在他行使其实正的职能时都是自由的。建筑师要利用钢铁、玻璃、水泥等他人工工作的成果。但在他进一步应用它们之前，它们不过就是钢材、玻璃和水泥这样的原材料而已。他如何应用它们就是属于他自己的成果和财产了。这是人与人之间惟一正确的合作样式。”

“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种权利就是自我的权利。人的第一职责是对自己负责。他的道德规范是不得将其个人的首要目的强加于他人。他的道德义务要求他做他真正想做的事，如果他的愿望从根本上并不依赖于他人。这包括他创造能力的所有方面，他的思考，他的工作。但不包括匪徒、利他主义者和独裁者。”

“一个人无论是思考还是工作都是独自完成的。但一个人却没办法独自完成掠夺、剥削或统治的行为。他们一定是要依赖他人的。他们就是二手货。”

“统治者不可能是自我主义者。他们不创造任何东西。他们完全是通过他人而存在的。他们的目标就在他们的臣服者身上，在奴役的活动中。他们就像乞丐、社会工作者和强盗一样无法自立。至于以何种方式仰赖他人并不重要。”

“但人们却被教导要将这些二手货们——僭主、皇帝、独裁者——视为自我主义者的典型。凭借这种鬼话，他们生来就是要摧毁自我的，他们自己和他人的自我。这种欺诈的目的是为了摧毁创造者们，或是控制他们。这两者是一回事。”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这一对敌手就一直在对峙着：创造者和二手货。当第一个创造者发明了轮子时，第一个二手货就做出了反应。他发明了利他主义。”

“创造者——尽管一再被否定、被反对、被迫害、被剥削——继续前进，以自己的精神带动整个人类继续进步。二手货却对人类的进步一无用处，只有妨害。这种竞争还有另一个名目：个人与集体的对立。”

“所谓某一集体的‘公共福祉’——种族、阶级、国家——是有史以来每一次暴政的堂皇借口和旗号。历史上每一次大恐怖都是以某种利他主义动机的名义犯下的。任何自私的行为可曾造成过由利他主义信条犯下的这些流血和屠戮？大错铸成是源于人类的伪善还是利他主义信条的本质？最可怕的屠戮者是最认真的信奉者。他们相信完美的社会是必须通过断头台和行刑队实现的。没人质疑他们杀戮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进行杀戮的。人必须为了他人做出牺牲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信条。演员和场景常在更换，但悲剧的过程一成不变。以发表热爱人类的宣言开始的人道主义者却结束于屠戮和血海。只要人类还相信一种行为不是自私的，那就是善的，这种悲剧就注定会再次重演。这等于允许利他主义者任意胡为并强迫他的牺牲者承受恶果。集体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图的并非私利。他们只静观运动的结果。”

“人与人之间惟一‘善’的关系，正当关系的惟一声明就是——不许干涉！”

“现在，请观察一下一个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国家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国家。人类历史上最高贵的国家。这个取得了最伟大成就、最伟大财富、最伟大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建立在无私的服务、牺牲、自我克制或任何利他主义原则之上的。它建立在个人有权追求快乐的基础上。他自己的快乐。不是任何他人的。一种私人、个人、自私的动机。请看看结果。窥视一下你自己的良心。”

“这种冲突古已有之。在人类已经接近真理的关头，每次都被打断，于是文明一个接一个地衰亡。文明是朝向一种个人社会的发展过程。野蛮人的整个生存状态都是公开的，受他所属部落的法规统治。文明就是一个逐步将个人解放出来的过程。”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集体主义，这种二手货和二流货的准则，这头古代的怪兽，已经挣脱了束缚开始横行无忌。它已经将人类的智识拖到前所未有的堕落水平。它已经达到一种空前的恐怖程度。它已经毒害了每一个人的灵魂。它已经吞噬了大半个欧洲。它正在鲸吞我们的国家。”

“我是个建筑师。我知道按照建筑规律接下来会有什么后果。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我自

己都无法生存下去的世界了。”

“现在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把科特兰德这组建筑炸掉了吧。”

“科特兰德是我设计的。我交给你们的。我又亲手毁掉了它。”

“我之所以要把它毁掉是因为当初它的存在并不是出于我自愿的选择。它是个双重怪兽。无论是其具体的形式还是其内涵。我不得不把这两者都炸毁。它具体的外形是由两个自以为有权对其进行改进的二手货造成的，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权也不配进行这一工作。他们之所以觉得有权这么干是因为所谓的公众舆论认为出于利他主义的目的可以凌驾于所有权利之上，作为设计者的我都无权站出来表示反对。”

“我当初同意设计科特兰德是为了看着它按照我的设计竖立起来，除此以外别无所图。这是我为自己的工作开的价码。但我没得到应得的报酬。”

“我不怪彼得·基廷。他也没办法。他本来跟他的雇主有合同的，但合同未被重视。他曾保证完全按我的设计施工。诺言被抛弃了。一个人对他工作的完整性的热爱和对其工作的所有权如今竟被当作一种无足轻重、模糊无形的东西看待。你们已经听到起訴人是怎么说的了。为什么那幢建筑变得丑陋不堪？没有摆得出来的道理。这类行为从来就没有任何道理，除非就是出于某些二手货的虚荣，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干涉任何人的财产，无论是精神财产还是物质财产。谁给他们权利这么干的？也并非政府部门里的什么人。没人操这个心特意允许或者制止他们这么干。没人真正负责。没人负责结账。”

“我没有得到我要求的报酬。但科特兰德的所有者却从我这儿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想得到一个尽可能便宜的建造方案。他们发现别人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我能而且也实际做到了。他们因我的工作而得益，却当作我白送的礼物坦然接受。但我可不是个利他主义者。我不会白送这种性质的礼物。”

“据说是把我穷人的住宅给毁掉的。请别忘了如果没有我，穷人也压根不会有这样的住宅。那些关心穷人的为了帮助穷人不得不找到我，而我却从来没人关心。据认为，未来住户的贫穷状态赋予了他们支配我的工作的权利。据说他们的需要构成了支配我的生活的权利。要奉献出他们要求的无论什么东西是我的职责。这正是二手货们的信条正在吞噬整个世界的表现。”

“我来这儿是为了表明我不承认任何人有权支配我生命中的哪怕一分钟。我的能力的任何一部分。我的任何一项成果。无论是谁提出要求，无论有多少人，无论他们多么需要。”

“我来这儿是想表明我不是为了他人而存在的。”

“不得不这样说：这个世界正因为一种无节制的自我牺牲而走向毁灭。”

“我来这儿是想说，一个人的创造性工作的完整性比任何形式的慈善事业都更重要。正是那些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在毁灭这个世界。”

“我来这儿是想陈述我的条件。我不会依附于任何人而存在，也丝毫不理会任何人。”

“我承认的人的惟一义务是：尊重他们的自由，坚决反对奴性的社会。对于我的国家，如果它不复存在了，我愿在监狱里度过十年。我将以此来纪念、感激我的祖国曾经的模样。这将是我的忠心之举，是我拒绝在它的替代物中生活、工作的姿态。”

“这将是我对于那些曾经存在并为我炸掉科特兰德而被迫承担责任的创造者的忠心之举。也献给他被迫度过的每一寂寞、克制、困惑和受虐的痛苦时分——以及他赢得的每一次胜利。献给每一位知名的创造者——也献给每一位存在过、奋斗过但在胜利之前就无名湮灭了的创造者。献给每一位在肉体上或者在精神上被毁灭的创造者。献给亨利·卡梅伦。献给史蒂文·马洛里。也献给一位不想被提及姓名、此刻正坐在法庭里的人，他知道我说的是他。”



本文摘自《致新知识分子》

[美]安·兰德

冯涛译

三辉图书 | 新星出版社

2005年4月

安·兰德

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美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作家、思想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青年时代从苏联流亡美国，以其小说和哲学闻名于世。

发现经典

这里是已经出版、我们认为不应该被淹没、遗忘和打成纸浆的旧书。





1939，四世同堂，长发老人就是曾祖父，手扶拐杖的幼童是我的哥哥，摄于昆明大观楼；
图片由熊景明惠允。



“1936，曾祖父七十岁生日留影。”

联省自治、省县自治是民国云南地方当权派的追求。他们希望通过自治，提高民智、健全法制、发展经济、安定社会，兴滇富民。抗日战争期间，保持自治的云南接纳了从内地迁来的大学、机关、企业、商户。保持相对自治的云南，为从沦陷区来的难民，提供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的环境。昆明获得“民主堡垒”的美称，独裁专制的政府容不得自治的云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8月底，卢汉率领滇军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不久，滇军被派到东北打共产党。10月3日，杜聿明在昆明发动政变，蒋介石下令免去龙云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命卢汉任云南省政府主席。1945年12月1日发生震惊中外的“一二一”事件。1946年7月11日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大兴坡被暗杀，7月15日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在昆明西仓坡被暗杀。李公朴、闻一多惨案激起全国人民愤怒，西方民主国家亦对专制独裁政权表示极大不满。1946年5月30日，滇军184师少将师长潘朔端率部在东北海城起义，开国民党军兵团起义的先例，为蒋军在东北失败敲响丧钟。1948年10月，曾泽生将军率领滇军60军在长春起义，为国民党整军反正投向光明的典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铺平道路。1949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成为捣毁蒋家王朝的最后一击。蒋介石固守西南顽抗的计划破灭，云南自治的梦想与蒋家王朝的独裁同归于尽。

这段风雷激荡、惊心动魄的历史既是长辈故事的社会背景，又是长辈故事演变的动因。从长辈故事，我们看到云南社会的变迁。一个人的经历，一个家族的兴衰，就是社会演变的缩影。阅读长辈的故事，我们对时代风云、社会变迁不仅有更加真切、更加感性的认识，而且有更加深刻、更加理智的体悟。

在腾冲长大的我，在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之前对腾冲的历史一无所知。无论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无论古代史还是近现代史，中学历史课都是国家统编教材。就是大学历史系的教材，两门通史也是教育部统编的，我们的教授、讲师大多按照教育部的教学大纲授课。我们知道国内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对云南地方历史却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小小的腾冲城。直到我师从方国瑜研修云南地方史才开始逐渐了解。读长辈的故事，使我们对家乡的历史有更多的认识，弥补了教科书的不足。

景明的曾祖父熊廷权1919年担任腾越道道尹、腾越海关监督。民国初年，云南实行省县两级的行政体制。在实行过程中，省政府对县的管理力有不逮，于是加设省府的派出机构道管理县。腾越道管辖半个云南省二十九个县以及分布在滇西边地的五十多个土司，地广民多，位高权重。可是熊廷权举重若轻，胜任愉快。尤其难得的是秉公办事，清正廉洁。过生日，贺寿的礼品全部退回。“年方九岁的七小姐，不情愿地取下腕上晶莹剔透的玉手镯。”读到这里，不由得肃然起敬。想到曾任云南大学校长的吴松到保山市任市长，收取不法商人价值158万圆的翡翠手镯。两相对比，立见高下。那时的官吏严于自律，忠于职守，奉公正己，勤政为民，令人景仰。

读景明《长辈的故事》自然联想到自己的长辈。景明的外公苏涤新在晚清官费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我的祖父林春华也是晚清科考举人，公派到日本留学，与李根源一起创建同盟会云南分会，并担任《云南》杂志的主笔，想来应该和苏涤新有交往。归国后，祖父积极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在辛亥革命中有所贡献。熊廷权是民国首任丽江县长，我祖父则是民国首任景东县长。他带兵剿灭地方豪强苏三阿，为民除害，当地民众立碑赞颂。景明的祖父熊光琦也担任过景东县长，想必对他的前任会有了解。祖父那一代读书人在社会大变革中，与时俱进，他们的生命史可歌可泣。将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不仅仅只是对他们的纪念，更是对后人的激励。



1930年代，父亲与黄湛踏勘滇缅公路。

景明的父亲和干爹黄湛参加滇缅公路的修筑。滇缅公路的修筑是云南各族民众创造的世界交通史奇蹟，由于大多数青壮年男人都奔赴抗日前线，修路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公路在1937年12月动工，经九个月艰苦奋斗提前竣工通车，当时被称为“妇幼路”。参加筑路的工人约二十万，工程技术人员约二百人，景明的父亲和黄湛就是二百个工程

技术人员之一。这条路被称为“血路”，因为几乎每一公里至少要付出一条生命的代价。历史书上用一连串的数字说明这条“血路”修筑的艰难和在抗日战争的巨大作用。景明的书则用生动有趣的文字讲述父亲与干爹等年轻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独立设计功果桥、惠通桥等全部桥梁的智慧，以及用竹竿一尺一尺丈量道路的艰辛。滇缅公路被称为抗日战争的“生命线”。1942年5月10日日军占领腾龙地区后，公路中断。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歼灭滇西缅北日军，在芒友胜利会师。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民第一次全歼外国侵略军的伟大胜利，拉开中国抗日战争取胜的序幕。滇缅公路重新通车。蒋介石为安慰被他赶走的史迪威将军，也为讨好美国政府，争得美援，将这条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这就掩盖了云南民众和工程技术人员修筑这条道路的巨大贡献，也淹没中国远征军为打通滇缅公路做出的牺牲。

云南是祖国的西南边疆，但不是遥远的蛮荒之地。晚清民初，云南得风气之先，走在对外开放的前列，“走夷方”带来了财富，也带来文明、带来科技、带来思想。清朝末年，为富国强兵，云南派出了士子到东瀛、西洋求学。这些海外求学的青年人回到云南，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锋。他们在云南首举义旗，打响维护共和的第一枪，以西南一隅，震撼全国，惊动天下。中国第一水力发电厂在昆明海口建成，全国第二个飞机场在昆明巫家坝启用，中国第二个城市自来水厂在翠湖为全城提供清新可口的“机器水”。云南创办的航空学校培养中国第一批天之骄子，其中有韩国的“航空祖母”权基玉。东陆大学是中国创建的第一批现代大学。首任校长董泽1907年入省府学院，第二年考取留日公费生，在东京同文书院深造，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革命胜利后赴美深造，获硕士学位。在他的努力下，1922年12月8日东陆大学成立。

景明的外公苏涤新是云南第一代留日学生。他与同时代的留学生不负众望，为云南、为国家做出了无愧时代的贡献。他的三子，也就是景明的三舅苏尔敬则是在抗日烽火中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云南省政府出资与西南联大合办的留美预备班。正如景明所说，云南留美预备班是中国教育史上难得一见的昙花。

昙花绽放需要优良的环境，肥沃的土壤。相继主政云南的唐继尧和龙云都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民国十七年（1928）省主席龙云将云南省的卷烟特捐全部作为省教育专款，若有不敷，由财政厅如数拨足。所有教育经费悉数由教育机关管理，实行教育会计独立。抗日战争期间，云南省教育经费开支仅次于国防经费，位列第二。由于云南省教育与经费充裕，在整体安排教育事业经费、推进义务教育、发展边地小学和简易师范、加强省立中学、建设大学的同时，可以选拔优秀人才赴美国留学。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记录他与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主任缪云台、教育厅长龚自知商谈留美预备班事宜有十三次之多。如，1942年11月19日星期四，梅贻琦校长邀约潘光旦等到缪云台家，与缪云台、教育厅长龚自知商谈留美预备班事。1942年12月21日星期天，梅贻琦与潘光旦、沉履（清华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金龙章（耀龙电灯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等再次商谈留美预备班事，决定1月4日开班，缪云台为班主任，沉履、金龙章为副主任。1943年1月30日星期六，下午三点云南留美预备班举行开幕典礼。缪主任报告后，龙（云）主席有训词。

1945年6月，金龙章护送三十九名留学生假道印度加尔各答转孟买，乘船在海上航行约两个月，于8月2日到达美国纽约，分别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密歇根大学、芝加哥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名校深造。他们中除少数人继续在美攻读或实习外，大多数人返回祖国，回到昆明的有九人，到外省的有二十余人。他们大多为共和国做出重大贡献，如中国贵金属的开拓者奠基人谭泽麟，他在1962年组建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四川农业大学校长杨凤；化工自动化教育的开拓者、浙江大学副校长周春辉等。

方国瑜的侄子方宝贤与景明的三舅苏尔敬未能返回祖国，但他们报国的拳拳之忱始终炽热。一有机会，就慷慨输将。方宝贤于1972年回昆明，他主动到云南大学讲学，从此每年带两名云南大学物理系的青年教师到他所在的哈佛大学航天实验室进修。

方宝贤对云南高等教育、科技进步十分关心，不过也有些担忧。他对我说：回到云南大学，校长对他讲教学改革的成就，一是实行学分制；二是建立学院，实行校院系三级管理。他说：这两件事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大学就实行了。大学要像龙云时代经费独立、办学独立、教师独立才有希望。

长辈的故事，有曾祖父、祖父、父母、叔伯、姑姑、姨妈、干爹、友人等，每一个故事都生动感人。他们的故事是时代的缩影，他们的故事是历史的记忆。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对近百年的云南历史、对中国的历史有更加感性、更加深刻、更加理智的认知。

景明说，1958年读中学时，举国大炼钢铁，他们连夜从昆明城步行四十多公里到安宁，去矿山敲铁矿。那时我在腾冲一中读书，在距城二十多公里的缅箐山间挑铁矿。一天晚饭后紧急集合，所有学生挑着铺盖行李和劳动工具，翻山越岭转移到滇滩铁矿。途中在荒山野岭天降瓢泼大雨，无处躲避，个个淋得浑身湿透，还要坚持“行军”。走了一夜，天快亮时到达矿山，倒头睡到中午。吃过午饭就投入紧张、艰苦的劳作。1960年元旦，我们高中生被政府调派去修筑腾冲到盈江县的公路。也是晚饭后挑着行李和劳动工具从腾冲县城步行四十多公里到梁河县，走了一夜到梁河县中学的教室的地上睡到中午，吃过午饭步行到梁河县与盈江县交界的一座名叫风口山的大山上，动手砍树搭建窝棚露宿在荒山野岭。一个班的学生负责在大山上用锄头挖出一公里的公路，苦干二十多天，直到全线通车，我们才得以回到学校上课。

景明说，饥荒时期她的舅舅请在香港的朋友杨正光买食品寄回来。杨正光是我的表叔，杨正光的表弟谢熔是我的舅舅。舅舅每个月从香港给我们寄猪油来，侨居缅甸的姑父寄米面来，我们一家才没有因饥荒饿出病来。

景明与我同在1962年9月进入云南大学读书。她在外语系，我在历史系。

1962年国家为应对困难与危机，大学招生比大跃进时期缩减一半多。当年招生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云南大学八个系，仅招生486人，为1960年招生1173人的41.43%。那时女生人数很少，不到五分之一。景明在女生中姣好出众，能歌善舞，引人注目。

景明说，她在文革初期因学习好被批判。我也是被当做“修正主义的黑苗子”被无情斗争，还被抓到台上和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低头弯腰站在一起“陪斗”。

读到《孤雁南飞》，我立刻想到田伯母的儿子小哥哥，他是我们历史系1978级的一位

杰出同学。他在1977年高考时是文科第一名，英语第一名，因家庭出身问题未被录取。第二年又是第一名。他的第一志愿是外语系英语专业，可是外语系没有录取他。历史系主任张德光教授爱惜人才，将外语系退出的学生报名档案收到历史系来，他入学后在历史系读书。当时全校学生都学英语，可是英语教师不够，他被公共外语部请去教授英语课。小哥哥留学美国，成为当代重要的人类学家。在文革闹腾最凶的岁月，小哥哥和景明以及两位男生，在一起安静地自学。他们朗读古文、背诵唐诗、吟咏宋词、阅览中外经典名著、学习英语、游走山水，被称为“春城四贤”。“春城四贤”年龄最大的李先生，1981年被民族大学校长马曜教授请去担任研究生的英语教师。我慕名去听他的英语课，获益良多。他后来到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另一位贤人到美国行医，成为国际认可的针灸名家。“春城四贤”是特定时代不随大流、独立特行、自我奋斗的年轻人，是十分感人的励志故事。

社会到处都有遗忘的角落，遗忘的角落藏着民族的历史。景明像一位不辞辛劳的考古工作者，踏遍青山，越过荒野，将遗忘角落藏着的历史发掘出来，让我们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和深刻的启迪。

景明讲的故事，我们也经历过，自然引起共同的心声。

景明讲的故事，是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景明讲的是家族的小故事，反映的是民族的大历史。



约1948，外公与外婆，摄于涂园厅堂前。

景明说，记忆像筛子，很多细节都被漏掉。但是，藏在心底的记忆大多是刻骨铭心的经历，终生不忘。这些记忆真实、真切、可靠、可信。事实上，我们的历史书是一张孔洞疏阔的网，大大的网眼漏掉不少人物与事件，漏掉许多细节与情景。何况，统治者会利用权力刻意湮没、歪曲、铲除历史的记忆。历史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景明讲的故事，格外真实，也就格外珍贵。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过：“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重温长辈的故事，就是为了不要丧失历史的记忆，不要让我们的内心在黑暗中迷失。

对于一个要发展进步的民族，历史不容遗忘，历史的真相不容歪曲，历史的面貌不容模糊。记住历史，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景明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十多年前，景明的《家在云之南》甫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一到坊间，即刻售罄。因为故事真实感人，激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

现在，景明的《长辈的故事》用朴实的语言，清晰的脉络，平静的叙述，给我们讲述先辈的经历，让我们不忘来时的道路。只有不忘来时路，我们才不会倒退；只有不忘来时路，我们才能开拓新路，做出超越前人的业绩。

这本书用真心写成。因此读来贴心、动心、暖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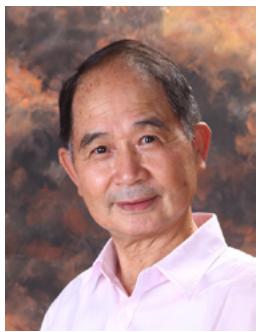
本文摘自
《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熊景明 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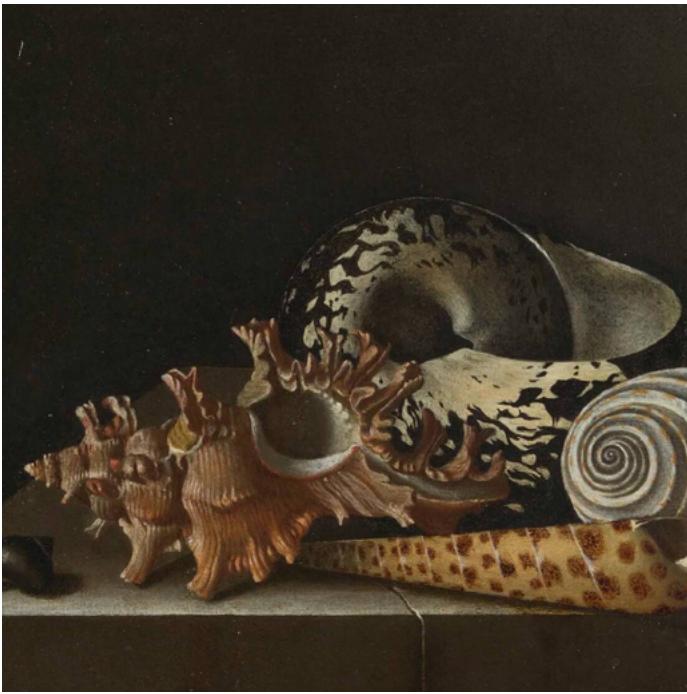
林超民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1944年生于云南大理，1978年考取云南大学中国民族史专业研究生，1985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云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云南大学副校长、中国历史学会理事等。著有《林超民文集》（四卷）等。

先睹为快

这里是尚未上市的新书。我们选摘部分章节，但一本书是不可割裂的领土，希望这些章节能引领你们读完全书。





图片来自 Europeana on Unsplash

档案

从云南贝币出发的全球史

曾梦龙 | 小鸟访谈

如何从边缘看中央的历史？

2000年夏天，历史学博士生杨斌到云南做田野调查，发现云南四面不靠海，却曾用海贝做货币。这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回到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后，杨斌兴奋地告诉导师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云南使用过贝币。曼宁听后，从书架上抽了一本书，说西非的黑奴贸易也用海贝作货币。这更加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自此，贝币成为杨斌十多年来关注的话题。在博士论文中，他就通过以贝币为核心的货币和经济转型探讨云南融入中国的关键环节。后来，通过综合文献和考古材料，他发现传统观点有误，先秦中国，特别商周时期的海贝，并非来自南海或中国南方，而是源自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经过草原之路才到达黄河流域。

而且，海贝也不是主流观点认为的“中国最早的货币”。杨斌称，海贝被商周的统治阶层视作贵重物，承担重要的政治、经济（包括货币的部分职能）、文化和宗教的功能，但还不是货币。那时，周王经常赐贝给诸侯，诸侯则铸鼎纪念赐贝，这体现了政治权力下的封建关系。比如我们今天在何尊上能看到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雍州何赐贝卅朋，用作口（周）公宝尊彝”。这是“中国”一词目前最早的事物出处，也展现了早期中国和世界的互动。

慢慢地，杨斌觉察到，云南、中原、印度、东南亚、西非等地的海贝最初来源都是印度洋，主要就是马尔代夫。他想，既然来源相同，那么它们的不同经历和作用是否可以纳入一个全球性框架呢？几经犹豫后，他在2017年决心写作一本海贝和贝币的全球史，次年以英文出版，书名题为 Cowrie Shells and Cowrie Money: A Global History。2021年底，该书的中文版《海贝与贝币》推出，由杨斌自己翻译和修改增补而成。在《海贝与贝币》中，杨斌考察了从考古时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全球的贝币。他认为，贝币是最早的全球性货币，在一千余年间逐渐形成了横跨亚非欧等多个区域、持续1500多年的“贝币世界”。各式各样的族群和社会，通过海贝与贝币建立了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联系，反映全球现象和地方特色的交融。

“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亚非欧大陆上就出现了一个贝币世界。这个贝币世界在孟加拉地区崭露头角，此后的几个世纪内，它逐渐向东扩展到了东南亚沿海地区，然后向北渗入中南半岛，大约在九世纪至十世纪时，它扩展至其北端的云南地区；至晚在十四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个贝币世界已经将南亚、东南亚和西非的广大地区和社会纳入其中；到十六世纪，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这个贝币世界开始与西欧的世界体系互动并发生重叠，最后被后者吸收，逐步形成一个全球体系，在这个全球体系当中，贝币为跨大西洋的黑奴贸易和欧洲的工业革命发挥了关键作用，直至十九世纪末贝币体系在全球的消亡。”杨斌在书中写道。

同样在2021年，杨斌的博士论文 Between Winds and Clouds: The Making of Yunnan，在台湾出了繁体中文版，书名为《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该书透过审视云南的历史，试图破除文化上的中国中心论和族群上的汉人中心论，

展现在全球背景下中华帝国有关统合、文化与族群多样性、以及中国身份的形成及转化的整体趋势，希望由此理解中国边疆和中国的形成。

相比国内大多数学者越来越专门，甚至过于琐碎的历史研究，杨斌的研究宏大，带有鲜明的长时段和跨边界色彩，可看作近些年全球史热潮的一部分。所谓全球史，主要相对于民族国家为框架的国别史，致力于探索跨文化、跨区域、跨国家的历史进程或现象。只不过，全球史源自西方自身反省西方中心主义，作品多为西人所写，主题多关注东西方大分流的问题，即近代以来，为什么西方占优？

正如台湾“中央大学”副教授蒋竹山的概括，这些书大致可分四类，一类是物的交流，比如《维米尔的帽子》《茶叶大盗》《青花瓷的故事》；一类是环境与历史，比如《枪炮、病菌与钢铁》《哥伦布大交换》《瘟疫与人》《1493》；一类是大历史、比较史、全球化，比如《人类简史》《西方将主宰多久》《世界是平的》《大分流》；最后一类是帝国，比如《文明》《全球帝国史》《世界帝国史》《未终结的帝国》。

但在国内，由于新和难，真正实践全球史的人很少，只有李伯重、葛兆光等少数学者在用比较全球史的方式处理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岳秀坤甚至称，李伯重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是中文全球史写作的开风气之作，而杨斌的《海贝与贝币》是继《火枪与账簿》之后中文学界又一部成功的全球史著作。于是，趁《海贝与贝币》《流动的疆域》两本新书出版，我访谈了杨斌，希望更多人从边缘看中心，多关注南方、海洋等的历史，以及跳出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将自身历史放在世界史脉络下看待，理解中国历史的普世性，而非特殊。

杨斌现在是澳门大学历史学教授，对中国史、全球史、海洋史、科技医疗史均有兴趣。他1972年生于浙江建德农村，误打误撞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专业就读。1998年，在学习党史8年后，他放弃人大的博士项目，赴美留学。

“至于学什么专业，那时毫无考虑，跟上大学一样，只要能去，只要对方给奖学金，学什么都行，就是这样去的。波士顿的地理位置、历史环境、文化传统比较好，所以我选择了东北大学，根本不知道东北大学当时正在首倡世界史，是美国第一个授予世界博士学位的学校。”杨斌回忆。

由此，杨斌从中共党史转到世界史，称自己“路子野”、“学问杂”，“我的几个导师都是外国人，他们几乎不懂我的研究，但对我有直接、间接学术上的启发、激励和影响”。博士毕业后，他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近12年，2017年又去了澳门大学，深受两地影响，还写了相关论文。

这些多元的经历和兴趣或许也有助于他的全球史研究。回顾学术历程，他说：“我的研究的逻辑、脉络或者关怀是中央和边缘的紧张，特别强调从边缘看中央。”

在这篇访谈中，我和杨斌主要聊了聊海贝与贝币的全球史、为何省级身份认同是“中国人”概念形成的关键、如何理解明清帝国的东南亚性和海洋性、现代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海洋大国、怎样看待“新清史”的争论，以及他待出版的几本书稿（如哪吒的埃及来源，饶宗颐、郁达夫和新加坡），等等。以下是经过编辑的访谈节录。

01

贝币体现市场的强大力量

小鸟文学：我读《海贝与贝币》的最大感受是，没想到海贝原来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了那么大作用，比如贝币是最早的全球性货币，经过1500多年的演化，最后形成一个横跨亚非欧等多区域的“贝币世界”。但你也在书中提到：“在世界史学者中，除了以非洲为基地的菲利普·柯特和帕特里克·曼宁外，似乎只有贡德·弗兰克注意到了海贝作为一种关键货币是如何润滑欧洲殖民者的车轮的。”我比较好奇，你觉得为什么长期以来，中外许多学者会忽略海贝的历史和重要性？是否反映过往历史研究与认知的一些不足？

杨斌：海贝不是没有研究；相反，很多历史学家都研究了海贝。印度的研究印度的海贝；西非的研究西非的海贝；东南亚的学者研究东南亚发现的海贝；中国的学者也有很多研究，“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北方发现的海贝，云南的学者研究云南的海贝，三星堆的学者研究三星堆发现的海贝。



《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

因此，可以说，研究海贝的学者很多，但是，几乎没有把这些地区的研究联系起来，拼接起来，组成一副完整的画面。或者说，区域史和国别史的立场和方法，割裂了海贝历史的整体性和全球性。它们内在的盲点使得人们无法认识到这些海贝是一个来源，在一个共同的逻辑（如何成为货币）下呈现七彩光芒。这也是全球史以及跨区域历史的魅力和贡献所在。

小鸟文学：你说“海贝作为最早的全球性货币，还有许多地方值得斟酌。海贝在奥里萨、孟加拉和比哈尔等地是货币，可是，当海贝被从孟加拉运输到勃固、暹罗，直至江南（长江三角洲），或者被从清迈和兰纳运到云南时，它们是商品还是货币？……因此，贝币虽然在亚非欧的广大区域得到使用，但是，在将这些区域联系起来时，海贝不

见得是货币，而可能是一种商品。”能不能再讲讲你的看法？如何区分货币和商品？是否从这个区分标准也可帮助我们理解你强调的全球和地方的互动？

杨斌：简单说，商品不见得是货币，但货币一定是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因而也可以买卖。

以马尔代夫和孟加拉地区的海贝换大米贸易为例。海贝在原产地马尔代夫不是货币，但它是出口的商品。从马尔代夫船运到孟加拉时，就换回了孟加拉的商品——大米。在孟加拉、印度东北和北部地区，作为商品的海贝摇身一变，成为货币。这个现象，在东南亚的清迈王国也是如此。在海运途中，甚至在陆路运输经过的某些区域，海贝不见得是当地社会的货币，但它到了某个终点（如暹罗、云南），变成货币。这或许就是海贝贸易与贝币的复杂性。

欧洲人从印度洋运海贝到西非，亦是如此。他们先从印度洋世界购买作为商品的海贝，然后运到欧洲，如伦敦、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地，在那里作为商品拍。接着，再运到西非，运来交换（如果还不能称为购买）西非的奴隶和棕榈油。在西非上岸之后，这些海贝就成为西非的货币。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海贝在商品与货币这两个角色中，随着时空而灵活变化。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海贝的历史或许是这句话最好的注释。

其实，当代社会也有这样的现象。在东南亚国家，如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地，美元就是通用货币，而且兑换率随着地点和时间随时变化。因此，美元既是货币，又是商品。

小鸟文学：近些年，以物质（如棉花、茶叶、白银）为切口的全球史著作出了很多。相比其他物质，你觉得海贝的最大特色或价值在哪儿？比如我看你提到，海贝在欧洲世界体系中扮演了和白银类似的角色，但和白银不同的是，贝币的流通本质上是单向的，欧洲人不会在本土使用贝币。

杨斌：海贝和贵金属货币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本身没有价值。它能够成为货币，是因为它的稀缺性以及均质坚硬小巧等物理特性。当然，长途运输也是它价值的一个来源。白银和黄金不同，作为贵金属，它们本身就有价值。所以，一旦海贝的稀缺性没有了，它也就没有价值，自然要被淘汰。

棉花和茶叶又是另外一种例子，它们都是消费品，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奢侈品，具有很高的使用价值。海贝和棉花、茶叶相比，这一点就相差很多。正因为它使用功能的局限性，所以在欧洲社会内部没有什么需求，因而不能在欧洲社会被消费而停留。因此，海贝的流动是单向的。

小鸟文学：《海贝与贝币》是本宏大且丰富的书，我很好奇，你写完这段历史后有什么比较大的感受？或者觉得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吗？比如你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在贝币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帝国或者王朝统治，它们不属于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对它们的作用不大，最大的就是市场的力量。所以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的力量给人类带来的机遇和成果，充分尊重市场的力量，尽量避免权力的干涉。”

杨斌：虽然我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思考过海贝的历史意义，但感觉自己理论素养不够，很难一语中的。国家与市场虽然是我很早就认识到的一个主题，但究竟如何表述，我在书中也语焉模糊。我的经济学知识非常匮乏，我上述的理解还是从海贝的本质，也就是跨区域、跨文化这一属性作此推论。历史上看，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可以制造各种界限来控制个人、商品和信息的流动。

02

南方和海洋视野下的中国

小鸟文学：你研究海贝和博士时期关注云南有关，这也是你上一本书《流动的疆域》的内容。在繁体中文版序言中，你说希望通过边疆云南的历史理解中国的形成，认为“省级的身份认同，既是中华帝国时期中国人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自我体现，这在明清时期尤其如此，并为现代中国的认同奠定了基础。”能不能具体讲讲为什么省级身份认同是“中国人”概念形成的关键？相比外部视角，是否内部认同才是更核心的标准？

杨斌：我认为“省级的身份认同”是中国人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是从历史角度而言。明清以来，中国为十八省加东三省，这个观念非常明确。那么，中国人指的就是这些省级行政区域的百姓。一旦你自称为某省之人，如浙江人、福建人、四川人，那么你自然而然在逻辑上就属于中国人。这是中国人在帝国秩序下的表达与实践。当然，这个历史进程仍然没有结束。

为什么省级身份认同是“中国人”概念形成的关键？实际上是因为那时并没有“中国人”这个概念，大家都是皇帝的子民，而作为皇帝的子民，作为老百姓，怎么在帝国内部自我表述呢？那就是根据行政单位，根据赋税和科举等等，自称以及被称为某省之人；在某省之中，又自称和被称为某府之人；在府之中，又自称和被称为某县之人。我们现在各种表格中填写的籍贯，就是这个逻辑的延续。这就是帝国的秩序。

当然，省级身份也需要注意。第一，在多数时候，它还是精英有意识的表达，大众是被动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接受而已；第二，在边疆地区，省级身份和族群身份是并列交错的，并不完全等同。这点和你的问题“相比外部视角，是否内部认同才是更核心的标准”直接相关，因为内外是相对的。边疆地区的非汉人族群，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外。这也就是我云南这本书的出发点，那就是如何从外而内，如何由外变内？过去的研究只讲行政管辖、人口构成的变化，忽视了人们自身的认同，这是不全面的，有严重缺陷。我通过对“云南人”的分析，强调省级身份的出现才是云南融入中国，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关键，就是这个意识。

当然，外部视角也同样重要，这主要是针对欧人西来而言。这不是我关注的范围，

我就不谈了。

小鸟文学：与此相关，当我们在谈“什么是中国和中国人”这个问题时，我感觉你的思路是反对一种本质主义的概念解释，着重关注形成的过程。这和我最近看的日本学者写的“岩波新书·中国的历史”（五册）类似，强调“中国”是中原、南方、草原、海洋四个区域互动形成的结果，并且一直处在变动中。这样说可以吗？

杨斌：是的。日本学者的很多角度都值得我们欣赏。不是有学者把所谓美国“新清史”的研究溯源到日本学者吗？我在研究云南历史时，并没有注意到日本学者的成果，但我的确试图和美国的清史研究对话。我的角度是，除了内亚性之外，清帝国也是南方帝国，具有所谓的“东南亚”性质。当然，清帝国也有海洋性，我现在的研究就关注海洋中国，海贝这本书也可以算是有所涉及。



《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

小鸟文学：能不能具体讲讲如何理解清帝国的东南亚性和海洋性？现代中国为什么没有成为海洋大国？这和你待出版的英文新书（以马尔代夫为切入点，探讨郑和下西洋的基础，也就是前郑和时代中国和印度洋的来往以及产生的印度洋知识以及传承与遗忘）有关系，也和现实的南海问题相联系。

杨斌：从南边来讲，我们一般会讲明清，所谓中华帝国晚期。因为明清在南边一脉相承，明王朝大致奠定西南边疆，就是云南、贵州、广西这一块，使得云南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清王朝则奠定海洋边疆，把台湾纳入中国的管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清时代的中国具有东南亚性和海洋性。

云南至少可以看作具有东南亚性质或东南亚因素。同时，明代曾经一度进军越南，在永乐年间建立交趾省，虽然后来失败，大概（持续）20年。清代也曾征缅甸和越南，所以这些南方的冲突和交流，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体现了中国的东南亚联系。你讲新清史的内亚性不就是因为这种联系或者宗藩关系、族群、文化的来源吗？所以，也可以讲南方性、东南亚性。

至于海洋，它是汉晋以来南中国的特点，更何况在明代1567年隆庆开关之后，南洋成为中国在海上的密切联系地区，可以说是半正式的殖民地，所以海洋中国在历史上是切切实实存在。华南学派的刘志伟教授有一篇文章讲广州的文化来源，就特别强调海洋。这是非常好的发现，所以海洋中国在南方一贯存在，历史上就是连续的。现代中国没有成为海洋大国的原因，最简单说，因为3000年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和重心都在北方，而且对中国政权的威胁也来自北方。这样我们政权、国家的重心和注意力自然而然就在北方，这就牵制和形塑中国朝北的政治和政策，南方相对来说它关注就比较少。

我觉得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你看郑和下西洋，能力超强，远远超出后来的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郑和下西洋之前，南宋的船就到了印度洋。它怎么可能没有力量？至少它完全可以成为商业帝国。葡萄牙、西班牙扩张，最早也是想做商业，要胡椒、黄金、白银等，没有大规模对亚洲殖民。所以，是因为政治重心在北方，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你想北面的邻居随时可能上你家扔石头，你肯定要在北边的墙筑高一点，楼建高一点，时时刻刻观察。

最近20年对海洋的研究特别比较多，但是具有创新性的很少。中山大学费景的《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关注18、19世纪中国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一些利用。那真是不错，过去学者基本没有关注过。当然，沉船考古和地图除外，最近我们有南海一号等沉船的考古，确实有意义。

03

怎样看待“新清史”争论

小鸟文学：还有一个相关问题，你在《流动的疆域》中既批评了新清史研究者忽略海洋，也批评了国内学者对新清史的批评，觉得他们忽略了美国中国史研究自身发展的脉络。能不能再讲讲你对这场争论的看法？

杨斌：因为我这本书是20年前的，去年在台湾出版，才会有国内学者注意到。很多人看了，也有很多人批评。我觉得受到大家的关注总是好的，但毕竟这是我20年前的东西，好坏都是20年前了。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批评新清史没有注重海洋，在某种程度上不公平，因为人家本来就没有讲这个问题。所谓美国的新清史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国内应该对新清史大力肯定，积极学术对话。为什么？因为新清史没有讲什么，就想提倡多种语言、多种材料、多种视野来研究中国历史，才有利于研究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我们不仅有农耕文化，还有草原文化，我们不仅有汉人，还有其他人，这不好吗？而且这也是任何历史研究都需要的学术原则，我们做澳门史也希望既有中文材料，又有葡文材料、西班牙文材料、法文材料，越多越好，只要有，你就要掌握。这是学术研究的普遍原则，有什么好批评的，所以大致而言，那些批评都是上纲上线、政治挂帅，毫无必要，毫无道理。

关于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民？八九十年代的讨论特别多，现在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这个问题依然十分重要，没有解决。为什么？年轻学者的宏观把握比较差，大家越来越做非常具体、专业的问题，很少有人考虑这些宏大问题。但是，全球史恰恰相反，提倡做一些宏大、长时期的研究。

我从云南出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当年没人关注我的论文。因为我不属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如果我是美国中国史研究，比如我是哈佛学派、加州学派或者芝加哥学派的再传弟子、三传弟子，书一出来，都会评论。你看美国亚洲史学会中国史研究的书目，都是他们的书，兴趣点非常狭窄。

最近我们对他们哪本书得奖之类的反应特别快，这是好事。过去，我们不太关注他们，不对。他们在材料上可能没有中国学者掌握得好，但他们的理论、角度、视野非常好，非常新鲜。但现在我们也不必跟着他们的关注走，因为美国中国史研究有内在的学术逻辑，跟我们的兴趣关注不一样。

正如我在书中所写：“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不是起步于十九世纪前、以欧洲人为发轫和中心的汉学研究，其汉学传统较少；而是起源于费正清一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刺激—反应”说到以中国为本位的考察以及对后者的反思，这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内在理路。”

“柯文提倡的‘以中国本位的考察’，其谈话对象是美国的中国史学家，而不是大陆的或者东亚的中国史学者。他希望这批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能够抛弃西方／欧洲中心论，能够互换立场，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以达到同情之理解。”

“因此，在中国的中国史学者不适合将自身代入到柯文的语境中，因为很大程度上前者已经天然地以中国为本位，去考察及理解中国历史了。这样，中国学者需要反思的恰恰是柯文希望美国学者应当提倡的。正是双方学术发展的背景和场域大相径庭，所以一般关于所谓‘新清史’的批判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

“即使在美国的学术场景中，柯文的中国本位也是有问题的。‘中国本位’的问题是所谓的‘阿克琉斯之踵’，左脚跟是边疆问题、右脚跟是族群问题。因为‘中国本位’预设了一个‘中国’的存在，而其‘本位’或‘中心’便必然要以边疆和居住在边疆的非汉人为代价或妥协。以笔者的理解，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理念和途径上，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在反思中国本位的旨趣之际，迅速地形成了对中国边疆和族群研究的热点。”

“当然，这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内亚研究等之结合和训练也是密切相关的。此外，一般历史研究的关于跨边疆、跨地区和跨文化的方法，也影响了美国新清史研究的选题和角度。在强调非汉字文献的研究和利用的同时，美国的中国史研究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笔者以为，是年轻一代中文水准（尤其是古文）的下降，使得他们无法像前辈学者那样研究或者追溯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小鸟文学：《流动的疆域》的跋是《何为“中国”？——<宅兹中国>引发的思考》，你批评了葛兆光教授的一些说法。我注意到其中两组概念的澄清（族群与民族、华化与汉化）比较重要，看能不能再通俗讲讲？为什么族群和华化是更好的说法？

杨斌：民族在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有国家政权严格界定的政治概念，也就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了中化民族；族群则比较灵活，没有那么多限定。打个比方，东北人和广东人都属于中华民族，可是他们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差别，我们可以用族群的角度加以比较分析。

华化不是我的发明，何炳棣在他那篇激情澎湃的文章中特意提到了 Sinicization 的正确翻译是华化，而不是汉化，只是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而已。为什么华化比汉化好？道理很简单，中华民族不等同于汉人。

小鸟文学：你认为《宅兹中国》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时，又自相矛盾地强调中国国家形成的特殊性。“笔者要大声地说，中国历史本质上并不特殊，中华文明之形成与发展并不特殊。”那能不能具体讲讲如何理解中国历史的普世性？

杨斌：中国历史并不特殊，无论从文明的形成和国家的形成而言，均是如此。这应该是我们理解的起点。所有的人类社会，无论是历史悠久、文化精深的文明，还是隅居山林或者海岛的部落，都是人类利用自然获得资源生存、延续和发展过程。当然，中华文明和中华帝国尤其在特定的地理和文化空间的特点，这个当然没错。讲个例子，用手吃饭，用筷子吃饭，用刀叉吃饭，都是吃饭，都属于衣食住行中食的基本问题。你不能说用筷子吃饭就特殊，没有道理。只能讲在普遍、普世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在某些地方的实践、方法有些特殊。你不能把特殊性放在普遍性之前，特殊性永远都是在相通性之后，是次生、第二位的。

小鸟文学：你现在有好几个待出版的书稿和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非常有意思，希望你能和读者提前分享一下。第一本是关于全球史的《哪吒、火山和龙涎香》，大概会有什么比较重要或有趣的内容？

杨斌：这是我的论文集，一方面介绍了我对全球史的一些理解，另一方面搜集了我关于科技史、海洋史、艺术史的几篇论文，在全球史的范畴下加以概括，因此我称是自己关于全球史的“知（理解）”与“行（实践）”。

比如哪吒的埃及来源。我到澳门之后，发现哪吒在澳门的地位很高，因此而写。简单说，哪吒形象所代表的（借莲花）王子复活记这个基本因素，可以溯源到古埃及。目前这本书在甲骨文工作室已经进入出版流程，今年就会出版。

小鸟文学：你还有两本看起来和刚才聊的不太相关的书稿，一本是饶宗颐在新加坡大学任教的五年（1968–1973）；另一本是重新探讨郁达夫的情感与写作，比如和名人胡适、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人的关系，和王映霞的婚恋以及第三者的疑云等。很好奇为什么会写这两本书？

杨斌：这两本书都是因为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近十二年而产生的兴趣。

饶宗颐和郁达夫都在新加坡待过，我以为关于他们的研究已经很全面、深入，后来偶然有兴趣看一看，发现相关研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我就顺手做了一下，算是我的副业吧。

饶宗颐在新加坡任教五年，但这五年在他的传记中往往只有几句话，而且谬误丛生。在他任教并担任系主任的新加坡大学（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大家对饶的事迹几乎也一无所知，连他的头衔都搞不清楚。这让我十分吃惊。所以我就搜集和核查了各种材料，重现饶宗颐人生这非常重要又极其模糊的五年，并借此讨论了华人和华文在新加坡和南洋的坎坷变迁。

郁达夫也是当年在新加坡的名人，因日本侵略流亡苏门答腊，最终牺牲，成为烈士。郁达夫又是浙江富阳人，和我的家乡浙江建德很近，由此产生兴趣。我发现虽然郁达夫的研究很多，但仍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他和王映霞婚恋的第三者问题，王映霞在 1980 年代否认的几封信的问题，我一一加以讨论。

小鸟文学：我注意到，新加坡和澳门的工作经历都影响了你的研究，比如饶宗颐、郁达夫、哪吒，能不能再讲讲这两个地方对你的影响？包括王赓武教授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你和他估计有一些交流？

杨斌：新加坡对我的研究影响比较大，但是不在于饶宗颐和郁达夫，而在我从事的研究中国、东南亚、印度的三角互动关系，这也是我云南研究的出发点和后面的发展。因为云南位于东南亚，离印度洋也很近，《流动的疆域》其实就以云南为角度讲中国、东南亚、印度的联系，后来我涉及海洋史，就从海洋史这方面来讲这种三角关系。

澳门对我研究的影响是它敦促我做一些本地历史的研究。一方面，澳门是 500 年来中西交通史一发千钧的地方，同时它又是海洋史的一部分。因为以澳门来看，中西交通史就是海洋史，葡萄牙人西来，通过印度马六甲海峡到达东亚，最后以澳门为基地向东亚扩张。同时，因为在澳门，我也关注本地历史，比如以哪吒这篇为出发点，关注全球视野下的澳门。

最近我的两三篇文章是关于一幅乾隆时期的澳门山水长卷。这幅长卷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三米多长。这幅图也是机缘凑巧，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里发现的。在此之前，人家都没有注意到，那么我在澳门就对这本长卷做了研究，可以说是最近几十年澳门中方文献的重大发现，意义相当重大。

我和王赓武先生的交往，时间是 2003 年底，那时我在美国念博士，拿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博士论文写作资助，所长是东南亚史的权威安东尼·瑞德。因为这个，我认识王赓武先生，当时他在东亚所，也是亚洲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或者名誉研究员。我离开亚洲研究所之前，在那里做了汇报，讲的是我博士论文中海贝的研究。王先生听了之后，说“胆大，不容易”，只有 5 个字，但我记得非常清楚，这是对我的鼓励。

再过一年多，我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任教，跟王先生接触相对多些，其中有些交往，这里也就不啰嗦了。我对王先生的一个评价就是，他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华人”。最近两年，王先生写了两本回忆录《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也是这个主题。我主要是从文化和身份认同上讲，他的思想、代表性、身份认同，确实担得上“现代中国第一个华人”这个称号。

小鸟文学：正如我们刚才聊的，你的研究非常多元，如果让你总结，哪些人或著作对你的影响比较大？有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脉络或关怀？

杨斌：我的路子比较野、学问比较杂，我的几个导师都是外国人，他们几乎不懂我的研究，但对我有直接、间接学术上的启发、激励和影响。比如柯临清（Christina Gilman）是美国最早做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学者，我虽然不做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但我也在美国妇女史期刊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发表过文章，而且注明这是对柯临清的尊敬和感谢。

亚当·麦基翁（Adam McKeown）是做华人华侨史研究，他的学术非常锐利，对我启发很大，但我不做华人华侨史。我另一个导师曼宁，他一开始是非洲史学家，后来是在美国最先倡导全球史研究的那一批先驱学者。他也是第一个跟我提到西非贝贝老师的老师，但他不懂中国。当然，在全球史方面我受到了曼宁、麦基翁的直接影响。我自己也想过，我的研究的逻辑、脉络或者关怀是中央和边缘的紧张，特别强调从边缘看中央。

小鸟文学：如果普通读者想加深对全球史的了解，你有一些推荐阅读的入门著作吗？

杨斌：我比较喜欢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的两本书《哥伦布大交换》《生态扩张主义》。我觉得那真是太厉害了！虽然他当年是默默无闻的学者，但是这两本书在视野、方法、领域上都是开拓性的。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小鸟访谈

人的公共生活需要明亮的对话。我们试图通过访谈直接进入知识人的内心和大脑，展现他们的个性与风格、思考和洞见。相比单纯的书，你会看到和理解一个鲜活的人。





图为当地时间 3 月 2 日，乌克兰基辅，当地民众躲进地铁站里避难。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如何实时关注这场战争？

方可成 | Newsletter

这是小鸟 newsletter 的第五期。

乌克兰 / 俄罗斯相关资源

一场战争正在全世界的目光中进行。准确来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武装冲突自 2014 年 2 月就已经开始。2 月 24 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全面战争打响。这是一场社交媒体年代的战争，来自前线的影像和信息以及来自各方的点评和分析在包括 TikTok、Twitter、Telegram、微博、微信、抖音在内的平台上流传。这既是让人们更直接了解和感受到战争的途径，又是让信息更加混乱的原因——各相关方以各种方式尝试影响舆论，互联网上的信息鱼龙混杂，情绪剑拔弩张。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搜寻和研读之后，我在这篇文章推荐了一些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的相关资源。这些资源大部分来自英文世界，这并不是某种有意的选择，而是因为中英文世界在这个话题上的信息体量与质量确实相差很远，部分比较好的文章在墙内的存活时间也很有限。

如何关注实时进展

自俄军入侵乌克兰开始，一些朋友就开始密切关注实时动态，无心工作和学习，甚至寝食难安，严重干扰了正常生活。

其实就像大部分突发事件一样，我对“如何关注实时进展”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必实时关注，尤其是不必通过社交媒体实时关注，除非这件事和你有直接的相关性，或者你要报道 / 研究此事，或者你真的是特别有时间和精力。

无论是刷 Twitter 还是刷微博，你都会遇到各种真假假、夸大其词、挑动情绪的消息，白白消耗你的能量。即便是完全真实的消息，在刚刚被报道出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任何背景补充和意义解读的，而绝大多数人自己并不具备解读其意义的能力。比如北京时间 27 日晚上传出的消息是：普京下令将核武器置于高度戒备状态。那么，这意味着什么？核大战一触即发、世界濒临毁灭？普京黔驴技穷陷入疯狂，即将下台？中国到底有没有承诺给乌克兰核保护？自主回答这些问题，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能力范围，但它们可以轻易让你处于一种高度紧张和焦虑的状态。这时更好的选择，是等一等，不必以小时、分钟来更新你对战况的了解，每天集中阅读一次汇总和解读足矣。

如果你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实时进展，可以关注几家国际媒体关于这场战争的动态页面，还可以查看几个实时更新的汇总页面，包括由 Centre for Information Resilience 维护的众包地图、由 Live Universal Awareness Map 推出的信息汇总地图、由利用公开信息做调查新闻的网站 Bellingcat 维护的虚假信息列表及相关报道。

你也可以在 Twitter 上关注一些与此相关的 list（列表），比如[这个 list](#) 里面就是关注俄乌战争的记者和分析师，你可以刷到最新的相对可信的消息；[这个 list](#) 里面除了记者和专家之外，还有双方的一些官方账号，因此可能带有更多的虚假信息，需要仔细识别。

在微博上，[王馨](#)和[路尘](#)是两位值得关注的身处欧洲的记者。在微信公号中，“[有据核查](#)”每天会核查简体中文世界流传的主要虚假信息。

如何获取有营养的分析

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经常会有闪光的片段，但真正有营养的分析更多还是在文章当中。耶鲁大学历史系研究中东欧的教授 Timothy Snyder 是乌克兰问题专家，他在 [Twitter](#) 上很活跃。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在 Substack 写一份叫做“[Thinking about...](#)”的 newsletter，最近几期都是对俄乌战争的分析和点评。

另一位在 Substack 上写 newsletter 的学者是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的荣休教授 Lawrence Freedman。他和他的儿子 Sam 一起写一份叫做“[Comment is Freed](#)”的 newsletter，最近两期都是在谈乌克兰，非常有看头。

此外，曾在石溪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的 Noah Smith 在[他的 newsletter](#) 上撰写关于俄乌战争的经济学分析。

在智库方面，美国最大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CSIS（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此次战争的[专题页面](#)上汇集了专家观点、研究报告、播客等多种形式的分析内容。

有哪些书单和背景学习材料可以参考

其实，即便是阅读成文的分析和报告，如果我们不具备一些基础的知识储备，读起来也会有不少困难。因此，我们其实可以再退一步，将这次战争作为我们了解乌克兰、俄罗斯相关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的入口，回到更为基础的学习中去。比起刷社交媒体的更新，这样的学习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也显然更累，但它不会让你觉得自己在焦虑当中一无所得。

哈佛大学研究乌克兰历史的教授 Serhii Plokhy 开出了一份书单，推荐了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5 本书](#)，并且在访谈中对俄乌冲突的背景做了简要的介绍。他说，对俄乌关系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俄罗斯和北约，还要理解到：这其实是世界最后的帝国之一，也就是俄罗斯帝国解体的过程。在奥匈帝国开始解体的时候，俄罗斯帝国也有类似的趋势，但共产主义革命塑造的苏联让帝国的各个部分又结合了起来，直到苏联解体——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惊讶，因为它的解体没有伴随任何主要的战争或流血事件。现在看来，解体伴随的战争只是延迟了而已。

Serhii Plokhy 推荐的 5 本书分别是：专注于分析俄乌关系的 [Ukraine and Russia: From Civilized Divorce to Uncivil War](#)；牛津大学出版社“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系列中的 [Ukraine](#)；由乌克兰政客 Yuriy Kostenko 撰写的半回忆录性质、记录无核化道路的 [Ukraine's Nuclear Disarmament](#)；乌克兰知识分子文集 [Ukraine in Histories and Stories: Essays by Ukrainian Intellectuals](#)；乌克兰小说家 Serhiy Zhadan 的文学作品 [The Orphanage: A Novel](#)。

当然，Serhii Plokhy 自己的《欧洲之门：乌克兰 2000 年史》（[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更是了解和理解乌克兰的必读。

研究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学术期刊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最近汇总了一批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论文，推出了一个[专题](#)。研究中东欧和东南欧的学术期刊 [Nationalities Papers](#) 也汇总了与乌克兰相关的论文，直到 3 月底都可以[免费阅读](#)。学术论文数据库 Jstor 的科普网站 Jstor Daily 也推出了俄乌问题的[背景阅读系列](#)。

如果你在寻找门槛更低的入门材料，那么可以看一看布朗大学历史系“Choice Program”的[此专题](#)。这个项目是为美国的中学教师提供关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教学材料和资源。因为最终面向的受众是中学生，因此内容较为浅显，但都是各大高校历史系的学者讲解或审核的内容。

每一次重要的公共事件发生，都是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获取注意力的机会。而合理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则是这个年代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的事情。希望世界和平，希望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对历史、对世界的认识也更加深一层。

我最近读了

01

[400 万社区工作者是如何被“逼”疯的？](#)

无论是疫情“清零”，还是其他许多艰巨的任务，其实成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这些人的身上。这也是中国式清零无法被其他国家和地区复制的重要原因。

02

[全球右翼观察 | AI 假新闻、定点网暴、僵尸水军：印度教右翼与高科技的结合](#)

近年来，人们把欧美的极右翼或另类右翼当成严肃现象和最“前沿”的政治问题。但也许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像印度这样的原先的“第三世界”国家，技术和右翼政治的结合其实更为激进。

03

[华裔科学家钱卓：无国可归的才情](#)

美国调查新闻网站 ProPublica 少有的一篇有中文翻译的稿件，深入调查了中美两国政治冲突之下的一位华裔科学家，没有下什么判断，只是提供了更全面和复杂的信息供人们理解。

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摘自[新闻实验室免费版 newsletter](#)。



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研究兴趣包括新闻学、政治传播和数字媒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政见 CNPolitics”、“新闻实验室”和“放晴公园”发起人。在加入学界之前，他曾经在《南方周末》担任时政记者。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Jakub Ivanov on Unsplash](#)

档案

战争中， 科技巨头高空走钢索

张依依 | Newsletter

全球科技、环境和文化新近发生的 20 条消息。

01

科技 / 技术

战争中，科技巨头高空走钢索

科技公司正以不同的方式卷入战争：

[苹果](#)、[三星](#)、[微软](#)宣布暂停产品和服务在俄罗斯市场的销售；

[Netflix](#) 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无限期搁置正在进行中四部作品的制作；

[Paypal](#) 停止接收新用户，随后宣布关闭在俄罗斯的服务；

半导体（微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和[AMD](#) 停止向俄罗斯供货；

谷歌禁止俄罗斯官方媒体在平台上投放广告，禁用乌克兰境内的部分地图实时交通功能；

Meta、YouTube 在内的多家公司停止在俄罗斯的广告投放业务；

[马斯克](#)将其[Starlink 互联网服务扩展到乌克兰](#)；

[Airbnb 与房东合作](#)，免费为多达 10 万名逃离乌克兰的难民提供住所（[与此同时，全世界各地的人涌入这个平台，自发预订](#)位于乌克兰的短租房间，作为一种个人捐款的方式）……

名单还在不断变长。如果感兴趣，在 [EURONEWS](#) 和 [Protocol](#) 的页面都可以看到对此的[实时更新](#)。

杂沓而至的表态和行动，让《连线》科技作者 Steven Levy 想到了 LUCKY STRIKE。二战期间，这家著名美国香烟品牌经历了一次外包装的换代——从经典的绿色变成了白色。品牌对外的解释是，绿色染料所含的金属铜在战时非常珍贵，为满足供应，“Lucky Strike Green 参战了！”——这最终发展成为[上世纪 40 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广告语之一](#)。

如今，科技公司似乎也处于一样的位置：为了战争时期的人道责任，牺牲部分具体利益。正如带来肺癌危害的烟草产业，对于过去几年丑闻缠身的科技公司，这也是一个极佳的机会，来证明互联网不是一头失控的猛兽，经过一定的调整，它会发挥出“向善”的一面。

但事实是，二战之前，LUCKY STRIKE 早已计划推出“更现代化”的白色包装设计。而科技公司所期盼的愿景，也经不起战争的现实审视。在决定数千万人生死的战争面前，很多科技巨头发现，自己并不能简单地像一些其他领域（比如[影视、文化和体育界](#)）的企业机构一样，对俄罗斯实施断供和孤立，以示自身的反战立场。其商

业模式对日常通讯和信息流动过分成功的抢夺和统治，决定了它们无法轻易脱身，注定要在这场真正的危机中经历考验。

Telegram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 月 27 日，该应用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对他[的关注者表示](#)，由于大量有关战争的“未经证实的信息”在平台上传播，他正在考虑封锁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的一些 Telegram 频道，直到敌对行动结束。这个想法引发了广泛反对，许多用户表示，对他们来说，Telegram 是有关入侵战争唯一的独立新闻来源。紧接着，杜罗夫撤回了这个决定。

相比于 Twitter 和 Facebook，提供端对端加密通讯的 Telegram 近年来对内容实施的审查更少，因而变得广受欢迎。在乌克兰，上百万每天从中获取关于疫情的资讯，俄罗斯入侵以来，一些原本用于疫情更新的频道，成为[战时资讯的主要集散地](#)。[Check Point Research 监测显示](#)，2 月 24 日，以战争为主题的 Telegram 频道增加了六倍。

这些团体中，71% 在推送未经编辑的信息资讯，23% 在组织某种针对俄罗斯的黑客行动，还有 4% 在为乌克兰募集加密货币捐款。五天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个人频道的订阅数[从 6 万跃升至 114 万人](#)。3 月 8 日的一条通讯中，泽连斯基展示了自己在总统府邸的视频，写道：

我还在基辅。

在班科瓦。

我没有躲起来。

我也不害怕任何人。

只为赢得我们的这场爱国战争。

一面是对假消息监管“失察”而导致的追责，一面是依赖平台获取信息的普通人。科技公司如履薄冰，试探行动的边界，行差踏错便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纽约时报》的信源如此形容](#) Meta（前 Facebook）内部当前的状况，为应对平台上发布的虚假信息，团队一直处于“混乱”之中。专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跟 Twitter、YouTube 和其他公司就他们的发现进行沟通。

此外，Meta 还推出了一些新的安全功能来回应当前的状况：对俄乌两国的个人账户，不再显示好友列表和关注者列表；对两国的 Instagram 账户推出加密对话的功能等。

3 月 9 日，Twitter 推出官方的 Tor 浏览器版本。通过这个原本被广泛用于浏览“地下暗网”的匿名浏览器，用户可以绕过审查，以一种更安全的方式访问该网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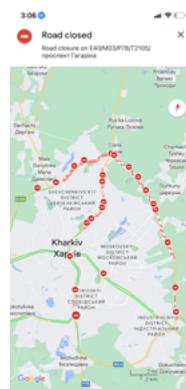
网络平台在国际地缘冲突中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认可，与之并行的是来自多方的政治压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领导人直接致信](#)谷歌、Twitter、Meta、YouTube，要求封锁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官方媒体及其领导人账号。3 月 2 日，[欧盟宣布正式禁止](#)俄罗斯的两家官媒 RT 和 Sputnik，为各平台对其的下线提供了强制性的法律依据。

但并不是所有的诉求都得到了正面回应。当乌克兰副总理致信 ICANN，一家负责域名管理和 IP 地址分配的非营利机构，要求撤销 .ru、.pf 和 .su 等俄罗斯顶级域名时。[ICANN 拒绝了这个请求](#)，回信中写道，ICANN 并不具备这个能力，但同时他们也相信：只有通过广泛和畅通无阻的互联网接入，公民才能获得可靠的信息和多样化的观点。无论来源如何，ICANN 都不会控制互联网访问或内容。

3 月 5 日，[马斯克](#)也发布了一条理念相似的推特：“一些（不是乌克兰）的政府要求 Starlink 封锁俄罗斯的新闻来源。除非在枪口下，否则我们不会这样做。很抱歉成为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

俄罗斯却似乎欢迎这个信息的真空。随着该国一项将入侵“虚假信息”定罪的法案通过，3 月 6 日，[TikTok 宣布](#)将不再允许从俄罗斯上传的直播和短视频内容；早先，俄当局已经以“内容歧视”为由，[宣布屏蔽 Facebook，并对 Twitter 的访问进行限制](#)。[一份流出的俄罗斯政府文件](#)加强了人们对俄罗斯试图脱离全球互联网的猜想。文件中，数字部长安德烈·切尔年科要求网络服务平台将域名全部转移到俄罗斯境内的服务器上。随后，[切尔年科的部门解释](#)，此举只是为保护俄罗斯网站免受外国网络攻击。但人们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2019 年，俄罗斯就通过了“互联网主权法](#)”，这将允许克里姆林宫在紧急情况下，激活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的互联网，完全断开与外界的连接。

再加上独立广播电台和电视频道被陆续关停，俄罗斯国内可获取的资讯变得十分单一。社交平台对信息发布的限制，也让俄罗斯普通人的发声变得更加困难。现在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探究究竟谁才能从数字隔离中获利，又是谁会因此受到损害。



地图

社交媒体，作为不完美的战时编年史。在初期阶段，处于震惊中的人们，通过社交媒体接收到海量来自战场一线的信息。很多时候，这些信息来得比媒体、官方要更为迅速，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报道视角，观测军队动态的途径：根据《华盛顿邮报》，2月24日凌晨3点15，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教授杰弗里·刘易斯在谷歌地图上观察到的交通拥堵，是俄军入侵乌克兰最早的一个迹象，早于任何媒体报道。

人们感叹，这是第一场发生在社交媒体上的战争，媒体给了它一个更易于传播的名字“第一场 TikTok 战争”。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些人认为，当远方的哭声变得近可闻，这会带来更多的同理心，让人们更统一地坚定反战的立场。战争不再是一个概念，而是被轰炸焦黑的楼宇、哭泣奔逃的人群，曾经钟爱的美好事物置身战火之中——比如著名的乌克兰模因（meme）猫 Stepan the tabby。这只身形敦厚、神态冷漠的虎斑猫被做成表情包，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乌克兰不想要战争。”它的主人在最新的一条状态中呼吁。猫猫照片被导弹轰炸哈尔科夫的视频所取代，“如此确凿的入侵证据突然刺穿了互联网的空虚，提醒观众他们正在观看一个真正处于危险之中的真人。”《纽约客》评价。

但战时的社交媒体仍然拥有社交媒体的所有特性。它传递了一种转瞬即逝的情感，人们很少会严肃对待上面的信息，也不会花费时间去核实内容的真实性和更大的背景。当往下滑动，一些新的猫猫狗狗跃入眼帘，人们还会记得30秒前看到的画面么？算法所独有的情绪放大的功能，也让它成为一个方便的信息战争工具。它带来的一个结果是，让战争又重返抽象，变成意识形态之间的拉扯，一场空洞的骂战。

IN THE NEWS

中国正式施行规定管制平台算法。于3月1日生效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将算法推荐技术纳入管制，要求保障用户对算法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规定回应了一些近年的热点话题，比如对平台利用算法诱导沉迷、过度消费、操纵热搜、大数据杀熟（不合理差别待遇）等。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律师游云庭分析认为，“这个规定的重点是舆论监管，最重要的监管对象应该是有舆论属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算法推荐服务商。比如微博，算法推荐新闻类APP，短视频平台。”

具体规定要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坚持主流价值导向，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积极传播正能量；建立健全用于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的特征库；建立完善人工干预和用户自主选择机制，在首页首屏、热搜、精选、榜单类、弹窗等重点环节积极呈现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信息。

3月2日，网信办发布《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对弹窗提出同样的要求：积极推送向上向善的内容，用社会主义思想价值和道德文化滋养人心、滋润社会；不得扎堆推送、炒作社会热点敏感事件，渲染恶性案件、灾难事故等。

被俄罗斯屏蔽之后，BBC 恢复二战时期的短波广播。短波广播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输手段，使用可远距离传播的频率。二战期间它被广泛用于宣传，冷战时期使用达到巅峰。随后，无线电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让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BBC 结束了欧洲地区的短波广播服务，但如今，在乌克兰通讯系统不断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为保证当地听众的新闻接收而再次恢复。现在，听众可以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到下午6点的15735 kHz，晚上10点到午夜的5875 kHz上找到BBC的短波无线电广播。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封锁超 25000 个被识别为从事非法活动的俄罗斯个人或实体钱包。近日，俄乌两国的加密货币交易都在激增。普通俄罗斯民众试图用它来替代日渐崩溃的金融系统，乌政府和NGO组织则在战火之中筹集了超5400万美元的加密货币捐款。在一切对于俄罗斯经济封锁的制裁中，这被视为最具争议的手段之一。这让关于加密货币的讨论回归到一个核心命题，目前为止，去中心化的货币交易大多仍要依托于中心化的平台机构，在动荡的时局中，这些机构可能会有立场，被监管和追责。加密货币所贯彻的无国界、去中心化特质也由此遭到质疑。

税官潜入元宇宙。《第二人生》近日宣布，将对玩家在平台上的交易进行征税。这个发行于2003年的老牌虚拟世界，看起来似乎跟《模拟人生》有些相似，不同的是这个空间并不具备游戏的特性，“居民”在其中自由搭建、对话，交易虚拟商品或者土地。比对之下，可以说“元宇宙”的概念只是一个时尚的轮回。因而，《第二人生》对玩家进行征税的决定也引发大量的关注。声明中，开发者 Linden Labs 引用了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判决表明州和地方可对在线公司售卖的无实体产品征收营业税，具体税率则将因各地方政策不同而异。

携程实施“3+2”混合工作制，即允许员工每周三和周五远程办公。去年携程进行了大规模的“混合工作”试验，结果显示员工生产力不受影响，离职率下降约三分之一。93%的员工认为他们更有效地利用了时间，超过75%的员工表示他们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今年这个系统被正式纳用，也让携程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实施全面主动混合工作模式的互联网公司。

去年有 22% 的意大利人停止使用社交媒体。在接受德勤2021年数字消费者趋势调查时，这些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暂时或永久退出了至少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三个最主要原因是对内容感到厌烦（35%）、虚假新闻过多（25%）以及对隐私的担忧（25%）。与此同时，社交媒体超越传统媒体，例如印刷报纸和新闻网站，成为相当一部分用户（23%）获取新闻的主要来源。

爱跳广告的观众也躲不过眼球追踪技术。提出这个想法的是一度破产的电影平台MoviePass。在最新介绍的2.0版本中，该公司宣布MoviePass将转向一个“web3”风格的应用程序，让用户通过观看广告赚取积分来看电影。而手机摄像头则会确保用户确实观看了广告，当视线移开时，视频播放会自动停止。

02

环境 / 生态

全球能源戒断俄罗斯

在此之前，很多美国人从未想过，自己日常出行所依赖的汽油有一部分其实来自于俄罗斯。但随着全世界试图对俄罗斯发起制裁，减少其原油出口，油价上涨很快让每个人都对此有了切身感受。

俄罗斯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之后，全球第三大石油生产国——乌克兰受到入侵之前，世界每消耗10桶石油就有一桶来自俄罗斯（《纽约时报》）。能源是俄罗斯的支柱性产业，极为重要的经济来源。正因如此，对俄罗斯的能源戒断被视为最为有力的制裁手段之一。



当地时间3月8日，美国华盛顿，一家加油站外的牌子上显示着汽油的价格，油价创下了历史新高。

但代价也是巨大的。开战以来，全球原油和天然气价格一直在上涨。3月8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全面禁止俄罗斯原油及其他能源进口，美国油价应声上涨至历史新高，每加仑汽油平均零售成本达4.173美元。

相比之下，欧洲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是美国的六倍，占其总消费的约三分之一，因而步调更犹豫一些。欧盟官员提议今年将俄罗斯天然气进口量减少三分之二，英国则表示将在今年年底前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短期内可能很难看到这个转变带来的真正影响。但高盛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将其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能源供应冲击之一”。报告显示，俄乌危机可能导致每天约300万桶石油和石油产品海运出口中断。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造成二战以来第五大单月中断。

另一方面，对正处于关键时期的全球能源转型，这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一些分析师认为，这会进一步鼓励各国转向自给自足的可再生能源，以减少地缘政治动荡而受到的冲击；但与此同时，正是近年来的减碳努力，让像德国这样的一些欧洲国家转向大量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一场持续的战争将会对欧洲居民带来深刻影响。短时间内，为保证能源安全，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被迫重新考虑回归煤电，延迟原本的脱碳计划。

联合国IPCC 报告2022：紧迫且确定的危机。战火中，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评估周期的第二份报告出炉——由于入侵，乌克兰代表团的气候科学家不得不在最后阶段退出会议，躲入防空洞。该报告长达3600页，以适应和气候脆弱性的评估为主，由270名科学家共同撰写。它对全球领导人发出警告：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机会之窗“短暂且正迅速关闭”，“拖延就是死亡”。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将这份报告描述为“人类苦难地图集”。如今，全球已经有35亿人生活在极易受到气候影响的危险地带，一半人口每年都会在某个时候遭受严重的水资源短缺，三分之一的人面临致命的热应激。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中，目前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最重要两种就是“减缓”和“适应”。前者代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后者则意味着适应变暖带来的种种变化——这趟高速行驶的列车不可能马上停下，人们需要为了活下去做更多的准备，比如建造防洪设施，为高温热浪做计划，改善水的储存和使用等。但显而易见，对于贫困社区，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资金像发达国家一样去“适应”，去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但却要承担发达国家为发展而造成的种种恶果。

这份报告没有陷入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之争，但详细点出了若不做准备，将必然导致的严重后果。以中国为例，报告内容称，如果不进行适应，中国将因海平面上升和由此产生的洪水遭受全球最重大的经济损失。不适应1.5度的变暖，中国27个主要城市的年高温相关死亡率将至少增加50%。

IN THE NEWS

175个国家开始谈判历史性的“全球塑料条约”。谈判预计需要两到三年时间，由设在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组织，将为全球塑料的生产、使用和处置制定规则。目前全球每年生产4亿吨塑料，其中40%是一次性塑料。该条约支持者将此举形容为自1989年《蒙特利尔议定书》以来最雄心勃勃的环境行动之一，后者为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氢氟烃（HFC）制定了时间表。

亚马逊接近从热带雨林转向热带草原的临界点。一项新研究基于对过去20年卫星数据的观测和绘制，显示大约四分之三的热带雨林正显示出“恢复力丧失”的迹象，

即意味着无法从干旱、伐木和火灾等事件中自行恢复。这种弹性的丧失是一个重大的警告信号，一旦临界点来临（研究作者认为可能是在几十年内），热带雨林会迅速消失，其一直以来为人类提供的“免费除碳服务”也会随之烟消云散。[亚马逊森林是世界最大陆地碳汇](#)，通过植物光合作用来固碳，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宜家正在争夺欧洲最后一片原始森林。《新共和》周刊调查称，自 2015 年，宜家开始在罗马尼亚收购森林土地。如今这家瑞典家居公司已经成为该国最大的私人土地所有者，以及全球最大的木材消费者，“需求量以每年 200 万棵树的速度增长”。报道追踪了本地活动家与非法伐木的斗争。拥有大片原始森林的罗马尼亚一直无法有效地对非法伐木进行管制。过去十年里，宜家的销售翻了一番，“这个增长与东欧和俄罗斯的林业部门密切相关。”非政府组织 Earthsight 木材调查负责人特拉·葛娜师表示。

日产 (NISSAN) 将结束大部分新汽油发动机的开发。日经新闻报道，日产汽车将停止除美国外所有主要市场燃油汽车的开发，转而将资源集中在电动汽车上。这个转变最主要的动力为预计将于 2025 年生效的[欧 7 排放标准](#)，其严苛的排放标准让开发内燃机成为一个成本极高的选择，促使日产在内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转向电动汽车的开发。

03

文化消费

迪士尼要创造一个再也无须醒来的童话世界。如今，迪士尼的超级粉丝不仅可以在主题公园体验它的“魔法”，回到现实世界，也将可以真正居住在这个公司打造的家园之中。近日，迪士尼宣布将在美国打造多个住宅社区，第一个项目名为“Cotino”，预计年内就会启动建设。在目前释出的介绍中，迪士尼给出了一个华丽却颇为抽象的描述：这里将由迪士尼的创意人员设计，由迪士尼员工（所谓“演员”）进行运营管理，为的是“将迪士尼故事的魔力带给无论身在何处的人们”。但本质上，它并不是主题公园的延伸，而是一个拥有公寓、别墅、餐厅、社区、海滩公园的高档社区。在这里，居民将支付一笔目前尚未公布数目的会员费，来获得某种一年到头全天候的“迪士尼风格”沉浸式体验。

现在立刻，说出三位女艺术家的名字。最近一项对 2000 名英国成年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30% 的人能做到这个简单的任务。这之中，最常被提到的几个人分别为弗里达·卡罗 (Frida Kahlo)、翠西·艾敏 (Tracey Emin) 和芭芭拉·赫普沃斯 (Barbara Hepworth)。艺术史学家凯蒂·赫塞尔 (Katy Hessel) 在妇女节前夕开展了这项调查，今年下半年，她的新书[《没有男人的艺术故事》](#) (The Story of Art without Men) 即将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的名作《朱迪斯砍下赫罗弗尼斯的头颅》

“在列举那些‘定义’了标准的艺术家时，往往会出现米开朗基罗、莫奈或梵高这样的名字。但很多人完全不知道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 (Artemisia Gentileschi)、奥古斯塔·萨维奇 (Augusta Savage)、鲁思·阿萨瓦 (Ruth Asawa)、李·克拉斯纳 (Lee Krasner)，或者安娜·门迪埃塔 (Ana Mendieta)。”赫塞尔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由各种各样的人创造的艺术，我们就没有真正看到完整的社会或者文化。”

俄罗斯寡头、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被英国列入受制裁个人名单。新制裁将冻结他的资产，实施旅行禁令，并将禁止他“与英国个人和企业进行交易”。本月早先，阿布拉莫维奇作出出售切尔西俱乐部的决定，这项制裁也意味着出售将被暂时搁置。关于俱乐部的日常运营，[英国体育部长纳丁·多里斯证实](#)，政府已颁发特别许可证，允许俱乐部继续比赛、支付员工工资并让季票持有者继续观看比赛，但俱乐部将不能再出售未来比赛的新门票，周边商店也将不得不关闭。

AI 作品能获得版权保护么？由于作品“缺乏必要的人类作者身份”，美国版权局再次驳回了对于一件作品的版权保护请求。这件名为《最近进入天堂》的作品，来自于物理学家史蒂文·泰勒的一个项目，他通过算法重新处理图片，创建出一系列围绕来世和濒死体验主题的视觉图像。委员会称，“人类思维和创造性表达之间的联系”是版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被作为这个决定的主要依据。但在未来，这个概念预计将会被继续挑战。

伦敦国家肖像画廊终止与石油巨头 BP 的合作。2019 年，近 80 位著名艺术家签署了一封由前评委会加里·休姆撰写的公开信，敦促博物馆馆长尼古拉斯·库里南结束与 BP，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生产商之一的赞助协议。近日，这家博物馆宣布，

合作将于 2022 年 12 月随合同到期而终止。

“我们相信，今天损失 BP 作为资金来源是值得的，这是为了让这个公司改变方向，让我们的后代能在一个仍然美好的世界里进行艺术创作。”公开信中写道。

公共机构愈发被认为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看过美剧《成瘾剂量》的人可能都会记得，在剧集的最后，萨克勒家族因为其产品引发的鸦片危机，受到巨大的舆论冲击，抗议者在其资助的大型美术馆内举旗。其中以摄影师南·戈丁为核心的组织，一直在呼吁这些博物馆、美术馆将萨克勒的名字从墙上移除。近期，随着萨克勒家族与哥伦比亚特区达成和解，[作为条件的一部分](#)，该家族同意，美国的任何机构都可以毫无代价地将萨克勒从其建筑上除去。在此之前，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伦敦的泰特美术馆以及蛇形画廊已经采取了这样的行动。2019 年，伦敦国家肖像画廊还曾因拒绝萨克勒家族 130 万美元的捐款，成为第一个公开拒绝该家族捐款的大型艺术博物馆。



张依依

新闻从业者，关心人类、科技与生活，“所有的鱼”主理人之一。平行世界里是个畅想在艺术幻想里的好青年。爱具体的人和别人的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Ricardo Gomez Angel](#) on Unsplash

档案

“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承认不公是很重要的”

Snufkin | Newsletter

这里是更小众群体近期发生的 13 条新闻。

乌克兰难民面临被贩卖的风险

自 2 月 24 日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人逃离边境，欧洲各国的普通公民和志愿者一直在向那些生活被战争摧毁的人提供帮助。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人们如何保护乌克兰难民，使其不成为人贩子的目标，或遭受其它形式的剥削？

据[美联社](#)报道，波兰一名 49 岁的男子因涉嫌强奸一位 19 岁的难民而被拘留，这名女性不会说波兰语，他在互联网上以提供庇护所为由引诱她。当局表示，这名嫌疑人可能面临 12 年的监禁。总部位于波兰的人权组织 Homo Faber 在[《卫报》](#)的采访中提到，他们也收到了人口贩卖案件的报告，此外还出现波兰雇主为乌克兰妇女提供工作、但拒绝按时支付工资，以及勒索个人文件或金钱的案件。

联合国难民署全球联络处负责人 Joung-ah Ghedini-Williams 表示，“你必须考虑任何潜在的贩运风险，此外还有性剥削和性虐待。这些情况正是人贩子想要利用的。”抵达边境国家的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想要转移到欧洲其它地方的朋友或家人那里。在边境口岸附近的几乎每一个火车站，都有成群的人举着纸板牌子，让难民免费搭车前往欧洲各地的目的地。政府或机构显然不可能对每一个愿意接送难民的人进行审查，而难民们通常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且疲惫不堪，逃离战区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考虑其它潜在的危险。

[波兰边防警卫](#)一直在帮助分发人权组织的传单，其中详细说明了如何保护个人文件的安全，如何为带着孩子穿越繁忙的火车站做准备，以及如果有人让你搭便车，但在旅途中改变了目的地，该如何做；[斯洛伐克](#)打击人口贩运的国家部队正在边境进行干预，以保护可疑案件中的妇女和儿童；[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上用乌克兰语、俄罗斯语、英语发出警告，妇女和儿童不要接受过夜邀请，并敦促他们报告任何可疑情况。

欧洲联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2020 年发布的一份[人口贩卖报告](#)估计，全球每年从这一犯罪活动中获得的利润为 294 亿欧元。报告说，性剥削是欧盟国家中最常见的人口贩卖形式，近四分之三的受害者是女性，近四分之一受害者是儿童。通常情况下，联合国会在边境登记难民，并确认弱势群体，如无人陪伴的儿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 Joe English 对[《卫报》](#)说：“现在，很明显，由于移民人数庞大，而且边境实际上是开放的，识别无人陪伴或走失的儿童变得极其困难。”该机构正在为接收难民的七个建立一个安全空间系统。

截至目前，已有约 250 万乌克兰难民逃离边境，联合国称这是二战以来增长最快

的难民危机，预计人数还将上升至 400 多万。其中，超过一半人进入了波兰，还有数十万人主要前往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3 月初，欧盟启动了“[临时保护指令](#)”（Temporary Protection），乌克兰难民可以立即获得在欧盟内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得到庇护、就业机会、医疗和教育。英国发起了一项名为“[乌克兰家园](#)”（Homes for Ukraine）的计划，难民被允许进入英国，此外，政府将每月向为难民提供至少 6 个月安全住所的英国家庭支付 350 英镑的补贴。

Also in the news

菲律宾通过法案，将性同意年龄提高至 16 岁

本周，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签署一项新法案，将最低合法性行为年龄从 12 岁提高到了 16 岁，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强奸和性虐待。在此之前，该国的性同意年龄标准是亚洲最低，同时也是世界最低之一。[联合国称](#)，该法案是这个东南亚国家解决儿童虐待和性剥削问题的“立法里程碑”。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2015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菲律宾 13–17 岁的儿童中有约五分之一（19.1%）经历过性暴力，施暴者通常是家庭成员，遭受性暴力的男孩（22.1%）比女孩（15.9%）多。

这项不分性别的最新法案在菲律宾实施之后，任何与 16 岁及 16 岁以下的人发生性接触的成年人都将构成法定强奸，除非他们之间的年龄差不到 3 岁，而且性行为被证明是双方自愿的，既不是虐待也不是剥削。如其中一人未满 13 岁，则该项豁免不适用。

哥伦比亚成为第三个将堕胎合法化的拉丁美洲国家

哥伦比亚最高法院于二月底宣布，支持怀孕 24 周内堕胎合法化。这项裁定意味着，拉丁美洲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墨西哥](#)、[阿根廷](#)和哥伦比亚——已经全部将堕胎合法化，这反映出该地区对堕胎的看法发生了更广泛的转变，也或许将促使更多国家放松限制。

此前，在哥伦比亚堕胎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下才合法：妇女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胎儿畸形使其无法存活，或怀孕是强奸或乱伦所致。现在，法院裁定，在怀孕 24 周内寻求堕胎的女性将不会面临起诉。

哥伦比亚每年都有数百名妇女因非法堕胎而被调查，另一些人则求助于秘密堕胎，这种做法极为普遍，但往往并不安全。据[《卫报》](#)获得的数据，哥伦比亚每年有多达 40 万例堕胎手术，其中只有 10% 是合法的。2020 年，哥伦比亚全国至少实施了 26223 次不安全堕胎。

国际人权律师、纽约妇女平等中心（Women's Equality Center）执行主任 [Paula Ávila-Guillén](#) 说：“数据证明，堕胎限制和禁令只会影响你如何堕胎：合法、安全、非法、不安全。它实际上并不能说服任何人不去堕胎。”

密苏里州议员试图阻止居民在州外堕胎

每当美国各州对堕胎实施新的限制时，就会出现这种模式：有堕胎需求的女性跨越州界，到法律限制较少的地方终止妊娠。现在，密苏里州的反堕胎议员 Mary Elizabeth Coleman 找到了新的应对方法，她于本周提出一项新措施，希望法律允许普通公民起诉任何“帮助或教唆”他们到密苏里州以外堕胎的人。这项措施被附加在一些堕胎法案的修正案中，正在等待众议院的批准。

密苏里州于 2019 年通过了美国最严格的堕胎法之一，禁止孕妇在怀孕八周后堕胎。如果违反了怀孕八周的限制日期，堕胎医生将面临 5 至 15 年的监禁。目前还不清楚新的修正案如果通过，将如何在密苏里州实施，但也有人担心，它可能成为共和党领导的州的新常态。

堕胎权利倡导者认为，该修正案违宪，因为它试图在密苏里州司法权之外执行法律。而 Mary Elizabeth Coleman 在[《赫芬顿邮报》](#)的电话采访中表示，这是“为了确保密苏里州的反堕胎保护措施能够提供给所有密苏里州居民，我们能够拯救生命。”

苏格兰首席部长向过去的女巫们道歉

3·8 国际妇女节当日，苏格兰首席部长 [Nicola Sturgeon](#) 对那些因 1563 年《苏格兰巫术法》被指控、定罪、诽谤或处决的人发表了[道歉](#)。

《苏格兰巫术法》于 1563 年通过，于 1736 年废除。在这中间的 173 年时间里，约有 4000 名苏格兰人被指控使用巫术——其中绝大部分为女性。这些人被逮捕、遭受残酷折磨，并被迫作伪证。Nicola Sturgeon 表示，她们所遭受的不公正是“由厌女症引起的”。在当时，女性被视为魔鬼可以操纵的“容器”。

苏格兰王室法律顾问 Claire Mitchell 于 2020 年国际妇女节发起了[“苏格兰女巫”运动](#)，请愿为被指控为女巫的人伸张正义。请愿书概述了三个目标：“赦免根据《巫术法》被定罪的女巫，向所有被指控的人道歉，为那些被杀害的女巫建造一个国家纪念碑。”

首席部长还未提及纪念活动，但议会可能会采取措施正式赦免那些女巫们。Nicola Sturgeon 在道歉中补充，“无论历史多么悠久，承认不公是很重要的”。

比利时推动劳动改革，实施四天工作制

二月中旬，比利时政府提出劳动法改革，赋予员工向雇主要求每周工作四天的权利。它将允许员工在一周的四天内完成 38 小时的工作，且薪酬不受影响。这意味着，员工可通过延长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以获得三天的休息日。

新冠疫情促使人们采取更灵活的工作方式，比利时政府的这一举措旨在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促进就业。活动人士对此表示欢迎，但批评称，应该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压缩成更少的天数。

除了比利时，苏格兰、西班牙、冰岛、威尔士和日本等国家也正在或提议试行四天工作制。

新西兰通过法律，禁止转换疗法

新西兰于近期以 [112 票赞成、8 票反对](#) 的结果禁止了转换疗法。该法案收到了 10.7 万份公众意见，比该国历史上任何一项立法都多。转换疗法 (conversion therapy) 是一种被广泛质疑的做法，它旨在通过谈话、催眠、电击和某些情况下的驱魔来强行改变一个人的性取向、性别认同或性别表达。

根据这项新法律，未来在新西兰，对 18 岁以下的儿童或青少年，或决策能力受损的人进行转换治疗将是一种犯罪行为，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此外，造成严重伤害的转换疗法也会被全部禁止，违规者最高可被判处五年监禁。

数学和英语考试不及格的英国学生将无法获得学生贷款

英国政府公布一项提案，在 GCSE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考试中英语和数学没有达到 4 分 (standard pass) 的学生将被禁止获得学生贷款。教育部表示，虽然申请大学的人数在增加，但“并非所有学生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教学”，许多学生因为学习就业前景不佳的课程而背上了债务。该提案旨在确保“低质量、低成本的课程不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然而，专家警告称，设定过高的最低入学要求将会影响许多弱势群体毕业生。英国大学协会首席执行官 [Alistair Jarvis 表示](#)：“政府应该扩大机会，而不是限制机会。政府应该确保任何有潜力在大学取得成功的人都有机会这样做。”

人权组织报告称，每年有多达 1 万名亚洲移民工人死于海湾地区

大约有 3000 万移民在阿拉伯海湾国家工作，这些国家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一份名为 [《生命体征：海湾地区移民死亡人数》](#) 的最新报告显示，在这些海湾国家，每年有多达 1 万名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移民工人死亡，超过一半人数死亡原因不明，通常记录为“自然原因”或“心脏骤停”，但海湾国家未能给予适当的调查。移民工人的健康面临一系列风险，包括高温和潮湿、空气污染、虐待、心理社会压力和高血压等。

这份报告由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及总部位于伦敦的移民权利组织 FairSquare Projects 共同编写。尼泊尔社会正义法律和政策论坛的律师 [Anurag Devkota 说](#)，“海湾国家依赖于他们的移民劳动力，移民工人的汇款则对其祖国的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原籍国和海湾国家都没有充分重视并确保他们健康地返回家园。”

美联社出售移民相关的 NFT 视频，被指“从苦难中获利”

上月底，美联社在 Twitter 上表示，将把摄影记者 Felipe Dana 拍摄的一段短视频作为 NFT 出售，视频内容为地中海的移民们挤在一艘木筏上。但这项出售计划甫一发布便遭到猛烈抨击，评论称“这家新闻机构在从人类的苦难中获利”。

四小时后美联社删除了这条消息。一名美联社代表向 [《福布斯》](#) 证实，该帖子已被删除，影像也不会被拍卖，并表示“这是一个糟糕的 NFT 选择”。

日本医学院入学考试，女性通过率首次超过了男性

日本教育部近期公布从 2021 年春季开始，日本各地 81 所公立及私立医学院的考试通过率。数据显示，女性通过率为 13.6%，比男性高 0.09 个百分点。这是八年来首次。2013 年至 2020 年，男性的通过率比女性高 0.74 到 2.05 百分点。

[2018 年，日本学术界被曝歧视女性](#)。包括东京医科大学、圣玛丽安娜大学在内的十所大学医学院被发现对女性考生进行人为操纵减分，或对男性考生偏向性加分。这些学校表示，在全国医生短缺的情况下，由于女性更有可能放弃从医回归家庭，它们决定故意降低女性考生录取率。

面对公众的愤怒，教育部公布了自 2013 年开始统计以来所有大学医学院录取学生的性别统计数据。丑闻发生后的第二年，[少数学校的女性通过率高于男性](#)，近两年来，这一趋势逐渐蔓延至全日本。

美国不再驱逐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

拜登政府 [本月宣布](#)，将结束特朗普执政时期针对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的边境驱逐政策，这是对一项 [法院裁决](#) 的回应。该裁决可能使官员在没有进行庇护审查的情况下驱逐这些未成年人。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 2020 年 3 月 COVID-19 大流行初期发布了第 42 条命令，允许美国当局迅速驱逐那些在无法寻求庇护的情况下越过美国 - 墨西哥边境的移民家庭。去年初，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首次被排除在该政策之外。

近期，美国地方法院法官 Mark Pittman 表示，政府不能再将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豁免于第 42 条，由于医疗和教育费用，移民儿童的安置造成了经济损失。[疾控中心在一份通知中表示](#)，“考虑到当前的公共卫生状况及最近的事态发展，驱逐无人陪伴的非公民儿童以保护公共健康是没有理由的”。

主张性积极的伦敦俱乐部面临关闭

伦敦陶尔哈姆莱茨区自治市议会近期表示，将关闭主要的性癖俱乐部组织 (Kink Club) [Klub Verboten](#) 和 [Crossbreed](#)，如果它们继续举办活动，议会将采取法律行动。Klub Verboten 和 Crossbreed 分别创办于 2016 年及 2019 年，主要吸引对 LGBT 人群友好的、性积极的千禧一代及 Z 世代。俱乐部通常播放电子音乐，并提供游戏室，在那里，经过对方同意的参与者可以与他人进行身体接触。2021 年，Klub Verboten 还曾因新冠疫情成功申请到艺术委员会的资助。

陶尔哈姆莱茨议会的一位发言人在 [VICE 的采访](#) 中表示，俱乐部组织拥有娱乐场所经营许可和酒类销售许可，但它们没有性娱乐许可。Karl Verboten 的创始人则在针对会员的声明中提到，议会是在依赖过时的法律禁止俱乐部场所出现“裸体和半裸体”，而这项法律本该禁止的是非法的艳舞，而不是知情且自愿的成年人在安全的场所中裸体。



Snufkin

撰稿人，做杂志也做新媒体，关心年轻人和他们的新实践，喜欢阅读、观察，然后分享。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为当地时间 2022 年 3 月 19 日，罗马尼亚锡雷特，一名乌克兰儿童朝帐篷外望去。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档案

俄乌战争将会如何改变历史？

曾梦龙 | Newsletter

这是知识和思想界新近发生的 10 条动态。

据[联合国](#)，自 2 月 24 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战争已造成至少 1035 名乌克兰平民死亡，1650 人受伤，超过 370 万难民逃离乌克兰，并估计约有 1300 万人滞留在受影响地区，或因安全风险增加、桥梁和道路被毁，以及缺乏资源而无法离开。虽然这场战争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差异显著，比如根据斯坦福大学等学者的[研究](#)，过去两个月，微博上关于乌克兰的 50 万条评论中，约有 50% 将战争归咎于乌克兰、美国或者西方，只有大约 10% 的人批评俄罗斯或普京。

这些批评俄罗斯或普京的人大多来自所谓精英群体，尤其是知识界。他们大多反对战争，以各种形式表达观点，比如五位历史学教授（孙江、王立新、徐国琦、仲伟民、孙雁）在 2 月 26 日发表声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与我们的态度》](#)，称“强权不仅会使文明进步的成果和国际正义的原则毁于一旦，还会给俄罗斯民族带来巨大的耻辱和灾难。和平始于人心的渴望。我们，反对不义战争”。

两天后，中国各地十多所大学的 130 多名海内外校友发起新的联署《坚决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呼吁中国政府履行 1994 年 12 月签署的《中国政府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证的声明》，即在乌克兰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此种侵略威胁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安全保证。

除了中国的知识界，其他国家的知识人也纷纷表达立场。比如在俄罗斯，2 月 25 日，2000 多名俄罗斯科学家和科学记者发表公开信，要求俄罗斯立即停止所有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尊重乌克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个多月后，原俄罗斯域名的签名网页被撤掉，但新的签名网站[显示](#)，该公开信的联署人数已经超过 8000 名。203 名诺贝尔奖得主也联名发表[公开信](#)声援乌克兰，谴责俄罗斯的行径有如当年纳粹德国军事侵略波兰和苏联。联署人涵盖化学、文学、物理学、经济学等领域，其中文学奖得主有库切、略萨、帕慕克、石黑一雄、耶利内克、莫迪亚诺、赫塔·米勒、阿列克谢耶维奇，等等。

在文艺界，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发布了一封来自全球 1000 多名作家的[联名信](#)，其中包括略萨、托宾、拉什迪、弗兰岑、帕慕克、阿特伍德、托卡尔丘克、阿列克谢耶维奇、保罗·奥斯特、玛丽莲·罗宾逊、艾丽芙·沙法克、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等等。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接受采访时[称](#)，乌克兰人是勇气的榜样，相信整个民族会战斗到最后。他们也给昏睡的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留下深刻印象。挣脱枷锁需要很长长时间，帝国不会在一夜之间崩溃，通向自由的道路充满荆棘。

除了个人，许多媒体（如[《伦敦书评》](#)、[《巴黎评论》](#)、[《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

推出了有关乌克兰作家战时记录的文章，希望人们更多听到当地声音，还有则是推荐书籍（如[《卫报》](#)、[《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以便读者理解这场战争，像《白卫军》、《二手时间》、《欧洲之门》、《切尔诺贝利的午夜》、《寒星下的布拉格》、《极权主义的起源》、《红色饥荒》（Red Famine）等被提及。《小鸟文学》也刊发了乌克兰作家卡特琳娜·芭布吉娜的小说，和《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的书摘。

关于这场战争，西方不少知识人认为，这是一场民主与独裁之争，公民需要捍卫自由民主制，但也有评论[认为](#)，现实政治不该采取这种两极思维，而要更加灵活，和非自由民主制的国家合作，比如石油储量丰富的沙特、战略位置优越的土耳其、能够缓冲俄罗斯制裁的中国。

除了批评俄罗斯和普京，许多论者也在反思西方自身的问题。比如 2 月 12 日，战争没爆发时，著有《古拉格》的历史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就撰文分析《为什么西方与俄罗斯的外交不断失败》（Why the West’s Diplomacy With Russia Keeps Failing）。

如今回看，当时她预言式地[写道](#)：“现在，我们可能正处于一场灾难性冲突的边缘。……这一可怕时刻不仅代表外交失败，也反映西方想象力的失败。外交官、政治家、记者和知识分子，整整一代人都拒绝理解俄罗斯正在变成什么样的国家，也拒绝为此做好准备。我们拒绝看到这个国家的代表是什么样子。我们拒绝以可能重要的方式与他们对话。现在可能太晚了。”

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蒂莫西·加顿艾什，批评了 2014 年普京夺取克里米亚后，欧洲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继续甚至增加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去年，德国 30% 的主要能源供应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其中天然气不少于 55%。最近，对德国停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经济成本的研究估计，其负面影响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 至 3%。在最坏情况下，每人均承担 1000 欧元的代价。

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则[认为](#)，有两根给这场烈火添柴的巨大木头。第一根是美国考虑欠周的决定，即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扩大北约。第二根是普京利用北约向俄罗斯周边地区的扩张，将俄罗斯人团结到他身边。

值得注意的是，弗里德曼重提了一件往事。1998 年 5 月 2 日，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北约扩张后，他给 94 岁的乔治·凯南打了电话。凯南是美国成功遏制苏联政策的设计师，1952 年出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被看作当时美国最厉害的俄罗斯问题专家。

凯南说：“我认为这是一场新冷战的开端。我认为俄罗斯将慢慢做出相当不利的反应，这将影响他们的政策。我认为这是个可悲的错误。这完全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没有人在威胁其他人。这种扩张会让我国的制宪元勋们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我们已签署了同意保护一大批国家的协议，尽管我们既没有资源，也不打算以任何认真的方式这样做。（北约扩张）只不过是对外交事务没有真正兴趣的参议院的无忧之举。让我不安的是，整个参议院对这件事情的辩论如此肤浅无知。尤其让我不安的是把俄罗斯说成是一个极想攻击西欧的国家。”

“人们难道不明白吗？我们在冷战时期的分歧是与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而现在我们正在背弃的，正是那些发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不流血革命、推翻了苏维埃政权的人。而且，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与我们刚刚签了协议要保护的那些国家的一样先进，如果不是更先进的話。俄罗斯当然会做出不好的反应，然后（主张北约扩张的人）会说，我们一直对你们说，俄罗斯人就是这样，但这真的不对。”

至于战争的未来，阿普尔鲍姆[称](#)，“乌克兰的胜利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结局”；弗里德曼预测了[三种结局](#)（全面的灾难、肮脏的妥协、救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玛丽·萨洛特（Mary Elise Sarotte）[说](#)：“我感觉到一个时期的结束。我现在非常担心，与今后发生的事情相比，普京的鲁莽可能会让未来的历史学家认为，冷战和新冠大流行之间的那些年似乎是一段美好的时期。我担心我们会怀念从前的冷战。”

《欧洲之门》的作者、哈佛大学乌克兰史教授谢尔希·浦洛基，最担心的是爆发[核灾难](#)。目前，乌克兰有 15 个核反应堆，他害怕切尔诺贝利的历史重演。虽然两个半月前，他还在《金融时报》撰文[称](#)：“试图复兴一个失败的帝国会疏远邻国和潜在盟友，导致孤立。如果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那就是每个帝国最后必须垮台。”但是，如果帝国以灾难形式垮台，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最后多半也是平民承担。

还有什么值得想想……

01

和[上期](#)一样，这期继续记录各地疫情的变化，“清零”还是“共存”再次成为争议焦点。一是中国香港、深圳、上海、吉林等地疫情恶化。除香港逐步放开防疫措施外，内地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政策，采取大规模检测、隔离和封锁等，对普通人的生活和全球供应链产生很大影响。

二是新加坡将放宽防疫限制。总理李显龙称，高疫苗接种率是放宽政策的原因之一。在新加坡符合条件的人口中，约 95% 的人接种了疫苗。

三是欧洲许多国家陆续取消新冠限制，但也有批评声音。比如世界卫生组织的欧洲负责人表示，英国、德国、法国、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等国过于轻率地取消疫情防控措施。随着具有高度传播性的亚型变异毒株 BA.2 的扩散，这些国家正奋力应对病例数量的上升。

02

3 月，俄罗斯官员指责美国一家国防机构资助了乌克兰的蝙蝠冠状病毒研究，但拜登政府否认指控，并称这可能成为俄罗斯自己释放生化武器的借口。中国的一些[媒体](#)转载了俄罗斯方面的指控，后面还转载了一家英国反疫苗网站 The Expose 的消息，称“研究证实冠病病毒是美国公司制造”。

虽然这种观点很有市场，但许多科学人士都不赞成，比如华大基因首席执行官尹烨称，该文作者和审稿人资料不合学界规范，是一篇阴谋论软文。随后，尹烨的微博

被禁言。还有像悉尼大学生物学家爱德华·霍尔姆斯 (Edward Holmes)，称新冠病毒是由野生动物传播，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里售卖的貉子可能是最初的传染源。他曾与中国同事率先向世界分享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后又发现病原体最有可能从蝙蝠冠状病毒进化而来关键线索。

03

3月 21 日，从云南昆明飞往广东广州途中，东航 MU5735 客机坠落至广西梧州藤县的山谷。26 日，政府宣布机上 123 名乘客和 9 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但没有公布名单。这是自 1994 年以来中国本土最严重的空难，但信息基本掌握在官方。

《人物》杂志旗下新媒体“每日人物”的文章《MU5735 航班上的人们》是比较早也是为数不多的机构媒体报道，但惹来不少争议，最常见的一种批评是指责其违反新闻伦理，吃人血馒头。

不过，正如简体中文互联网上过往许多讨论一样，这场争论也有点简单化，各方树立起稻草人，严加批驳，各有道理，并未深入到具体细节，更多是长久累积的情绪爆发。比如许多新闻工作者倾向认为，环境如此艰难，拽些名词批评我们真是哭笑不得。甚至一些人觉得，没做过记者（不了解我们的难）就不该批评，很多读者不配看严肃新闻报道。这又似乎走到另一种极端，忘记新闻和民主的密切关系。

在众多讨论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的《“去中心化”时代新闻媒体的意义何在？——由 MU5735 空难报道谈起》，以及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在马航事件后写的旧文《无力尽数展现，又以展现为业》是比较中肯的文章。

04

3月 17 日，作家默音因为连续看到两名豆瓣友邻被抄袭的事件后，重提 12 年前，作家林培源的小说《黑暗之光》抄袭了自己的作品《人字旁》。3 月 20 日，林培源在微信公众号发文《一封迟来的道歉信》回应。但是，许多网友（包括默音）认为林培源的道歉不诚恳，没有直面“抄袭”本身，并对“什么才是好的道歉”做了许多有启发意义的探讨。当然，这起事件放在更广层面上，是对行业生态，人如何面对自己历史等问题的反思。

05

上个月，我们写了“禁书”在美蔓延的趋势。这个月，事情继续发酵，更多信息出现。其中，曾获普利策奖的非盈利新闻机构 ProPublica 刊发的一篇调查报道，聚焦得克萨斯州北部一个学区下架图书的事件和后续反应，呈现了相当多的细节和故事。比如记者获取了该学区 1 月 10 日的会议录音，负责人称，我们将变得保守，不希望一个孩子在图书馆拿起任何一本有关性、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的书籍，尤其是以 LGBTQ 为主题的书籍。这引起人们关于违反美国法律的担忧。

如果说这是左翼担心右翼的行动侵蚀自由，那么在另一边，则是右翼担忧左翼思潮影响自由，比如美国出版界兴起一个新的工种，叫“敏感读者”(sensitivity reader)，帮助编辑和作者发现书稿中存在的偏见，尤其是牵涉族群、性别和性取向等议题。但是，两方在攻击对方时，引用的重要理据似乎都是对审查的厌恶。

正好，《纽约书评》最近刊登了一篇有关《危险思想：西方审查制度简史，从古人都假新闻》(Dangerous Ideas: A Brief History of Censorship on the West) 的书评，能让我们从历史角度理解审查制度和言论自由的复杂关系。它们一样古老。

06

1 月，新书《被背叛的安妮·弗兰克：一项旧案调查》(The Betrayal of Anne Frank: A Cold Case Investigation) 称，荷兰犹太裔公证人阿诺德·范登堡 (Arnold van den Bergh, 1886–1950) 将纳粹警察引到阿姆斯特丹河畔某仓库的附楼，安妮一家人以及另外 7 名犹太人当时正藏身于此。被发现后，安妮进入集中营，于次年去世，年仅 15 岁。她在被抓前两年 (1942 —1944 年) 写下的《安妮日记》后来成为见证二战历史的名作。

这本书出版后受到许多关注，还上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新闻栏目《60 分钟》，但也有一些质疑，比如欧洲各国犹太人社群的总组织敦促出版社将该书下架，认为其玷污了安妮的回忆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尊严。3 月 22 日，5 名荷兰历史学家发表一份报告，称旧案调查团队的发现“可靠性不足”。随后，荷兰出版商宣布，基于历史学家们的报告结论，决定不再出版这本书，召回库存。

07

3 月是颁奖季，包括 2022 年布克国际文学奖初选名单公布，共有 13 部作品。这些作品被视为过去一年在英语文学界受关注的非英语系作家的翻译新作。名单包括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雅各布之书》(The Books of Jacob)、大卫·格罗斯曼的《比爱我的生命更多》(More Than I Love My Life)，以及第一部入围该奖的印地语翻译作品《沙墓》(Tomb of Sand) 受到关注；美国历史领域的著名奖项——班克罗夫特奖公布，授予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米娅·贝 (Mia Bay) 的《旅行的黑人：种族和抵抗的故事》(Traveling Black: A Story of Race and Resistance)，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明如 (Mae Ngai) 的《华人问题：淘金热与国际政治》(The Chinese Question: The Gold Rushes and Global Politics)。其中，艾明如是华裔，研究被认为将华人问题置于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地位。

迪埃贝多·弗朗西斯·凯雷 (Diébédo Francis Kéré) 获得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奖，这也是该奖首次颁给非洲建筑师；第 65 届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公布区域获奖者名单，共有 24 名摄影师，最终 4 位获奖者将在 4 月揭晓；被誉为“喜剧天王”的演员许冠文，荣获第 40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英国女性小说奖公布初选名单，共 16 部小说，多部作品涉及反乌托邦。

08

这几年，由于现实变化，有关自由主义衰落和民主如何崩溃的书籍大量出现。最近，以号称“历史的终结”闻名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了一本新书《自由主义及其引发的不满》(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提出了自己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辩护。在他看来，几十年来，自由主义的原则被左右两派推向新的极端。新

自由主义者崇拜经济自由，而进步主义者则将身份认同置于人类普遍性之上，将其作为其政治愿景的核心。结果是，公民社会破裂，对民主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他仍然乐观，认为自由主义目前的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 17 世纪发明自由主义以来，自由主义不断受到右翼强大的社群主义者和左翼进步的平等主义者的挑战。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于，它通过深思熟虑和不断妥协而缓慢地运作，而从来没有像他们的倡导者所希望的那样完全地实现其公共或社会正义目标。但是，从长远来看，抛弃自由价值观将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最终导致暴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手段。

09

3 月 6 日，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安·兰德逝世 40 周年。《小鸟文学》刊发了她的文章《一位个人主义者的灵魂》；3 月 12 日，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代表杰克·凯鲁亚克诞辰一百周年。《卫报》的回顾文章总结了这 100 年他的影响；3 月 20 日，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逝世 60 周年。他呼唤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中国社科研究中仍然匮乏；3 月 23 日，法国作家司汤达逝世 180 周年。他以人物的心理分析和凝练笔法闻名，代表作为《红与黑》《帕尔马修道院》等；3 月 23 日也是经济学家、哲学家哈耶克逝世 30 周年的日子，在这个计划经济因素似乎回来的时代，重读他的著作是最好的警醒。

10

3 月，中国音乐界几位人物先后去世，包括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周广仁 (1929—2022)，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 (1929—2022)，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吴祖强 (1927—2022)；印尼华人企业家、艺术收藏家余德耀 (1957—2022) 逝世，他创办有上海余德耀美术馆，致力推动中国艺术与国际机构的交流；北京大学教授段晴 (1953—2022) 逝世，她致力于中古伊朗语、梵语、巴利语、犍陀罗语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在印度学、佛教学、丝绸之路文献和梵文贝叶经等均有贡献，曾师从季羡林。

美国外交官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1937—2022) 去世，她生于布拉格，在纳粹入侵后逃离捷克斯洛伐克，后来到了美国，成为首位女性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致力于捍卫自由民主，81 岁时还出版著作《法西斯主义：警告》(Fascism: A Warning)，但其赞同军事干预的举措受到争议；在莫斯科工作的乌克兰数学学者康斯坦丁·奥尔梅佐夫 (Konstantin Olmezov)，因对俄乌战争感到绝望而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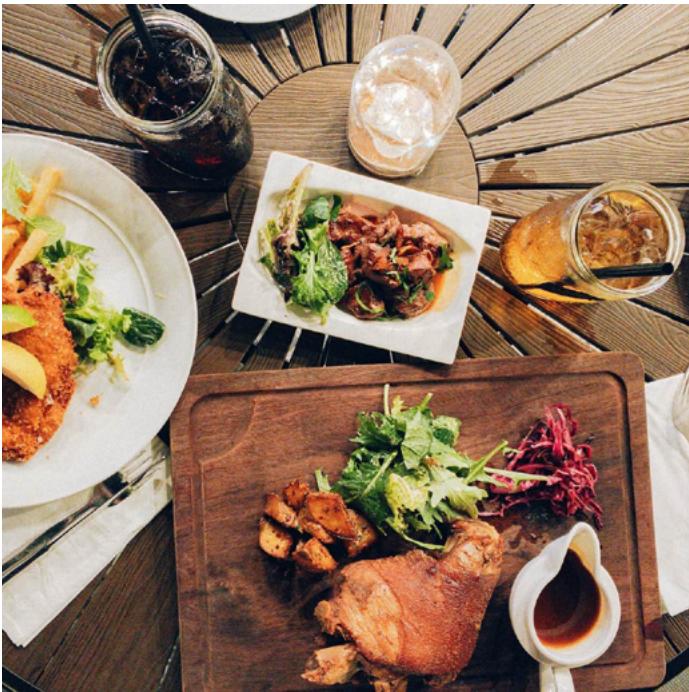


曾梦龙

1993 年生，宜宾人，高中学理，大学学文，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2016 年毕业后一直做媒体，没赶上最好的时候，但也不是最坏的时候，关心出版、知识和人。

Newsletter

四种新闻信轮周发布，各自以认可的维度覆盖撰写者认为重要的新闻。因而会有重复。不过不用担心，它们也会有不同的解读。重复说明了某个问题在世界的权重。



图片来自 [shawnangg on Unsplash](#)

专栏

在德国，吃饭是个政治问题

王竟 | 在汉堡

说不定纯素运动就是西方 21 世纪的嬉皮运动。

我被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的名字叫吃饭。

这天吃早饭的时候，我照例往面包上抹了一层薄薄的牛油果。窗外是汉堡冬季没有尽头的灰天，鲜绿的牛油果在我的全麦面包上展露了一点安慰人心的亮色。我的老公乌韦说：“你知道种植牛油果要耗费大量的水资源吗？昨天电视里报道了，南美洲的大农场垄断了水资源，来种植欧美这边需求旺盛的牛油果，结果小农场因缺水纷纷倒闭。”我一怔，手里这块面包是咬还是不咬呢？餐桌上剩下的大半个牛油果也沉默地看着我，我抬头看了一眼乌韦严肃的脸，忽然觉得这顿早餐变成了场审判会。

德国的电视广播报刊杂志和社交媒体，每天都在用这样的信息狂轰滥炸我们的良心，我们在用口腹之欲加速气候变暖，物种多样化消失，从而毁灭地球。同时，手机里的科普知识又层出不穷，教育我们怎样健康生活，比如牛油果，它的油脂健康，容易被人体吸收，含有丰富的 B 系列美容维生素，以及对眼睛好的叶黄素。甚至有研究表明，嚼咽牛油果会提升幸福感，对抵抗抑郁情绪十分管用。

元旦后，我和乌韦在奈飞上看了一部好莱坞得奖的纪录片，里面讲一个科学家连续三百多天潜水去拜访一只章鱼，跟这个脸都长得不甚分明的软体动物建立了信任和感情。在海底世界，章鱼每次都会施展出奇妙的求生本领，她的身形变化无穷，既帮她逃避鲨鱼的扑杀，又让她捕猎螃蟹鱼虾。最后，这只章鱼受孕了，等她产出五十万只小章鱼那天，也是她生命走向尽头的日子。科学家再次沉浮到海底，到达他和章鱼天天约会的礁石边，只见一副没有了生命的皮囊，软哒哒的。她生前无数次机智避开的鲨鱼游了过来，一拱嘴就把她叼走了。

第二天，我们去超市买菜。这周的主题是意大利美食，除了橄榄油、西红柿酱、风干火腿这些意大利著名食品外，还有很多诱人的玻璃瓶摆在货架上，里面装着黑色和绿色的橄榄，粉色的油浸沙丁鱼和章鱼块。站在我身边的乌韦警惕地问我，“你不会吃章鱼了吧？我点点头，下了决心，“再也不吃章鱼了。可是，我快扫了乌韦一眼，“可能……我偶尔还想吃点儿鱿鱼。”媒体上和朋友中，道德警察越来越多，乌韦并不属于这个圈子，可就连他这种温和的人都在吃饭问题上都变得思虑重重，问题的确有些严重。

有经验的朋友警告我：“知道得越多，能吃的东西就越少。”还有：远离纪录片。我尽量避免去看揭露食品工业残忍有毒的纪录片，可我也知道自己的行为跟鸵鸟一样，不过把头埋进沙子里而已。年轻一代就没有我的“幸运”了，连自欺欺人的招术都用不起来。环保教育早就成为德国中小学的重要内容。我女儿木兰 12 岁的时候，得过几个月的厌食症，起因就是英语课上，身为环保主义者的老师放了一部纪录片，里面讲麦当劳夹在汉堡包里的猪排和肯德基卖的炸鸡腿是怎么来的，现代大规模技术化养殖把猪和鸡折磨得比恐怖片更惨人。木兰从此再也没进过快餐店的门。她的一些同学顷刻间戒掉了肉。

电视新闻里，各国首脑开过一个又一个全球气候大会，商量怎样应对气候变暖的难题；会场之外是愤怒的年轻人，他们抗议上几代人为一己之贪欲弄坏了地球，害得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不远的未来将无处安身。很多激进的年轻人对政治家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不再信任，他们对未来充满焦虑，试图重新制定规则，包括制定每家饭桌上的规则。媒体大多站在年轻人的一边，据一位媒体人自己爆料，德国 75% 的记者不是绿党就是左翼。

所以，每天读报纸看新闻的我，对吃饭这件事变得惴惴不安起来。按照媒体口径，这直接关乎你是好公民还是坏公民，在道德和口味之间，你是向左还是向右。用一个现在最流行的政治术语：身份认同，你吃什么就是什么人。

我给我的前男友麦克打去电话。他现在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德国汉学家。我们保持了大学同学时的习惯，有问题就讨论一番。上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一起在北德读日耳曼文学专业。我的德语那时还相当糟糕，麦克帮我做了不少作业。夏天时，我带他到中国旅行，走到苏州，在一条细长的巷子里，挤满了进城的农民，就地摆摊卖菜和活禽。我想让我的书呆子男友看看中国很市井的场面，算是对连窗户都像文人画的园林做番补充交待。结果麦克难受得要命，他看到，隔几步就有些肮脏的铁笼子，里面塞满了叽叽喳喳的“小鸟”。晚上，我爸的老同学请我们去家里吃饭，阿姨特意做了一桌苏州特色的晚餐，油面筋包肉，清炒小白菜，还有红烧“小鸟”。阿姨说这是鹌鹑，很新鲜很好吃的。鹌鹑也是法国人的心爱美食，可德国人麦克在那顿饭上就没动筷子，眼里含着泪水。

“你现在是素食者还是变成了纯素者？”我在电话里问他。最近，我学会了区分“素食”(vegetarisch) 和“纯素”(vegan) 这两个容貌相似的概念。素食者顾名思义不吃肉；纯素者除了不吃肉，还拒绝所有跟动物相关的食物，包括鸡蛋牛奶蜂蜜等等，可谓素食的登峰造极版。那年暑期后，麦克和我有一天在大学食堂吃午饭，我的餐盘里是蘑菇汁猪排配煎土豆，他是沙拉和奶酪焗西兰花。麦克对我宣布了一项决定，从今往后，他要做一名素食者，再也不吃肉了，偶尔可以吃点鱼。“为什么？”我大吃一惊，马上想到，他多少次赞美过我的拿手菜肉末烧茄子，以后这道菜怎么做呢？“我受不了动物因我而被杀。”当年他是这么回答我的。

电话那头，麦克呵呵笑了，“我还是一个素食者，不是纯素者，”他说，“你看，都快过去三十年了，我下决心当素食者的时候，素食在德国还很奇葩；如今，素食稀松平常了，纯素才称得上奇葩。”麦克和我在警惕意识形态上一直保持共识，电话上一聊，发现我们对当前流行话题的感觉一致，那就是纯素主义这个概念已经多少携带上了一股意识形态味道。有些纯素者即便不去谴责跟他们不同道的人，但也在自己的纯素生活方式中找到优越于他人的道德崇高感，世界要靠他们来拯救。

麦克告诉我，他太太的妹妹正在往纯素道路上走，这个妹妹交的男友是一位奥地利按摩师，兼纯素主义者和纯素活动家，他每周要上街两天，向路人宣讲纯素的至关重要性，而且已决定，他们未来的孩子从出生那日起就要当纯素者。麦克的太太小英也是一位华人，麦克说小英跟我一样，是个“杂食动物”，什么都吃，而且必须经常吃红肉，因为小英是贫血体质。我记得麦克变成素食者后，从来没有鄙视过我对肉的热情，也从来没有试图从世界观的角度“纠正”我的饮食习惯。他当素食者就是给自己的食材摄入划了条界限，仅此而已。不对他人进行道德评判，这是我在中国学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东西。被我学到后，德国社会这几年却变得越来越道德主义了。

电话里麦克接着说他的小英，他说他理解小英对肉的需要，本来每个人就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进食。在他们家，小英接受了他的德式早餐，他接受了小英的荤素搭配中餐，他可以吃肉边菜。

“我已经不是杂食动物了，”我向麦克更新了我的现状，“我是弹性饮食者。”这是我新学会的一个名词，经过一番自我审视，我觉得它适用于乌韦和我。弹性饮食者 (Flexitarien) 是这两年才冒出来的一个概念，指介于“杂食动物”和“素食者”两者的中间状态人，这种人在吃肉问题上变得敏感，使用以下两个伎俩，周旋于常年养成的口味、对健康的认知以及当前接受的道德和环保教育之间：一，有意识地减少食肉量，每周素几日，再肉几日。二，买肉的时候尽量买高价的有机肉，即这块肉是从生前被善待过的动物身上割下来的。

春节前，一位小说家用微信把他们四川老家的过年菜发给我，照片上是一盆酱汁浓郁的卤猪尾和卤猪大肠。要在一年前看到这种图片，我的口腔会立刻分泌大量唾液。可这次我的口发干，感觉怪怪的。我问自己是在装逼吗？还是真的被德国的饮食教育洗脑了？我不得不承认，在吃饭这件事上，我在德国的确变成了弹性饮食者。

看完章鱼纪录片不久，我走进常去的那家独立书店。新年后至春季到来前，书店里卖得最火的通常是减肥书。中国人过年喜欢大鱼大肉，德国人除了大鱼大肉还加大甜。各种蛋糕饼干布丁，色香味齐上，让人毫无抵抗力，而它们的内容核心是黄油奶油鸡蛋和白糖，根据不同比例调配，再结合坚果水果蜜饯等元素百变成精。甜品的减肥速度跟大鱼大肉比起来，堪比高铁之于快车。

让我吃惊的是，书店里的饮食图书区几乎被几十种纯素书占满了。“减肥”这个概念正在失去魅力，连“素食”都引领不起潮流了，取而代之的流行元素，今年叫“纯素”。德国出版社出书也难免一窝蜂，再清楚不过了，纯素 = 时尚。我拿起一本《纯素绝美入门书》，封面是一张插图和照片的拼贴，一只手绘的白色小猪插着绿色翅膀腾空飞翔，暗示它已经作为天使离开了罪恶人世。被它挣脱的地球上，有一行幸福的果蔬，从柠檬、梨和桃，到木瓜、绿芦笋、南瓜茄子西葫芦彩椒一字排开，姿色动人。我随手翻开一页，看到我们的枸杞、豆腐和菠菜的特写照片，边上还洒着国内尚未大流行的奇亚籽。

只有读过图书专业的才能在德国书店里当店员，他们不光负责收钱，还主要为顾客买书当参谋。我上前请教，纯素的书这么多，该怎么挑。女店员五十来岁，态度和善地对我说，如果我还不是纯素者，但有心入门，我手里拿的这本就很合适，因

为里面的食材都很大众，一般超市都能买到，女作者劳拉 1994 年生人，在年轻人中口碑很好，她不仅是营养学家，还是多年的纯素身体力行者。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纯素理念写得理性，不是走极端的那种路数。还有，出版社是德国饮食类图书的头牌，这也是这本书的质量保障。女店员说得句句在理。我在心里算了一下，作者只比木兰大四岁，我们真的到了需要年轻人教导纯素的地步吗？

书的封底印了一个提问：“你是不是对纯素饮食很好奇，可又拿不准该怎么开始？”我笑了。实用类图书都必须立场鲜明地针对目标群，这本书当然是为习惯了肉奶蛋的德国读者写的。而我们这些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难道不都曾经是别无选择的纯素者吗？

我们的童年，一是家里钱很紧，二是买肉要投票，一年 365 天，只有逢年过节等极特殊的日子，家里可以大口吃几块肉，平时都是青菜豆腐过来的。连鸡蛋都少见，奶制品只知有牛奶，不生病是喝不到的，酸奶没见过，奶酪没听说过。夏天里的冰棍是红果或绿豆口味的，用糖精和水做的，跟奶绝缘。第一次尝到蜂蜜的味道，我都青春期了。我小时候曾被诊断营养不良，我妈的一位老同事想办法给我弄到一瓶鱼肝油。交接时我父母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有几岁的我站在边上，为大人们的沉默感到紧张。

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无可奈何的纯素者都长着一颗爱肉的心，爱到神魂颠倒口水连连。肉——纯肉有红烧肉、炖排骨、焖鸡块，荤素有蚂蚁上树、青椒肉丝、木须肉，这些菜名儿变成了 1980 年代“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标志，也成了 1990 年代我到德国后想家的具体符号。

我对德国饮食文化的认知是从大学食堂起步的。食堂只提供一顿午餐，这是我一天进餐的重头戏。我每次都点鱼肉为主的套餐，这种套餐甚至比沙拉餐更便宜。我觉得自己一脚进了肉天堂。在食堂里，我尝到了烤咖喱香肠、烤图林根手指肠、烤猪肘、烤半只鸡、煎大牛肉丸、煎猪排、煎鱼排……德国内菜给我的感觉是，无不猛过我们的红烧肉，红烧肉是我小时候吃过的最肉的菜。可德国的肉更肉，基本不跟其他食材掺和，大块头，煎烤为主，味道以表面撒盐和胡椒见长，或者蘸肉汁儿。肉和吃肉，都透着股坦诚和豪爽，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不饿，而且是长时间的不饿，打乱了我这个中国人一日三餐的习惯。

对大学食堂的蔬菜我几乎没有印象。有一种配肉的蔬菜标准组合——青豆胡萝卜玉米粒，是从罐头里倒出来加热的，一小勺点缀在肉的边上，吃两口就没了。我还尝过西葫芦和彩椒，但不记得食堂是怎么做的了，用圆白菜腌成的德国酸菜也是常见菜，煮得跟土豆泥分不出谁更稀烂。反正蔬菜是肉的配角，在份量上十分谦逊。土豆在这里是主食，就不作为蔬菜介绍了。我的一位德国教授有一次去北京开会，被招待吃了葱油海参，没留下多少印象，但对醋溜土豆丝极赞，回到德国后到处宣传，中国厨师能把德国主食变成爽口的蔬菜。

在我心目中，唯有德国的沙拉菜有点像我想念的国内的绿叶子菜，但又不是，因为沙拉菜不能炒，只能生吃。按照德国人的逻辑，蔬菜和沙拉是两个平行概念，吃沙拉不等于吃蔬菜。我刚到德国的几年里，超市里见不到菠菜、油菜及葱姜蒜，德国人还不太认识它们，近几年它们才渐渐登场。初逛德国超市时我曾大喜，看到玻璃柜台里有一个塑料容器，盛着水，里面放了好些白色方块，以为找到了日思夜想的豆腐，一问才知是羊奶酪，而售货员从来没有听说过豆腐这个词。

这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场景了，俱往矣。据说，超市入口处的货架带来的视觉呈现，对挑逗顾客的购买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的德国超市里，一进门都是五颜六色新鲜欲滴的果蔬排场，而肉架往往安排在超市深处，阵容当然也毫不示弱，但在先声夺人这一点上让位给了果蔬。

平心而论，有些德国人楞要转个弯，把自己从大快朵颐的肉食族变成纯素者，这个努力还是很感人的。有科学家在电视里说，我们这个民族都有一万年的吃肉历史了，饮食习惯不是一下子就得过来的。除了习惯，当纯素者的难题之一是营养不良。动物蛋白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仅仅靠植物蛋白实现营养均衡，就要讲究多种食材的搭配，劳拉的书对此提了不少实用的建议。我付了钱，拿着书走出书店。

街道的斜对面，立着这条步行街上最古老气派的建筑，里面是汉堡大名鼎鼎的牛排连锁店。他家的牛排号称一律从阿根廷进口，口感好奇，厨师煎烤得也精准到位。我们正处于新冠疫情的第四波，奥密克戎干掉了其他变种成为传播主角，每天新闻里报出的日增病例都在二十万人左右。牛排店像汉堡的所有餐厅，严格执行市政府规定的防疫措施，每位顾客进门之前都必须显示疫苗接种记录，或纸质或数字版，同时要掏出身份证件供服务员核对本人，否则不得堂食。牛排店门前排的队伍至少有三十多人，男女老少都有，队尾拐到街角那边看不见了。我一时恍惚，拿不准这个耐心等吃牛排的队伍才是现实，还是我身后书店里的那一架子纯素书。

无论在战后的德国，还是在经济腾飞前的中国，吃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生活富足的标志。我们有肥猪拱门的信仰，德国人热爱牛奶徜徉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绿草坡的画面。气候变暖成为全球危机进而成为人类共识后，吃肉在德国染上了负面色彩。因此，政府官员会把德国吃肉率下降当做政绩来大书特书。

我查到一组“数字说”。德国绿党的伯尔基金会发布食肉图表集，用一个相当凶猛的叙事法描写德国人的“肉性”：一个德国人一生当中要吃掉 635—715 只动物。

德国联邦统计局给出的客观数据是这样的：2021 年，德国肉联厂共屠宰了 5620 万头猪牛羊，6.69 亿只鸡火鸡和鸭，从中生产出 760 万吨肉食，比 2020 年的产量减少了 2.4%，而且是连续五年减产。

这表明，很肉的德国在“瘦身”减肉。与产量同步，德国人的人均年食肉量也连续五年在递减。2018 年，统计数据首次从一年 60 公斤降了下来。要知道，从 2001 到 2018 年，德国人每年吃肉量就没有从 60 公斤这个坎掉下来过。德国农业信息中心宣布，2020 年德国人年均消费 57.3 公斤肉，这是从 1989 年实施统计以来的最

低值。政府和媒体一片欢呼。若把动物饲料、工业所需和食品浪费全部算上，德国人均消费掉的肉量是每人每年 88 公斤，位居全球第 21 位。世界冠军是美国人，人均消费肉量每年在 120 公斤。

一年吃掉 57.3 公斤肉，这不也相当于每天吃掉一块肉排吗？德国的环保主义者对政府深感自豪的数据嗤之以鼻。

除了数字，还有人必言之的巴西亚马逊热带雨林。这个词一度成了吃肉还是吃豆腐的论战武器。亚马逊热带雨林被不断砍伐，巴西人腾出来土地种植大豆，出口创汇。这条消息夹着视频席卷全球的时候，它起初被吃肉的人用来攻击吃素的人：要不是你们总嚷嚷着要吃大豆制品，亚马逊热带雨林也不至于惨遭破坏。但这个指责瞬间就被翻转了。在科学数据的强力支持下，我们得到如下解释：大豆产量中的 80% 是用于加工成动物饲料的，因为大豆的蛋白含量高达 38%，做成饲料利于促进动物的肌肉增长。只有 2% 的大豆产量由人类直接食用，做成豆腐、豆奶、豆油、酱油等食物。环保主义者为我们梳理出以下逻辑：若人类不吃肉奶蛋，就不必养动物，就无需大豆高产，就可以保护亚马逊雨林。世界自然基金会宣称，全球 35% 的谷物用作加工成动物饲料，在欧盟，甚至 60% 以上的谷物都用于动物饲料加工了。在这个循环图上，人类种粮食给动物做成饲料吃，我们再吃动物的肉奶蛋。纯素者问：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直接种植粮食吃粮食呢？

德国广播电台播出过一条“虚拟新闻”，征求听众的感受。播音员字正腔圆地说，“今天上午九时 30 分，德国的最后一头奶牛安详离世了，我们德国人食用牛排奶酪的历史终于被画上了句号。”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吗？

有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了养牛的南德农场主，听完记者告诉他牛屁释放的甲烷有多么污染环境后，这个农民挠挠后脑勺，说，别忘了，牛粪可是对土壤来说极好的天然肥料。继而有科学家出镜讲解：“一头牛一个月平均排泄一吨牛粪，不仅肥了土，还能养活一个生态系统，因为 10 吨牛粪能养活 100 公斤的昆虫，而 100 公斤的昆虫又能喂饱 30 只鹤。我们可千万不能往牛身上扣一顶气候杀手的帽子！”镜头切换回农场主：“我们不会采购从巴西进口的大豆做成的饲料，这是我们农民能为保护热带雨林尽到的责任。听说德国正在扩大本土的大豆耕种面积，但跟全球大豆种植相比，德国的努力可以忽略不计。德国进口的大豆量是自己种植的 100 倍。德国农民在考虑从西班牙进口大豆。

我去柏林出了趟差，回到汉堡，发现这两个大城市的街头，几乎同步冒出了一家又一家纯素咖啡馆和纯素餐厅。这意味着，点一杯加奶的咖啡，你得到的不是牛奶，而是豆奶或麦片奶；点一块黑森林蛋糕，里面没有蛋，厚厚一层如雪的奶油，还有星星点点的巧克力碎，不是牛奶打出来的，而是用合成替代品做上去的。纯素的东西小众，非天然，所以都很贵。

从这些店面的落地窗望进去，里面全是年轻的面孔，纯洁新鲜，从各个方面都给我自卑感。他们从我做起，在为气候和动物福祉抗争，而我们这些站在街上张望他们的老一代，口味保守不说，还思想落后自私。贵是一回事，对那些高度合成加工过的食材，我不是很放心，也怀疑它们的制作就一定环保。但这些专业问题是非专业的大众讨论不清的，我还是闭嘴为好。

我被告知，过纯素生活的年轻人，追求的并不是健康，甚至准备好了牺牲掉自己的健康。他们的目的是拯救地球，保护动物。劳拉的书里列出过纯素生活的十大理由，首当其冲的就是保护动物福祉，在道理上，类似国内年轻人反对捕猎野生动物的口号——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德国热带雨林协会的调查问卷显示，75% 的纯素和素食者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而 90% 的德国民众对大规模工业技术养殖虐待动物持批判态度。

与其说纯素是一种时尚，更不如说它在德国成了一场以年轻人为主的运动，带着凡是运动都有的特征，激进、道德感至上，奋不顾身。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一个抛洒热血的对象，我的和我父母的就不一样，东方的和西方的也不一样。一样的是精神实质，都反主流，挑战既定秩序。说不定纯素运动就是西方 21 世纪的嬉皮运动。

德国目前有 113 万纯素者，占人口总数的 1%，具体说来，相当于每 83 个人里有一个纯素者。我的德国朋友圈中，已经有好几位的下一代是纯素者了，家长们普遍为孩子的健康担忧。过纯素生活的人每年要去医生那里验血，查看自己缺失哪些元素；他们每天要吞维生素 B12 和其他一些营养补充片，这些东西看起来跟药片差不多。纯素者也不吝惜多花钱，去购买食物替代品。天天吃饭进食会变得复杂高深，也因此有了仪式感。所有这些践行，多少带着一种舍弃自我欲求的道义性。麦克在跟我的电话聊天里分析过，道德主义和宗教感，这是追求纯素生活方式的年轻人兑换到的自我价值。教堂对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吸引力不足了，是不是纯素成了新的宗教？

纯素不仅是媒体上的热词，还实实在在地成了一本烫手的生意经。我看了德国电视一台拍的一项跟踪调查，他们访问了研发生产纯素食品的一些企业。食品行业向来是一个创新乏力的行业，老老实实稳步运营。在气候变迁的危机面前，天降“纯素”，简直为食品工业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充满未来感的产业。以前，货架上的豆腐就是豆腐，鲜有人问津；现在，豆腐还是豆腐，可聪明的厂商在包装上贴了 V 字的纯素标签，豆腐就变得抢手了。但真正的食品革新，还是研制肉蛋奶的替代品。一家生产肉肠的企业开辟了纯素肠的生产线，反复研制配方组合，素肠上市第一年，就为公司提升了 30% 的利润。

我有超市迷信。政治家的高声呐喊，媒体上沸沸扬扬的论争，过不久都会在离我家最近的那家超市里露出蛛丝马迹。比如，超市里卖的香肠，本来 99% 都是猪肉做的，谁想吃纯牛肉口味的，得去更高档更大的超市里找。自从 2015 年默克尔打开国门欢迎叙利亚难民后，就连我的小超市里也有了鸡肉版香肠。近两年来，纯素概念与环保行动手拉手后，超市货架的牛奶边上，同样的包装盒分化出豆奶、椰奶、杏仁奶和麦片奶的字样。据说，牛奶厂商还控告过这些奶族新成员侵犯了“奶”的原本概念。

纯素汉堡、纯素三文鱼和纯素丸子也一个个不声不响地出现在肉汉堡、真三文鱼和肉丸子旁边。尽管我在中国精致的素食餐厅里，见识过做得以假乱真的素东坡肘子、素松鼠鱼、素烧鲍鱼，但那更像一场奢华的美食秀。在我家边上这家稀松平常的超市里，真肉和伪肉的平行世界呈现得如此常态化，反倒给我一种科幻感，好像在不久的将来，做成真人模样的机器人也会走进超市，跟我们一起排队购物了。

还有，我常去的这家超市，渐渐有了我常去的书店的风景，站在店里阅读的人比比皆是。人们经常要读产品说明书。纯素催生的很多替代品，得了解了才能买到。过纯素生活，烤蛋糕就不能用鸡蛋和黄油，哪些东西是它们的替代品？这一小包粉末相当于几个鸡蛋？更重要的是，纯素者还需像侦探一样，时刻警惕着，善于去戳穿食品工业的诡计，说不定这瓶葡萄酒、这盒果汁还有这包软糖里就含有明胶。明胶可是从动物身上提取加工出来的，一不留神，就有吃到动物的危险。我想，我们以前爱看的好莱坞电影是不复存在了，在那些幸福感爆棚的大片里，家庭主妇连看都不想看，就把货架上的麦片、鸡腿、牛奶、罐头统统扔进购物车，流畅的动作里全是快感。

出于好奇，我买过一次人工肉馅，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下单，因为从口感到口味都不敢恭维。我还记得那家公司的首席营养学家在视频里说，我们还在改进配方，为的是增加咀嚼的肌理感和对肉味的仿真。

我一点都不反对信仰和生意并行。有实践纯素生活的年轻人，有借纯素之名发财的商家，为什么不呢。可我更关心的是，在媒体声势浩大的洗礼下，普通百姓如你我，是否也对吃饭这件事变得有些迷茫。

这天汀娜进门后，我问了问她。汀娜是我家的小时工，刚过完 61 岁生日。她住在汉堡近郊，每周四早上开车 20 分钟，到我家来帮我们彻底打扫一次卫生。有时候，她会给我们带一盒自家养的鸡下的蛋。这些蛋比超市里标注了“有机”字样的鸡蛋体积还要小些，蛋黄的颜色更黄，给我含金量更高的感觉。有一次汀娜告诉我，她干了件疯狂的事。她的一只母鸡状态很糟糕，她眼看着那只鸡在遭罪，实在看不下去，就抱着鸡去找兽医，请医生实施安乐死。兽医说，他给很多动物做过安乐死，小到仓鼠，大到马牛，可还从来没有给鸡做过。汀娜的眼泪流了下来，说，这只鸡我养了很多年，它给我下了好多蛋，不能看着它难受不管啊。医生请她到候诊室等着，半个小时过后，诊所通知她，可以把鸡带走了。“医生给我的鸡打了一针，鸡就睡过去了，再也不痛苦了。医生只收了我 18 欧元。”她问我是不是觉得她可笑，我反问她，那只鸡去哪儿了，她说埋在家里的院子里了。

汀娜有郊区人的粗犷，接地气，心里却是非常敏感的。

“你们家吃肉的时候纠结吗？”我问得小心翼翼。

“不纠结，该吃就吃。”汀娜回答得理直气壮。“我老公每天都得吃肉，不过，他现在吃得比以前少多了。”汀娜的老公干了一辈子厂房技术设施的检修，快退休了，但仍然每天四点起床，五点出门上班，早餐带的是面包片，里面夹火腿和奶酪。汀娜自己早餐不吃火腿肠，只吃奶酪。除非面包消亡，肉制品和奶制品在德国人的饮食里就很难被一笔勾销。然而，不让德国人吃面包，就像不让中国人吃米饭馒头，他们还能吃什么呢？在古老的德国成语里，挣钱谋生就叫“挣面包”。

“我们吃点肉，比那些坐游轮的人环保多了。”汀娜又补充了一句。

我没坐过游轮，但知道游轮是环保份子的眼中钉肉中刺。汀娜这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本来，我熟悉的鄙视链是这样的：最低端是那些一如既往的吃肉大众，然后是我和乌韦这样的减少吃肉的弹性饮食者，再往上是素食者，顶端是纯素者。汀娜给鄙视链又增加了一环，坐游轮的人还不如经常吃肉的人。

这个排序应该是根据碳排放的算法得出来的。就在三五年前，卡路里还是很权威的计算单位，谈吃的时候都是一根香蕉多少卡，一块牛排多少卡……今天，我们被更多的数字包围了，只是计算单位换了。一家叫 Albert Schweitzer 的环保基金会计算出来，生产一公斤的牛肉，要消耗 9.4 公斤的谷物和 15400 升的水，这还不算牛放的屁对大气造成的污染。汀娜跟我讲过她的小外孙，才四岁，在幼儿园里已经受到关于牛屁危害性的教育了，只是小孩还做不到振振有词地用数据说话。官方数据称，一头牛一年排放 100 公斤的甲烷类污染气体，比二氧化碳排放的危害高出 10 到 20 倍。德国联邦环保局 2020 年发表了一项研究，生产 1 公斤牛肉产生 30.5 公斤温室气体排放，其次禽肉，产生 4.3 公斤排放，猪肉再其次，产生 4.1 公斤排放。

除了比僧侣更严格要求自己的纯素者，德国的素食者人数在全民中约占 9.2%。我读到过纯素者对素食者的批评：你以为你不吃肉，只吃奶制品就环保了？做梦！2012 年德国联邦政府委托做的环境鉴定书就得出结论，在大规模技术化养殖条件下，生产一公斤黄油会造成 23.7 公斤的温室气体排放，生产一公斤奶酪会造成 8.5 公斤的温室气体排放，所以，那些想用吃奶制品来取代吃肉的素食者，是保护不了环境的。黄油和奶酪都是用牛奶制成的。我去德国农业食品部的网站上，查到 2019 年的统计，一头奶牛一生平均产奶 8250 公斤，跟 1990 年比，产奶量提高了 90%，而且是 1950 年产奶量的三倍。这种高产跟目标明确的现代养殖方法直接相关。网站还做了详细说明，一头奶牛一天能产 27 公升的奶。它们每年 305 天有产奶任务，然后休息 6–8 周，再接着连续 10 个月下奶。的确，今天的奶牛要比 1990 年和 1950 年的前輩们辛苦多了。

难道真的只剩纯素一条路？我把吃还是不吃的困境描述给汀娜。她叹了口气，停下手里的活说：“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相信超市里的肉。我公婆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家吃的肉都是在附近的农场主那里买，他们的牛就放养在草坡上吃草，我们都是看得见的。每年我们去他那里买半头牛……”

“半头牛？”我吓了一跳。

“是啊，他根据不同部位给收拾干净了，切得整整齐齐，我们拿回家冻在冰柜里，够吃一年的。那时家里周末才大吃一顿肉，平时很少做肉吃。早年的这种生活其实挺好的。”

“现在呢？”

“农场主的牛越来越少，他自己不屠宰了，也就没肉卖给我们了。加上超市里的肉越来越便宜，比菜还便宜，我们前些年肉吃得就很猛。现在岁数大了，吃不动那么多了，电视里又反复宣传吃肉危害环境，动物十分可怜，我们的量就减了下来，一周吃两次，但戒是戒不掉的。”

原来汀娜和她老公也加入了“弹性饮食者”的行列，只是他们还没听说这个词罢了。

疫情前，我每次回到北京跟朋友们聚，大家都免不了跟我兴冲冲地聊德国啤酒和烤猪肘。我有时也在北京比较地道的德餐厅请客，朋友们来预吃一顿，所谓预吃，如同预演，等大家日后到了德国，还得在当地现吃。事实也的确如此，凡是到德国来出差的国内朋友们，没有过德国而不吃烤猪肘的。

我猜，跟我在北京豪餐了一顿德国大肉的人，第二天早饭肯定跟我一样，喝一碗稀溜溜的白米粥配咸菜。这就是中国胃，讲究上火败火，阴阳平衡。

好玩的是，不少朋友给德国人一锤定音，认为他们靠烤肠和烤猪肘度日，否则，怎么可能一个个都长得那样人高马大？这只猜对了一半。跟法国西班牙比起来，德国的饮食文化相当贫瘠，但烤香肠和烤猪肘，这两样东西的确动人。区别是，前者是小吃，后者是大餐。听说国内激励民众打疫苗的方法是发鸡蛋，德国这边发的是烤肠。疫情拖了两年还没有结束，在德国见不到来自中国的游客了。一则关于烤猪肘的消息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离慕尼黑不远的旅游胜地新天鹅堡，那里的餐厅的猪肘需求量，从疫情前的每月 2 吨下降到零，原因是游客稀少，尤其缺了中美游客，他们是吃烤猪肘的主力军。

我可以从亲身经历证实这条消息的可靠性。疫情发生前一年，我在慕尼黑宴请几位国内来的青年导演，我们当然毫无悬念地坐在烤猪肘最正宗的餐厅里，一位壮硕的侍者把半米长的大餐盘端上桌来，几种口味不同的烤肠，秀色可餐地围绕着几只香气逼人的烤猪肘，肉皮还滋滋作响，去腻的酸菜和土豆泥点缀其间。艺术家们正被时差搞得狼狈，一见此情此景，顿时振作起来。“德国人过得好爽，天天能吃烤猪肘！”有人击掌叫好，是一位作品被选入慕尼黑电影节某竞赛单元的导演。在座的一位德国老汉学家冷笑了两声，说：“你们好好看看，这个餐厅里，哪个德国人在吃烤猪肘？最爱德国猪肘的其实是你们中国人。”我们顺着他的话环视一周，发现他说得居然在理。北京人也不是顿顿都点北京烤鸭，有人打了个圆场。

我们不仅是德国内的捧场者，我们也是所有美食的捧场者。然而在德国，关于肉的讨论，无关美味，而是继续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甚至没能逃过新冠疫情的丑闻。

第一波疫情中，科学家对病毒了解得还很少，聚集性传染成了耸人听闻的现象。德国的肉联厂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聚集性传染的重地。调查记者很厉害，到各种现场取证，对各类人士采访，旋即就把医学问题扩展到政治和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在肉联厂屠宰牲畜、分割肉品的工人多为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东欧劳工，他们住在合租公寓里，拿比德国人低得多的工资。媒体谴责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并直指德国人的良心，德国人每天吃到如此廉价的肉，是建立在对东欧人民的剥削基础上的。肉即罪，每个吃肉的人都沾上了共谋嫌疑。一块肉上，不仅有对动物的虐待，还有对近邻的不公。呼吁提高肉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政府也立即公布了改善客籍工人工工作条件的立法日程。

诡异的是，超市里的肉价并没有因此而上涨。一些人的道德焦虑感没有得到抚慰。我读到德国经济学家站出来，从产业链的角度做出诠释，东欧工人的工资并不是低廉肉价的决定性因素，大型养殖、高度工业化流程等等都是影响肉价的原因。而且，哪怕德国肉联厂提高了人工成本，欧盟内部的交易是无碍的，低价肉仍可以从其他欧盟国家流动到德国市场上来。再者，德国内肉联厂生产的肉，不仅供应德国及欧盟市场，还出口到中国等世界其他国家。市场规律要比道德感复杂得多。

疫情暴露出德国人的另一个问题：他们是世界领先的做饭懒虫。2020 年春季，德国实行了最严厉的疫情管控，除了超市、面包铺、药店和眼镜店，其他商店、餐厅酒吧健身房影院博物馆和书店全部关门。超市里的卫生纸和罐头被抢购一空。在餐厅、快餐厅、街上的烤肠小摊、咖啡馆里的夹心小面包一律断供后，很多人站在自家的厨房里发愁，因为他们连土豆都不会煮。是带皮还是削皮？冷水还是热水下锅？来得快的，还是把一块冷冻披萨塞进烤箱，或者下包意大利面条，把自带的面条汁热一下即可，有些像我们的方便面变种。

国内曾经流行过一阵对德国厨房的神化，首先，橱柜设计的美感和功能性让人艳羡，第二，德国人发明出花样百出的厨房神器，去攻克苹果核儿，切鸡蛋片，挤柠檬汁……想象力、务实性及工匠精神完美结合。我看了这些文配图频频点头，对德国厨房的吹捧居然没有夸张成分。唯一的问题是，德国人虽然以设计并生产国际顶尖的刀具和餐具著称，但自己不大做饭，有人甚至从不开火。

我曾经推荐一位老同学来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他写的一部小说正好对上了那年的主题。结果，这位对文艺女青年很有号召力的中年作家，既不去拜访歌德故居，也不认真逛书展，而是一头扎进了锅碗瓢盆专卖店。回国后，不少文化人等看他的观感，可他只细节描写了自己怎样在法兰克福买高压锅，怎样挑到最新款的某名牌，回家后他儿子如何爱吃这口锅炖出来的红烧牛肉。也许，这才是文艺笔法的真髓，我失望之余明白了，德国的名品餐具店里挤满的为什么总是中国人。

按照我的观察，德国人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把厨房擦得一尘不染，而不是在厨房里做饭。我家的厨房则像“施工重地，闲人免进”。我算了一下，尽管我已经被乌韦训练得每天只吃一顿热餐，我一周花在做饭上的时间仍在十个小时以上。而疫情期间披露的调查报告显示，德国家庭每周做饭的平均时间为 5.4 小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6.4 小时。难怪我可以随意进出邻居的厨房，跟进他们的客厅没什么两样，连气味都没有两样。

一方面嫌做饭麻烦，另一方面却在饮食问题上投射了那么多政治讨论，甚至政治正

确的论调也格外受到吃饭这件事上“着床”，这是为什么？要是德国人也像我们这么讲究吃，又拥有我们这么浩瀚的美食库，他们还能轻易放弃口福吗？

麦克在电话里证实了我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在吃饭问题上严格要求自己，很可能跟我们的味觉不发达有关，”他说，“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都更像你们中国人，热爱美食，味觉修养也高。味觉是需要养成的，而我们德国的饮食文化的确不够丰富。”他还补充道：“别问我为什么南方的天主教徒更讲究吃，而我们受新教影响的北方，口味反而寡淡。”

我读过一本叫《德意志心灵史》的书，里面讲到基督教新教提倡的节食智慧：“早餐吃得像个国王，午餐吃得像个贵族，晚饭吃得像个乞丐。”这条名言早就突破新教的圈子，连国内跳广场舞的大妈都可以出口成章了。《心灵史》里记录了传统的德国晚饭，叫“晚面包”(Abendbrot)，至今德语中都是这个叫法，依然是不少家庭的晚饭吃法。再简单不过了：切一两片黑面包，每片约八毫米厚，上面抹薄薄一层黄油，再放一片奶酪，一片火腿，就解决了一顿。在有信仰的年代，这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带给心灵至上的愉悦，而今天，几百年延续下来的习惯仍有一个好处，就是省事。托马斯·曼在1906年这样描写过自己的晚餐：嚼着晚面包，配一杯颜色清淡的啤酒，心神怡然之至，忍不住发出感叹：“多么完美啊生活，我的夜晚好不逍遥！”

家中有纯素儿女的朋友，有时会跟我夸我的女儿木兰，她不拒绝吃肉吃鱼，但非常注意适量，属于健康环保两者兼顾的人。这也是她这一代人的特点，尤其是女生，相信“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因为进食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细胞、皮肤和心脏，健康饮食远比衣装和化妆品来得重要。

木兰从五岁起跟我们在北京生活了十年，十五岁回到德国后，经常想念很多北京的美味。有意思的是，她十年前在国内见识的一些食品，这两年渐渐在德国流行起来，成为时尚。她在北京爱喝的豆奶，不仅德国星巴克里可以点到，普通超市也有卖了。她每次去后海必买的珍珠奶茶，这两年突然在德国满大街都是了。德国咖啡店的饮品单上还出现了姜茶，一杯3.9欧元，其实就是把中国菜里常用的姜，切几块用热水一冲，就给客人端上桌来。豆腐更不必提，现在连虫子都驾到了。这是种新型饼干，里面加了虫子磨成的粉末，高蛋白。我在超市看到这个悬挂广告，迅速从旁走过。有营养学家说，虫子是人类未来的主要食品，它们可以短时间内巨量繁殖，提供人类所需的动物蛋白，可我还是觉得不适。一位践行纯素的熟人告诉我，虫子是纯素主义者可以接受的，因为虫子没有恐惧感和痛感，且无需像对猪牛羊那样进行血淋的宰杀。木兰在丽江和北京前门早早就见识过昆虫烤串儿，只是没敢尝过。她总结了一句：“德国流行的健康饮食全来自亚洲。”

我跟着木兰去过几家年轻人爱去的餐厅，见识了德国现在最潮的菜品。一种叫“碗”，另一种叫“堡”。西餐中，吃饭用的多是平平的餐盘，我发现，现在仅把餐盘换成有深度的大口碗，已是一种饮食革新。容器一变，食物的展陈方式也随之而变。一个大碗里会组合六到八种不同的菜，全用新鲜食材做好，比如煎三文鱼、煮菠菜、擦胡萝卜丝、腌豌豆，炖鹰嘴豆、焯粉丝、石榴粒和生牛油果，色泽鲜艳，营养齐全，清淡少油。在道理上，这种最潮的菜类似我们的“上班带饭”或盒饭，就是把几个菜各夹几筷子，放进一个饭盒里。“碗餐”上桌后，人各一碗，保持了西餐进餐时的分餐形式，但一份当中又可尝到数种菜肴。“堡”是对传统汉堡包的反动，面包可以选全麦，里面的肉鸡蛋和蔬菜沙拉奶酪都可以自行搭配，尤其突出有机食材。在自行组合的理念上，“堡餐”跟我们去点麻辣烫没有区别。“碗餐”和“堡餐”都主打新鲜有机食材和营养成分全面。“弹性饮食”也好，“素食”或“纯素”也好，在这里找到了和平共处的空间。

《法兰克福汇报》两周前发表了德国著名农学家、有机农业先驱尼格利(Urs Niggli)的观点，恰恰是他对纯素主义者提出了警告。他说，如果地球人都成了纯素者，人类将面临更大的灾难，因为仅靠粮食无法养活世界人口。动物有两种重要用途：一，在可耕作的土地中，三分之二的面积是草原，除了草，这些土壤里不长其他的东西，但却是畜牧业的最佳环境。二，谷物的副产品，除了用于动物饲料别无用途。纯素者即使动机再好，如果想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所有人，就成了意识形态。而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二三十年后，怎样养活100亿人口的地球居民。他还指出，从生态、健康和全球粮食安全角度综合考量，欧洲目前有60%的过量肉食消费。真正起作用的努力，是打掉这个过量。

这个声音估计很快就会被追求纯素的声音盖过，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愿意，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每个人可以自己去思考判断。

汀娜在准备吸尘，听完我讲跟木兰出去吃“碗餐”，汀娜冲我抬起右手，把大拇指和食指中指三个指头顶在一起搓搓，意思指钱，“一个人要是想过真正有机的生活，还得过得起才行。”话音一落，吸尘器就突突地响起来。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聊天暂告段落。真的只有中产及以上的阶层才过得起有机生活，吃有机果蔬和鱼肉，喝有机奶有机茶吗？我想起1990年代初，德国流行一种超市体系之外的“改革商店”，我自己来自一个正在向全世界强烈释放改革开放信号的国家，就好奇地走了进去。结果我没有看懂店里的改革信号，而是看到了一堆个头不大、坑坑巴巴的苹果胡萝卜，很像我妈去早市讨价还价拎回家的菜，架子上还有茶叶、麦片等食品，价格都是一般商店的三到五倍。德国的改革就是贵，我得到这么个印象，并不明白他们要改革什么，也不知西方知识分子在推广环保理念。在社会上，“有机”还不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我身边那些进出改革店的人，不是大学教授、报刊记者，就是艺术影院的策展人、艺术家，总之是有社会地位、良好收入、头顶精英光环和政治立场左翼的人物。现在的情形就很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不能完全同意汀娜的原因。改革商店和纯有机

商店还继续存在，但它们矗立在那里，更像是一种身份象征——环保运动的捍卫者，有政治姿态和汀娜认为的昂贵身份的标识。可大型连锁超市，特别是性价比格外亲民的平价超市，已经把有机概念渗透到了每个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我去开邮箱，每周投送一次的广告包来了。一个包里至少有四家超市的广告，这家这周苹果打折了，那家本周可乐特价……每家每户都免费得到这份休闲“读物”，人们喝茶时随手翻阅，然后，这些花花绿绿的印刷品就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被一股脑扔进废纸垃圾桶，进入下一轮循环。只要关乎生肉如猪牛羊和鸡鸭，每家超市的广告都带着一个四级分类的统一标识。我们第一次在超市看到这个分级标识，还是疫情前。我觉得，这个标识对德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不是改革，而是革命。超市把“有机”从一小拨人的执念，变成了大众的选择。

我上网查“肉类分级”，查到这个统一的分级标识是2019年4月正式投入使用的，全德国八大连锁超市，从平价到中高端超市，联手加入。从此，超市里卖的生肉就分成四个等级了，第一级为红色，对应的养殖条件为圈养，第二级为天蓝色，圈养+，第三级为橙色，有户外气候，第四级是绿色，意味优质。这些分级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我查了各超市官网上的解释以及一些非官方组织的说明，发现只有第一和第四级才有统一的解释。第一级指牲畜被圈养在棚中，没有活动自由，饲料中有各种添加剂，但是，都必须满足欧盟法律要求的最低标准。第四级即有机，从牲畜的活动空间到饲料皆环保，并善待了动物，符合欧盟对有机肉的各项要求。

诠释得模糊不清的是第二和第三级。圈养+到底加了什么？在德国联邦农业部的网站上我看到一张图，以一头两百斤的猪为例，第一级圈养，每头猪得到的生存面积为0.9平米，第二级圈养+，每头猪需得到1.1平米，比第一级多出0.2平米，等于一张半A4纸的大小，这多出来的面积对一头猪意味着什么？能够转两下屁股？到了第三级，猪的棚内面积缩小到1平米，但增加了户外0.5平米。而一头欧盟的有机猪，在棚内有1.3平米，在户外有1平米的活动空间。有调查机构称，有的农民在猪圈里开窗通风，就把肉归档到了具备户外气候的第三级。

我看了一头雾水，只好得出如下结论，对供应链来说，分级既是为环保和动物福祉做贡献，同时也是制定价格的游戏场。对终端消费者而言，分级更多是一场心理战，今天我买了二级肉，价格在可以接受范围内，也当上了好公民，为动物福祉做出了一定贡献，至少比买第一级肉的人有觉悟。而买了三级四级肉的人，又超越了下单一二级肉的人。肉的分级，也成了人的分级，既衡量财力，也敲打道德。

德国三大平价连锁超市之一的奥利达前不久宣布，为了促进动物福祉，从2030开始，奥利达只销售第三级和第四级的肉品。在离我家不远的那家超市里，目前牛肉供应

只有一级和四级。猪肉只有一级，鸡肉只有二级。四级有机牛肉馅一公斤9.98欧元（约合71元人民币），一级圈养牛肉馅一公斤6.6欧元（约合46元人民币）。2020年，媒体上公布了德国人言行不一榜单。在调查问卷中，有45%的人表示，愿意购买15欧元一公斤的有机肉。可实际上，人均消费掉的肉里只有不到2%是有机肉。德国营养学会公布，目前德国人平均每人每周吃超过一公斤的肉，而从营养健康角度算，每人每周的食肉量应该保持在300~600克为佳。看来，德国近未来解决方案似乎是：肉价上涨，食肉量下降，动物幸福。

汀娜吸完尘，开始掸书架上的灰，看见了我新买的纯素入门书，拿起来翻，“你也对纯素感兴趣？”我有些意外。“这个概念现在时髦了，”她说，翻到一张红薯餐的大图，咂咂嘴给我看，这是顺长条对半切开烤熟的两块红薯，黄橙橙的薯肉上，挖开一个槽，里面洒满蘑菇丁、西葫芦丁、红椒丁、鹰嘴豆和玉米粒，还抹了西红柿酱混酱油汁，营养应该是齐全了，色相也悦目，典型的“纯素”形象，健康、美好，让人心安。“我昨天去奥利达买菜，你猜怎么着？”汀娜对我说，“我正打算买红薯，一看标签，产地埃及，就把已经装在袋子里的红薯全给倒回去了。我凭什么要买埃及的红薯！我们这里又不是不能种，至少西班牙是种红薯的。”

我没想到，汀娜简直有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的觉悟，到平价超市买东西还检查原产地。她愤愤不平的声音无疑是在说，这么长途的运输，增加了多少碳排放，这是她坚决不愿配合的。“这可能就是奥利达比别家便宜的原因，”我跟她解释，“埃及的红薯，哪怕加上运输成本，也比西班牙的价低。”“不买不买。”她放下书，继续干活。

跟麦克的电话聊天里还有这么一段，我告诉他，中国的中产也开始讲究吃有机食品了，主要是担心果蔬里过量的化肥和肉里的抗生素。“你们总是只考虑什么对自己有利。”

麦克嘿嘿一笑，“斗胆”发出了批评。“你们德国人倒是心怀世界了，可就算你们在吃饭问题上都严于律己，只要我们不配合，你们拯救地球的努力不也白费？我立刻回击。我算的是一道14亿对8300万人口的数学题。“伦理学上，这个别人不做所以我不必做的借口永远不成立，”麦克反驳，“要造成改变，只有从我做起，不管别人怎样。”这就是我一开头讲的意思：在德国，吃饭是一场政治运动。

汉堡 2022年2月28日

王竞

中西文化项目策划人 / 写作者 / 德国当代文学翻译者。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年赴德国工作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和教育学博士。2013年至今生活在汉堡。

在汉堡

作家王竞说的是德国日常生活，却是你不会陌生的话题。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相隔很远的人想着同样的问题，近在眼前的人连共同的话题也无法说起。这是全球观察栏目之一种。





图为 1985 年 7 月 13 日, LIVE AID 现场。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专栏

明天不一定更好, 但要让世界充满爱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对于宏大的战争,
很多人能滔滔不绝说上几天几夜,
但对于个体的生命,
除了活着, 他们一无所知。

去酒球会看寸铁的演出, 就像情人节里的大床房一样, 一个人的位置都得挤两个人, 甚至更多。老刘是寸铁的主唱, 低调得像个逃票进来蹭寸铁演出的中年歌迷, 我知道这样的男人是最有力量的。演出结束跟老刘聊了会天, 发现这个男人始终与歌迷保持着距离, 甚至是警惕, 就像当年我对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王小峰的感觉一样, 他天天骂自己的粉丝。这样做是对的, 作为一个创作者, 需要保持这样的独立性, 向上保持独立挺拔, 向下保持独立更难。重要的是, 谁也不敢保证歌迷里没有支持俄罗斯入侵者的人, 甚至可能还买过乌克兰产的俄罗斯紫皮糖。

老刘跟经纪人说有个采访者问到了丰县的问题, 没等他们聊下去, 我自己倒像是喝多了, 抢答了一句: 我永远站在铁链的对面。有些问题是没有第二个答案的, 也没有任何角度。就像战争, “从来就不存在好的战争, 也不存在坏的和平”, 作为个体, 更应该如此认定。老刘的爸爸在中越战争中牺牲了, 当年有个电话打给老刘, 说他们是某军区联络处的, 问他牺牲的父亲还有什么遗物可以拿去展览的, 老刘想了一会说: “还有我”。一语道破战争的残酷, 死了的人是战争的牺牲品, 活着的人, 同样也是战争的牺牲品。对于个体而言, 从不存在伟大的战争, 有的只是《西线无战事》里描述的那种默默无闻的死亡: 他于一九一八年十月阵亡, 那一天整个战线是如此的平静和沉寂, 所以军队指挥部的战报上仅仅写着这样一句话: 西线无战事。

在这些年的公共事件里, 特别是那些考验人性的事情里, 我们见了太多的非人性, 有时候我们人类都开始依赖别的物种了, 把它们当朋友当亲人, 比如猫比如狗, 它们比人更通人性, 比人更有人味。所以当猫科动物国际联合会 (FIFe) 在官方微博账号宣布制裁俄罗斯, 呼吁本机构下属的各国分会停止进口饲养于俄罗斯境内的猫时, 猫倒没有什么惊诧的, 反而是人类开始躁动起来了。很多人觉得这个制裁很可笑, 其实一点也不可笑, 这个动物协会宣布制裁的对象是俄罗斯, 而不是俄罗斯的猫, 它没有号召把俄罗斯的猫都饿死, 而是依托自己机构的职能和权限, 对俄罗斯发起制裁, 不买俄罗斯的猫, 俄罗斯人死不了, 俄罗斯猫死不了……它们正确使用了自己职能范围内的威慑力, 正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你觉得好笑在哪? 你觉得有丰县妇联好笑吗? 放在相声界, 你这就是典型的看郭德纲不笑, 看姜昆笑。

不仅仅是动物协会宣布制裁俄罗斯, 国际足联谴责了对乌克兰动武的俄罗斯, 宣布了一系列对俄罗斯男子足球国家队的制裁; 英国和爱尔兰多个剧院也临时取消了俄芭蕾舞团的演出; 世界精品咖啡协会也宣布暂停俄罗斯参加世界咖啡赛事; “欧洲年度树木”评选活动也宣布俄罗斯被禁止参与“欧洲年度树木”的评选, 它们的制裁针对的当然不是体育、艺术、咖啡和树木本身, 也不是俄罗斯人民, 而是以普京为首的政府, 这件事对于一些人来讲当然很难理解, 但又没那么难理解, 这么多看上去很可笑的协会, 本身就代表着它们对权力和权利的细分, 以及监督和落实, 最终指向的是对个体权益的保障。对于宏大的战争, 很多人能滔滔不绝说上几天几夜, 但对于个体的生命, 除了活着, 他们一无所知, 也从未享受过生命的尊严和生活的自由。他们的世界观、历史观植根于中学历史课本, 本质上从未超越《上下五千年》, 少年儿童出版社版本。跨越上百年的历史, 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这种历史进程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几十上百个字一张纸而已, 这并不是学识问题, 而是心脑血管问题, 良心丢了, 脑子进了水, 血管里是一腔鸡血。

这次国际奥委会也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 建议全球体育组织和赛事不邀请或不允许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参赛。俄罗斯之前就因为兴奋剂事件被禁止参赛, 因为国际体育仲裁法院发现, 俄罗斯反兴奋剂中心违反了规定, 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清白”俄罗斯运动员才能以中立身份参加比赛。这是俄罗斯的老毛病了,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 政府为了保证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多拿金牌, 满足国内民族主义情绪, 显示自己强国的地位, 就官方主导研发并使用兴奋剂了。金牌拿得多了就强国了吗? 国民就幸福了吗? 肯定没有关联, 但政府主导了这样的宣传, 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这样的宣传, 最终受损的还是普通民众和奥运会精神。在一些不良媒体的误导下, 很多人认为国际奥委会是西方控制的, 如果真是这样, 我们为什么还要积极申办奥运会, 为什么不抵制? 不要光看他们怎么说, 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奥运会作为世界上影响最大、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 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 那就是和平。国际奥委会还根据古希腊神圣休战的做法设计了“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这个决议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全球 173 个国家共同提议并通过的。但迄今为止, 俄罗斯在奥运会期间已经三次违反这项决议了, 一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俄罗斯对格鲁吉亚发动战争; 二是 2014 年在俄罗斯索契冬残奥会休战期间, 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 第三次就是在北京冬奥会期间对乌克兰的入侵。世界并不和平, 否则我们也不会呼吁和平了, 但一次次言而无信, 实在是丢脸。

奥运会的主题是和平, 也就意味着它离战争很近。1916 年第六届奥运会原定在柏林举行, 因 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停办; 1940 年第十二届奥运会原定在日本东京举行, 也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停办; 1936 年的柏林奥运会, 奥运会五环旗被希特勒的纳粹党党旗所淹没。1972 年也是在德国慕尼黑奥运会, 发生了震惊全世界的慕尼黑惨案;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 由于苏联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入侵阿富汗, 这次运动会遭到了很多国家的抵制, 你想对了, 当然是很多西方国家, 但中国也拒绝了参加这次奥运会; 到了 1984 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 苏联为了报复那些国家的抵制, 率领十几个当时的华约国家, 也拒绝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唯一能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2004 年的雅典奥运会, 开幕式运动员入场的时候, 朝鲜和韩国共同组成了一个运动员代表团, 一起列队入场,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虽然一直倡导和平, 但奥运会看上去跟联合国一样无力, 所以, 有些时候, 我一直在期盼音乐的力量, 就像它当年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来的力量, 可是巨星已逝。2008 年, 齐柏林飞船乐队的 Jimmy Page 参加了北京奥运会闭幕式演出, 演唱了乐队的经典歌曲“Whole Lotta Love”。他说, “音乐可以给世界带来和平, 我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自始至终都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1980 年, 约翰·博纳姆去世, 齐柏林飞船乐队也因此解散。1985 年, 乐队暂时重组, 在美国费城参加了“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Live Aid“拯救生命”大型摇滚乐演唱会。

很多参加这场演唱会的人已经死去, 很多知道这场演唱会的人正在老去, 很多不知道这场演唱会的人还很年轻, 年轻人需要知道这场伟大的演出, 因为他们的当下都是垃圾。

1984 年, 英国歌手 Phil Collins (七次获得格莱美奖、唱片销量过亿) 在新闻上看到了关于非洲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报道, 还有干旱、内战、落后的医疗和教育……这一切导致了超过 120 万人活活饿死。于是 Phil Collins 和 Bob Geldof 召集了数十位当红的音乐人共同制作了“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进行义卖, 将所得援助非洲饥民。Bob Geldof 还亲自去了一趟埃塞俄比亚, 亲眼所见的比媒体报道的更加凄惨, 他意识到一首歌所筹集到的钱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要通过地球上的通用语言, 不是英语, 而是摇滚乐, 解决认知的荒唐和道德的问题。”于是有了筹办“LIVE AID”拯救生命演唱会的想法。演唱会的 logo, 将摇滚乐必备的吉他, 设计成了非洲地图的形状。

1985 年 7 月 13 日, 伦敦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肯尼迪体育馆, 全世界的目光都汇聚在此。那是巨星云集的璀璨时刻: 大卫·鲍伊、保罗·麦卡特尼、U2、皇后、滚石、黑色安息日、海滩男孩、谁人、威猛、菲尔·柯林斯、艾尔顿·约翰、尼尔·杨、恐怖海峡、齐柏林飞船、斯汀、麦当娜、鲍勃·迪伦……共有 17 万多人在现场观看了演唱会, 同时全球 150 个国家电视转播, 共有 19 亿人见证了这一伟大时刻, 最后演唱会为非洲筹款 1.27 亿美金。在这场演唱会之前, 以迈克尔·杰克逊为首的 46 位巨星已经联合录制了一首现在家喻户晓的歌曲《四海一家》(We are the world), “当我们听到了恳切的呼唤, 全世界应该团结一致, 有些地方的人们正逐渐死亡, 是该伸出援手的时候了, 对生命而言这是最好的礼物, 四海一家”。《四海一家》专辑, 为非洲筹到了一千万美元的善款。

好心带来了好的回报, 但这笔钱如何用好, 其实还需要专业的能力和专业的团队, 这就是为什么好心不一定导向好的结果。在 8 字路口出版的《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里我们看到, 这笔善款并没有那么顺利的到达非洲人民手中, 也并没有很快的应用于他们身上, “从第一批食物抵达埃塞俄比亚开始, 吉尔道夫的人就发现: 没有办法把它们运到灾区。铁路残破、道路不通, 也没有汽车。”

如果你自己跨海运来汽车，马上就会被打内战打红了眼的军政府没收。1985年，一大批食物就这样腐烂在红海旁边的码头上。“LIVE AID 捐助的食物和钱，正好成了他的强心针。门格斯图同意：车队可以在他的军队打到某一个地区后，跟着进入，发放食物。”

全世界的善意，到了充满恶意的战争狂人手里，又成了更大的恶意，无国界医生组织曾经恳求 Bob Geldof 找一个可靠的专业慈善机构，他却我行我素。第一个向世界报道埃塞俄比亚饥荒的 BBC 记者迈克尔·比尔克说：“埃塞俄比亚大饥荒改变了所有的事情，又什么都没有改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富人世界对饥饿和穷人的责任感知力，但却什么都没有解决。”的确是这样，很多问题我们个体无法解决，力量太小，即便是召集了全球的力量，甚至也可能无济于事，但这不代表我们以后不要去做，结果不是我们所能左右，但过程我们尽力参与，哪怕只是喊出恶人的名字，也总比默不作声要好，当然，如果你准备为坏人鼓掌，那还是闭嘴的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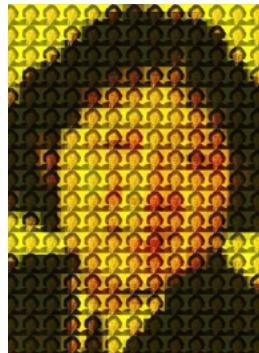
奥斯卡影后、著名的反越战女明星简·方达曾这样评价这场演出，“这不只是个星光熠熠之夜，而且还是音乐史上一个最高尚的时刻。它说明，音乐在过去几年产生的众多的歌星，对这个世界具有责任感。”尽管不是音乐人，简·方达对这个世界也挺有责任感，前些年以 82 岁高龄在美国国会大厦外参加环保抗议活动而被捕，年轻时她更是前往越南战场亲自反越战，并在河内的地下防空洞里躲避过美军的轰炸。

同样作为反越战先驱，鲍勃·迪伦和乔布斯的前女友、民谣女王琼·贝兹，也在同一个防空洞躲避过。很多中国观众是从 1994 年美国电影《阿甘正传》中知道鲍勃·迪伦的那首“Blowing in the wind”，电影里这首插曲正是由琼·贝兹演唱。“一个男人要走多少条路，才能被称为一个男人……一炮弹在天上要飞多少次，才能被永远禁止……是啊，一个人要有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哭泣，是啊，到底要耗费多少生命，他才能知道太多人死亡”。这首歌也是鲍勃·迪伦在 1985 年那场“地球上最伟大的一场演出”上压轴演唱的。

也是因为这首歌，鲍勃·迪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我觉得他也可以拿和平奖。鲍勃·迪伦在自己的作品中表明了对战争、对金钱、对政府、对文化等一系列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的态度，然后用音乐的方式表现出来，甚至态度的刚强超越了音乐表现的形式，这让我又想起了老刘的寸铁，喜欢他的人超级喜欢，不爱他的人说他那音乐性不足，啥是音乐性，它的特点不就是对着时代发出最强音吗？我觉得老刘只是对当下的表态过于强硬，像一块铁，就像老崔唱的那样，“你不是铁，却像铁一样强和烈”。

LIVE AID 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影响了全世界的音乐人。在台湾地区，罗大佑创作了《明天会更好》，传唱至今。1986 年是世界和平年，罗大佑创作这首歌也是为了呼应世界和平年的主题。在中国内地，1986 年，100 名歌手在首都体育馆“百名歌星演唱会”同声高唱郭峰创作的《让世界充满爱》，也正是在这场音乐会上，崔健演唱了《一无所有》。在这场纪念“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上，崔健以崭新的面貌站上舞台，喊出：“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现在人们经常怀念那个年代，崔健是必不可少的因素，在那个自由气息浓郁的夏天，崔健带着摇滚乐，不由分说地以不容置疑的姿态，闯进人们的生活，并占领了他们的心灵，这不是侵略，这是解放。

1994 年，BEYOND 创作演唱了《和平世界》，这是 BEYOND 后期一首经典的反对战争，呼吁和平的歌曲。今年，普京在全世界人民呼吁世界和平时，提出了“核平世界”，俄罗斯军方也提出了一条惊世骇俗的核战略原则，除了遭受核攻击之外，俄在遭到侵略或常规战争惨败，危及国家生存之际，也将断然主动动用核武器。这是流氓嘴脸。《和平世界》有两句歌词可以很好的回应这种流氓行径，“如果侵略赢得了胜利，你只能得到伤心之地”，这地，必有音乐响起，歌声嘹亮，这歌声未必带来更好的明天，但一定会让世界充满爱。祝福乌克兰人民。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良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为电影《玩乐时间》(1967)剧照

专栏

人世间，有穷兵黩武，也有温暖相伴

王永智 | 王伯伯脑保健操

在这管控下，
饭味儿人味儿都有点奢侈。

年轻的时候我总以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都是极其严肃的，双方人员的交流也一定是极为严谨的。而国家的外交人员，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代表，唇枪舌剑，不卑不亢。长大后看得多，我告诉自己：不要天真了。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也是这样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节目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的，“不要天真了。”当时布伦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但你要认识到，俄罗斯在邻国边境部署 15 万军队然后挥兵直入，这可不是睦邻友好。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为什么还对这种侵略予以谴责呢？”秦大使说，“不要天真了。”布伦南说，“否认这是入侵听起来才是天真。”秦大使又说，“谴责不解决问题，如果俄罗斯会因谴责而退缩，我会感到惊讶。”

不得不说秦大使的话术水平比国内网民好太多了，通过思维跳跃、腾挪闪转，在世界面前撑起了中国的道德底线。他虽然没有直说俄罗斯是侵略者，但也没有像中国很多军迷一样说乌克兰是入侵者。水平高一点的中国军迷，基本思想脉络是指责乌克兰人民选了一个演员当总统，所以才导致现在乌克兰人民身处战乱，流离失所。展开来讲就是，他们认为乌克兰的演员总统没有认清现实，面对实力悬殊的对手，为了手中的权力为了荣华富贵，没有第一时间投降，是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不负责任……

这些军迷，恐怕是伪军迷，抗战时期伪军的军迷，他们擅长把卖国求荣说成曲线救国，把投降主义说成为国为民，我宁愿相信他们不是心眼坏了，而是脑子坏了，文化素养太低。我一直很担忧国产军迷的文化素养，以前他们没公开发言时不必担心，有家丑但没外扬，现在他们开始成群结队的出现在公共传播领域了，有一篇关于深圳疫情防控的文章《我们必须构筑起“深圳河防线”，为国家也为自己的安全》，有位军迷在下面留言，“我们要像构筑马奇诺防线一样，构筑防疫抗疫的深圳河防线，既可以不间断地援港抗疫，也可以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建一道防疫墙，把奥密克戎阻击在境外。”不知道这位军迷到底是法军军迷还是德军军迷，不过从他推崇军事史上不堪一击的马奇诺防线来看，他一定是奥密克戎菌迷。

这些年国内的舆论场气质明显变了，可以说是“世溷浊而不清”，正常人不讲话了，讲的都不是正常话了，逐渐呈现出低智状态，而且是越荒诞越安全，越不靠谱越受追捧，即便不能说“谗人高张，贤士无名”那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面对那些再正常不过甚至都有一些卑微的建设性批评，他们都冠以“抹黑中国给国外敌对势力递刀子”，对于有些当事者而言，他们这么说无非是想堵别人的嘴掩盖自己的错，而对于那些毫无干系动辄就上纲上线的人，他们的愚蠢和恶毒，才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抹黑，才是给他人递刀子。

你们喜欢抛头露面可以，但别把这事做成露头抛面，一露头脸都不要了，用叶圣陶老师的话来说就是，“却到这里来抛头露面，好不识羞！”《金瓶梅词话》里跟西门庆眉来眼去的林太太尚且知道“几次欲待要往公门诉状，诚恐抛头露面，有失先夫名节。”你们没有先夫，先父总是有的。

很多人到现在都搞不明白，为什么 CBS 的节目主持人总揪着俄罗斯是不是入侵者这件事不放，因为只有明确了这一点，很多问题才能展开，这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的基础，否则就会生出很多可笑的观点。比如说凤凰军事有篇文章说“西方的如意算盘，就是把乌克兰战争长期化，变成给俄罗斯持续‘放血’的伤口。”我没研究过军事，这句话可能有很深层次的战略判断，但我知道的是这场战争是俄罗斯不宣而战入侵乌克兰引起的，就算是放血的伤口，那也是俄罗斯拿着刀行凶伤人，反而因对方的反抗伤着自己了，这是活该。就像丰县的铁链女事件，它的事实基础是拐卖、强奸、虐待、犯罪……而不是家境贫穷、营养不良、精神失常、大爱无疆……

前几天俄美高层官员电话也把我惊着了，这次通话在我看来属于无稽之谈，俄罗斯官员向美方重申俄方立场，1、不允许乌克兰接受外部势力指令，故意拖延谈判进程。2、俄方要求美方对乌克兰施加压力，要求乌方尽快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俄罗斯这两点要求有点让人左右为难，一方面不允许乌克兰接受外部势力指令，一方面要求美国对乌克兰施加压力……这是在考验美方的智力水平吗？另外一个要求就更霸道了，明明是自己入侵了乌克兰，现在要求乌克兰尽快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本以为很快就能结束的入侵，没想到骑虎难下，又不想主动撤兵丢面子，于是就有了和美方的上述通话，这看上去是在给乌克兰台阶下实际上是要求乌克兰给俄罗斯搬个台阶下……最好再倒杯茶、认个错、割块地、赔些款……无赖嘴脸清晰，行径令人发指，更令人发指的是咱们国内一堆爱国人士就差喊干爹了，这是真不学无术，冯小刚要是知道了，肯定还会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中俄尼布楚条约》”，并高声问道，何谓尼布楚？

国内有些军事类媒体，跟那位和美方通话的俄罗斯高官一样，分析战局判断走向，颇具国际视野，逻辑缜密思路清晰，要细节有细节，要大局观有大局观。但读了他们的文章，总觉得少了基本立场，没有对侵略战争的基本反思，没有对身处战火中的人们的悲悯，字里行间反而流露出浓浓的好战气息，就差把俄罗斯军队描绘成正义之师解放之军了，他们仿佛是在玩一场战争游戏或者是在看一场战争电影，他们只关注战争的激烈程度，而不关心战火中生命的惨烈程度，他们对每一辆装甲车、每一枚导弹的造价了如指掌，却对每一个个体生命价值几何漠不关心，他们就像有些地方的防疫部门和防疫人员一样，一边让管控下的人们“请你们顾全抗疫大局，配合我们的工作”，一边对具体遇到困难的求助群众说“这件事儿归我们管，你到别的地方问问”。

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情况也不容乐观，但前几天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说，“从数据来看，中国经济呈现出阵阵暖意。”不知为何，看见“阵阵暖意”四个字我总想起小时候尿裤子，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一开始感觉有股暖流，但很快就冰凉一片，真的是富有暖意的“阵阵暖意”，这新闻发言人恐怕不是在教育部干过，就是在国家气象局工作过。不仅仅是经济的暖意我没有感受到，天气的暖意也没感受到，本该早就来的春天迟迟不来，前几天北京还下起了雪，在通州白庙检查站，数百人在大雪中排队等待进入燕郊，排队时间长达数小时，这次天空中飘落的雪，并没有带来浪漫的色彩，雪花落在排队的人群身上，让我想起了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集中营上空飘得不是雪，是烧完的骨灰，雪色浪漫变成了血色浪漫。

天下苦疫情久矣，苦的还有一切的疫情防控，有些疫情防控措施，漏洞百出，防控链条本身不仅是无效的，反而会加剧疫情扩散的风险。当下的中国人，不仅乐于接受管理而且还学会了自我主动管理自己，他们都是顺民，都是良民，激烈的声音早就被清除了，不切实际的社会地位幻想也早已割裂，现在的他们努力嘶喊的无非就是有口饭吃苟活下去，如果可能，再给他们留点人味儿，比如说亲情友情爱情。但在这疫情里，在这管控下，饭味儿人味儿都有点奢侈。最近看了不少关于疫情的文章，下面的留言沉痛得像火葬场像殡仪馆，对于很多人来说那些文字是个故事，但我知道对于那些留言的人来说，是告别是终结是痛苦是灾难。“去年九月份，我们的城市也在疫情防控，妈妈是癌症患者在医院，只能一人陪护（且不能更换），爸爸怕我太小照顾不好妈妈就他去了，那期间我真的好想见见妈妈，我就拿着核酸哭着求护士，但是她就不让我进，后来过了不到一个月，妈妈就去世了。”“我的父亲也是在去年年底突发脑梗过世，其实第一时间抢救还是有希望的，遗憾的是要等核酸检测报告，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很难想象父亲在最后的时刻是抱着何种心情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这次疫情没有见到爸爸最后一面，也许这对于大环境来说是一件小事，但我觉得这痛苦永远永远都不会好，我的世界都不会再好起来了，我没有爸爸了。”这样的留言，我能找到几千条，有时候我想，身处这国，能够很快成佛吧，这人世间的苦难，都是修行的良药，或者是安眠药吧。

但面对这人间疾苦，一部分人先文艺起来了，用文艺表演，或者说通过表演文艺，来隔离这人间疾苦，这也算是生活的常态吧“一天早晨，格里高利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小区被封了。”有人觉得这很精彩，有人觉得这很变态。我觉得，我也创作一个吧：我家门前有两排队伍，一排是核酸检测，另一排也是核酸检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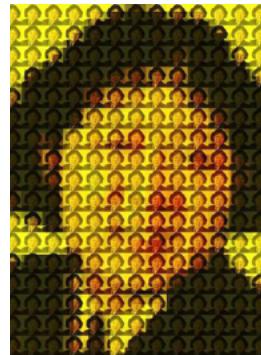
底层人民的文艺，多少有些苦中作乐的感觉，跟领导们的文艺素养比起来，差着境界呢。首先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主任医师在上海市第 37 场新冠疫情发布会上告诫大家“请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这很文艺很上海，换做别的城市，这话大概就成了“严禁肉体对出门溜达有不切实际的想法”。还有山东淄博桓台县发出的防疫通告“全县实行人员静止、居家静止、原地静止、原岗位静止……”这实在太文艺了，其实它是在命令全县人民“心如止水，静若安澜；时光清浅，保你安然”，上境界了。

领导们一文艺起来，不止上境界，上冥界也不可能，前阵子都安瑶族自治县发布的《平安“清明”同心抗“疫”——致全县广大居民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缅怀先人，重于心不拘于形，可通过视频、电话等方式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追思。”并倡议“全县所有党员、公职人员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这个倡议有点文艺，有点科幻，有点惊悚，还有点元宇宙……应该是科学发展观没有落实到位。在疫情防控这件事上，做得最文艺的我认为还是卧佛堂镇常海兵等 9 人组成的巡逻队，他们开着“警车”穿着“警服”，以给羊做核酸检测的名义，牵走了放羊大爷的一只大肥羊，临走时还跟大爷说，“我们去给

羊做个核酸，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排队，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在排队做核酸检测。面对越来越难以清零的疫情，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核酸检测和隔离，面对不知何时结束的停业歇业，我们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是普通人的事，但那些不普通的人，好像并没有打算帮助我们，他们在文艺地说着金句，说很喜欢人民日报的这个金句“同样的隔离，有人一年不愁吃喝，有人一星期就经济拮据，这是财务免疫力。一样的灾难，有人阳光向上，勇往直前，有人怨天尤人，甚至仇恨社会，这是心理免疫力。这场灾难，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面对大浪，不具备财务免疫力和心理免疫力的沙子们，自求多福吧。

这些年，结识了几个善良而温暖的人，也见识了太多不想与之为伍、不想和他做同一物种、不想和他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物种。在一次次灾难面前，在无数生命陨落的时刻，一些人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生活，珍惜友情爱情亲情以及相聚的机会。也有一些人默默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活着，管它什么灵魂什么感情什么人性，只要能继续吃喝拉撒睡就行，而且这种活下去的决心里，我感受到了阴冷，这阴冷来自于你死我活，只要我能活，随时可以牺牲他人。这让我想起了诗人王寅的一句话：“混乱的城市里，充满了苟活的毅力。”很多时候，我的文章并不能解答和解决任何现实问题，我只是想透过这种文字表达寻找同类，或者是告诉同类我的存在，这样就不会孤独也不会无力，有时还会感受到一些温暖，这比什么事情都来的重要。3月21日，东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在广西梧州市藤县琅南镇莫埌村坠毁，机上载有乘客123人、机组人员9人。因此，我想讲一个跟空难相关的短文给大家，“1985年发生的日航123空难，当时飞机上有一个五岁的小男孩是独自乘坐飞机，很不幸的是没有生还。他的妈妈非常自责，很多年后即便是又有了孩子依然无法释怀。她认为是自己亲手送孩子上了那架飞机，更无法想象飞机从起飞到坠毁这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那么小的孩子又是在一个完全都是陌生人的环境里，他究竟是如何痛苦的度过的？这些想法和自责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她的内心。直到有一天，她接到一个自称是住在鹿儿岛的老人打来的电话，老人问她，请问您的儿子是在飞机某排某座吗？她说的是。老人说，我女儿也在那架飞机上，就坐在您儿子旁边。我女儿是一个非常温柔善良的人，所以请您放心，在最后的时间里，您儿子不是孤单一人。”愿我们在人世间，不孤单。



王永智

曾用艺名王五四，自媒体行业从业者，资深互联网创业失败者，百余微信公众号被剥夺者，坚信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显示。

王伯伯脑保健操

秦楼楚馆声犹在，黑夜总会过去，一个别有用心良苦的专栏，希望读者不明真相大白。



图为电影《1984》剧照

档案

“我最害怕的是针对个体的暴力”

伊险峰 | 荒诞笔记

我可以守住秘密吗？我没有办法回答。

11名法国人被押往一处公墓，他们将被枪毙，11人中有五或者六个人确曾做过撒谎之类的事。他们感到恐惧。伴随着勇气的恐惧。其他几个人什么也没做过，或成为糊里糊涂的牺牲品，这对他们的确是残酷的时刻。

一位16岁的孩子。浑身颤抖，牙齿在格格作响。你们派了一位神甫来到他身边。他的任务是试图让这一残酷的时刻对这些人来说不要显得过于沉重。

“我什么也没做。”孩子说。

“是的，这已不是问题了。你做好准备去迎接死亡吧。”神甫说。

“不信我的话，这不可能。”

“我是你的朋友，也许我会相信你的话。但已经太迟了。我会待在你身边，而仁慈的上帝也会这样。你看，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孩子转过头去，神甫还在谈着上帝。

孩子会相信上帝吗？是的，他相信上帝。这时，他知道了，除了等着他的宁静之外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而正是这寂静使孩子感到恐怖。

“我是你的朋友。”神甫还在重复着。

孩子躲在蓬布中，蓬布与车身中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他要是愿意可以跳下车去。神甫背对着他，而在车前面，士兵们正专心致志地在昏暗的晨光中辨别着行进的方向。孩子跳下去，脚步声音消失。

这是加缪讲的一个故事。绝望的16岁男孩面对上帝、死亡、信任等等，这一篇讲的东西与告密或者举报有关，所以这个男孩还要面对这些问题。在故事的前半部分，他选择了跳车，不信任神甫许诺的那个可能的上帝或者天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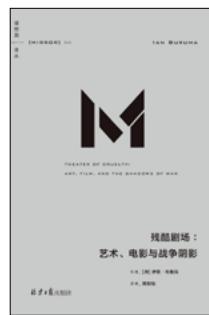
伊恩·布鲁玛，《纽约书评》的前主编，荷兰人或者美国人，对德国、日本、中国等地有广泛的兴趣，他在一篇文章中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他常常“耽溺于思考自己在极端压力之下，究竟会做出什么事”？

我有那个胆子冒生命危险加入反抗军吗？受到严刑拷打时，我可以守住秘密吗？我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问题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也不算稀奇。我跟一个朋友——就叫他苏老师好了——就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自己有两个命门：一是只要时代不回到旱厕时代就好（那意思是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他就会绝望而崩溃？）第二个有关他的个人命运——别打脸！

关于旱厕问题，多说一句：人对苦难的承受力大多比自己想得要强，那些成长于官宦或者乡绅之家，受了西式教育，在上海天津之类的文明社会里生活了若干年的人，一旦沦为右派，遇到北大荒或者夹皮沟之类，成天满眼黄白之物，一样也能活下去。我跟苏老师探讨那个严刑拷打问题的时候，我们坐在星巴克里，我一边啜着美式咖啡一边想象自己的处境：我对疼痛的承受力不怎么样，谁打我我都会招的。然后这个话题就结束了。后来想这问题实在是没有这么简单。伊恩·布鲁玛那篇文章里说他实际上对另一个恐怖问题更有兴趣：

在某些情境之下，我会不会做出同样的暴行？



《残酷剧场：艺术、电影、战争阴影》

伊恩·布鲁玛觉得这问题不大好回答。人通常是把自己想象成是正义一方，即使被虐也是坚贞不屈那一款。我们大都不会想自己是暴行那一方会是什么样，所以迅速转入不看，不听，不说的“三不猴”道家状态。这就又说到那句话，“自从有了大屠杀，德国人永远不会原谅犹太人”——只要你在，就仿佛在佐证我们那段不怎么样的历史。真是难堪。打你一顿，让你招到底做过什么，你怕疼，然后你就一五一十地讲了你做过的事，有的没的，还有各种异端想法，然后你以为就此万事大吉，想得倒美。

有同伙吗？谁是你的同谋？

这问题就不好回答了。李大兴在《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这本书里回忆文革初期一个细节，隐约可见这过程，那篇文章中，他忆及深更半夜父母在家中接待某位朋友。

他反复说“不揭发别人不行了”，父母也反复劝他“千万别乱咬人”。那一年我六岁或七岁，大人不把我当回事，我却记住了这些当时意义不明的话。后来那位朋友还是扛不住，“乱咬”了另一位朋友，他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虽然是被迫，但是编造他人罪名者，想来内心沉重，后来几十年很少再与往昔同袍交游。“文革”后，父母谈及往事时，有时会说自己从来没有对不起朋友，言下略有自得。然而这种时候我会想起小时候在他眼里看到的惊惶不安。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讲过她认识的一个朋友 H.H. 没有办法成为告密者的故事。H.H. 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马上供出五个人名——这是最低要求——这样她会从卢比扬卡直接去集中营，“那么她坐完牢之后还有机会康复，可以重新变成一个年轻妇女”；第二种选择是她供不出五个人名，“她会被送到列弗尔托沃，侦查员会亲自接手她的案子……在卢比扬卡，她可以随便说出几个名字，但到了列弗尔托沃，若想喘口气，她会乐意把父亲的名字也供出来”。虽然刑期都是八年，但经过了列弗尔托沃，“她则会变成一个什么事都做不了的老太婆。从那儿出来的人都遍体鳞伤，手无缚鸡之力……”

H.H. 被带到牢房。她坐在床上开始思考。她想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她在脑海中逐一筛选熟人，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可以供出来的人，这样就可以不进列弗尔托沃监狱了。可是，即便是为了自己活命，她还是谁也供不出来，有的人有孩子，有的人身体不好，还有的人有妻子，怎么能让他们分开呢？

“我没说‘我不想’，我说的是‘我不能’。”

不久前，H.H. 又回想了一遍自己的话，对于她来说，“我不能”这种举动没有“我不想”那么高尚。



《第二本书》

逼你说别人的坏话，或者说你看到的各种人的恶行，或者像我们身边很多人那样——其实某些机构找他喝茶或喝咖啡，告诉你谨言慎行是工作的一小部分，吓唬你相比之下更重要一些，而最重要的是：“还有谁”，或者，“有什么情况我们直接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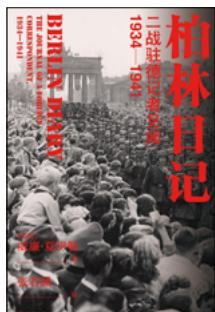
荒诞的问题不在于有告密者。告密或举报这东西是人性中的 bug，永远不会消失，就跟偷盗行为一样，它总是与某些利益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挂钩，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不多的可以利用的工具，甚至是反击命运的一种武器。荒诞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鼓励举报和告密的社会。它堂而皇之地把举报与告密和正义和社会规范和崇高做了关联——这个时候，荒诞才真正跳出来。

“大家知道大清洗恐怖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革命不再吞食自己的孩子，权力，用安娜·阿赫玛托娃的话来说，已经变成了素食者。在尼基塔·赫鲁晓夫时期，前途光明就像一个合情合理、和和气气的目标：安全，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主义幸福家庭内部和睦成长，孩子不再受鼓励去揭发自己的父母。”《搅局者》里描述的一段好时光（索尔仁尼琴遭流放的时期，帕斯捷尔纳克被批判的时期，权力这个时候在阿赫玛托娃的眼里已经可以说成是“素食者”了——真要感谢这仁慈的好社会呢），“孩子不再受鼓励去揭发自己的父母”是个标志。

这个孩子是一位叫莫洛佐夫的少年先锋队员。他著名的话是：“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洛托夫在作证时这么说，他父亲特罗菲姆·莫洛佐夫被送到劳改营，后来被枪决了。他的故事简单说就是“儿子——告密者从内部破坏家庭”，“帮助政权恐吓那些藏匿粮食并确信家人和孩子不会告密的人”。在国家政权摧毁了传统粮食供应之后，再度摧毁了家庭，让“家庭必须变成国家的基层组织，服从国家并受它监督”——私有财产和家庭同时被毁坏。

关于帕夫利克·莫洛佐夫的故事的后半截是他同样成为牺牲者，他被某些人杀害，继而他的家族里的其他人被认定是凶手，几乎全家覆没。这少先队员由此成了英雄——作家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认为他“懂得血缘的亲属可能是精神上的敌人。对这样的人，决不能姑息养奸”。

这就是国家对告密和举报的奖励。1930 年代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位英雄的塑像在苏联随处可见。



《柏林日记 二战驻德记者见闻：1934—1941》

这种丑陋的局面当然不是某个社会的专利。我们看到的 20 世纪的丑陋中，与左或者右的立场都有关系，但好像也不是有本质上的关系。威廉·夏伊勒 1940 年 2 月 4 日的欧洲日记中记载一段告密故事：

在德国收听外国电台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一天，一名德国飞行员的母亲接到德国空军通知，称其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几天后，BBC 在每周公布一次的德国战俘名单时，宣布她的独生子已被俘。次日，她便收到来自朋友和相识者的 8 封信，说他们已经得知其子在英国被俘并很安全。随后，这个故事发生了很丑恶的转折。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 8 个人收听英国广播，他们全都被捕。当我打算在广播中讲述此事时，纳粹新闻审查员将它删掉了。理由是，美国听众可能会不理解这位妇女在告发 8 位友人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很丑恶的转折”。

以赛亚·伯林在《个人印象》写有个人跑来找帕斯捷尔纳克在公开信上签名——这一次是谴责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帕斯捷尔纳克拒绝了签名，并解释了原因，“那个家伙热泪盈眶，说诗人是他见过的最高贵最圣洁的人，并热烈地拥抱了他，然后直接到秘密警察那儿告发了他”。

在一个扭曲荒诞的社会里，举报有可能是一种美德。《耳语者》，副标题是“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一位做口述史研究的历史学者奥兰多·费吉斯，利用大量的口述资料和回忆录等还原了几十年里个人社会生活的可怖事实。费吉斯为这个时代做了一点文化意义上的语义分析。

在俄语词典中，举报 (donos) 被定义为一种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为），而不是自私或恶意的行为。该定义在整个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只不过在苏维埃制度下，举报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义和强度。苏维埃公民受到极大的鼓励，以举报邻居、同事、朋友甚至亲戚，警惕是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首要职责。已晋升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高级委员的谢尔盖·古谢夫主张：“列宁教导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成为契卡。也就是说，他应该留心察看、积极汇报。”

肖斯塔科维奇深谙其中的恐怖意味。这也是他选择犬儒主义来指导自己行为的最重要原因。“没有人愿意上那名单，因为那不是发奖名单，而可能是送终的名单。”肖斯塔科维奇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如果排在第一个，那肯定完了；排在最末一个，那还有希望。于是作曲家先生们为了使自己躲开这张名单便大打出手了，千方百计让同志的名字上名单。他们是真正的罪犯，他们的哲学是：今天你死，我明天再死。”

这听起来像是 2000 年前后第一次互联网泡沫时期全球科技界的那个寓言：

每天早晨在非洲，都有一只羚羊醒来
知道一定要跑得比最快的狮子还要快，不然就会被吃掉
每天早晨都有一头狮子醒来
知道一定要扑上最慢的一只羚羊，不然就会饿死
不论你是狮子还是羚羊
当太阳升起，你最好快跑

在人人举报的社会里，每天早上醒来，你就跑吧。疲于奔命，没有劲头。
有一个题外话，不断有人质疑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的真实性，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表现出的让人意外的坦诚，另一个是尖刻和幽默感。回忆录的记录者并最终带到国外的人是所罗门·伏尔科夫，他同时也是诗人约瑟夫·布洛茨基的朋友。所以这位作曲家经常会给我一种诗人附体的错觉。

奥兰多·费吉斯对那个时代的总结是举报人无处不在——“工厂、学校、办公室、公共场所和共用公寓”。列泽达·泰西娜在《耳语者》中回忆到：“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她的父亲于 1936 年被捕。“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讲话，也不敢为自己辩护，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总是让步，没有一句抱怨。这已渗入我的性格，都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列泽达·泰西娜提供的是一个被动的案例。相当多的人只能选择同流合污。

波德鲁布尼不时担心自己的出身会暴露出来，会在工作单位受到批斗，会被解雇，甚至会被捕。最终，政治警察确实查出了他的“富农”出身，但告诉他，只要他“继续积极配合”，就不会有事。很有可能，波德鲁布尼从此开始举报他的同事。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像是一头困兽——厌恶自己扮演的角色，渴望成为“真正的自己”。

“1932 年 12 月 8 日：我每天的遮掩，我内心的秘密——他们不允许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不能有任何的自由思想，不能公开、明确地站出来。相反，我不得不鹦鹉学舌，必须走在不平的路面，朝阻力最小的方向。这真是非常糟糕。不知不觉中，我染上了阿谀奉承者和老狐狸的品性：软弱、卑怯，总是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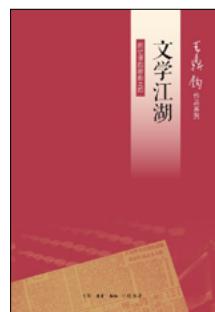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同样是富农出身，童年在饥饿中度过：“基本上，我只是一个街头野孩子，衣衫褴褛，蓬头赤脚……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全以饥饿为主……我害怕挨饿，更害怕贫困。这种恐惧支配了我的一生。”因为这种恐惧，她选择成为举报人，写过几十份举报，“涉及的人后来都遭到拘捕。她获得优渥的报酬——足以汇大笔款子给年迈的父母，足以在阿巴坎城购买房子，足以供自己和丈夫于 1959 年退休（她那年 39 岁）……但她仍然坚持自己是被迫的，是违背自己意愿的，她是个受害者：“拒绝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我父母和富农出身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们曾囚禁我父亲。我害怕他们也会因此囚禁我……此外，如果我拒绝合作，我的丈夫可能会遭殃。”

据估计，在大恐怖的高潮时期，数百万人在举报他们的同事、朋友和邻居。但很难得到精确的数字，因为只有零星的数据和传闻的证据。据一位资深警官说，苏维埃上班族的五分之一，是内务委员会的举报人。另一人声称，经常性的举报人占主要城市成年人口的 5%（普遍的看法是比这个比率更高）。监视的程度，因城市不同而悬殊较大。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前官员称，在管辖严格的莫斯科，每六七户家庭中至少有一名举报人。

告密文化之所以丑陋，还在于它是反人类的一种丑行。在多种文化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奥威尔说他小时候在公学里看到的霸凌，“对你的欺压，不论是什么程度，你都没有办法。你只有靠打小报告来自卫，但是除了极少数严格规定的情况以外，打小报告是不能宽恕的罪过”——所以这条路实际上也是走不通的。《街角社会》以波士顿工人阶级为观察对象，当时工业转型，社会失范，也冲击了传统工人阶级道德：

近年来，把警方请来，以挤走竞争者的情况变得屡见不鲜。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这是以一种合法的形式除掉竞争者，而那个组织无需使用暴力。在以前的非法活动中，如果经营者去向警方“告密”，即使被告发的是他的敌人，也被认为是背叛行为。今天，这样干的情况越来越常见了，这再一次表明商业的方法正在取代黑社会的旧准则。

在中国，告密也属于见不得人的行为。史景迁写曹寅，曹是包衣，身份介于奴才与臣之间，替康熙做些内务，其中又脏又要人信得过的告密就成了他和同僚重要的工作。“凡苏州来的各行人等，倘有多事者，尔察明即当奏知，不可少懈，不时访闻才好”，“风闻李陈常大改操守，不知真否”“已（以）后有闻地方细小之事，必具密折来奏”，如果报得晚了，康熙还要怪罪兼指导，“总督之死，早已闻知，此折迟了，当病重的时候奏闻才是”。



《文学江湖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之四》

台湾作家王鼎钧一辈子和当地军政要员打过不少交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务还有许多话语权，他有一句话叫“不要到特务的伞下避雨”，说得也是对告密之类的行为谨慎为妙。

有一年他向我诉苦，他说现在受人陷害，他是反共的，那么陷害他的一定是共产党，他要向特务机构求助。我提醒他：“你知道特务是什么样的人吗，你如果到他的伞底下避雨，你就得一辈子为他打伞。”后来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某某机构接受了他的投诉，愿意进行调查。我默然无语，从此对他敬而远之。

当我们说 20 世纪的荒诞的时候，多数时候都是不解于为什么丑陋大行其道。而它对社会的败坏，超出想象。好一点的，如前面所说，噤若寒蝉，不堪回首。卡尔·波普尔说文学作品中：“有一个描写一个人从劳改营回到家的场景。一个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遭受了十年的煎熬。回到家后的第一个晚上，跟妻子、孩子和家人一起围坐在餐桌旁。他们一起共进晚餐，也许大家都在说着什么，但是没有人会问这个人，这些年你去了哪里，干了什么，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问呢？”

可能真的没有问的必要。《搅局者》里讲了“两个俄罗斯迎面相遇”的故事，不寒而栗。

这确实是一个微妙的时期，自从斯大林逝世后，数百万犯人得到释放，有的甚至得到平反。官僚、煽动者、告密者，把他们送到古拉格群岛去时，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现在有的人就是回来了；还是再用阿赫玛托娃的话来说，“两个俄罗斯迎面相遇，揭发人的俄罗斯与被人揭发的俄罗斯”。一场血战是可能的，但是没有发生。举报者与劫后余生的人擦肩而过，两人都对对方是怎么一回事心中有数，旋转目光，各走各的路，很不自在，两人隐约中都感到羞耻，就像两个人从前串通一气做过坏事，如今还是不谈为妙。

肖斯塔科维奇继续讲辛辣的故事：

当时，人人写检举信。作曲家也许用五线谱纸写，音乐学家用白纸写。就我所知，从来没有一个告密者有所悔悟。1950 年代中期，有些被捕的人，总算运气好活了下来的人，开始回来了。其中有些人看到他们的所谓档案，包括检举信在内。如今，检举者和过去的囚犯在音乐会上相遇了。有时候他们互相鞠一个躬。

当然，有一个受害者不那么有礼貌。他当众给了检举者一个耳光。但是一切都不了了之。那个告密者原来是个正派人，没有去向警察诉苦。那个以前的囚犯作为自由人死了，因为集中营生活严重摧残了他的健康。检举者今天还活着，而且活得得意。他是我的传记作者，可以说是个肖斯塔科维奇专家。



《伯林传》

为以赛亚·伯林作传的叶礼庭说到伯林的叔叔：

以赛亚执意去苏联。从 1945 年 9 月到次年 1 月待了四个月。这是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直接体验到极权统治，这破坏了他那些亲近亲戚的生活，包括他的叔叔营养学教授列弗（利奥）·伯林，他是以赛亚寻找和拜访的对象。利奥·伯林于 1952 年被捕，被控属于英国间谍的范畴，其中包括以赛亚。他被审讯和折磨直到他“招认”为止。斯大林死后，他被释放。却因在街上看到严刑拷打他的人而犯心脏病去世。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体验，未受他人苦，实在是难以想象这其中的心路历程。逃出苦难当然值得庆幸，但恐惧、愤怒或者其它更复杂的情感如何在一个瞬间出现在利奥·伯林的视野里，他人不得其入。李大兴是中国文人，自有拈花微笑的退出机制，但说到举报，提及一个细节，让人难以遐想：

无论在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围城里，风流人物总是有许多的逸事。如果以为人民大学是一所红色大学，里面都是些冬烘先生，那就大错特错。即使在“生活作风问题”动辄被上升到政治高度，影响身家前途时，种种故事也依然在发生，流言自然也就传播，比如某位年轻教师是“破鞋”一类。美丽甚至丰满都成为一种罪过，漂亮女孩子被幻想成女流氓。当年东城区著名的九龙一凤皇独一无二的凤凰，倒也真是从这里飞出来的。我至今难忘的是，有一家朋友的保姆，在“文革”中批判男女主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揭发他们“在一起洗澡”。这种揭发批判的杀伤力，完全可能是致命的，幸好被揭发的伉俪还足够坚强，没有一时想不开。母亲直到去世，连小时工都坚决拒绝，我虽然劝过她几次，但也能够理解她为什么会这样。

加缪故事的后半部分——在代表了上帝说过了“我是你的朋友”之后的那后一部分的故事是这样的：

神甫在一刹那间凝视着这些静静地看着他的囚犯。就在这一瞬间，这位神甫依照其天职需要做出选择，他应同刽子手还是同这些殉难者们站在一起。他最终敲响了把他与其同伴们隔离开的隔板。

孩子被抓了回来。他没被击中，但他停住了脚步，被敌对的气氛所包围，突然间丧失了勇气，完全泄了气。他与其说是被带了回来，不如说是被抱了回来。他被打了几下，但不厉害，还有最可怕的事在后面等着呢。他没看神甫，也没看任何人一眼。神甫坐到了司机旁边。一名士兵接替了他的位置，坐进了卡车里。孩子被扔到一个角落里，他没有哭。他从篷布和卡车地板之间重又望着不断远去的道路，在外面，白天已渐渐降临。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写了一本有关她的家族的书，《记忆记忆》。和东欧俄罗斯对 20 世纪的很多记忆一样，这也是一个让人反复触摸到荒诞的历程。其中有一段说到她曾经问她母亲一个问题：“你最害怕什么？”那时她十一二岁，可能也只有这个时候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她说她知道自己当时期待的是何种答案，她说，最有可能的恐怕是“战争”，因为那时苏联和世界之间正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忧心忡忡。

但令我凌乱的是，妈妈迅速而古怪地回答了我。仿佛答案早就准备好了。就等着有人问她呢。那个答案令当时的我一头雾水，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妈妈说：我最害怕的是针对个体的暴力。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沈阳铁路局职员，但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荒诞笔记

荒诞凝视我们，而我们也回之以凝视。读书和观照现实，这个栏目由此交汇而来。



小鸟文学出品
卷十五，2022.03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